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九二一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九二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71.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73）

古文辭類纂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滁州李氏求要堂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古文辭類纂序目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為之也

賈生過秦論二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卷一
韓退之原道 原性 原毀 諱辨 對禹問 獲麟解 改葬服議 師說 爭臣論 守戒 雜說錄龍說馬說 伯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 卷二
歐陽永叔本論三首錄其二 朋黨論 為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論 權論錄四首孫武國項籍高帝 大 衡論錄三首辨申法田制 卷三
蘇子瞻志林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戰國任俠始皇扶蘇范增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大臣論二首 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讎解
劉才甫息爭 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 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荊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
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冠子　愚溪詩序卷七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
序　宦者傳論　伶官傳論　集古錄目序　蘇氏
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
演詩集序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
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
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
公傳卷九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
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汲口志序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倪司成詩集序卷十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
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
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
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
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
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
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十一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
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十二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
書　論貴粟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十三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二首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十四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
疏　極諫外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
勸經學疏　侯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移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十五
韓退之禘祫議　復讐議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
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讐議十六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十七
蘇子瞻上皇帝書十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
上皇帝書　圜丘合祭六議劄子十九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二十

右奏議類上編
董子對賢良策三首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二十二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
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
實　倡勇敢　教戰守二十三　策斷三首餘中下二首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
策二二十四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為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
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
襄王　說齊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為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為齊遺趙惠文王書　為周說白起二十五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宣王止伐魏　解
受魏璧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二十六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讋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枚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二十八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
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毉山人書　答竇秀才書　答李翊書　答

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衞
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
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
日復上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二十九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
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三十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
諫議書三十一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
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
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
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
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
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含序　送孟東野
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册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塤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
州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
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鄭十稱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三十二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說　名二
子說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日喩贈吳彥律　稼說送張琥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三十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孺人
六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皋送王篛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
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茉園序　送姚姬傳南
歸序三十四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
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
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
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
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
故悉傳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
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
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賜南粵
王書　二年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十二年除肉

刑詔　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後元年求言詔　前
六年遺匈奴書　後二年遺匈奴書
漢景帝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三十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
報李廣詔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
廣陵王策　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漢昭帝賜燕剌王旦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
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神爵二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二十七年報臧宮詔三十六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韓退之鱷魚文三十七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
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
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
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
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
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
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
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
玆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
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圬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三十八
歸熙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二孝
子傳　筠溪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韋節
婦傳　先妣事略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方氏任氏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略
韓退之毛穎傳三十九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
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
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
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
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
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
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
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
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
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始皇泰山刻文　琅邪臺刻文　之罘刻文　東
觀刻文　碣石刻文　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四十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
碑　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四十一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
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
房公墓碣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

郎中鄭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四十二　河南令
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
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
銘　清河張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四十三　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集
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
墓誌銘　女拏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四十四
歐陽永叔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
道碑銘四十五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
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
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四十六
張子野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
士尹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
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
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
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
銘　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
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
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
銘四十七
王介甫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
墓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四十
八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轉運判官劉君墓誌銘　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
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
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四十九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葛
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墓
碣　曾公夫人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墓誌銘　鄭
公夫人墓誌銘五十
歸熙甫王子敬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
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二壙志　女如
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望溪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五十一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
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
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
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并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
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
東西水門記　畫記　題李生壁五十二
柳子厚游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
遊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
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
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五十三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
壁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序飲　序棋

李習之來南錄五十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游鯈亭記　豐樂亭記
菱谿石記　眞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叢翠亭記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擬峴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五十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游桓山記　醉白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五十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游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晁无咎新城游北山記五十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記　長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遂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祠記　游凌雲圖記五十九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孟陽劍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己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六十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六十一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六十二　遠遊　卜居　漁父六十三
宋玉九辯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對楚王問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莊辛說襄王六十四
賈生惜誓　鵩鳥賦
枚叔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　瓠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　非有先生論六十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六十六　哀二世賦　大人賦　長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文六十七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嘲　解難　反離騷六十八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六十九
張平子二京賦　思玄賦七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鷦鷯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七十一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七十二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七十三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錄一　祭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七十四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七十五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遽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賈生過秦論三首 ○○○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幷韓魏燕楚齊趙宋衞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illegible]作[illegible]史記作[illegible]古乃[illegible]作叩[illegible]下[illegible]字作[illegible]）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illegible]中[illegible]石字文句本如此[illegible]作[illegible]不[illegible]）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illegible]此合[illegible]二[illegible]乃完[illegible]）

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

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

敢誠知上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

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古文辭類篹一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illegible]仁義道德之說[illegible]古之為民者以下五段皆[illegible]如末之事）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段闢老）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闢佛）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此段闢老[illegible]云[illegible]正[illegible]）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illegible]云中國[illegible]）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段闢佛仍承上君臣父子意）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退之原性 ○○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退之原毀 ○○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illegible]先生云此用[illegible]子九字[illegible]王文[illegible]）及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illegible]先生云[illegible]）

韓退之對禹問 ○○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

實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穉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吊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吊服也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執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求其以授書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體且總御應由說以然請句必有師之處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資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韓此文重格直出於左國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貢職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

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
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
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
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四首錄二首 ○○○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
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一句讀千里馬常有而伯樂
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
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
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
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
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
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
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皆字冒下實主句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
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
顧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
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太山不
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
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
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
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
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
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
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
足此章極卓者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此高者極高若其中讀夫
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
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
接迹於後世矣用意反闡謙收似太史公讀書

柳子厚封建論 ○○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
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

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
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
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
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
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
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
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
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
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
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
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
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
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衞而為之守宰據天
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
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
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
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
（一本作有叛民而無叛吏）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
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
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
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
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
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
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

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
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
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
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
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
（郡之臣始封於秦相國史內大人民皆郡縣之吏不使守宰者）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
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
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
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
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人亦作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
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
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
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
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
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
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
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
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
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
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

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真西山云：此篇間架宏闊，辨論雄俊，真可為作文之法。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壹按先生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為周公，說苑君道篇以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為史佚。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李習之復性書 三首錄其末 ○○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

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昬而不思其昬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藐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海峯先生云。文特勁健而飄灑。

古文辭類纂二

歐陽永叔本論 三篇錄其次 ○○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二首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

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王襲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鄙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怒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閒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閒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歐公之論平直痛切

悟君上此書爲宜

曾子固唐論 ○○○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衞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可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誇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卦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是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海峯先生云此入起伏頓挫如法甚嚴而[illegible]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菫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菫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如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茅順甫云論樂之旨[illegible]文情[illegible]百折無閒隙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其疏論六經其大都臆說[illegible]予[illegible]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讀要者具之態[illegible]先生云使李[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强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此段論用而風俗之變益甚此下乃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

此文先提綱兩層後面分應後一層原議一層申其文有反覆之妙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二首 并序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

使奪賢者而使可以死彼嘗仕者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十首錄四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頹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給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眾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眾而已矣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

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帝 ○○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明允衡論十首錄二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絏。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幷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附豁之清衆而後責之千里彼駿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駿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駿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申法 ○○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

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偷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偷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移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

貝之民盜於塲務庫倉之工有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儥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儥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旣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為奸而吾以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奸可也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

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閒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閒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閒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閒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閒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古文辭類纂三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髭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猶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昭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此真論[illegible]東[illegible]皆[illegible]引古事[illegible][illegible]而此[illegible]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孟子是不可以觀[illegible]書作[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其文[illegible]亦然但平直[illegible]覽任少[illegible]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俊，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蘇 ○○○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姦。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

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
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
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
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范增 ○○○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
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
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
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
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
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
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應殺義帝之兆）而擢以
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
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
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
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
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
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
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
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
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
也哉。

蘇子瞻伊尹論 ○○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此下一段承辦大事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
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
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
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
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
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
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
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
（雙起雙承筆勢變幻不覺）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
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
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承無異）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
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
居之卑也。（承有蔽）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
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
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
而不亂。古之君子。（應大節應辦大事）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
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
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

爲耳。使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立大節反面）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敍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辦大事云爾）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譁之。（辦大事反）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而兩層反面襯出正面　眞浪是文字變幻處）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攷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蘇子瞻始皇論 ○○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故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舃。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使之君子欲治天下

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此文[illegible]較正獻老泉嘗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illegible]耳東坡才思大于[illegible]者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蘇子瞻留侯論 ○○○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illegible]九如[illegible]之說倨傲王也云[illegible]也御[illegible]序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蘇子瞻賈誼論 ○○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illegible]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有待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有忍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閒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

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不能特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不能忍而惠反止眞皆持得備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蘇子瞻鼂錯論 ○○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蘇子瞻大臣論二首 ○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害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illegible]胤先生云昌遐允之名以昭諱故也然崔字垂休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徒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爲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日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違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虞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古文辭類纂四

論辨類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於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奇之政近於霸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十七也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

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鈍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承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

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晁錯者鮮矣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為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觀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勢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篡逆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

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卒以太宗之制為猶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韓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過 ○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堨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閒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復讎解 ○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于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郯子有萇

宏師褒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辨雖非其實而好辨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謷之大盜至胠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鬬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遽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爲似子夏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辨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岐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恣肆纖濃處本於莊子但不逮莊子之閎奇耳

古文辭類纂卷五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illegible]今時大人內[illegible]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illegible]太史公書以[illegible]孔[illegible]論語[illegible]為刺衰[illegible]初亦後漢[illegible]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公孫固一篇十八章在儒家[illegible]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諜獨記世謚，[illegible]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今本治古文者[illegible]一云治國聞者[illegible]作治國聞者為是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衞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當成字衍）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西字衍）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衞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劉子政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

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于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此文不若[illegible]秦論之[illegible]文而自[illegible]若莊子[illegible]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曆已移仁不代母[illegible]

其位書不代母秦值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于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孟堅漢諸侯王表序 ○○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

國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𨻶河洛之閒，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鼐按太史公年表序許意高妙，辭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而論議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襲仿之。

古文辭類纂卷六

序跋類二　　古文辭類纂七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今學外野買森物閔濟志作騎忍騎音躲忍帕宇翻　豐涼州年生云韋貫之初貶果州後改巴州盧山

文作聯殺徐發讀騎音叢賜音尤今雲賜隸唐雲安

韓退之荊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鎭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荊潭唱和詩序。

韓退之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樽俎既陳，餚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樽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茅順甫云典雅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 ○○○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illegible]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illegible]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

人籍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于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于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子厚論語辯二首 ○○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集注載之前然觀篇其末以檀弓推之子游似子游之徒所記問答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聖門相沿稱謂如此非以字重子游重曾子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己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勢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方侍郎云巍然若揭之道使人可望而不可即

柳子厚辯列子 ○○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偽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方侍郎云古雅遒潔

柳子厚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柳子厚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方侍郎云破空而遊遒然獨舉

柳子厚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柳子厚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于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于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古文辭類纂七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眾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猶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嗣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一作瀛鄚莫州本鄚州開元十三年以鄚鄭文相類更名此考作鄚）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二。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

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茅順甫云書十年八閱易世者五其所書州縣分割書次如律）

歐陽永叔一行傳序 ○○○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永叔宦者傳論 ○○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歐陽永叔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illegible]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illegible]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

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追序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予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與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遭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僾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劉海峯先生云兩釋氏序俱以曼卿相暎此篇不及秘演之閒逸而迫切處自有奇氣

歐陽永叔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茅順甫云多慷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古文辭類纂卷八

序跋類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偏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呂（茅云此篇事從容和雅且有條理又數萬不耶王道見云何等議論而南豐數精之風韻游然）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榮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

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

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群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銘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二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

稱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illegible]先生云：切論大臣者，向文簡也。宋史本[illegible]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管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王遵巖曰：先生之文如此篇者少，委曲詳盡而氣不迫，[illegible]者亦不[illegible]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二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遊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素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去，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指，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茅順甫云：文之典刑。○[illegible]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懲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旣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

也嗟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複曲盡而不厭此自爲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古文辭類纂九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籛為彭祖次曰求言為鄶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

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又為小宗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某某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會之則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逮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纂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書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鍊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畜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歸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貢金帛為移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懾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懿感悟怫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精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遣命益兵以應急征以養兵卒周出內錢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之民不安其居矣其後

西戎既平而巴蠻之兵遂不復試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蹙縮莫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强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革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事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救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强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以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若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爲臣謹序

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二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常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取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俾彼南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積於上者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蕩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步畝廣狹

[illegible]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斯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榮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額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役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稅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設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償官不為理償逋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習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數隱匿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募役以前百役在民銜前大者主倉庫財貨運小者給無業貪皆甚役害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知其病皆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意坊場承買估之價役錢寬剩之積而民始困弊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雖縣奉承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類備論其得失使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余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眾，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

也爲吏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鬬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詭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閒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閒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而終身樂之不厭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唯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歸熙甫汊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停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黟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汊川者合頊積之水流城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障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蓋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汊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紋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汊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紋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缺汊口一鄉紋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裒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遼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肆爲悖者蓋入室

而豈饑以明婦順二月而後反焉示不當於舅姑而逐逐也故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作而閨閫以出妻爲醜閨閫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執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予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虞邑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絶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絶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議論好而文并高古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滃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汨沒彌漫無垠天吳蛟鰐魚龍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特檣摧帆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眺矚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接閩粵之餘風躋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獨不然人臣銜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重如雷霆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崕峴嶒崚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懾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旣歸老於家乃命大櫆爲之序奇韻氣實俊昂藻而語皆練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書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雍其身雍正之初書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書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藉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謂信乎人之窮達繫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聞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鬨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少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短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

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闊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古文辭類纂十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當作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于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爵案冒者官[illegible]冒王疑田祿之[illegible]戎作非是）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沮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以下皆言後起而遠怨之事實其內）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燏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

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以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數爲者），誠欲以霸王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貿財重出費以送死冥中則哭泣以迎之），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此下詳周說之精略）

〔于時[illegible]〕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而拒之。患至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國其強而拔邯鄲。〔黃丕烈云鮑補能字閩鑒字多作而鮑氏補作字非〕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于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謀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illegible]〕

虞卿請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二人〔人國策作十六人今從史記〕。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

不與也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鼐案史記以此始爲趙郝大樂秦之計後乃屬之樓緩其所入之辭以爲緩之計謂今從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于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illegible]）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illegible]）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illegible]）河內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許（[illegible]）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illegible]）

（[illegible]）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illegible]）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史記作山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于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矣（[illegible]）

李斯諫逐客書 ○○○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文選作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史記有目字今從文選）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論督責書 ○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

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溢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溢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古文辭類纂十一

賈山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鶴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

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斥秦不聽直諫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以上禮士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illegible]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甚難冀夫勢不失大變則不失大體不失計。執事之人者也。（[illegible]）

賈生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此二字[illegible]）（[illegible]）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illegible]）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illegible]）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illegible]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

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惠王下今本無之子二字，[illegible]]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

寡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豈惟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舊誤大識作宮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

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

會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
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
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
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
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
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
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
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
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
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
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
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
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

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
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
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
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
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
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
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
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
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
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
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
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恥奊詬亡節（說文謑詬恥也[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書[illegible]字書作謑）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
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
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
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
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
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illegible]）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太[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之一西山[illegible]先生引[illegible]）（此之文[illegible]也[illegible]若[illegible]）

賈生論積貯疏

（[illegible]文帝二年[illegible]十二年[illegible]）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李奇曰[illegible]此[illegible]字[illegible]文[illegible]）（本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十五年左[illegible]大夫之尸[illegible]此[illegible]）竊為陛下惜之。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無窮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旣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旣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辠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辠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辠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辠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辠積下今公鑄錢黥辠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辠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辠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

遂爭其民。則敵必褫亡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亡禍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古文辭類纂十二

鼂錯言兵事書 ○○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産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
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
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
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鋌
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
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
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
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
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

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
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
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
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
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
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
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
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
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
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
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
財擇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
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寒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入不救一本作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鼐案：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者；書塞奪獲則得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以財贖之。不使充爲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師古說賞有贖，皆失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復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晁錯論貴粟疏

[illegible]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illegible]曰[illegible]者[illegible]）廝輿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illegible]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驅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

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吾丘子壽王禁民挾弓弩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抏敝是以巧詐並生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此謂本有之上林[illegible]擴國所謂上林中多空地棄是也）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古文辭類纂十三

路長君上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衆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數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趙翁孫屯田奏二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

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

獄數萬。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古文辭類纂十四

古文辭類纂卷十五

奏議類上編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illegible]

[illegible]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

歸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
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
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
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荊蠻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
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
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
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
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
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
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
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
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
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
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
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
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
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
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
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
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
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
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
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逆者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禮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illegible]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上星孛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壹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於[illegible]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余子其[illegible]取入[illegible]說詩實不同[illegible]以[illegible]稚圭本[illegible]詩[illegible]）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

之心考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疏○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
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
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
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
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
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
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
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
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
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
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
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
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
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
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
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
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
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
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
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
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
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
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
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
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
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
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
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
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
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
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
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
田適洽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
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
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
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
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子寤

此奏頗倣陸諫伐淮書

劉子駿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諸葛孔明出師表 ○○○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此文迺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古文辭類纂卷十五

奏議類上編六

韓退之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朱子云所字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退之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如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傷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海峯先生云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古文辭類纂十六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傾險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堅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然震怒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

笑中外家私徵惡流聞道路同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欺下壅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奮去疑惑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切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二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集四方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其貴於為天子其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慮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有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為邊患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眾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則罷免世以謂得叙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如其所歸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悚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

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遁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爲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將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尊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所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發號從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寶貢𠦪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敍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擾抱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臣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跡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纘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大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業也如此

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畜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古文辭類纂十七

蘇子瞻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揣其意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

貴之人皆忠厚而今貴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費一作〕，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跡。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跡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跡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此接〕〔有刪節〕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illegible]〕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既知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

猶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役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

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變。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

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速

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矣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

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徼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手，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圖而遠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寳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區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刑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士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茅順甫云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海峯先生云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折詞高簡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古文辭類纂十八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

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

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跡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項籍威震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illegible]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illegible]

臣以庸材備員書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

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罄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畏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甓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償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龍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

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豪傑捷一行。則吏胥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禄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餘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劉海峯曰此等文字筆力並入西漢

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旣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

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

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于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書合祭矣時褚无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并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衞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古帥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衞兵暴露

於道。鎧甲具裝人爲帶扞。皆非夏至所能辦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衞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享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古文辭類纂卷十九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

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

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

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

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
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
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
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
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
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
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
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
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
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
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
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
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
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
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
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
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
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
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
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
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之士以執兵
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
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
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
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
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
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

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
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
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
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
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
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
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
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
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
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
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
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
營貲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
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
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
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
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
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
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
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
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
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强其不足以追之此
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
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
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
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
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
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

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illegible]）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illegible]）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illegible]）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

莫於此甚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

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

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斷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守職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狄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

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群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

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古文辭類纂二十

奏議類下編一

董子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閒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illegible]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

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illegible]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illegible]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艸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illegible]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

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子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

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illegible]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

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illegible]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董子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

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illegible]數可[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問此策[illegible]同[illegible]子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策）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

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illegible]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跡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魯公儀休之相魯。士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

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宏詞科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同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也子由為兄墓誌云歐陽公以直言薦之而宋史本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蓋史誤也○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勤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

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敕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務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廉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法網寬疏吏不知懼累繫者眾斷獄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斯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斯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撰撫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斯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適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廉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重賦則莫大乎此而和糴安得不釐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聚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瘇非不梧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餘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戰鬭之使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籍師之不戰而又何擇乎所謂利入已竭而畀

貪寶貨者臣嘗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虞內有不得已
而不已之役宮役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
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
銷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
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
得之不如所喪也兵冗而未去者臣嘗論之曰此將
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擇之以多兵
不能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還
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
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
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職使不以遠近為差而
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
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遷而易
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
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
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
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
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還矣庠序
興而禮樂未具者臣嘗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
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殘壞而未完則庠序不
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
其習俗猶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
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
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
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
賞罰者何也然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
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
教法不為寬簡而吏不知畏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

久近也古之災異者眾變異者多況以此也伏惟朝廷有
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
節暑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惟厥咎深切在
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所聞諸儒章合
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
行奇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
陰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陰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
二十是為一交交會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陰者也
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
行而犯難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
者也道之陰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
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萌也久矣特遇陰而見爾陛下
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
以為未也特出於陰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微滯
汙廢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
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嘘嘘之氣温然而為澤
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凍以一
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
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嘘噏之
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
水猶人之嘘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
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
為咻呴温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
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
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
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
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
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

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道而誤入於近儒之說此皆儒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譏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有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禁罷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概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道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天下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

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遒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鹽鐵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謝責之內史宰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叢委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輩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事實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故宰相兼領以為賤臣不當謂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

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單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奏議類下編三

蘇子瞻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使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驤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驟驟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溝洫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

好名之士而要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踊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世臣故曰啟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辱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善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眾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稱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啟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東坡策論其事多取於莊子

蘇子瞻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

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倉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使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眾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擊搏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歡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屬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為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眾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按此篇立論極警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猶有未成處

蘇子瞻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

無冤。不斷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斷。斷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使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數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躬親。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强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

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返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日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而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

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静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至於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責其毫釐而務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子瞻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鰌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

驍悍投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豪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

則勇銳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其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 ○○○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

可以氣使也傳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卒然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怒也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此文[illegible]尤勝

蘇子瞻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

可畏此不亦畏之太甚而憂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
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
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
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
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
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
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
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
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
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
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
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
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
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
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
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
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
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
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
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
歟。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三

蘇子瞻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關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鬭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盡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晉之所以拙秦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

匈奴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簿領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勞其畜產肉酪足以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囚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使其莊重嚴肅大會府庫實厚所能使民知尊君而遵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亡之也西晉之士也劉淵單于臣見之冀易於中國而其後則起

為之君長至元魏孝文皇帝不能慕中國之衣冠以亂其之末世一時之盛遂其強盛王有天下大半然終於數十年之間者不過一傳而國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強之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亂亡也且宗廟而其心不然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夫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有幽燕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尊卑之法皆已略備之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用兵覆敗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有爭天下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輕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毅果斷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事之際早謀以權智之臣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折天下之衝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見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怨懟不遇之士而屈身及於公卿者林行於其間貴賤相視而不免因徒之恥宜其有悔尤之志而屈辱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舉其心無不為吾用亦以離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自古以來多有棄名於其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多有合而歸者有之

遼。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居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諸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特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兵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戎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有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夫向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劉海峰云此文[illegible]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救。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堤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不為決之，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勇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慨然發憤，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暴，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瀦蓄渾亂，壅閼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禁。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其情於其側爵祿慶賞己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己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己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懦戰慄無平昔貴重之勢雖貴寵已將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諱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使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怪也昔者衞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誅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

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能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盛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有以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詩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親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歟明罪郡縣之吏而操法律之禁刑者市市而齊民不被夫郡縣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避罪免於其誅不爲之愧恥其勢可以及民之財賦而不可以及其閨門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親者耶其里巷之長閭胥之所與同處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親者也臣竊以爲古者鄉黨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得以[illegible]禮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親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任而何暇及其民哉一故教天下自所與親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illegible]

[illegible]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飾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毀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戰攻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

衆庶則有死於耕其聖賢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周秦之民趨而從之則可以具之僅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鄉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見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王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其勢之所不易也而特盡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異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為其患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廉而患難欲其死此數者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利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皆為其所求以求其報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者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為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權衡之事以其精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政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權耶為權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皆為權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權之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御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取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知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務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趙良說商君（顯王三十年　孝公二十三年）○○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illegible]）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illegible]）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陳軫為齊說楚昭陽（顯王四十六年　楚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

爵。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陳軫說楚毋絕於齊 楚懷王十六年 ○○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秦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

陳軫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大事記[illegible]王四十七年秦[illegible]二十一年楚懷[illegible]在[illegible]王十六年 ○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搆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周顯王三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illegible]碣石在[illegible]東[illegible]中之[illegible]首北入鴈門在西北沙漠之[illegible]自此入塞皆[illegible]燕[illegible]有其地也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

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南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敝邑請以國從。於是賫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恐即蘇秦說燕之年，肅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此上郡魏地在河北者，平陽上黨是，非魏西河之外地後入於秦之上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

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illegible]）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史記作[illegible]宣惠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商字依史記策作常）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截鵠雁當敵即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illegible]）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之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顯王三十六年魏襄二年）○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illegible]）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illegible]）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

能擁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 齊宣十年 ○○○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淸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淸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

曰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〇〇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說齊不為帝〇

蘇子說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姚宏曰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對曰夫約均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阿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故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〇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史作奉萬乘助齊伐宋今從國策）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遙（史作[illegible]）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擯之秦挾擯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執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

伐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燕伐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在燕昭王三十六七年 [illegible]） ○○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史作[illegible]，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illegible]）太原卷。我下軹道（[illegible]），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illegible]）、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史作[illegible]）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史作[illegible]）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史作[illegible]）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史作[illegible]）石，遇敗於馬陵（史作[illegible]），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illegible]）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illegible]）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人民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illegible]）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

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餌天下（惜齊及以書圖案作韓吳韓道）（乃蘇厲為韓說而齊字為司馬子長所安此大說也蘇代云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正此時情事故為齊說而謂及韓國實欲本乃盡以齊字作韓豈可蘇秦事書在齊勝敗走燕未取事七此十城時大事記蔡此特事亦不然也非）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微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策有秦[illegible]二字）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策作扞關大事記云扞者扞蔽之扞非關名故楚趙皆有之）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策作事）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鼐按上黨者韓趙各有分地韓之上黨在南趙之上黨在北燕盡齊之北地以下言秦兵之從南趙者秦之上郡以下言秦兵之從北趙者兩路皆通燕則趙書燕三矣）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而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佼（策作交）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蘇厲為周說白起 ○○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張儀說魏襄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舊作晉陽誤今从史記）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楚。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係錄下文誤衍）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

之敵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策作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衞陽晉必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illegible]之說多[illegible]書日本[illegible][illegible]之耳[illegible]此文者[illegible]王不[illegible]云[illegible]王大[illegible]云[illegible]王[illegible]不合[illegible]又[illegible]王若國云也又[illegible]之上乃楚[illegible]此文者末[illegible]之字不[illegible]王[illegible]也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伐魏之事者髡所說不伐魏之事也）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文之身上不重王字策接地上無忘字以文選皆有之）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恃甲兵之強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illegible]）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illegible]）（[illegible]）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illegible]）韓必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任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

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謬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群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

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樂毅報燕惠王書 ○○○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主不同量謂夫差非其父之倫或有臣字非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女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耶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史記以為蘇代） ○○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

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二字衍）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二字衍）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illegible]）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

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illegible]）。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史作九）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illegible]）

[illegible]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illegible]）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魯仲氏也連其名也國策無仲字）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illegible]作何字）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　○○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

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
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
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
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
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
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
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
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
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
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
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
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
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公者非不能成小廉而
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
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
擇一而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

觸讋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曰老婦不
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illegible]
[illegible]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
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
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
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
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
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
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請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illegible]），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史有亦字）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盡公而不顧（史作[illegible]）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illegible]），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史作[illegible]）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史有[illegible]），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史有[illegible]）行義不固毀譽（史作[illegible]），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史作成）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史作[illegible]）亂。是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illegible]以上）？夫待死而後可以立

身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以上二十七句無韻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illegible]作）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illegible]作）。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illegible]作）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史作[illegible]）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illegible]），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illegible]）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

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有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八字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此處史記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夫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凡九句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日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

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鬭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襃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史記作卞和）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以上一段言忠信而不見知）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史作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二字史作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史作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以上一段言聽任左右所誤）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二句史作□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以上一段言王如□□□□任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史作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史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史作□□）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史作□）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史作□□人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史作□□）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史有□字）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史有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以上一段言□□□□左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史作□）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史作□□）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枚叔諫吳王書　○○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適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叔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漢書無此十二字得太史公公字乃令字文選作本誤耳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漢書作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

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

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者，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

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
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漢作貨）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
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其所（漢有如字）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
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漢有於字）巖穴邪故且從俗
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
士無乃與僕私心剌（漢作[illegible]之）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漢作[illegible]）
曼辭以自飾（漢[illegible]作）無益於俗不信祗取辱耳要
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
拜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
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
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
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
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
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
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
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
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
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
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

定山谷之間庶或有補于弟子實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亟聞子之志矣方會遺暇之隙願勉旃毋多讓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也[illegible]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日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鬥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喣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征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殁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傚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韓退之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於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illegible]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稇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答李翊書 ○○○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此文學莊子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明夫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恆君子得福為恆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夭絕宋孝

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蹟，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節而備之哉。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為難，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觸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淸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愈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旣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旣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旣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旣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旣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敎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棄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干凟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遊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逡巡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汙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卼，凡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使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歔欷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恐悃愊無所告語，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illegible]）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以死；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

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〇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向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逾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誠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强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子厚永州集諸啟人書章用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虛逮謹而方得郵雲云相其風格乃過如眞山巨麗文書則軒亦失公矣子厚氣格聚使自有得於古人者故讀文辭亦有微致而淺深不出騷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閒用水經注眞象然子厚豈讀元所能逮耶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闊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京始得被譴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甚遇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

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宜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屬車舟遣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疾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喑然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

天下之義而無有所救則章之所以報於賈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當心既然未敢論能也[illegible]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盜賊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illegible]

[illegible]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躑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遊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事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己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

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懾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

封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意亦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軾聞之，曰：駿馬之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奔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輊，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首而鳴，方時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旷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荊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强食不次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

又十三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憚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負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履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獲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為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閭而俞跗之心其族姻舊故有獲疾焉則何如也求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怨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蹇困窮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窴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孤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獲疾也冀有聞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慨然而惟既得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故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憐之哉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勁悍而不如昌黎答呂毉山人之奇崛）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序 含 ○○○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櫱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海峯先生云余嘗[illegible]頗近乎[illegible]之文以[illegible]奇人[illegible]及此[illegible]曲[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可謂不可及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illegible]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茅鹿門先生曰起得[illegible]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illegible]先生云以賓與字古疏用[illegible]對書主人以賓揭鄉世以楊與也又見召南豐）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劉海峰云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illegible]先生云[illegible]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儌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册序 ○○○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

學而無間然以樂若能遂外事利而不厭乎貴顯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徵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寵公南行之威謂必以來字者所以視公成政而來歸奏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在左右雜佩朱子[illegible]云方[illegible]本刀下有在字[illegible]下文左字為句今[illegible]若如方[illegible]云左[illegible]刀右[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刀[illegible]

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夫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塤序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其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illegible]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焉是數者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獲藏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暇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意含精神而文特嚴峻）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貧富出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illegible]見韓宜傳）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輾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

所請田，皆故秦漢時蕪廢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遽而中慨焉？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愧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

韓退之送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

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歡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壹賦詩以道其行乎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弦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蔭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

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游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始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茅鹿門云風韻嚴密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眾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榮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遽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好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異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勖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光子弟迎[illegible]以慕其物皆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存問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衛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曾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而不可邪余為之言者尚書駕部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顧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illegible]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籯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恕之才，廉絜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向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

陸愛其自原之臺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真之向老用事者令謹之瑞安靜孝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者學古其為令書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illegible]也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子固云文有生色[illegible]先生云[illegible]

[illegible]

蘇明允仲兄字文甫說 ○○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illegible]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

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譚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議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詆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 贈吳彥律 ○○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 送張琥 ○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

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二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肎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眾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眾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

欲默安得而默也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為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爵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為弟子員，同為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為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儼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為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為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為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由蕩而北，皆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教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奉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婁南，而常游湖上為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婿也，命予以文為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逐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為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為，而諸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痿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凭几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

矣蓋執禮兄弟如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癡之方定如涉大海汪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驚怖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達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發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發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雍入纂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營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二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盡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稱至天下之士誰不撓睨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惟之所以繼成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遇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為諭德有安人之誥為侍講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二宮親覩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尊崇周制舉三獻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為之記所以嘉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在弇陋年衰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甚愛其為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為予言虔伯予因二君益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為其女夫予因虔伯益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為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嘗其未遇不憚躬為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為如適其時不憚躬為之矣然可以為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為君子之事君子之學不耕耕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為耕

者之實非爲不特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實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舜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夔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洽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欲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至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終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弦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人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夫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二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鄴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余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阨之中室家撓攘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念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齊之儔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嫌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皋送王篛林南歸序

余與篛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篛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

遭蒙刑部獄而篛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篛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縲系此地為閩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竊笑何然篛林至則不能遣也余亦不能畏嗤笑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隸旗籍寓居海淀篛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其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篛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篛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為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篛林之歸也秋以為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篛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為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為夫能為衆人之所為斯謂之固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湖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雖非甚高難能之道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咨嗟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榛棘阬阱之中有耳目者審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偕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況聲為挑君之言者自以為智天下之極愚也柰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無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為譸張顛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皋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為久且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潛蹤茲徑蓋高其義為言於驸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黯然問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為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承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

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文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致身未生歸與古為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别離為戚戚哉

方靈皋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録而獨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調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竊其為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顧其所學而手鈔焉以行之速繼見之數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為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為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為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為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為天子守大邦環城千里賦夷與旱休貨賄而植事臨民一動一言皆繫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為之蔽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置可也[illegible]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為中國患而歷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注之野無復冒溢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碣石九河故道漸以堙滅自是之後秦穿溝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及遂淮泗兗濮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　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爾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通書通築其類鐵隆隄臧壞因敢或遺河督孫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兗之游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為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既入覲卒判游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凡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為歌詩以送之原注雄直似昌黎

劉才甫送沈茶園序

去父母别兄弟妻子而遊既久而猶不欲歸者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尚一兄一弟幼子二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原注[illegible]有此神境惟昌黎有之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

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原批淋漓道宕，歐公學史記之文。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四

詔令類一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漢文帝二年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

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
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
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
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
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
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
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
鄰國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
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
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
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
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以相約者以已字斷）

漢文帝日食詔 ○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
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
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
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
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
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
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
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
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
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弗犯
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
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
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
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
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雩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

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御按鄰字上有脫字意衍使字言與敵國是以相御遺之物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戮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萌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侗好軼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剌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

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詔令類二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
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
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
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
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
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
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
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
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
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
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
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
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
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

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
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鱷魚文 ○○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
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
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
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
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
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
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
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
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
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
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
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
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
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
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illegible]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寶，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願，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功，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兼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怨，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謹，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

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攝相禮公遂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事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歎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夫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妻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卒四子全道翼全素擧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翼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擧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遁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illegible]三字員外。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illegible]秘閣校理[illegible]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illegible]復以請知鄧州遂卒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若[illegible]而有餘所至輒大興[illegible]會章獻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晝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捕其首[illegible]其餘不問又數數奏[illegible]田復召使臣故發以水與民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illegible]為使[illegible]其在職大事無小事以其[illegible]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中者以公又數之[illegible]上書論四民失業[illegible]大[illegible]昭武皇帝不宜親上壽[illegible]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illegible]道所[illegible]又以[illegible]令不宜[illegible]出數

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猶我。愈懷慨歎。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數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室。幾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古文辭類纂三十八

[illegible]南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璋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充嗣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黃御史■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爾其壻矣先輩吳中英有如人能每稱之以爲朝■之器公雅自奮勵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憚其風居九年冢宰[illegible]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臣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讎而稅入多寡殊絶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萬南安四縣僅二萬三等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還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饒州縣十糧皆大撫使都御史議均之公在■■道爲法均派析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劑平■■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崇陵松江二縣糧負數內入府百十七縣均其不均亦此類耳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邑且數壞兩稅陰有增損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兵部東城又數輩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館轄道南贛所衆人情恇懼公直之寔然或爲公地欲勸任公曰吏至於此境上有兵

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王五阿兵敗微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任三年南民稱其簡靜冢宰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倨使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數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榮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儀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陵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郡縣賑濟周給備之東南用兵累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二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擾撫其後土兵還頗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按閱悉送歸其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堤嬰而妨歸龍飛慶雲宮殿多爲浸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採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精舍之居歲有興造廣蜀貴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蹊輸乃行巴廟■遺材於岳至貴至南川往來督責衡之荒窘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宮舊制瓌瑋於采樂■■長■不能合公奏言臣會寺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周廷言各督守道參政謝震僉事副使周鎮僉事于鶴先後深入承天卯峒按使江參政徐隲僉事崔郎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僉事參政新寧盧入永順守道東南州僉事副使劉新嶽入桑州天全龔昌萬嵩入四川參政鄭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建西塔洪號瑞竹參政程時功入黃州參政張定入鎮仁省裁

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猿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湖區。臣集入永寧眞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慶。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播州。六月上瀘敍。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積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斧斤不空。雖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一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採長巨非常。故圖籍合臣等命。深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曾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尤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舳艫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特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最貴。措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暫作大匠。又能規制廢附。無竊備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殫乞貴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詔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與工有日矣。其後會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會儲賢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簡州之木。湖廣會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會行湖南靖木

於九谿荊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黃州則於赤水猿峒思南湖底永寧眞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拔亂離。迂邐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疊隔千里。排巖抉谷。雖急湍險絕。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叢箐。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攀亂崩岸。爲戰哀鳴。震天裂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黎雍州南山檟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章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眞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搜之山童木盡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復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採木營建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嘗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遣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爲賜故事。蓋所使吏輒食與焉。爲荊州奉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鎮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讓。公置酒仲宣樓復飲自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論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庫召商胡賞賜過當人皆讚之故總督二年地窮邊瘠而民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賜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敍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廷植國子生廷節廷芳廷英廷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堯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諓諓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鏞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筠溪翁傳 ○○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皓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渠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渠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憭慄野草枯黃日時晡余循去徑還家媼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無幾時人間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人固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芻狗異翁固在吳淞江水間豈方山子之類歟或曰芻狗異翁非神僊家者流抑隱處之高士也歟

歸熙甫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舸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頗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甎穴其旁已而姑病病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帬自浣滌之家人有癩而吐婦曰累與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兩病人爲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歛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姑亦前死尚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舸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遂遂不可如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姑婢還自投水水淺作沈作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覆水色如生兩手持裳撥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歸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忍以俟其母之歿其誠孝蓋之於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玉嘗爲新永令轄之官時子舸已病卜葬之大吉遂歸葬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illegible]）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士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書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家墳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士門其墓園枯竹更育二年三生芝皆雙並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徵於貴富壽考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婦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爲絶水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匕輒覆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嘔嘔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嫁疑更入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佛首頓稽下闔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闔閉戶縊死夫旁蓋重襲面土戶也

歸子曰王士士之祖父嘗爲吾家比鄰世通婚好予嘗年後聞士士亦來見與案等耳不謂其後乃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憤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貞二云新婦信敏慨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奏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甚不敢言也夫亡十六年有所遺貲復失之

貧甚蠶績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詞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邵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邵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識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哉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歿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攝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

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為具棺衾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櫬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遘難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皋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傭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即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籍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既食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禮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侍鍾奇逾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為之母為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憾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婦之苦身以勤家多為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緒如備焉婦人受身於夫而方氏并生鬻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託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髯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章句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亂其局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為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為解事時時為人治病亦不用以為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哓哓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圃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為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原注寫樵髯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清峭遒勁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為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瘋痹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夙起以至飲食寢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媼而叩首以祈其

代[illegible]爨舂中。則行數里外。適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帬穢汚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諸村鄰有伶優之戲。孝子每負母以趨。爲籍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旱獨一人竭力以養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二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歿。負土成墳。即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游宦數千里外。父母歿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側。實篤行深愛之儔。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孜彤。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閑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爲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原評事實甚真而不僅直追史紀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撫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妻即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祈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閒言。櫆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帷坐。櫆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櫆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子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歿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櫆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櫆時雖稚。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櫆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燃鐙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原評直虐附溝史記之文

韓退之毛穎傳 附○○○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鵔。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始皇瑯邪臺立石刻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瑯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始皇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稽立石刻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序亦用韻頌耶刻石體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惛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睍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祅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韓退之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摠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茅[illegible]云[illegible]文格[illegible][illegible]遣合[illegible][illegible]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
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
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
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遺使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棹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帆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冑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兹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

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暗昧就滅藉拔祓奠廢本禿藝祈社日慢祥眚弗下州之群吏不獲睦昧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祠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而鑱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績秦鬼久饑徐有廟存雖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獲并歷短晉長有不償亡孰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慕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閒孫世世多有嗟臨拔邦廟土寔守堅蕃之後達夫廓之王碑萬年如始將時王孫多孝世孝王廟達夫之來先儕紹載靈高廟民不主於神維其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撥實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孝古維元王死於仁後以孝受文進作辭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今欲於晉遊。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年二月自荊南以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吉分率宗親子姓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世傳據教謝奐余乃今有廟今保既不能金石書使工歌詩載烈來者其奚以勸蒙昧於長久唯是象辛承奉有不如其先人名賜因爲詩篆之辭下於後其可據然余不敢必屬爲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謹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隋唐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樹立歷官先後要領於公公之所以奉藉承繼者有榮有辭而銘以詩其辭曰周封舜後陳侯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爲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有常臣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暨瑗瑗見可稱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傳十國中雖居貴昌業於前至司徒安實始著於身袁氏遂大顯適世有人焉後魏逮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將龍驤將軍諱泰生周梁州刺史新蔡孝侯諱某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弘末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寧郡公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貴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貴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諱某令於公爲皇考袁氏舊族而書陽以遭經爲尚書止於令石州用春秋詩書治事爲州司馬以經成事而貴以一文武開用於行功從出入有立不朽於其比三世宜進而室事成後人世書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祿祭在子孫惟稽相能世業家世祠

世禮則是不及在其後行東給[illegible]功載名以詩上可無加大氣敢不敬其氣早夜無敢不畏成於家逮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華而居冀不宜無繼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兼鎮東川略著河山威靈齊畫以有廟祀其身其志又垂氣熱以其無志可何大孝詩曰袁自顯分初尙變遠杰遂將博士袁祠司徒任闕不兼人敢功屬徵五公袁書晉氏于南東袁下秦孝徒用書舞今南州勳始取最不[illegible]書陽現有族之員石州烈烈筆嗣春秋哉拔成寧不名一休從農業典時以得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祀將祭州永籍數以立廟祥以備乏由曾及考同堂異室相其祀其葉諸幹其之饋孝孫之嗣前宜以斯以平其盡屋寢持持孝孫來享來拜曠時祭陟登進室孔幕重屑始於其重玄昭穆祭及胙于蒙荷成世曾益祖緒考之載子孫孝嗣以補以孔兄我有今非本母恩刻詩於禮無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佐用其父子任乃陟重胤遂寄兄重出不違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縛而歸之其下皆甲以出誅兵崩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卒發從吏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懷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二年河陽節給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竇牟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

皇於配不宜有詔贈先夫人劉氏為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贊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信其勞乃相大夫扳我戎節有嚴有犧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祀云維子其有無替克對無斁乃惟有人命昔平盧為冀為羣大夫承之危不業業四方其畢士有從烏來觀來饗以續參觀

蘇子瞻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巋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眾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眾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冠兵大選江州群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鏟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臁隨光化捁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慎將伯將眉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沔蘄安黃授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帥來士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績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暢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儀天寶中爲平盧衛前兵馬使位不稱其才將進始授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率諸蕃互市恩信著聞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與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鮑行日馳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晟又從下河北大曆九年帥師從戎帥勉於汴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屢績勞有加十四年年大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實食五百戶其爲公始終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歡欣勇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爲射田公其母歸於滑州公獨請往迎之與賊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遂王屬負襲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國封東陵岡隴西鄉夫人李氏祔焉夫人猜實奉太守佑之孫汝陽郡長史歡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子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某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皆有至行長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奉時之良撥亂救難從事於戎雖老愈勇矢發勳其事四十餘年戰將其攻守保危繼位已崩既明月恒就老無異事陵之陽系阿在孫孫孝子思顯勳藏石於此式示後賢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之子子孫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大其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黨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有聲烈平涼曾孫曰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文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節大名去官累以官召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病解歸道卒贈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皆容曾相賀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爲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能盡其辭侍御史爲助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禮部侍郎典貢士三歲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有衣不見身不可信凡所大官薦人交言一不以私進退所取進士有第在得人不以員拘戶兵吏三部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翕推為偉人長者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謙讓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就教化多所助與為臣[illegible]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崖異因事獻規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為奏議不以聞布使拜太常卿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篇事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始以和龔人以事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岸之白草[illegible]至天子[illegible]為之不視朝贈官[illegible]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階[illegible]升列年踰[illegible]以至公宰人皆[illegible]規若己真有[illegible]者子[illegible]坐子殺人失位自以規戚莫敢過門省[illegible]朝其莫敢言者公常留守東都為上言曰賊之辭[illegible]不宜究宜因寬部上曰然公為吾行論之[illegible]以不[illegible]死前後考[illegible]進士及[illegible]所貢試士[illegible]相[illegible]為宰相[illegible]官其公相先後其餘布[illegible]開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時多[illegible]大夫功[illegible]然其為家不[illegible]未嘗問有亡身不[illegible]公要[illegible]氏女其夕造書相[illegible]宗族為名臣既葬其子[illegible]史[illegible]然屢來有[illegible]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illegible]不[illegible]後[illegible]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illegible]生之扶貞孝之生[illegible]不至[illegible]仕豈多半塗以親[illegible]豈多四十而[illegible]其不有以[illegible]年相君[illegible]行世祖之文世[illegible]之疏建大官出入[illegible]世莫[illegible]人所[illegible]公[illegible]為之其所[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克知之[illegible]在既刻詩墓碑以承厥烈

[illegible]徒之[illegible]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准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准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眾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准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並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

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饋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二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還之歲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賻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使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謗鉤誣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大執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遺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殳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謀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絶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鴆厥慶（宛本傳反李光惟安漢文于開光顏事與韓正相反選之故甚亦已甚矣而文辭雄偉無一字倚精神耳然矣）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與艱難中興，遭進退，薨贈太尉，號稱於時。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歷聘前先生長者，貪惠不懈，冀訓之內，目攝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遂觀望見威，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徙自節理同官，俾伏衛婁使從南鄭。陟求佐，得公，擢攝貞袁，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轉韓運，萬年令，累擢得親。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事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綠州十三州之地，林營洞蠻，守條死要，不相誘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中人使授命，會路特失禮，客主違言，貶太僕，未至，改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以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餘業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將萬年，命屏容廉。功緒卓殊，探祿儲業。難不厥隨，失著士資，非公之德。銘以著之。（統是真以來刻石文可但[illegible]……處古講其辭力不[illegible]……○○○）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古文讀[illegible]可盡之讀文）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

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退之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榮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還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

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嘆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譏，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羿。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厲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茅順甫云：情才遠異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illegible]先生云慶出[illegible]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勑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illegible]以[illegible]事進官至侍御史

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illegible]）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耕。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錢六千萬，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下民不堪，當免。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從其一二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累為

於京師，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某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韓之不如而不公卿，與其之違，以不久生，唯其真賢，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貴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五字衍）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以為左丞、吏部，已用韓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遣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顧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illegible]此文已闕，王荊公[illegible]法）文為考功吏部郎也，下吏部有罪犯之者，非其人

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
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
州大旱人饑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
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
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闔闢革
姦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日張下民無不忭
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
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
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
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
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冠初
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
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能以止
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葬之有石
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

韓退之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
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
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
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諱延嗣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
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
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
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琳感欵雖不即降約
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
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
切刻納悔恐動心徑魏皆釋氣無環封其本檄

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軍李希
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
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
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
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
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
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誅蔡何爲來陳公無恐
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
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
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
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
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
桑交迹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
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
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
辟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
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
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敎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
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
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
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
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
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
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
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
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墻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不爽我銘不亡

賢人之處。

韓退之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府君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累佐六府五公入選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謂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竇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遭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稱疾辭年事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大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愚賢易險實不皆不同公一接以和眞信卒莫與公有怨疑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昭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郞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郞中拜御史中丞出鎭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幕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通經要孝悌父之志而不墜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皆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公特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緒竇氏閔殷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傳扶阿獎引比相燕漢韓孔魏後去適津而家平陵遂遷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族作詩孔哀寘於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illegible]）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illegible]）也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

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飼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蓋也世莫蓋以行子揭揭也噎噎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呃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君愈厚奏為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癢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illegible]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

此從史常與鄰帥唱和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方侍郎云此用春秋鄭伯髡頑卒于鄵書法以賢戡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于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古文辭類纂四十二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

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
九歲明兩經擢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
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煥若
與之無間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
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輔宰相致平治始
以禮讓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
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納之太和而已其囊
賓佐碑無所遺漏皆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
長源當差太師德望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
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詰門
請交屏所挾為太師薨始以秘書郎從參軍京兆府
法曹曰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
奏為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
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
中丞為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
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辯一皆
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
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
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
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
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曰居
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
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從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
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二年哭泣
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辭舍人與
其季弟兼同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壞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
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
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
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
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
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
復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
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
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
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
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辟
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聞以幣先走廬下
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給民實考功奏從事考君
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
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
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
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
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韓退之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
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虯以有氣略敢諫諍為諫
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
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
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

累遷至刑部郎中。改河南少尹。真至官若干日卒。寔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七。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人。璩實曾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光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所爲代宗以爲能。詔召入爲翰林學士。前會公曰。又先曰買使卒。學丁。後母喪。上食臨弔。又詔尚書公曰。又志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屬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翰林府。能勤而有勞。在職以恭謹守其官。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誨姊妹育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illegible]無外無毀。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韓退之李元賓墓銘　○○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退之施先生墓銘　○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學助教侯繼。以其喪告于其友韓愈之門。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illegible]。父曰[illegible]。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施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illegible]。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贊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無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玩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劼劼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閒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恨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若吾亡必求夫子銘是則吾死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某父某皆為官外宋閒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從事[illegible]然自奮欲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以兵勞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

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亦世是爲銘

韓退之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嬪御皆喜旣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頹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一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雖儷之恆出爲辨强乃匪婦能嬪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實祭酒食祗飭協於尊章異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藏齊其婦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壹是致休。

韓退之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殁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二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退之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以刑部侍郎爲少秋官編俗不與衆昌之而不足注）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與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故宗葬於是故安歸之惟永寧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曾信是道吾墓壞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蒞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嶷南鄭尉祖曰倩之鄭州司馬曾祖曰凱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剌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窮也孥之信也龜之有朱其鼓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慈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潸盈其銘旌爾勿忘

碑誌類下編四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獨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靑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賊面城又大字地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先遣者不獲而城外果有伏兵賊騎一千有失計乃引去於是羌屬新附者皆服公為不可及公持新附者必使其法而受己所屬諸將皆以上考分兵諸將自為部署諸將番賞子敵其出入無一人敢犯者會東見召之以內屏人數騎亦不敢犯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者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一作）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一作）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真西山云[illegible]

[illegible]

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對垂拱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德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論次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寵綏於王氏而昭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故素以是爲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臣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德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其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其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其考諱祜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曾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二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歸命以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

初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眾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以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欲勞之，遂以為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所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為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

耶？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之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懼，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罷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并薯蕷粥，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
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
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
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
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
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
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
年詔配享真宗廟廷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
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
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
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襃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
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蓋曰山甫穆公之詩
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
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襃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
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茲公薨於位太尉之榮
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薦廟工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之誌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方[illegible]一云空[illegible]）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illegible]先）人後爲泰州如皋（一作[illegible]）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作二字集）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illegible]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

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且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鄧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愧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遂赴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為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廣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云一作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從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後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鞫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嘗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豪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已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略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其險以擊。騎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書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羸卒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釋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稱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遊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隋。皆舉進士。曰恩。另娥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憾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瘠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殁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周宗族

朋友人有懷己者，必厚爲禮以餽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訥，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評；曰說；曰詛。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偉其子孫之不匱也哉。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跡，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方侍郎云：章法惜變化猶亦不甚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龢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事者見此二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鄭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鄭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辭其去不知君爲鄭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二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二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二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二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于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鄆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君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號衛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魏博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夔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韜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蔭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滑州酒稅遷監秦州寶林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烈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遊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實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革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二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導達顯曜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于古也然夫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古文辭類纂四十六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涯，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為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壽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中孚，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士，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嘗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齋郎；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夫人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怪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敦其亨執，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陽永叔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

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痴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方侍郎云筆陣圖遂勢縱而不斷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諒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教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渭帥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滬知渭州杖一卒不服滬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滬論直得復知渭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二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數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二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而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 ○○○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數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書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衆寡往往止燎以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

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
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
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
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
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
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
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
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
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
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
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
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永叔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
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
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
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
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
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

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
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
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
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
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
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
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
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
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
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
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
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
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
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
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
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
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
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書忠武鎮安兩軍節度
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
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
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
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
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
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
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
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為小傳二十卷其
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
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

會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慮不爾于寵不履于傾羨其和平
以發厥聲震越渾鍠眾瀣以驚以暢其精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永叔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
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
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
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
至善隸書喜琴弈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
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
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
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
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
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免喪
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
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
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
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
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
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
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
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
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威嚴以衛奉無不得而不
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
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
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諱而難言或言
而不見聽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
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
筠無後而官收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
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
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
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
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
疾卒於京師卽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
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
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
祖諱濟殿中丞贈禮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
祖諱日新禮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
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
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珹之女先
君數月卒子男二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
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
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
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
不去自高祖而上十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
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子子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係謂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
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
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
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
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
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
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
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
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
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
出無功而天下殆于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
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
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
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
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
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
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
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
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
而時發其憤悶于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
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
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
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
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
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
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
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冤
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
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于地下
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
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
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
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
章發耀兮星日交輝雖冥冥以掩抑兮不昭昭其永
垂

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

距長沙縣西二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
墓者迺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
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于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
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
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
縣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
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
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
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真陽
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
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擇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
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一邑之民未嘗得廉
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

□之豪民大吏不□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者
□事不能□君所□其州府下文書有不如理者□
封還州吏亦切□□君□□州不可□君□不□之□
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者亦之君□□□已而□
□強壯為兵有□田之民□丁以□□□君□曰
又□亦□者□□民能自□□之□□也□□□
此而□以□□因□之不□□民□夫如君□□□
是□西北□用兵州□□大□□壯□□言□□云
□□以□□□民□□□家已中□□大□□□
□君□□平□屬之□有司□君□□□君□□
伏□□□□亦□之又□其民正其□□之失而吏
□□先□產之□□年□大□乃□孔子□作□□
□其□人□□□而□□子□□子□□□□□至
其□□其民言□曰吾□已不幸有生而□□□□者
而長者之民所□□一人而□之者今君也□其一
人者曰□及也□及之□至于君□二十□年□□
一世□□呼□民更一世而始□一□今□其可不
□□乎君其可不□其□乎其□之□者可□而不
□乎君用□□之□□大理寺丞知新州至□丁□
夫人□氏□□□於京師□□卒于□州□□□五
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州桂陽令祖□
文□全州□□□又□祀不仕君□□□氏生子
男二人□□□□□□士女四人長□□士□□
臣其二□□□曰
□而仕古之道□中□不□天□在人宜有□銘于
石□不朽□□
□□承□□君山□□□。

子友□君□之□曰君山□□□府太康□□□子
□君□會□□□林□□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門見□
見其以□□扶於其府府尹吳□□□好以□□
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而□□其事之□矣
公□□以君山為能于始知君山□子為吏而來如
其能也明年君□□□□其□□京師大夫□君山以
疾卒于□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之人哀其貧
以錢一二百千為其□程氏泣曰吾家素以□為吏不
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
其□人而以身化其妻者也君山□□□子曰天子
以大□□天下士而學者以□□□□□非古取
士之□也吾□不然乃□□□自苦□□及其士也君
□□其□□□十□□言□□世之□其□□年天
子□大臣□天下□□□□日其□□□子君山之
業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
山□□中□進士初□長□□□□□二子□於
而亡□□□某氏為仇家所□□□之皆曰□□有
冤□□如其不□□子且□□□仇所殺□□不□
則於法不可□君山□曰□□有□吾不可不□□
乃□□仇家□其□□□曰吾□□□□□上□十
日不□□□□□□□之□□□七日□□二
屍□而至□之□□也乃□仇家伏法民有□□
出□□□其□□□□君山□□□民□□□而
□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之果伏□□如其
以何□□也□□人至今□道君山□□如此曰□
史□□能□□如神□不過此也□天子□大臣□
天下□而□下□吏之□□□官□小□□□其□
方□天下□□□而君山□□此可□□□者也君山
□□□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

又請追其親自太常取其柩以歸葬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遇家吾親猶以祿養甚矣老
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愛子能爲我銘君山
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幼嗟夫君山不幸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從之
有言死孰謂天子書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既卒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導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
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
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
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
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
形狀聲音皆是虜人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
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
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
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
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
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
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有司
前期言孝章皇后於祫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
請毋合食事下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
薨于寢不稱夫人而葬氏以妾禮葬之然許復
其號而不許其配食宜如留會又曰禮有從祀宜主
皆稱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
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從公言公既歷廷
臣之諫諍者已多乃曰既而又請呂遠聽而責重
其後數有由是言者其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
永興軍守闕因自請行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
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
難治猾者尚敢挾吏公方發大姦未具而
公召由是數更年吏不能決至其事則爲取以
付獄吏乃伏而辜公所彙正比公爲三州皆有善
政在揚州尤多惠愛占奏因數百頃予民民至
今以爲稱其於鄆州來興曾未期年教行至爭訟息
乘夫爭用之終歲無一人犯法者至止至於道
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
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
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

詔下直書之立爲御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誣危而得無害者仁宗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猶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欲爲讒說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爵開國彭城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某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齋郎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姪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精子先塋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强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悔者大不施其蘊惟其文章燁日星殁有誰知其能銘古垂實皆後事有如不信考斯銘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見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貴且病其言談氣尚足動人嗟乎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落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真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臨軒中一見以爲奇材召

試中書直集賢院爲許友屬焉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親於爲給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繼遷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眞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繼遷者公自請行天子壯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擧然天子壯其言因使繼遷未至而靈州陷於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建言西北事時邊將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游兵擊賊當時與知兵才可用又請慎擇將瑕敗貸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奇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子德明復求河西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與契丹盟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薦田敏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襄州又徙兩浙轉運使改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奪官而爲死者一官通判眞州徙知鄂州又徙襄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知同州丁母憂久之以曹瑋得以兵鎮河路可出兵絕沙行之阻而能州遂請瑋居某處以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宋能反貶舒州團練副使再貶均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州又知陝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南府召爲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

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兼枝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長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慎喜見有眞宗自初召試擢爲言事自以爲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皆時所號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讓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官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衞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十之所難有難無時偉哉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于眞邪中垂以歲一失其望進退而先理不兼窮既晩而逆惟其壽考福祿之隨

歐陽永叔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南陵夫人曾氏之室爲孫贈太傅少師諱偃追封鄱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兄弟同時而仕者四人

與先君子實其後二人皆著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卒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妻所養兄之子修泣而言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寄吾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一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清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饋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彼能從我言乎？今歲大凶，彼有積粟六十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彼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今不可得者。堯咨慚而止，然銜之，遣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鼎州出蠻賊，轉運使使公往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蠻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歸明，明號泣而去，無復言。往歸民有爭大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飽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懼。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爲吏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畏愛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忍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厲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歐陽永叔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自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穎權萬。不治非尤者，治者不能。因奏自□□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郢州，一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其小者俗惡，而爲治皆號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然居如也。盜有殺其民毫氏于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索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擾其家。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其子也，大姓之良人，奈何辱？公堅不聽。

猶會急二子廢然吏民猶樂其不擾而自服及罷其所留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讀曰公神明也其始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嘗累有能名外雖內明不可犯以是難於取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游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自見之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從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中間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端峽鄂彭郢閬饒黃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二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二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彊者爲楚威王所滅無彊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青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邑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儀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荊南日葬焉又爲荊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修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

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德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歿也又無以厚焉謂唯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

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二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二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鳧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冑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冑與參仕方顯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有後愈昌

古文辭類纂四十七

碑誌類下編七

王介甫庫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升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李偕昭義不紹紫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附勳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明其書寬等以待墓焚黃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蒙天子寵服之官二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儒書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鄉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第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尚書葬其湖山曰吾必葬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輔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徙州轉運使者奏乞真京官務之闕不報而坐不覺察卒吏人以免書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養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還歸先人廬家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肯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故授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賞不就復掌一至京師大臣交口譽公欲官之然以其不可强也而奏元[illegible]公爲公辭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孝治其家如貴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飾以爲孝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趨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嫂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庫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壽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曹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衛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二人寬定寬守秘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孝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遂籍於閩瀕海之間乃生尚書行有德始來江南考室章水顯顯二子振厥家聲孰多厚祿其季維衛幼壯居孝惟君之從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養親終身於家外內貴賤人不或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歟以事吾親以奉其歡左右悁悁

以官殿侍天子之仁既具祗禮孝錫大惠道梁于此乃爲鋪號伐石西山作爲詞銘嘗之墓上勒此銘詩。

[illegible]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其業成遂博極天下之書爲文操筆卒然稱爲方略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潞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事移知婺州浦江縣是時人未知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挾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饒州兵士有欲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遂編於敕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奏彈狄青不當擅殺對壞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侵宮爲戒仁宗大駕於城南衛士不及壘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illegible]蠻[illegible]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濮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朝廷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纔至所部而智高方猖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督士卒敗之吏民轉餉米於營寨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支給發運書奏褒賞州多完而師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將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賊所以發議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經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居無時以嘉祐二年二月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六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皆有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燕說設飲酒往往終日而能無廢用任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紓曲直利害無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壯以類集之至百卷天神鬼人事之始摭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至君曾大父諱師睦以善治生致富歲饑盡出米穀以斗升付饑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日始壹業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遵良當是時君始十餘歲使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符氏封太原縣君五男子瀚遵述遜遹嘗從予遊年十四能讀著書足以驚人爲袁州軍事推官遘今筠州上高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遴也君之卒也天子以廷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試秘書省校書郎（一本作[illegible]）[illegible]（一本作太）李衡夫一尚幼（一本作士[illegible]康平）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演德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谿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蓋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不至君爲童子徒步從學遂以能立爲朝廷顯用而大[illegible]始作爲銘詩其以[illegible]孫氏而[illegible]其子孫乃亦以始其鄉里銘

曰

在仁宗世權既不制醜師牧民實有肩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療毒既除賷勞以洽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肩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王介甫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貶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秩爲諫臣無所獻替荊公以所親厚爲之飾詞然文特婉而曲

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 ○

淮之南有善士二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二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二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古文辭類纂四十八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之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議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

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仇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茅順甫云荊公墓[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又五於序事中一一[illegible]江[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山古人所[illegible]不[illegible]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沈悍篤實不苟為笑

銘。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官屬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任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歸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旣葬。旣遣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

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諭以恩信。卽皆請服。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爲寬。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繇。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爲。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爲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增除變更。與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其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實以寤上。上因待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並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而向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輔。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時尊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

比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惻然，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自辭，請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益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傅，而賻賵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實公弟辟，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使其孫子，□不世吏於宋，□顯。自公鼓翮，奮其華儀，既實之美，乃發帝業，輝宏其煒。乃與佐時，宰經調劑，文剛武克，內外國施，亦有厚仕。孰無衆賢，公獨使彼，若□諫己，維昔皇考，教於諸人。偉社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公宜壽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維詩於幽，為告永久。（□□先生云：直序作□□之□而中）（有變起伏鋪排，□而幾□直達）

王介甫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會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為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然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為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欲走。君諭以詔意，為言利害，皆散歸，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辟府事，任任者君計，覺用事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會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權宜文字。保州兵士為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

會富公罷出君乃之虔州方并鹽鐺畢均其徭役人大喜而書薦方君者以去通判黃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議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產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數而敢為今獨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為能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將以吾為欺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事皆成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儂賊既平丁壯以困況辛苦倉促考擇官功次悉其行能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和某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斂諸物皆荊南士人為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咏沂汶為進士咏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稱其材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迍邅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有以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士之赫赫為世所願者可謂多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夭何嗇之久而施之暴噫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海峯先生云以[illegible]文[illegible] 元固[illegible]之士子[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介甫[illegible]

王介甫王深甫墓誌銘　○○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窮久而後世莫不知。若此二人者。其困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　○○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謂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歲餘。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者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瑋。早卒。瑋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驅弗馳。弗跂以爲高。倚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illegible][illegible]先生云其叔如[illegible]冰之[illegible]至微性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　○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

子以如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報。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某年月日。弟某某葬先生於兗山某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卒。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貧賤。不敢以辭氣加焉。衣食。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為其行治非有待於內。其孰能致此耶。嘗讀史之書。從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風。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如名為處而實貪者。蓋亦無有數人。豈世之所不尚。遂理以而無聞。抑士之有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亂其俗。嗚呼先生。好學而無荒。匪伏之為亂。維志之求。

王介甫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嗟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後二月。君婿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縣。貴人也。積而為事。要其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能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眾。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使之守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薦舉者。還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直質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惜其少。進也則皆喜之。居無何。有以端州事論君者。遂不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為不宜。夫驅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雖今之法。則獨可守死而已。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至於老死。尚以得罪於世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二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弗仕。考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為進士。其季早死。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郡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介甫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慰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其勢窘若不繼曾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恤也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之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試嘗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為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除喪知開封縣為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又以為殿中侍御史遷為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為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為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為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為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為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里沙之原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鄉尚賢任智之時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為哀哀兇歸兮孰其尸之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姚鼐先生云序文與田太傅同

誌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着寢君卽大鼾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一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illegible]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事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茅順甫云此篇如秋水可掬又云王介文識動曲折處有法管傳之天下後人所及

王介甫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披姦發伏振摘利害大人之以章名推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勉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時其能書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嘗言曰使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以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illegible]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尙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尙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尙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最略守太常寺太祝好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九

王介甫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琪祖諱祥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某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吳丹且大貴遣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宗傑未知所對君爲吳丹無他爲具書論之宗傑書曰朝廷必知弁吾能爲此然亦嘗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劫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釋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既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易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言所謂食貨者惟時莫能通其說尤元而難任人變事率嘆爲兼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虞部郎中某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宗易之女二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庚并州交城縣尉崔彝眞元府戶曹參軍任備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邱鄉而以余之見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夫何人斯翔其德音而蹶於時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亦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君又嘗通判陝府當萬數之賊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邊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輒驚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數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者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二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錢弊大

家貲十。君爲僧給使，具其主，坊人不更爲里正，自黨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illegible]）之。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曾緒、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勰，二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之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柱在人。我得吾直，誰對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卽，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illegible]）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曰某，字子善，年二十，喪其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夫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夫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父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葬數喪，又以其餘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怛然，類飲酒嗜嗇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卒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特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絶口不道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善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書有所挂。一至訟庭，及著械，同時數十人，爲之皆哭。事獄者亦起，自守，守立免焉。其見長愛，多此類。某細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者，慮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儼，亦有行義，用其弟仕，祖諱某，贈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某，殿中丞。初娶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某某，延杜某某，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王介甫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明州之再徙。故今又爲明州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旼，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藹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學，聞之辭篤，而長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

祖與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常出其上而刻厲者衆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推引而才之難特以自見蓋久矣然與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縣細故人不以爲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與祖且老矣算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與祖夫大仕之則當小仕之則忽然以不治非知儒者也與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與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二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與祖三男子赫某皆有文學某許州臨潁縣主簿某鄭州滎澤縣主簿某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難施以年孰主孰誅無大德於彼又將何求

王介甫金谿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以然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谿縣歸德鄉石廉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蜀出以儒起家世見稱嗣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揭前君實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諡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嵩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鄆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二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秘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奉夫人柩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寒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藏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稱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禮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願其行治彝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故待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

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南昌德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揚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爲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姑又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撫子慈。撫子之黨若子。然尊自戒。不以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以白人善否縻縻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孫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若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卑者皆附。賢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辨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辭別則涕洟不能給。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緣於感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煦願願。惟慈教順弗行。婦妻乘夫。舅爲亢舅配之頌。無嗣奇瑕。夫人惟德之淳。婚於族姻。柔色淑學其究。女初不侃不忍。誰疑不信。來者慕於銘。

王介甫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閑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丞。祖諱某。洮州刺史。考諱某。太子洗馬。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洗馬易名居中。遂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貴而後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遘爲殿中丞。知建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貫仁里。於是子遘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謂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實實。尊附其華。就諸孫其實其蕃。載云其昌。其始肖芽。皇有顯報。日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於夫人之來。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世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獬爲祕書丞。知潭州。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翼山。夫人敎於家。詳於禮事。舅姑稱孝。內謂外附。上下稱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貲以助賓祭。補綴辨濯縫裳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然。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善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

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孝夫人。歸孔時兮。蒭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二云如何。

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

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古文辭類纂五十

劉才甫亡友方居曾墓表。

余友方居曾之殁，旅殯於某所，已而其又長女伍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附葬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為。至是始昇其子昇使請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禀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為，而其所值又有以濟之，是以不克安居餘衍以建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居曾少負奇偉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為經，開首薦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為以為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舍等走四方，求書已得高第者負夫邑里之食，而致之於家，而錯綜之，其人亦有為顯官以去者。然居曾自負其才，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多倡酬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載酒登金焦二山，徜徉以寄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世貴人通問。其之相涉，視其態度，必以氣陵之，閒為偏之學。於師安者，居曾往師之，作為詩賦，求其解說，自是遍得者，[illegible]其徒所傳說，習年之說，抑跪拜施舍，舍[illegible]得真乘焉。而人益以居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賢豪，意隱山林，而不處未必皆有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為之者耶。以居曾之材，有以置之，彼之憤懣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憤懣不發其道而猶不出於是耶？抑使其道[illegible]然不[illegible]而足以稱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餘行而至於中庸之途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為難也。居曾諱元[illegible]，後更曰鉞。曾祖曰[illegible]，明禮部尚書、禮部主事。祖曰鳳，翰林大夫，廣東僉事，前[illegible]會史。父曰某，今為唐府長史、待御，與兄[illegible]同年舉進士，待御以忤[illegible]貴出，而兄為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illegible]居曾伎聽，謂必先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仕以歿。時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二人皆側出。居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illegible]甫晚步城外，陵轢一世，望其藻帳然而延其相愛慕亦如此，使余同為文會，又同事於御。居曾始圖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居曾時來，稱與[illegible]女亭江上，必盡醉而歸，書以余文示上，[illegible]陸府[illegible]子流，有酒與之話，居曾陵晚來，紿來告余，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居曾余之際也。居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為銘，余獨痛居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為之表，以瑞於天而已矣。

先生云[illegible]公文[illegible]集

劉才甫遊擊[illegible]墓誌銘。

宋厥諱允王子，其入為周恭肅王元[illegible]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illegible]，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illegible]，南陽侯生[illegible]州兵馬鈐轄士[illegible]，士[illegible]始遷鄱陽，士[illegible]生保義郎不[illegible]，又自鄱陽徙[illegible]江，不[illegible]生二[illegible]，[illegible]武郎[illegible]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促，汝促生[illegible]，自定王以後，至[illegible]始失其官爵，士庶[illegible]生必[illegible]後生真仁，始自[illegible]江徙吳，今長洲之命[illegible]也。真仁生友[illegible]，友[illegible]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illegible]，[illegible]生四子

蒙諸孫賢者。故淵諱也。故淵獨於兄弟文在二。按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故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籍，曾夭。世貞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靖康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僑僑有存者。若開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淵諸孫順可考其在長洲同會其賢者也。同會於故淵爲再從父。故淵夫婦孝慈，皆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余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於蒐。哀哉重昏，靡析靡攽，不仁之賊。迨其尤族，存者孑遺。徙寔而延，惟恭靈王，奮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薦茲以祭，易以銘之，不愧其世。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偈。及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游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之言爲然。蓋余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聞死喪憂患，顛頓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眾所觀駭，而貞甫不余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得此於貞甫邪？此貞甫之所不能不爲之銘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飭，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僮仆皆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處焚香閉書其凡。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余甚畏其志，而哀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余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余復往，又經兵燹之後，蕩然無所復存，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歿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九。子男三：曾、瑗、瓊。女一，適錢樸。孫男五：諫、學、生、讀、曾。國學生某幼。女二。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巷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崇義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誠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以禮教督諸孫，讀書尚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堧，高仰瘠鹵，不時歲無收，田府君相

永遠近遷墾置廬用以禦疏其飭居民雖少茅舍壓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害宜爭逐肥美府君獨取其瘠者曰顧我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衆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給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給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甚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數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歸鄉被潁遷於荊楚迄唐而昌端玉接武湖州來東海虞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瀕於江海寇氛熛火氣生聚之府君之來府君顧顧才無不可實哺嗜之餘古遺直柔覆慕敦有萬斯歲曷不虎符藏於茲土[illegible]

歸熙甫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猶念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子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視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歸熙甫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方靈皋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岕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茶村避亂居金陵即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辭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辭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封塵不埽除有子孫授里巷間窶甚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嗷嗷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遇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即歇歎去之

行於塗。嘗謂人不中道與人謗。雖兄弟所與。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暨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累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愀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葬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詩一山集藏於家。其子掞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請銘。銘曰。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有道氣豐風集中所罕見

方靈皋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遣吾友抑亭。送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疾而痞。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越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　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　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　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與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司李蘭以君董諸生。君常與之抗。君率飭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姻。及泉漳間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觭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舉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疲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歿而痛。卒於君寓。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長子肖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實業而業歿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歸自江西。無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發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執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義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尚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敢室人。自臨痛兩弟繼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封安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馥。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嶒。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書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躋成於儒先。而年命摧。惜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舅氏楊君諱紹夔。字舜業。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數不得志。貧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夜上三鼓不倦。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與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常人未嘗苟有所附。答與鄉人

處雖貴顯有不善。即面責無少依阿。職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癰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櫆。嘗撫予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乎。居設酒食。召櫆與飲。舅氏自提觴行酒。令醉。櫆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予性嗜飲。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予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歔欷。徐顧謂櫆曰。予窮於世。今老日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櫆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旣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櫬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櫆涕泣而爲之誌。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一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并序〇〇〇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強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廛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蟊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〇〇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

古文辭類纂雜記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遊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作修閣記並在閣也）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
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
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
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
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
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
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
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
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
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
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
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
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
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
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
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
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
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
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
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
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
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
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竢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
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
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
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
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
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
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
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
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惶懼奉職命材登真不貴苟

遣書時白當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獨多得將相五人。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兗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兗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厲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爵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illegible]先生云記中[illegible]公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宗[illegible]也[illegible]公者[illegible]少[illegible]也[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嗥呼。劫眾阻兵。懍懍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游。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牽壹矢者一人令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體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為所謂曉其辭費而東坡以所傳為妄然此見如意之難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文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柳子厚遊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illegible]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遊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棋，怒者虎鬥，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遊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閩方，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

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茅順甫云清潤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李[illegible]堅云北陸潯水瀨下流字當作疏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橐[illegible]多[illegible]又[illegible]猶先生云[illegible]終也[illegible]本草款冬一名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illegible]西字當作面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陰酒，方侍郎云形當作刑[illegible]也見周官內外[illegible]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峭。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雜記類二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扦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illegible]

（先生云[illegible]）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音，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舍息。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征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illegible]）。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

則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句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illegible]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芰荷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為顦顇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和者有以促數亂數而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數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操焉皆爲亦歸支以中其穫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請觀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數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敢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輩儕者歟所謂賤者有敢狎其使之輩儕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類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誌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泝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春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峰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峰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陽峽己卯宿湞陽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

江部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

雜記類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illegible]先生云[illegible]言[illegible]）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宋史[illegible]寶文閣在天章之東西[illegible]玉[illegible]之北，其[illegible]以仁宗御[illegible]）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落於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illegible]許[illegible]云文不用[illegible]）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方，時獨舉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

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illegible]久廢，夏君居之期月而治，又能[illegible]圖與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illegible][illegible]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illegible]按宋仁宗賜梅摯守杭州詩止首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歐公云賜詩首章者左[illegible]只[illegible]定[illegible]功[illegible]武文卑章則詩句例當章）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illegible]先生云文章宋世[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然）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詩者皆不復道也。鼐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吹簫得按遺者世之文也而其人誰二句則實近俗調文之輕對偶舉發則此二句而下二子湘靈於此為半叔子杜元凱湘靈於此

歐陽永叔遊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遊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鼐按景祐止四年。是年即寶元元年。是年仁宗以十一月祀天地於圜丘。赦改元。此作文在四月。故尚稱景祐五年。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傍者余爲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曾滌生先生云劉金吳時爲濠壽二州刺史長子仁規次即劉仁贍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贍傳內亦具之而此記云子孫泯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歐陽永叔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施君名昌言許君名元馬君名遵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

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流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illegible]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鬥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才一二百里非有古強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海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庳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隨隨之人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記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相驚曰侯怒而為之也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剚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眾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亙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壁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謂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記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下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固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二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二記論學之旨皆精，其然宜黃記隨事曲注而渾厚之意[illegible]上，故最為曾文之盛者，筠州記體方而氣亦稍弱矣。[illegible]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

廢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
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
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
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
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
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
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
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
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
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
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
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
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
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
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
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
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
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
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
秋之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
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
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
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

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
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
大堤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
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
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
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
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
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
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
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
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
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率衆力而復之使並渠
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
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
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
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
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
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及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
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
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
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
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
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
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
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
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
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

余遵長渠之事而詳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稱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如夫作之所以始也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給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備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

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閎隘庳，樓觀弗飭，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學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倚地壤，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

四時之祠吏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備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于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讀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于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撤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于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濵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爲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爲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浚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

大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是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稟之須外有貢輸問獻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旣饒矣此游辭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辭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此游辭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浚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爲有補也故曰此游辭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旣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洩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

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古文辭類纂五十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途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

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帽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詫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

驟。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璧。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日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

圯缺闕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古文辭類纂五十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能盡，而見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縣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懼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
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
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
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
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
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
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
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
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
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而不至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
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
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
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
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
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
某日臨川王某記（[illegible]南云[illegible]與[illegible]者不[illegible]）

王介甫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
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
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
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
絕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
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
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
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
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
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
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
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
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
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
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illegible]字本[illegible]大也）仲永生五年
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

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邪

晁无咎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雜記類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
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
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
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
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
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
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
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
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
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
為籬已為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
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
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
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
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
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
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
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
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
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為
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
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
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
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
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余既為

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
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
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
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
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
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為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
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
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
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遊
世余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
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
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
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
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
屨而沒悲痛之極以為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
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階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
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
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邪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
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
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
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檮杌天以為寶豈
隨[illegible]是天以為妍跖年必永回壽必促嗟吾兒敢
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殁於賊則遺
書在笥其父含痛胡為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貴士居
鄉之遺重歌來哭涕淚滿纓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
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

者萬千。如彼死者。亦莫[illegible]言。有如吾兒。真爲可哀。然與我[illegible]我[illegible]我[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月余[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衣在我之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年假邪非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月之初兒坐[illegible]子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出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止竹[illegible]交[illegible]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是二日予以爲祈豈知斯祥先兒之死兒果爲[illegible]神不死矣果時[illegible]有兩山茶影在石池[illegible][illegible]朱花兒行山徑[illegible]水之[illegible]從容笑言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山花[illegible][illegible]兒已[illegible][illegible]一朝化去果不死邪[illegible]有太子死後人日[illegible]行萬里[illegible]而自述[illegible]尼樂余自豈可[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illegible][illegible]走來告人[illegible]已[illegible]兒今延[illegible][illegible]其在室吾[illegible]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illegible]從東望大海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天[illegible]四[illegible]會老不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宇宙之[illegible]日[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日無之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夕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已[illegible]於乎天乎[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

歸熙甫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游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illegible]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少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illegible]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illegible][illegible]之延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昔[illegible]中丞游時[illegible]至其[illegible]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illegible][illegible]其幼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嘗與中丞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華[illegible]然而返今[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士一而[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方氏之[illegible][illegible]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中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出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孔子少不如又[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又之[illegible]面[illegible]之余可以爲[illegible]又之[illegible]乎其實[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先人[illegible][illegible]本木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矣自古大臣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自[illegible]者[illegible]傳中多其人延[illegible]在樓之面已

歸熙甫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在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余[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名又[illegible]此軒令能好文[illegible]士不[illegible]俗吏者[illegible]名又今[illegible]以爲名又祠[illegible][illegible]名又豈如四十[illegible]年之後吾[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此邪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illegible]士[illegible]自嘉定來[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主人余[illegible]時[illegible]夫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烈[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也

歸熙甫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illegible]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余妻之家在焉余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illegible]

見吳淞江環繞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余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挽車晝夜車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栗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歸熙甫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黃州詩子瞻為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歸熙甫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為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為綏州雉州七年復為長城梁開平元年為長興元元貞二年陞為州洪武二年復為縣[illegible]為吳興郡隋開皇仁壽之際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守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為縣至今若干年矣縣令之初有為長城若干年矣為長興又若干年矣書未有題名之碑余始修圖志頗取洪武以來為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略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其備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歸熙甫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為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

相商周之主然其身無復用其之屬古之志行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使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獨介然者終不肯與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遺事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至和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壽揖遜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幸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劉才甫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蔭以蒼翳而石壁環寺之背削立千尺入天其色紺碧相錯雜如畫春夏以往嵐光照遊者衣袂碧寺東行循九曲嶺登山之半曰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十尺鑿巖爲殿架石爲樓鑿壁爲石佛而樓丈六金像於其中其石宇覆護殿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障四時蒼翠滴瀝其左爲僧廚廚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壁有洞窺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不可窮丹障之西障垂欲墮石折而水出小橋跨之復循而巨石塞其口沿澗曲折循石磴以入至其中則廣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蝸螺旋折而上上有竅闢其頂開圓竅見天飛流從中直下數十尺如貫珠然巖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環坐而觀焉以石■其壁■其巖瀑次瀑於其中則如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承瀑爲石池溢而至於巖口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滴珠之巖也若時值冬寒而雪或凝爲冰柱屹立巖石之下尤爲瑰麗奇絕然不常有蓋數十年乃一得之云自滴珠西轉其爲關座之巢嵒巖在焉削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貞相與蔭翳被之無寸土而壁石中拆一罅水從罅中出注而爲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左脇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兩椒中虛如植玉環而建其半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下如弦月焉其旁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鷹虎甚衆不可名狀而首楞巖在焉石口物內其中隆石爲几榻可弈可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峰如在宇下自首楞巖仄徑西行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巖也往時泉瀉流轉注金谷之瀑自巖僧鑿石逮視引其水入廚而金谷之瀑瀑竭矣自上方復西行有坪陂廣可數畝其形如漏卮其口則滴珠之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嚴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入之甚深而際背金谷而當山之背者會勝巖也巖縱二十尺橫五十尺即巖內爲殿而架閣於其右一日坐閣上值大雷雨雲霧窈冥閣前老松數十株隱見雲際森然如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級而上爲堂三間曰九帶之堂石二面抱之門外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溜泉也會勝之右有巖曰松巖有洞曰三曲洞中乳石成柱委宛覆折而

古木蒼藤擁蔽虧蔽，冬夏常青蔚然。有泉冷然出其下。南流入峽中，而朝陽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登。至亭午日景始去。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崖洞鱗次。曰樓真，曰樓隱，曰翠華，曰枕流，而五雲巖在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壁之窮處則嶄石覆出，如廊廡。西乳石下垂如象鼻，對峙為柱者二，如闕三門焉。金谷巖洞頗宮廷。會勝巖處列肆自三門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人亭其上，左右皆前峙。大壑草木覆之，澗水自壑中流去，蜿然有聲。自三門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為簾者，曹公洞也。中有石池，以飼人曾飯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巖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頂也。其上平衍，天池出焉，有大小二天池，其蒲被之。嚴然罩巖於其中，又有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芙蕖疊而鳳凰紅蓮如簪，石壘則緣崖[illegible]翠望如在原野。陸隴盡則又出石[illegible]其側可以俯瞰連雲之峽，而危險不可下。連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三方皆石壁，如被而闕其西南一面，有巖在峽口之右，石鑿如蜂房，架石為寺，壘石為磴而登之。冬時猶雨日，最變。自寺左行，有崖巍然高覆，其承雨溜者歲久正黑，雨所不到，石色猶赭，赭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前有泉鳴注，闊尺許危徑以行，人在崖泉之內，至峽之窮處，有巖石理凹凸，鱗甲如蚌殼，如波紋之疊，而崖前之泉經前崖然如鳳凰之舞，名之曰舞鳳。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曰壁立之巖，與崖內為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重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壘臺之下有洞曰鼎，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桃花之觀。時而為橋，欄以全石為之，崖而後泉穿橋而匯於其下者。自鼎甕以遊桃花之洞，則必攀援而上。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轟然，人語不能相聞也。循崖而西，有巖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為門，架石為樓而居之。名之曰嘯月。循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石穴如蜂房，其數蓋百有凡，名之曰蜂巢。壁立之右有巖曰半月，折而北，有巖高敞，曰西封。前有大石可坐百席，石工採其石以去，既久而窪，積水深二丈，為方塘三。不如其名皆可遊。又其西則雲錦巖也。自壁立之左南出石壁峭削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為磴，磴若及尺。凡百餘級，五折而上，名之曰攀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瞰天池。自會勝來者，下梯以趨壁立、攀雲之南。有巖曰披雲，登其梯之半，其旁有洞，曰曼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之，其東西南北皆水匯，而山石嶙峋空蘢，鏤雕案几而去，故名之曰浮山。是山也，自[illegible]山迤邐而來，北起而為黃鶴峯，峯之西石壁圍立千尺，上[illegible]而下，觀其[illegible]有洞在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雞當其二。崖巔不可登，嘗其[illegible]然下，故有一巖曰[illegible]水而[illegible]曰曉翠，日西夕照，崖受之[illegible]朝[illegible]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鶴之南有巖曰摘星，[illegible]而險，其徑不容足，巖之前有[illegible]橫為[illegible]者皆苦其[illegible]。至自摘星而下，其右有[illegible]巖，其口隘而其腹[illegible]，其左有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斷之者，名之曰夾桃之石。石之右為虹峽，峽中有洞曰函蓋，曰[illegible]，曰貴龍。東南復起而為妙高峯。妙高者，浮山之最高處也。峯之半有巖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自妙高之後，[illegible]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illegible]之巖，下臨平原。其巖石[illegible]有[illegible]而居之，[illegible]如丈柱

巖中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illegible]佛像[illegible]三面石。而北獨四面一戶一[illegible]皆石以爲之自妙高東南再起而爲會聖巖會聖之前則華嚴之寶欄石壁[illegible]立千尺者也華嚴有洞二曰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曰長虹曰劍谷爲妙高華嚴之嶺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華嚴之上[illegible]一孔如來碑而其下方石華立如屏[illegible][illegible]然可觀自青[illegible]北逸是爲翠微[illegible][illegible]之西南[illegible]中其水流而爲胡[illegible]由石龍之左[illegible][illegible]以入其石壁之洞有三曰紫霞曰石駐曰曉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巖曰枕文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並而[illegible]於梁上梁以全石爲底而仰承二梁爲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兩則登橋而下見瀑水之奔流[illegible]則下可通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則起而爲抱龍抱龍與[illegible]來並峙金谷之前金谷則黃[illegible]之東而出者抱龍之巔有大石上平如砥曰[illegible]臺四望無所蔽而風自遠來其馳立其上則人[illegible]欲仆[illegible]之後有洞[illegible]窈然[illegible]峯之寨左右皆連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illegible]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illegible]前有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千[illegible]二五自翠微西行是爲翠華翠華自翠[illegible]而西南則會勝遠崇壁立[illegible]月[illegible]也自[illegible]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几正方而昇降一峯二巔並立方几之下山之北[illegible]土無[illegible]洞而山中有青[illegible]其[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時時往來於白[illegible][illegible]去浮山二十里[illegible]山[illegible]山名[illegible]東金谷之間他山未之見也又有鳥狀類[illegible][illegible]舞日暮入則鳴其聲如木魚[illegible]凡巖[illegible]五[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曰金[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曰金谷[illegible][illegible]三曰會[illegible][illegible]四曰[illegible][illegible]九[illegible]五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五一[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四曰[illegible][illegible]五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illegible]山[illegible]所[illegible]在[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在[illegible]中[illegible]

劉才甫 [illegible]實祠記

樅陽[illegible]治之西北有[illegible]祠邑之人所建以祀明人[illegible]成者也明之亡流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城成有[illegible]城功故邑人爲其[illegible]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中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登率[illegible]兵三千人爲防[illegible]時賊不在[illegible]登將兵往[illegible]州經[illegible]賊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賊[illegible]實[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登曰今[illegible][illegible]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卒中[illegible]可[illegible]者[illegible]登曰[illegible]其[illegible]實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二卒持兵夾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而告之成[illegible][illegible]見所[illegible][illegible]者乃大呼曰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實成也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令[illegible]若必[illegible]降若[illegible]守若[illegible]且急使人[illegible]援賊今[illegible][illegible]皆石[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計[illegible]且去央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刀[illegible]其頭[illegible]出而死自是守兵始[illegible][illegible]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使人之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援至而[illegible][illegible]以全[illegible][illegible]之季世流賊横行江之北[illegible]完邑爲[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得全[illegible]天命[illegible]非人力[illegible]成本武夫[illegible]卒[illegible]能知大義不爲賊[illegible]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illegible][illegible]之生[illegible]有功[illegible]於民[illegible][illegible]而食之宜矣彼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寄百里之命者又之[illegible]至[illegible]且[illegible]也賊未至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何心[illegible]夫以一卒之[illegible]而使一邑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不[illegible]首[illegible]拜其[illegible]豈非以[illegible]邪又既士君子之[illegible]身以成仁者[illegible]吾[illegible]有與之[illegible][illegible]士而[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中一日列名[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夫[illegible]官於[illegible]

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琉士無所措迹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劉才甫遊淩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　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蒞政之餘暇翛然自適於山巔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被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峨眉尤為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為淩雲之遊古之傀鬼之士其縱恣倜儻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委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超然遠矚邈然遐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既歸里閈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淩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舉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為之邪於是為之記

古文辭類纂五十九

箴銘類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illegible]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州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縱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敝。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六國奮矯，秦絕其緒。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頂夷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恃而誅逆。于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庶有孝而逆父，周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奚纘。夫差一戰，泰伯氣衰。周室不臣，句踐入霸。當周之隆，然後靈輝。春秋之末，侯伯畔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嵒嵒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洚，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淫。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慓以

怪。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遠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士。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勤恤。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琊。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厥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欷歔。厥居為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牧箴

郁郁荊山。伊雒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商墟。

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措失其正。方伯不維。轉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帝籍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至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臣。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與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顛倖。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州。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薦臻。追於獯鬻。晉失其階。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

義兵涉漢。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揚子雲酒箴 ○○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崔子玉座右銘 ○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張孟陽劍閣銘 ○○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韓退之五箴并序 ○○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李習之行己箴 ○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惟咎在躬若市於戮慣虐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還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張子西銘 ○○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能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褐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崐崘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

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莫辭
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幷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二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古文辭類纂六十

頌贊類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乎遠哉志以為誨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蹋蹄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與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歿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

漪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古文辭類纂六十一

辭賦類

淳于髡諷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以上言[illegible]）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二句[illegible]）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死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illegible]四方乎若[illegible]人之不忍[illegible]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illegible]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illegible]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以上[illegible]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illegible]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illegible]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以上言[illegible]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illegible]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illegible]

[illegible]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言[illegible]]

[illegible]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鴃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illegible]

[illegible]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以上[illegible]]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illegible]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粻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illegible]

[illegible]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章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illegible]此[illegible]莫[illegible][illegible]聞時作故有重著之語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

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順風波而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illegible]淼南度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illegible]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illegible]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illegible]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illegible]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吟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歿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當生[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所作故首言后皇末言年歲[illegible]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既老之時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心自[illegible]之[illegible]又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言所云[illegible]一令出平伏其功之[illegible][illegible]地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

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

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
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
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
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
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
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
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郵
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
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
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
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
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
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
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
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
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
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余身兮
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

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
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
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
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
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
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
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風伯
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
收乎西皇攬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
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
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路曼曼
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
以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擔撟內欣欣而
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
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
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
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
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宓
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
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
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
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
門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
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淸兮與太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擧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淸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淸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淸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擧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

悲憂窮慼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沉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攬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眾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雁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野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

泊莽莽而無垠兮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
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
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
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
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
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
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
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
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
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
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
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
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
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
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
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
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
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
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彊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
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
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
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
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

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
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
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
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
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
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
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
兮還及君之無恙

宋玉風賦　○○○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
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
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
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
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
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
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
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
降乘淩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
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
衡概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
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
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
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
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

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為胗，得目為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高唐賦 ○○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朏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晣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潏。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崕隤。巖嶇參差，從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琁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

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
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
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
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
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
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
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忽，若有所
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
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
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
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
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
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閒，
美貌橫生：曄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
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
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
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
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
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
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
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
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
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睹，玉覽其狀。其狀峩峩，
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
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
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
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
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
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
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
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
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絜清兮，
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
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
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
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
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
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
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
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
倒失據。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
悵垂涕，求之至曙。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
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
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
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
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
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
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
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
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
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

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家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言玉之愚以美色必能愚亂人臣之守德尚不至如彼所為也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對楚王問 ○○○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東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當作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䎉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

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閒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鼐按以弋說襄王及莊辛書此與漁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褚先生劉子政采錄之以爲事實[illegible]失其旨已

古文辭類纂六十四

辭賦類四

賈生惜誓 ○○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蚴虯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概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昬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賈生鵩鳥賦 有序 ○○○

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意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枚叔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嘘唏煩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閒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墮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弦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鵾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

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
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
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
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
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
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
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
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遊涉乎雲林周馳
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
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
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遊
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
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
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
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
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
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
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
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
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
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
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遊乎太子曰僕甚願
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
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
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

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
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
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
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
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
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
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illegible]也）內存
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
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
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
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
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
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
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
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
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
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
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皓蜺前後絡
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
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
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
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
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
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
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
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

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漢武帝秋風辭 ○○○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武帝瓠子歌 ○○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淮南小山招隱士 王逸以為淮南小山之辭蓋藝文志所云淮南王羣臣賦也文選直題為淮南王安作誤矣昭明之世容有遺固賈逵所解楚辭或據異說題之 ○○○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巃嵷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羣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荒忽罔兮沕憭兮慄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鬭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東方曼倩客難 ○○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

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上既云書稱身夫由東方行事乃如有遺行者故此下復言己之修身乃由大道而不拘小節細行自得體心之安而已故其尤不能盡之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何焯云本望武帝如文不遣反言聰有所蔽者君道固然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曾[illegible]先生云讀[illegible]此文氣如[illegible]而上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虛放戮聖賢親近讒

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旣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旣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文辭類纂六十五

辭賦類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〇〇〇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奼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胷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illegible]）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illegible]）媻珊勃窣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illegible]）游於清池（[illegible]）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illegible]）怕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

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仿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司馬長卿上林賦　○○○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䱻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巃嵸，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嶄巖參嵳，九嵕嶻嶭，南山峨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圉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

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萷蔘猗狔從風藰蒞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蝚螹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閒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嬉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illegible]被斑文跨野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解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

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后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雛揜焦明道盡塗殫回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閵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𠜗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㝢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粧刻飭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恤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遊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乎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艸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古文辭類纂六十六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兮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司馬長卿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低卬夭蟜據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蜩蟉偃寋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蒞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遍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葱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僸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illegible]

司馬長卿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愨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致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床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

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司馬長卿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illegible]下文云[illegible]先生云[illegible]子所云[illegible]山[illegible]）而后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于今者也。（[illegible]此[illegible]文[illegible]小武王[illegible]古[illegible]）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illegible]先生云[illegible]古曰[illegible]子[illegible]工說[illegible]人[illegible]文[illegible]）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

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伯父董瑒先生云周頌匪且有且毛傳云且此也闡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寖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愈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濡之。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伯父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illegible]非如揚雄之徒擬[illegible]貫[illegible]實之文也[illegible]若無畔岸如雲與水溢一片渾茫[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句欲活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七

辭賦類七

揚子雲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䀚；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

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柅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陵高衍之嵱嵸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

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

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掘其獨出兮，㯅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

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昆侖。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嵱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掍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

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栘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惠與穹窮。惟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游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傱傱而扶轄兮，鸞

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濴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醪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迉迡兮煇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子雲河東賦 ○○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乃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嶅簸丘跳巒涌渭躍涇

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illegible]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絪縕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虖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illegible]

揚子雲羽獵賦 [illegible]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

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御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路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罼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紅蜺為繯屬之乎昆侖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冥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辟歷列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illegible]天子至乃開入之）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泣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棃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illegible]）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容容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娭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淩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爵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揚子雲長楊賦　有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襃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襃斜椓巀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一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

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票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輼。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獵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剓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尸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霑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夸詡眾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此篇摹難蜀父老

揚子雲解嘲 ○○○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

使(?)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臾跗與扁鵲，悲夫！[illegible]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繆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illegible]

○揚子雲解難○

客[illegible]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埶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揚子雲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𪗋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艱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𣴑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虖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柅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

之振衣棄由耼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讀韓晦明堂漢宗伯

所論最得子雲用意深處

古文辭類纂六十八

辭賦類八

班孟堅兩都賦幷序

（伯父[illegible]先生云凡[illegible]班氏之史材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寑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illegible]）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

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illegible]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illegible]

[illegible]

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illegible]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illegible]虎賁贅衣，[illegible]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illegible]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嶈嶈，濫瀛洲

與方壺並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群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群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巉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群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鶩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普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游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illegible]王[illegible]氏[illegible]氏[illegible]文之[illegible]也）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跡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三雍字見[illegible]）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燄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煙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

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遊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傅武仲舞賦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熺洞房黼帳袪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惰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沉蕩改恒常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亢音高歌為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弦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啟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

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擖合并。鶣飄燕居。拉揩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愨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摘齊行列。經營切儗。彷彿神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爽。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已。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跗蹋摩跌。紆形赴遠。漼似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超踰鳥集。縱弛殟歿。委蛇姌嫋。雲轉飄曶。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攘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巃嵸逼迫。良駿逸足。蹌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跖地遠羣。闇跳獨絕。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為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駱漠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遣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

張平子二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懽，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恒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九嵕甘泉，涸陰冱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峨以岌嶪。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㮰。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陖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嶫，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眾星之環極，叛赫戲以輝煌。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大夏耽耽，九戶[illegible]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illegible]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群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戺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昆侖。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殫所未見。[illegible]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

事之不恢。雖斯宇之既坦，心猶凌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跱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巘巘。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轢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途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叫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户古切）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嶵，下嶃巖以嵒齬。長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

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illegible]），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眥蠆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誅。若其五縣游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illegible]），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illegible]）。左暨河華，遂至虢土（[illegible]）。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邪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綿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眾鳥翩翻，群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以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於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

懷羊苯䔿蓬茸彌皋被岡篠簜敷衍編町成篁山谷
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
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
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
鼉巨鱉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
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
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眾形殊
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以下田獵）寒風肅殺雨雪飄
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
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
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
鍔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
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雕軫六
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illegible]）
（[illegible]）遺光儵爚建玄弋樹
招搖（[illegible]）
（[illegible]）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
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
之簉載獫猲獢匪唯玩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
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
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illegible]）
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
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
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
波盪吳嶽為之陁堵百禽淩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
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雹爆
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
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蔟

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挌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
什七八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
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
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
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
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髽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
踽盤桓鼻赤象圈巨挺捎猛毅批窳狻揩枳落突棘
藩梗林為之靡拉朴叢為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
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
殊榛摕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
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
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眾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
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
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
炙炰夥清酤䤅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
命駕迴斾右移（以下水嬉）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
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
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
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
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然後
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
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摷鯤
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逞欲畋魰效獲麑麇摎蓼
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
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illegible]）
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
紛瑰麗以侈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

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眾變盡心酲醉以下[illegible][illegible]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無筭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蜎以此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脩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

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仿佛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驅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

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啟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西漢本以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世宗及光武十九年又宣帝曰中宗明帝曰顯宗[illegible]）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舍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祗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鱉三趾宓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圮巨猾閒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群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illegible]）

啟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illegible]）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illegible]）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敕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蘌（[illegible]）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鱉蜃與龜魚供蝸䗲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三宮[illegible]平城門外[illegible]）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褫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軯礚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illegible]）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

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illegible]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寮，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給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鏤錫。方釳[illegible]左纛，鉤膺玉瓖。鸞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威蕤，葩瑵曲莖。[illegible]立戈迆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并轂。[illegible]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輵。[illegible]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

致美，爰敬恭於明神。[illegible]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䨻䨻，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群望咸秩。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辯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奏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illegible]於東[illegible]以須[illegible]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于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彤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狶，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祖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illegible]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

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燎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殄夔魖於圄圉。溺野仲而殲遊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鬾蜮之類乎。方將作守以神。奉勑搜索群目。覃區寓。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乃以孟冬都勸。齋精於原陸。同律而聲。急舒於寒暑省。則以歲乃反旆而迴復。先帝之遺思而懷古。依圖而西。致祭祀乎高祖。既報以報生。祭於溜戶。度秋報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稼嘉田。贊之匪懈。行致貢于九州。左暘谷。右昧玄。覃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業。且乃來以群多福以安命。備致嘉祥。圖林氏之騶虞。鳴黃鵠。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星於華平。豐東華於中夏。威靈暢乎四荒。北變丁令。南幾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其陵已泰京。則同規乎殷盛。或奉身偃

則合矣乎斯干。君其則壽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愨。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讓帝之德。侯其禕而。蕃茂其詩也。故稱世而不亂。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觀諸群然則道胡不化胡不來。寡鳳翔後聖穆亦又何求。傳寫天覆烈光。嗣軼三王之趾。樊五帝之長。躡二皇之遐武。誰謂而不能屬。東京之未嘗有余有大焉之疾。不能究其精祥。故宜其侈。言其度。寡節此若乃流連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禁其威。一言敗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尊敵之智守。不假取況業帝業而輕天位。嗣仰二祖。厥肩孔肆。常懼以危。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蟲集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禁日不黷其道。慎行其身。如夫君人者。鞬塞耳。車中不內顧。朝以制容。鑾以節行。不敢五事不亂。步御走而以實。有何情以棄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故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畋不麛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範八政。念民心固結。執義為主。夫禮貞節。

之本也。一本作念實。念民於之子。命婦之見於家玄黃。蠶服而陰行。合二九而成。歲登豐於天。降嘉祥之有。若此故王者可樂爲。今之賢以從民以輸之有。若此故王業可樂也。今於好繇民以鰲之樂而忘民。後之為盛也。好以賦稅下激而生之民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至於作於

羣尊木走於藩籬，睽日不顧後世，靡意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塡壍，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祗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王[illegible]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𩍊咬，而衆聽或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迺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illegible]

張平子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焭焭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眞。旦獲讟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為言己。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彫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昭綵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以下東方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於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

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群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以下南方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卭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湧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以下西方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以下中央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鱉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綿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偶偶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以下北方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皚皚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㣘顓頊之宅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以下入地迅猋潚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趨谽谺之洞穴兮。摽通川之瀄汩。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以下仙界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皓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煙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

兮。搆不死而爲牀。屑瓊蘂以爲糇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旣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以下登天）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嵒嵒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淟涊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旣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佪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逿。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庬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蕩蕩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飆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眃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古文辭類纂七十

辭賦類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并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遭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嵬。峞巍巍巍。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瑰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嶸。崱繒綾而龍鱗。汨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爥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於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駁雲蔚。若陰若陽。瀖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炾以爣閬。飋蕭條而清泠。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靄靄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蹰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瞑以勿罔。屑黯黮而擁闇。魂悚悚其驚斯。心㒶㒶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摟。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拄。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佹以岌峨。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據。傍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棁。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虯而繞榱。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舑談以齗齗。却負載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狋狋。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䫜以鵰䫜。顤顟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窺窗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婬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

環陽樹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巋嶵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嵫釐岑崟崰嶷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崘菌踡嵼傍欹傾兮歇欻幽藹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礧碨瑰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王仲宣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張茂先鷦鷯賦　有序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鶤鴻孔雀翡翠或淩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

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潘安仁秋興賦 有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雁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兮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鯈之潎潎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潘安仁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綿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埶禽鳥翔集之嬉固眾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生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基黃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岐岐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檛內辟餘簫外逶駢田獵攦鯈爾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眾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愲嵬峩以蹇愲又颯遝而繁沸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illegible][illegible]憒溢[illegible]燁熠沇浧沇[illegible][illegible]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踊剽急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涣衍葺襲舞既蹈而中

[illegible]悲音奏而列坐泣[illegible]以[illegible]上[illegible]而[illegible]下[illegible]以往來[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女之[illegible]之名[illegible]之夭夭[illegible]下之[illegible]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為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戾辛酸[illegible]若[illegible]之鳴子也含[illegible]若[illegible]之從母也[illegible]劫悟泓宏[illegible]壹何[illegible]切又何[illegible]若夫[illegible]川[illegible]日[illegible]客[illegible]主人[illegible]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鐘律[illegible]以[illegible]以氣出[illegible]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illegible]文而節有敘[illegible]有失[illegible]而化以[illegible]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暴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潘安仁射雉賦　有序○○

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群飛偉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奓[illegible]之[illegible]巡邱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奮[illegible]骹以角[illegible]悍目以旁睞[illegible]而[illegible]而衮背[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相參差文[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以[illegible]吾[illegible]之[illegible]起[illegible]之[illegible]甘[illegible]心於[illegible]目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以長[illegible]已[illegible]而[illegible]朱冠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首[illegible]乃[illegible]引之規[illegible]時[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而未已山[illegible]已[illegible]心平[illegible]毛[illegible]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來[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切[illegible]日之[illegible]布而[illegible]心[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illegible]以美[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乃[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孔[illegible]于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形[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出苗以入[illegible]而[illegible]合而[illegible]而[illegible]余[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亦有目不步[illegible]而[illegible]見自[illegible]晨[illegible]所[illegible]于中[illegible]若夫多疑少決[illegible]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illegible]來若

虞子去如激電闖周薈業腹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技如轅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值胸裂膆破觜夷險殊地馴盡異變昃不暇食夕不告勸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徐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承御豈惟皁隸此焉君舉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劉伯倫酒德頌 ○○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陶淵明歸去來辭 ○○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鮑明遠蕪城賦 ○○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奓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鬭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

不埋魂曲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illegible]遒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詞皆賦家之絕境也

古文辭類纂七十一

韓退之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浸浸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鬭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離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縱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韓退之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

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韲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回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退之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

且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愈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二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將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兼宰相，又兼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蘇子瞻前赤壁賦 ○○○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子瞻後赤壁賦 ○○○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古文辭類纂七十二

哀祭類一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
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
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
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
昭兮未央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
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
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
兮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
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
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
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
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
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
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
信兮告予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
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
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
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
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
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
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
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荃
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
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
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
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
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
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
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
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
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將
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
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
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
可為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
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
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
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
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

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

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緜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穾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

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

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乎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姚先生云詩[illegible]毛傳云役列也不[illegible]言雖不及飲[illegible]列[illegible]也〕吳醴白糵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姚先生云[illegible]〕〔又三圭之[illegible]司馬彪本作[illegible]三珪[illegible]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姚先生云[illegible]〕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姚先生云[illegible]〕〔[illegible]〕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賈生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煇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

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歡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闟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歎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古文辭類纂七十二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如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者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皆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此是公少作歟獨取瑕子成句○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瑕一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韓退之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蹠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逐以我㹠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罌無撈衡陽放酒熊咆虎嘷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鯿怒頰豕豞臉盤炙酒群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己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康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茅鹿門云公文奇[illegible]令人神[illegible]先生云[illegible]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舍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寬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為文箋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間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不富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欲曷為子之方葬我方竄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晝晨夙具笑語忽聞哭來同舍惜歎欲見無翩翩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訣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張十二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以迄於今二十餘載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牽公事內追家計中有與歡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嘉承絕心耳屢觀之業散要方壽陽存遺懸妻子不知分司東都風紀由掖遂遷司虞以[illegible]華閒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鑒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illegible]斂情以視諸孫尚饗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嗚呼建中之初予居於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依賴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實明我銳而蹇道既云莫誰從知我我屬其厚不如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屬其相留守無事多君子緣因有疑忌惟其嬉遊生之春鳥鳴之朝我酒在手君喜其豁君居於宇我既來負或以狂歌或以醉飲謂余以我從我以歡終日以語無非譏彈主人信讒有疑其下殺人無罪又以威逼入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案我於獄相從保此生何樂直死何悲上奏主人內閉其亂遂運之變君子之宜既釋於囚我來徐州道之險然見君[illegible]東我如來何君居久衰哭柩而拜君嗣

不遠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曰而違。重我心側。自後闊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故。六年以并。執云孝子。而羸厥躬。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嘗。升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來還。

韓退之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韓退之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灌灌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 有序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墨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

混華異學。鬼怪兄常排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章頹靡。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謀兄行。下于太常。聲韓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遺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夫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是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能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亂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之藏之廬可無憂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余文寓辭千里侑此一觴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譚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蓋子之窮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阨日有聲名予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白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予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予責送終恤孤則有眾力惟聲與實獨出子賦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眾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絕餾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嗅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覯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游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饑坐清闃閉姤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溜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實驚四方號令所從惟聖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紹帝者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道予福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救斯民公畏其實進退俯躬授之鈞軸實將用之公之來歸毅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雖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執士代天無擇事勢如蟻乘此如崩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尊以順得天以信得人歸去太甚復其本原白首黃髮嚮抃夫庶幾休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格民之言之死靡他歸事台宮百年成事公病

於家以不時起明日當貴公許莫聞天以雨泣都人嗟辛補咸不賀人議君意龍袞冕冠以往賵公之初來民執弓矛建公承歸將葬且襄公壽六十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豈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享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奸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有師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濾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閽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妻子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錮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矜哀不肖尊公如尤求以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醫羞（[illegible]先生云[illegible]不敢作[illegible]）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介甫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困阨屬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培[illegible]使有華滋吾元珍我[illegible]如何棄我闕命一昔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窮有甚又從擯之使以[illegible]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

有碧彼石。可鑴於珉。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曲。以曉我哀。不在辭巷。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是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勸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爽於既老。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驛。安知彌年。乃見哭庭。雖君家行。可謂修飭。知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茅順甫云。寄慨之文。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異稟。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阨孔多。觀大天穹。有時而蒙。星日晦敗。山傾谷兀。人居其閒。萬物一偶。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因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嗣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爲哀。哭泣繐帷。往脩其奠。

王介甫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轉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頓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仕祠太乙。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旣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儇。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賜憂阨窮。貌則伴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蒼髭。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訃我孺孤。發封涕洟。搴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守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痛。義不傷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王介甫祭束向元道文。○

嗚呼束君。其信然耶。奚兄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廉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衆鷙偕鶚。萬鳥避逃。直摩蒼天。顯焉筆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曹晉。與吏同餘。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師。仕則同科。出作揚宮。君實其鄰。餐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欽鄰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閔閔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戀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其此酒食。以諒我悲。

王介甫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

此自君喪除如必賴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
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子助何生之艱而
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兄遊言動視聽正而不偏桀
於飢寒惟道之謀既隸司法讖爭無失中書大理再
爲君屈豈升筆墨能挽强倔辨正獄訟又嘗精出豈
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廉所不任人誤莫知乃
惆我心君亡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羈其以至
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兄逝矣君又隨之我
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
年而爲洪交己丑庚寅閒余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
江遣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
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傾近六十猶栖栖於四
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
其家左山右湖峯巒如沐留連信宿相期歷歲定居
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
金陵急余難與一二骨月兄弟之友相先後在諸君
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
刑部左人怨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特歸諸余
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
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蒙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
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
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耆左人父及伯叔父
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澹然人皆曰當得大年
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人相識幾三
十年而不相知相知纔年而余及於難又纔年而左
人死雖欲翼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
有甚焉耶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隨爲野土闇雨心之所期
兮永相望於荒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逝而死
歸嗟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方靈皋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
其孤冬十月孤姝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
兄七喪皆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
授徒某家冬春閒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錄寫皆
夏余出塞返役而姝死已浹日矣始商平有子三人
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
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娶室而卒姝其季也
憶姝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群兒嬉嘻左右少長
挽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能偉然余方
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羸死有子始二歲商
平生故家而業衰追既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
老煩急家事凌雜米鹽無幾微佛生暇暴然卒能約
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飭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
而既贏其母復扎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
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姝卒於丁酉十月十
日年二十有一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冢余志歸其
喪事有待先以哭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爨煙罹百憂兮連蹇蹇孤遊兮局促命支
離兮爲羈客天屬盡兮氣與光地下兮相從江之干
兮推之殞歸先靈兮日異企魂朝發兮暮可授異生
還兮路阻修歸子魂兮在室永護呵兮無失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嗚呼我居帝里閒寂寡聊餘氏之自得與子交畢我

畀我肝我道義六藝之玄奇章逸字既我讀書假子之廬於子焉飯觳然有餘或提一觴處處壚墓長松之陰參差相顧問我與子胡爲其然我不自知子亦不言凡今之朋利名是競惟我與子不營其外我乖於世動輒有尤惟與子處如疾斯瘳如何今日子又我棄獨行煢煢低頭失氣自子云歿寡妻夫帷晞晞二老於何其依子之奇窮匪我能救哭泣陳辭惟心之疚（原注現然之音真退之學長）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嗚呼我初見公公在內閣皓髮朱顏笑言磊落追念平生朋好遊從散散晚遇石交之功留我信宿取酒斟酌親布衾裯權其厚薄我生蓋寡得此於人而況公德齒爵皆尊公年七十稱觴命坐落落羣賢其中有我我謂公壽百歲可望相見無幾遽哭於堂嗚呼人之生世蘧然一夢惟其令名一世傳頌死而不死夫又何悲焉知己痛哭泣陳辭（原注親布衾裯權其厚薄令讀者皆生感）尚饗

劉才甫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劉氏甥大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舅氏楊君釋業先生之靈嗚呼舅氏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而天乃絕其嗣擯使煢煢之孤魂依於月山之址櫆不肖未嘗學問然君獨顧之而喜謂能光劉氏之業者其在斯人吾未老耄庶幾猶及見之矣嗚呼孰知君之忽焉以歿而不肖之零落無狀今猶若此尚饗

古文辭類纂七十五

古文辭類纂校勘記

承淵校栞此書類在公務之餘精力弗逮且寓所
藏書不多凡有所疑一時難得善本互證未免因
仍闕疑老友蕭君敬孚博學多聞頗藉攷据相與
揚搉推雅有裨補辛丑夏以漕運北上攜至京師復
就正於吳摯甫京卿慨爲審覈一過良多匡益然
近年反覆細勘猶正譌不少校書如埽落葉信哉
斯言矣是版成後數數刓改固與吳康二刻大有
遲速印前後印行亦頗殊異讀者執此議彼不無
滋惑今當奉諱家居偷閒歲月用將歷次校正諸
條與夫各書沿譌經先哲攷訂不便盡改者字之
異同互有精善可兩存者撮其大要臚載依據增
栞本書之後俾讀者檢證而自擇焉丙午秋記

賈生過秦論　周最 最當爲冣冣與聚同屬最字亦當作冣說文冣積也最犯取也冣積也
劉段氏玉裁曰玉篇集無冣字乃冣義亂最學者遂不知有冣字矣 以千乘 漢書作致萬乘此從
史記 異也 王氏念孫校上書有無字 異 圖 圖 國當依史記作圖說文圖所以拘牽人
也設注本爲舉人□爲拘之設其字作圍圍守之也其義別他書作圍圍者同音假借也者 之
艱 宋氏祁校作之艱 應時 原作有時依史記改

音義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儒墨 王校作秦 業 不朽 漢書作不巧古

柳子厚封建論　有周而甚詳 文粹無此句

歐陽永叔爲君難　比至 原作北王依文鑑改

蘇子瞻志林　平王　於鄗 鄗誤據集改

蘇子由商論　一撒 撒誤據集改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近勢 原作世今依集解　太

史公曰 與上接不另提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將卒 王校卒當作率率即帥字

劉子政戰國策序　歌詠以相感 國策詠作說 主從横 策主

作生之積 策之作 刑法 法作策 易士 易作策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　自三代 自原闕據五代史補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未洽 洽誤給據集改

書魏鄭公傳　待己 待集作持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不知所發以憂社稷者 此下應依
姚策補有勞其身愁其恐以憂社稷者十二字 兩御 御原作軍依姚策改 崔立 王校當書
作崔文鑪 古 此蒙穀 此當作比校也 磨山 歷誤磨高云漢注作崖蕭路歷假郎的反
適借 無冒 王氏引之校冒乃肖識有後也謝無後也 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臣願 史記願有先字 下 止亂 止原作正今據
史記

蘇子說齊閔王　傳衛國城剛平 傳原作博剛作剛依王校改辯去

踦足 踦與踦同足塞足也 踦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王校當作
寧秦城爲句何如不與爲下何如二字後人妄加也 句 人 衍字據鮑策刪之 姚策衍字吳康

劉是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遺涉山谷 王校谷山衍字谷地名道從也

李斯諫逐客書　損民 文章正宗作損正

賈山至言　比諫 王校作正 比

賈生陳政事疏　不治 治當依首篇作宗首 能子 將不 漢書作能起 不佗

所 漢書上句作他令依沈氏注謨以形改也 廉愧 王校作愧 因恬 因書

爲同固反也漢書 譬史 王校依史漢當作衣大戴 視已成事 王校依書

大戴記作如大視已事

請封建子弟疏　提之江 王校提當作提也 頭指 王校當頭

瀾目說文瀾人罷面目順視人使之也兒似謂爲恐懼是義合音武形字反似之

鼂錯言兵事書　之音 原本音誤作古漢書作括及 以一擊十 原以文作

以義十而擊論一作

復論募民從塞下書　相募 漢作書王校改作募

論貴粟疏　遺利 遺原作漢 暴賦 賦原作虐 朝令而暮當具

原作嫚令漢改書其　而　民虞虞上衍務字以上四條據唐本漢書食貨志校改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踵糧踵漢作運此從史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變化異嘗王校依漢紀變化作變亂異書作倫

異　受命漢紀說苑引此均無命字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有好義好誤為仁據殿本漢書改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沒利沒誤殺依王校改沒貪也

楊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歸死王校書為化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而約約原作納　付畀原作傳付

袪服袪原作祇　三年年原作世字據明宋元豐類稿以上四條皆據蕭君校改祇敬

也與文義不合南豐書用鄭玄服壹之文虞日袪服大盛玄黃服也段氏曰袪本玄之異字服

武士玄服即所謂六軍袀服也

蘇子瞻上皇帝書　此書惜抱選自文鑑與集頗多異同　臣之所謂謂衍

字據集刪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梅山梅原作橫據章惇本傳改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　之儒儒原作暖據臨川集改　其制制誤

志據集改　議者議原作議注日義議之誤寫工服注乃直作議

文章正宗改

董子對賢良策　非所謂所字依景祐本漢書刪　業仁誼仁誤行據

蘇子瞻對制科策　果齊果上有事字據集　責其胥讓胥誤皆據集改

策斷下　不可以以衍字據集刪　相棄集作相棄後

蘇子由民政策二　而一收原作而取據集改

蘇季子說韓昭侯　雞口牛後王校據顏氏家訓文選李善注書作雞尸

牛後沈括辨同異篇云國策書義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

說魏襄王　帝宮此下冠帶三字異本脫據史補

說齊宣王　不十日史作不出十日策作不至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殘則殘原作土王校依太平御覽作殘

遺燕昭王書　若言若原作苦依王校改

張儀說魏哀王　今從者今原作合依史記改　積毀銷骨原無此句

據史記補

說楚襄王　兩虎相搏王校搏當為捕說若義見吼通俱兩虎相搏持也

使車王校使衍字

說韓襄王　虎驚驚當依史記作賁　賁頤王氏引之曰賁讀若彎顧弓名

賁顧彎弓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得察察讀若際接也　而寂原作最依王校改最古聚

字與曆通勝數勝也　曆室曆誤磨據史策改

魯仲連說辛垣衍　俱據萬乘之國原無此句據史策補　適會

會下史有說字

與田單論攻狄　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此從通鑑

國策作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說苑作攻狄不能下壘從梧丘一本作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司馬

溫公取之書時劉宋諸公同據通鑑改證之皆獨必有唯見也

遺燕將書　反北原作外依國改北古背字策　感忿荀子議兵篇楊倞注

引作感忿日倞忽也

觸讋說趙太后　揖之揖史記作胥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馬服子子上原有之字　七敗之餘原作

亡敗餘兼之　殺軍之微微下原有守字以上三條依王校改正

枚叔說吳王書　所以為大王惑也依景祐本漢書刪以為王三字

復說吳王　此臣之所以依文選刪以字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抑僕為之師抑誤為仰據李僕傳校改師古

沿誤而曲其說非也　文比王校二字乃後人加句中與書爾也　安　早裁早下誤有自字

況僕況下誤有若字　幽於幽書為圄與囿通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良食食原作用據集改良食自愛句出國

語

與馮宿論文書　不知古文文誤人據集改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轉徙徙誤後據集改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見其說死其誤有據集改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所論世族論誤諭據集改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因子子譌之據集改

送楊少尹序　方以其其衍字據集刪

送鄭十校理序　觀道道下有德字集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反從反原作及據集改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至於於集作依　將率率譌卒據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歆然歆譌歎據集改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勞問勞集作苦　中心中集作甚

之據集刪

仲兄文甫說　如綺綺文鑑作綃　滄海滄文鑑作深

蘇子瞻日喩　而求所以致求下有其字集

歸熙甫二石說　允諧諧下有日字集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反中反衍字據集刪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非乃乃原作非據史漢改

後二年遺匈奴書　咸嘉使王校使書爲使係衍字詳校志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世世一世字校衍

司馬長卿喩巴蜀檄　奉幣役役原作使今從史記

韓退之毛穎傳　上休乃罷乃原作方今從文苑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宋餘健傳本作秦碣石頌承碣案脫遺從史記

實非全文董東撰以後史記傳寫時有漏脫故也案此本撰文徵遺完璧用特錄之以備讀者攷其異

同爲

皇帝建國德并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年鄰登碣石

照臨四極從臣羣作上頌高號爰念休烈戎臣書咸

遂興師旅大逆滅息武殄暴彊文復無罪庶心咸服

惠論功勞恩肥土域賞及牛馬墮壞城郭決通川防

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黔首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

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

羣臣誦略請刻此石垂著儀巨案以上三十三句共一百三十二字碑

石刻正文此下原本接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凡此十一字臺帝曰以下七十八字史記所載竝同此方每一金石建文證以下碑登石錯云因附此今字又案正文證碑石錯字山碑觀之

蘇子瞻表忠觀碑　而蜀而原作西據集改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其其衍字據集刪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亦牽牽文鑑作率據改

瀧岡阡表　之植居士集作殖及碑本則以　以其有得碑作其求

面得劍攷及集碑本均同居士集云家作抱朱以求而乃致之作劍案賈攷曲劍陽公家作抱朱以

俗負劍雖之資聲時部之公本所前

人待早出之定薄於物薄集碑文

無外此集句乃本後刪人之取庶積子方兵民刪苍云

亦作可以崔本作比云也其然則其音

同用可以

柳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太師有案和公二字校勘下非

所好也所作其校　相繼罷去據脫集補相字　荒執問作荒集不

昭昭不原作宜依集改云不猶言豈不也

劉公墓誌銘　因自請行自原作面據集改

南陽縣君謝氏墓銘　魂氣則天則原作升據集改

王介甫李公神道碑　至則據則原作於據集改

蘇君墓誌銘　大恐恐原譌忽據集改　亢亢亢原譌元據集改元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佁然佁原譌怡據文苑改

袁家渴記　支流支各本作反據集改正

石澗記　亙石爲底亙原作巨據集改正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於於衍字據集刪

序棊　有敢撲而使之事纂者數數原作變據集補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記　未聞聞原作闊據集改　少從從原作以　急

生居作原居據集改　佳木木原作佳　友書大書原作書以上據集改

古文辭類纂　校勘記

五一三

集改

樊侯廟災記　發怒原作貽怒據集改　宜有司者脫宜字據集補

叢翠亭記　靡迤靡原作迤據集改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爲所以爲原作而據集改文鑑周

學舍記　謙苦苦誤若據集改　與夫衍文集刪　據之猶原作之遮據集

改

擬峴臺記　得吳衍字據集刪

序越州鑑湖圖　則湖下之田旱下誤上據集改　則湖下

下衍字據集刪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

文鑑慷慨上有爲人二字節上有大字容作雄承潮案上既有公南京人則下爲人二字可省當云

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句法尤健

劉才甫浮山記　幾欲乘風而去姚惜抱改如乘風而行

揚子雲州箴　渠絕渠原作果依曾校本　風慓慓誤標據古文苑改藝文初學

記並作圃　宗周罔職　藝文初學記並作宗幽職作識異京潮云漢書敘傳亦有宗幽二字

遂文載識可通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傳君錫錫誤楊據集改

九成臺銘　得聞天籟文鑑作其天集作妙天

屈原離騷　雖不周雖與唯同古通借　好修姱戴氏用中校好衍字屬

鳥鳥原作皇據王逸本楚辭改吳京卿云古多言鳳鳥少言鳳皇論語鳳鳥不至是也下文鳳皇

翼其承旂兮字自作皇各以音節求之

惜誦　懲熱羹王逸本作懲於羹洪校作懲熱於羹者　乃知其乃原作而

依朱本改

哀郢　憂與憂王本下憂作慈俛從朱本　去　依洪本刪

抽思　遙赴王本作搖起搖疾也　歷茲王本作茲歷

懷沙　鬱結史作冤結　冤屈而史作詘以俛

思美人　纁黃洪校作纁

漁父　萬物史記皆無萬字段刪

宋玉九辯　騁騖騖原作騁依王朱本改　汨莽莽兮兮依王朱本刪　搖

悅搖洪校作愮吳京卿云蓋愉之借字　晏晏猶文晏晏作　曜曜誤曜曜據王朱本改

風賦　至其將衰也茶陵本選校云善本無此句胡氏克家云無是　嗽嗄

嗄原作獲吳依選注校改

高唐賦　立觀觀原作館吳依李善選注校改　窐寥王校窐當爲窔　夜千

衣原作射吳依選注改　當羊羊原作年依王校改卿尚羊或作倘佯　寐滯依五臣選

[illegible]滯字以[illegible]神家屬上爲句

對楚王問　尺亂浮雲尤本文選無此句

莊辛說襄王　類爲招王校類當爲質招的也言以其類爲準的也　倏忽

之閒墜於公子之手餘云三同集無此十字王校云無是　鱔鯉鱔當依漸

序執文御覽作御

賈生鵩鳥賦　子鵩子原作於依漢書改　以臆漢書臆作意　曰萬物

日依史漢文選刪　意變意讀若讀史記作讀　而游游原作浮依史記改

枚叔七發　蛾眉尤本文選蛾作娥　以爲約約音的五臣選作豹　杜[illegible]

王校杜作壯大也　慌曠曠五臣作曠　涯茇善云一本無茇字案刪茇則當以肆

字絕句

漢武帝秋風辭　懷佳人懷原作攜依楚辭後語改

瓠子歌　長茭說文繫傳茭作茭楚辭後語同

東方曼倩客難　發舉事漢書無此三字　常侍郎常依文選宋校刪

非有先生論　進不不下選有能字當補　並進進下選有進字當補　清

燕燕上選有燕字當補

司馬長卿子虛賦　於齊史漢齊下仍有齊字當補　蒇析[illegible]

析音斯漢書同集解作新　巨樹巨選作其　葳蕤葳當依史選作蔵　神仙漢書無仙

字文選莊同　旌棧旌當依史作桂　揚會五臣選揚作物　齊王無以[illegible]史作

王說然無以漢作王無以均無齊字　左右史漢右下均有也字

上林賦　而齊史無而字　蠢蠢史無此二字崔巍下有蛙蛾二字以崇山巔巖

爲句崔巍嵯嶮爲句　扶疏史作扶疏　娭遊娭誤娛王校改　依　偨池偨原作偨依史

記改　漫漫史作[illegible]漢作[illegible]　更始更依史漢臣文選刪　五三王史漢作三皇

而功史漢無而字　抗士卒史記漢書抗作伉
哀二世賦　不得令書令誤依漢書
大人賦　杳眇漢書眇作眇　𠼝寥也書上依漢書音作約反下書掉[illegible]
的部署依書原作[illegible]改
長門賦　憺移[illegible]書作同依毛本文選作火不[illegible]同注[illegible]
也　𡾊嵯峨五臣選作巖[illegible]　顏恩[illegible]王校書作[illegible]太息而之[illegible]
也林
難蜀父老　喆軌書軌作[illegible]　今又接下接有之字[illegible]　[illegible]
依選原李校作改衍　躬腠胝依漢書[illegible]字解　奴虜依漢書作史記字
封禪文　吳穹史記穹下有字　膠數史記數下有也字　韶夏[illegible]作[illegible]原
依改是　周餘史記餘下有字是　示珍符史記天作[illegible]示字[illegible]以句或[illegible]符且
固不可句　可嘉可嘉漢書作[illegible]　[illegible]　史選作本各　上下之情允洽
皆作[illegible]上下相[illegible]先生[illegible]王允校各改[illegible]
楊子雲甘泉賦　爲所依王原校作改衍　魂固依原漢作書改魂　[illegible]
振　王校作央　垂恩漢書恩作[illegible]　衛[illegible]漢書作[illegible]　炎[illegible]作王校炎　[illegible]
漢書作[illegible]刊[illegible]宋[illegible]文[illegible]作本[illegible]
河東賦　昭[illegible]王校作[illegible]書依漢書述　與[illegible]　[illegible]玄宋校[illegible]
[illegible]王校依漢書同作
羽獵賦　東南至漢書[illegible]東[illegible]云字何[illegible]校　與之爲朋　依王校
書以之[illegible]也字　校[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閈　臣漢作[illegible]閈五[illegible]
[illegible]臣漢書作[illegible]大
長楊賦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之業作五臣[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解嘲　以[illegible]吟漢書作[illegible]以　[illegible]闕依選[illegible]　[illegible]
史[illegible]選字下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作書[illegible]
解難　[illegible]人[illegible]王校作[illegible]人人
反離騷　[illegible]　[illegible]王校作[illegible]
班孟堅兩都賦　[illegible]作依漢書　增城作依漢書　建外依[illegible]

傅[illegible]書　以與[illegible]依漢書[illegible]作[illegible]大文[illegible]引[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
塗作依[illegible]書　[illegible]　[illegible]作依[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王校作
[illegible]　[illegible]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乃依字書　祁祁[illegible]原書依字[illegible]校　[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作　嘉祥阜今集皇都　不[illegible]書[illegible]王校人[illegible]　[illegible]
傅武仲舞賦　噫可以進乎　[illegible]　致[illegible]五臣
[illegible]作[illegible]大[illegible]二[illegible]字[illegible]玉[illegible]目[illegible]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作
張平子二京賦　[illegible]度作李[illegible]　[illegible]福[illegible]作朱
爲[illegible]原作改　大夏[illegible]夏作[illegible]　[illegible]内[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物辨[illegible]大[illegible]作李[illegible]　[illegible]北校　[illegible]
以[illegible]　丁[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木作五作臣[illegible]　之[illegible]
說[illegible]　[illegible]也五李臣[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其臣字[illegible]
作文[illegible]　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字何作校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校　[illegible]　[illegible]時乘
六龍　王校[illegible]大作字[illegible]時　天[illegible]大王[illegible]校作　不内[illegible]不[illegible]字校[illegible]或
[illegible]作大[illegible]臣[illegible]
思玄賦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改作[illegible]　[illegible]信作[illegible]乃書[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原
[illegible]五　[illegible]情作[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選[illegible]　[illegible]城作[illegible]書[illegible]
以占依以原選作改使　委[illegible]衡依原[illegible]作書後改[illegible]　[illegible]流里[illegible]校[illegible]作千
[illegible]忽依[illegible]字原選作改[illegible]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列[illegible]王校字[illegible]　[illegible]依原何作校[illegible]改
[illegible]大臣[illegible]作　[illegible]　[illegible]引作[illegible]作[illegible]西[illegible]　文
張茂先鷦鷯賦　[illegible]而作晉[illegible]書　[illegible]　[illegible]代依代何原校作改
潘安仁秋興賦　末士末五字臣作　宋玉宋五生臣作
笙賦　[illegible]此[illegible]依[illegible]作門[illegible]　其落依[illegible]字原[illegible]作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依[illegible]
作[illegible]
韓退之進學解　以昌[illegible]文[illegible]一[illegible]本上以有上之有不不二字字本[illegible]

菖昌菹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蒻案淮南子說林歜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爵莊昌羊昌蒲也似昌

陽當作昌羊又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昌蒲昌陽周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爲昌蒲生下

濕地大根者爲昌陽不可服食又東坡石菖蒲讚序亦有菖蒲昌陽之辨則兩種之說信矣

釋言　不逭諸本作不近　累月月下諸本有又字

蘇子瞻前赤壁賦　夾代各本代誤依據東坡手書石刻本改　共食各本

食作適劉海峯先生選本引朱子語類曾見東坡手書此賦適作食門人問食字之義朱子曰只如

食邑之食酒言事也劉先生又引明人葉子柔曰佛經有風聲爲耳之所食色爲目之所食語東坡蓋

用佛典云

屈原九歌　登白蘋登字當依洪本及五臣選刪　慌惚王本作荒忽　橫

波洪本橫上有水字　懟兮懟王逸作墜此從文苑　首雖洪本雖作身

宋玉招魂史記作屈原　巫陽焉乃下招王校以此大字句絶　靡散靡下選

作廊　靈兮原作靈兮依朱本改　既盡既依王本五臣選刪　可淹洪本可下有以字

景差大招　爰謝爰各本皆作受乃綿君教字校改未知所據何本承相還自遂昌而

敎字已賜道山無從寶諸侯考實再詳　嶷嶷原作疑嶷今依釋文

賈生弔屈原賦　之上依漢選刪　增翮翮下當依史記補道字　鱣鯨

鱗史作鱣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延貯藝文貯作佇　曠久藝文類作曠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實者者原作之依攷異改

祭張員外文　一夕夕原作又依文苑改　猛獸李洪謝三本均作孟晉闕

孟書之首也

祭柳子厚文　寧敢考異寧或作予苑校引集注同　文　矢心矢文韓作

狀

歐陽生哀辭　客主攷異方本主下有人字文粹同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仕宦宦原作官依文粹改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困厄厄原作阨依文鑑改　於壁於原作遷

依文鑑居士集改

祭蘇子美文　遽以遽原作遽依文鑑改

祭梅聖俞文　兀然原作兀然依居士集改　余先先原作久依集改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撰漢原作撰依臨川集改

校栞古文辭類纂後序

桐城姚姬傳先生所爲古文辭類纂早已風行海內學者多有其書矣顧先生於此書初纂於乾隆四十四年時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嘉慶之閒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生門人興縣康中丞紹鏞始栞於粵東道光五年江寧吳處士啟昌復栞於金陵然康氏所栞乃先生乾隆閒訂本後二三十年先生時加審訂評爲評注而圈點亦與康本互有異同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晚年造詣益深其衡鑒古人文字尤精且密矣然吳氏栞本係先生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道光以來外省重栞大抵據康氏之本而吳本僅同治閒楚南楊氏校栞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閒學者雖多讀此書容有未知康栞爲先生中年訂本吳栞爲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辭類纂纂字本漢書藝文志康氏不明纂字所由來誤栞爲古文辭類纂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著鮮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時有脫譌不如吳本鮮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異之劉孫庭諸君嘗校之精然康氏栞本實出先生高弟李申耆李君又實司校栞之役者也[illegible]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爲校勘乃知各有脫譌均未精審所謂舜則失矣而從亦未爲得者也不知爲姚先生原本所據尚非各種精本未及詳勘抑亦諸君子承校此書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書舊槧有關此書校勘者即時用硃墨筆注於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所爲古文約選劉海峯學博所爲唐宋八家文約選均用圈點學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者前輩批點可資啟發如所纂此書不但評注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審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頃與先生鄉人[illegible]遜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遜叟即出行笥所錄姚先生晚年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由來乃得諸其鄉先生蘇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即得諸姚先生少子耕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評家久耕鄉士念吾滁州僻處江淮之閒四方書賈足跡罕至鄉塾所讀不過俗行古文析義觀止等本不足啟發後學神智乃假遜叟藏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栞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爲俗本所囿矣至栞康改從毛氏汲古閣所栞古書格式字畫力求精審又康刻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氏資治通鑑真氏文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爲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通行宋字惟單據漢書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真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晚進所讀古文不惟藉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即句讀尤不可得忽句讀不明精義何有昔班氏漢書初出書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大家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之語哉　觀乾隆三年冬

詔栞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首上重栞經史事宜劄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並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

此纂輯引用者多有截句固陋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注至書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既精且博論者以漢唐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爲唐宋以來洋洋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曉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驟見此書惜義未通不免以讀句相授貽誤來學匪爲鮮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無失昔顏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間有破句有失兩書本旨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尚未能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遠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僭執己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而已惟承淵所讀間有句讀與前人有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剛改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別爲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至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使於誦習而已非敢云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況康吳之本校讎未精善而兩序實能發明姚先生所纂大指今仍附錄之俾讀者詳考而承淵更不敢再贅一辭焉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後學李承淵書於上海求要堂寓

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

余擢京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偕武進李君兆洛中書來謁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書受學於先生凡爲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曰先生博通墳籍學通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書 國家平治之際而已無言責於廷臣集議書引大體無所附麗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以病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峯之作類而論之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爲古文之衰且七百年 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爲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王之書通其指要發其精粗本末原備然後形而爲言緣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大無遺其於事也靡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可無者文之至也大則範治亂之體次當世之務言出乎己不必古人之盡同也要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備不該職事物無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宋文章因倚使世莫及亦比於其大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如古人之能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狀發規矩汎濫是者往往而然使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聞之孰能起

之開之以言不若導之以道導而不然導而不嘗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於作者之林矣先生爲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莪園先生之友余從宦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席先生曰爲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知致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六卷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八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紹鏞謹識

吳刻古文辭類纂序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啓昌任爲刊刻請其本而錄藏焉未幾先生捐館舍啓昌亦以家事卒卒未及爲也後數年與粵康撫軍刻諸粵東其本遂流布海內啓昌得之以校所錄藏其間乃不能無稍異蓋先生於是書時更定歿而後已康公所見猶是十餘年前之本故不同也夫文辭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華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駢麗綺靡之作知文章者蓋擯棄焉南宋以後呂伯恭真希元諸君稍取正大而所集殊隘迄於有明唐應德茅順甫文字之見實勝前人然所選或止科目時文之討自茲以降蓋無論矣且夫無離朱之明則不能窮青黑無夔曠之聰則不能正宮羽無孔孟之賢聖則不能等差舜武品題夷惠文辭者道之餘纂文辭者抑又末也顧非才足於素學溢於中見之明而知之的則亦何以通古今窮正變論昔人而毫釐無失也哉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爲也執一得而言之狹而不足爲也自梁以來纂文辭者日衆而至今訖無善本其以是也夫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耄耋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至於今蒐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讀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辨嗚呼至矣無以加矣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啓昌於先生既不敢負已諾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見未備遂取舊所錄藏本與同門管異之同梅伯言曾亮劉孫

庭鈞同事讐校閱二年而書成是本也蓋無方劉之作而別本有之今依別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書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道光五年秋八月受業門人江甯吳啟昌謹記

續古文辭類纂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續古文辭類纂目錄

上編目次經子

論辨類

[illegible]

孟子養氣章　好辯章　孔子在陳章
莊子逍遙遊　養生主　駢拇　馬蹄　胠篋　秋
水
荀子議兵篇
韓非子說難卷一
序跋類
易乾文言　坤文言　下繫庖犧氏一節　序卦
禮記冠義　鄉飲酒義　聘義
孟子末章
莊子天下
奏議類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　魏絳諫伐戎　蘧啓彊諫
恥晉
書說類
書君奭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晉侯使呂相絕秦　晉
叔向詒鄭子產書
詔令類
書甘誓　湯誓　牧誓　召誥　呂刑　秦誓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卷二
傳狀類
書堯典
雜記類
禮記深衣　投壺
周禮輪人　輿人　輈人　梓人　匠人
箴銘類
詩賓之初筵　抑　小毖
左傳虞箴
禮記衛孔悝鼎銘
頌贊類
詩六月　采芑　車攻　皇矣　崧高　烝民
江漢　常武　閟宮　長發　殷武
辭賦類
詩猗嗟　蒹葭　七月　東山　采薇　出車　節
南山　正月
荀子成相篇　賦篇
哀祭類
書金縢冊祝
詩黃鳥
左傳衛太子蒯聵禱神　魯哀公誄孔子卷三
敘記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楚城濮之戰　晉楚邲之戰
齊晉鞌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宋之盟卷四
典志類
書禹貢　顧命
儀禮士冠禮　士昏禮　喪服子夏傳　士喪禮
既夕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卷五
中編目次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通鑑
傳誌類
史記項羽本紀　趙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
世家　留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二

王世家卷六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　商君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魏公子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卷七　李斯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儋列傳　張丞相列傳卷八　陸賈傳　叔孫通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君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卷九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游俠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列傳卷十
漢書高帝紀　李廣蘇建傳　東方朔傳　楊胡朱梅云傳　霍光傳十一　趙充國傳　傅常鄭甘陳段傳　雋疏于薛平彭傳十二　趙尹韓張兩王傳　蕭望之傳　張禹孔光傳　儒林傳十三　循吏傳　孝成趙皇后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五代史馮道傳十四

序跋類

史記太史公自序
漢書藝文志　西域傳贊　王莽傳贊　敍傳下十五

奏議類

史記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伍被諫淮南王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中山靖王聞樂對　壺關三老茂上書　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杜子夏追訟馮奉世功疏
三國志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書說類

史記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酈生說齊王
漢書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杜子夏戒王鳳專政
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三國志魏文帝與吳質書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諸葛孔明正議

詔令類

史記孝公彊秦令
漢書高帝告諭天下使誅擅起兵者詔　文帝勸農民詔　景帝令吏讞獄疑詔　吳王濞遺諸侯書
元帝讓馮奉世璽書　元帝報貢禹書
三國志魏武帝求將士後令　魏武帝舉賢才令
諸葛孔明與羣下教

辭賦類

漢書班倢伃自傷悼賦　班孟堅幽通賦　答賓戲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哀祭類

漢書匡稚圭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告謝毀廟十六

敍記類

通鑑周瑜劉備赤壁之戰　曹爽之難　謝石謝玄肥水之戰　李光弼河陽之戰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十七

典志類

史記天官書　封禪書　平準書十八

下編目次方劉前後之文

論辨類

朱竹垞秦始皇論
劉大山太學生伏闕上書論
李穆堂原教　青苗社倉議

姚姬傳李斯論
章實齋知難
吳殿麟天子七廟攷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
梅伯言刑論　臣事論　鼂錯論
龔定盦論私
朱伯韓辨學中
曾滌生原才
魯通甫秦論
鄭子尹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
李佐周六國論
序跋類
陳午亭史蕉飲過江詩集序
朱竹垞秋水集序　宋院判詞序　王文成公文集
序
茅鈍叟近思錄集註後序
朱梅崖鉛書序　蠡園詩序
羅臺山東莊遺集序
姚姬傳老子章義序　莊子章義序　禮箋序　南
園詩存序　程綿莊文集序　揚雄太元目錄序
左仲郛浮渡詩序　讀司馬法六韜　書貨殖傳後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
梅伯言簡園詩序　書莊子後　書後漢書後
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　聖哲畫像記　孫芝房侍
講芻論序　王船山遺書序　國朝先正事略序
湖南文徵序
王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方存之歸樸集序　龍潭丁氏族譜序
張廉卿書元后傳後
趙青彩種蘅山館詩序　聽綠山房詩序
吳摯甫寫定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敘
王鼎丞跋定州牧馬佳君祠碑
王益吾重刊新安志序　樊湖文集序九十
奏議類
孫錫公三習一弊疏
曾滌生遵議大禮摺　應詔陳言摺　敬陳聖
德三端預防流弊摺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
摺　通籌全局請添練馬隊摺　預籌三支水師摺
歷陳湖北殉臣勳績摺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悉
數殲滅摺　通籌滇黔大局摺
左季高覆陳交收伊犂條約必不可許摺
丁稚璜遺摺
薛叔耘代李少荃擬陳督臣忠勤事實摺十二
書說類
宋潛虛答伍張兩生書　與劉言潔書
姚姬傳復張君書　復孔撝約書　復魯絜非書
復蔣松如書　復曾賓之書
吳殿麟答任幼植書　與程景傅論周易書
吳仲倫復吳耶溪書　與沈閑亭書　復呂月滄書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上曾侍郎書
曾滌生復劉霞仙中丞書
劉霞仙與曾滌生侍郎書
張廉卿與黎蒓齋書
李次青與劉穀齋書
徐椒岑與方子白書

王益吾復閻季蓉書
江叔海與廖季平書二十一

贈序類

魏冰叔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胡稚威送周司馬序
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贈孔撝約假歸序
贈錢獻之序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贈孫秋士序
邵位西龍樹寺壽讌詩序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曾滌生送劉椒雲南歸序　送周荇農南歸序
鄭子尹送黎蒓齋表弟之武昌序
張廉卿湘鄉相國曾公五十八壽序　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二十二

傳狀類

侯朝宗司成公家傳　寧南侯傳
汪苕文乙邦才傳　申甫傳
丁葯園前明甯前兵備張公傳
宋潛虛王養正傳　一壺先生傳　畫網巾先生傳
薛大觀傳
姚姬傳朱竹君傳　張逸園家傳　張貞女傳
吳殿麟黃烈女傳
張皐文先府君行實　先妣事略
錢新梧搖全哥傳
梅伯言黃个園家傳　總兵劉公家傳
龔定盦宋先生述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先考行狀
曾滌生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國子監學正劉君家傳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二十三

碑誌類

施愚山神岡山廟碑
姜湛園安城楊君墓誌銘
姚姬傳錢文端公墓誌銘　袁隨園君墓誌銘　丹徒王君墓誌銘　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汪玉飛墓誌銘
吳殿麟鄭用牧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修撰金先生墓誌銘
惲子居戴文端公神道碑銘
錢新梧士姑蔣君夫人墓誌銘
梅伯言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遵義知府胡公墓誌銘
龔定盦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曾滌生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誌銘　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畢君殉難碑記　林君殉難碑記　何君殉難碑記　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鄧湘皐先生墓表　季弟事恆墓誌銘　仁和邵君墓誌銘
郭依永墓誌銘　苗先麓墓誌銘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新甯劉君墓碑銘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唐確慎公墓誌銘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大界墓表　台洲墓表
左季高敕修西嶽廟碑
趙青彩代閻丹初丁文誠公墓誌銘
孫琴西書篤臣墓表
張廉卿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

表　唐端甫墓誌銘　莫子偲墓誌銘　岑襄勤公
神道碑
薛季懷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
施均甫戴子高墓表
王晉卿王曉峯先生墓表　二十四

雜記類
楊濬庵石隱山房圖記
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尚書杜公祠理
記　萬柳堂記
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胡稚威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姚姬傳儀鄭堂記　峴亭記　登泰山記　游靈巖
記　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快雨堂記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
管異之餓鄉記
龔定盦說居庸關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曾滌生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修治金陵城
垣缺口碑記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金陵湘
軍陸師昭忠祠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湘
鄉昭忠祠記　江甯府學記　鹽谷龍神廟碑記
左季高飲和池記
鄭子尹巢經巢記　梅峽記
郭筠仙王先生祠堂記
劉霞仙繹禮堂記
汪梅村張楚寶君子居記
孫琴西枌楷花館記
楊性農常德府署題名記
閻季蓉石門縣學田記
王鼎丞山右救災記
王晉卿重修子雲亭記　二十五

箴銘類
曾滌生五箴　忮求詩
汪容甫亳州渦水隄銘
李次青昭顯真人廟鐘銘
高陶堂石鐘山銘

頌贊類
楊性農蕩平粵寇頌
宦莘齋瀛海名人頌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陸母林孺人像贊
莫子偲王節母贊

辭賦類
張皋文游黃山賦　黃山賦　鄧石如篆勢賦　七
十家賦鈔序
汪容甫廣陵對
董方立西嶽華山神廟賦
龔定盦燕昭王求僊臺賦　戒緒歸文
鄭子尹隸對
王壬秋謝哈密瓜賦
李悉伯答僕諭文

哀祭類
汪若文鍾廣漢哀辭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胡詠芝祭李迪庵文
曾滌生祭湯海秋文　母弟溫甫哀辭
左季高祭胡文忠公文
鄭子尹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汪梅村招魂　祭曾文正公文
張廉卿祭胡文忠公文　祭曾文正公文
王壬秋弔朱生文二十六
敘記類上
汪茗文書沈通明事
胡稚威王大夫述　書李晉福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書楊氏婢
吳南屏書謝御史
鄭子尹遷居紀事
薛叔耘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敘曾文正公幕府
賓僚二十七
敘記類下
湘軍志曾軍篇　曾軍後篇　湖北篇　水師篇
營制篇二十八

右文四百四十九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也上編經子姚氏纂文之例首斷自國策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然觀其目次每類必溯源經子之所自來雖不錄猶錄也今次為三卷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詔令曰傳狀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其為類十有一左氏敘事之文自為一體姚纂無類可傳則取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之目以入之錄敘記為一卷又別增典志一卷典志亦雜鈔之目也中編曰史姚氏纂文不錄史傳其說以為史多不可勝錄然推此義法類求之馬班而降可讀之史蓋少今錄史記紀傳世家為五卷漢書紀傳為四卷序跋奏議書說詔令辭賦哀祭姚纂所遺而尚有可頗採者為一卷三國志五代史其書最為馴雅有法漢以後史之良也取一二類著焉通鑑法左氏敘事體也史之凡書漢之十志皆典章國故與周禮儀禮全經同錄敘記為一卷典志為一卷下編方劉前後之文文無所謂古今要歸於當姚氏之論卓矣而譏方劉文或為世儒所非此方劉文之不足以饜人意姚氏無可議也今依此例傳登之使究一代之變其為類十有二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傳狀曰碑志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曰敘記文為十卷無者姑闕焉古文辭粗備於是矣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為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與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辭較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殽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譌承謬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為一塗挈攬眾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習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

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敘述曾說亦明夫不敢封己挾持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嚮欲執塗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茅鹿門八家之說世皆以爲安自私不知吳文正草廬序王文公集已言之細山陰數二蘇氏體得七人子由例不載也

纂者余鈔此編成客有示余長沙王先謙氏所撰續古文辭類纂刻本命名與余適同而體例甚異王選訖及方劉以後人文多至四百數十首余纂加約本朝文才二百四十餘頗有溢出王選外者而奏議辭賦敘記則又王選所無人心者好之殊善雖強同要之於姚氏無異趣也後之君子並覽觀焉

唐以前史漢並尊自昌黎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不及孟堅而馬班始有軒輊其後柳子厚李習之之倫祖述其言遂若斯文之傳孟堅殆不得與此真以耳食何異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而惜乎其少信從也余謂子長網羅百代孟堅紀述一朝義法固自有當未可執彼議此且班書典雅宏贍微特元明人莫能爲即唐宋諸賢昌黎而外亦未有能幾之者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閎厲遂卓然直躋兩漢況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爲百世不祧之宗云

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踰百歲其傲至於幾弱不振爲有識者所譏讀曾文正公暨吳南屏二家之書斷斷之辨自可以止然工輸專巧不用規矩準繩又可乎哉　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昔孔子論文義主修辭而以立誠爲本昌黎韓氏則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未有辭不工且雖而文能造其極者余今所論纂博觀慎取蓋亦有年凡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有一不備者文雖佳不入選方氏致力於史漢獨辨其讀史書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

道光初興縣康紹鏞刻姚氏古文辭類纂本有書發圈點後數年吳啟昌重刻於江寧以爲近乎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然觀先生答徐季雅書不又有圈點啓發人意愈解說之言乎余以後世之變何所不有自秦漢詩書而漢儒有章句之學自劉向校書而後儒有校讎之學宋元明以來品藻詩文或加丹黃判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　本朝以經藝試士科場定例又有點句句股之學皆因時遞變馀無百出不窮今悉擯而用之不得以古之所無非今之所有傳曰禮後王謂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也吾又何疑焉

古人選文不錄生存杜撰物也余意不然文章優劣如人之有妍媸美惡醜目自見匪一人之力所能私姚先生以乾隆四十年出都數見劉海峯於揚州其纂古文辭時海峯尚存也余論　本朝之文蓋至咸同間而極盛錢者尤多自曾文正吳南屏郭子尹而下其人大都生平所親炙否則亦其與接者也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鳳所譽傳無錫薛叔耘順與封南豐此編桐城蕭穆敬孚暨未錄其文而匡郭惜贊襄助宏多皆孔子所稱益友也嗚呼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世有直諒多聞引繩墨以糾余不逮者禱祀求之矣

光緒十五年秋九月遵義黎庶昌纂敘

續古文辭類纂目錄

論辨類

書洪範第十一（書今文二十八篇[illegible]……[illegible]而已弗好奇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漢書作迺）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史記作定）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漢書作[illegible]）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漢書作[illegible]，石經作[illegible]）洪（漢書作鴻，石經作[illegible]）水，汨（漢書作[illegible]）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史記作[illegible]），彝倫攸斁（漢書作[illegible]）。鯀則殛（漢書作[illegible]）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漢書作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漢書作旪，石經作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大傳作王）極，次六曰乂（漢書作艾，石經作[illegible]）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illegible]）用五福，威（史記作畏）用六極。（[illegible]）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史記作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漢書作[illegible]），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心曰睿（[illegible]）。恭作肅，從作乂（漢書作艾），明作哲（[illegible]），聰作謀（[illegible]），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史記作傅）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史記作毋）有淫朋（[illegible]），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王伯厚引大傳作叶），不罹（[illegible]）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illegible]）獨而畏高明（[illegible]）。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illegible]），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illegible]），遵王之義；無有作好（[illegible]），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illegible]）；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史記作傅言），是彝（[illegible]）是訓，于帝其訓（[illegible]）。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illegible]）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illegible]）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史記作[illegible]）。沈潛（[illegible]）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illegible]）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illegible]），民用僭忒（[illegible]）。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illegible]），曰蒙（[illegible]），曰圛（[illegible]），曰克（[illegible]），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史記作[illegible]）。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illegible]），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illegible]）。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

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漢書作暘）曰燠（史漢書作奧）曰寒曰風曰時（史記此二字集）五是（史衍）來（記作五氏一作五使改一漢書引）備各以其敘（史記作序）庶草蕃廡（史記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作儀無漢書作書避）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漢書作艾）時暘（漢書作陽）若曰哲（史記漢書作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史漢書亞作舒王本同大傳作舒遲）恆燠（漢書作奧）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漢書作霿今孔本作蒙史記作霧）恆風若曰王省（史記作惟）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史記作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漢書作寒有暑說引有有四字）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逍遙遊（莊子倣古逸叢書倣宋本）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予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无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莊子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毁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莊子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當從別本作知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惔无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莊子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閒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窮時无止分无常終始无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无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

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无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无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萬物一齊孰短孰

長道死生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

舌擧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荀子議兵篇（荀子古逸叢書倣宋台州本）

臨武君與孫卿子（按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顏師古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illegible]）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illegible]）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

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大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

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illegible]改也）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illegible]）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李斯（[illegible]）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

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拑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

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國俞富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舊注上地上黨之地也）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并雖作）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韓非子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

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
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
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
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
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
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
論大人則以為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其
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
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
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
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
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
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
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
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
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
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
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
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
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
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
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
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
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
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
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
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
子之母病人閒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
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
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
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
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
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
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
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
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
幾矣

續古文辭類纂卷一

序跋類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下繫庖犧氏一節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
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
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
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
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序卦　按二程子謂序卦非易之蘊横渠張氏曰序卦無足疑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大序又曰[illegible]聖人之書須布置[illegible][illegible]視大匠豈以一井可知哉吾以張氏爲知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
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
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
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
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
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
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
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
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
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
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
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
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
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
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
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
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
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
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
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
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
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

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illegible]說文[illegible]

禮記冠義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禮記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

貴財則民作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illegible]

禮記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

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孟子末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莊子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

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无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奏議類

書無逸第廿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史記作毋逸漢石經作毋劮）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illegible]）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

（[illegible]）既誕（漢書[illegible]作[illegible]）否（漢書作不石經[illegible]）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石經[illegible]作[illegible]）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論衡中）殷王中宗嚴（漢書作[illegible]）恭寅畏天命自度（史記作[illegible]石經[illegible]）治民祗（史記作[illegible]）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史記並作[illegible]）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論衡中作[illegible]）舊勞于外爰暨（[illegible]引）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論衡並作[illegible]）陰（史記作[illegible]）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並作[illegible]）不敢荒寧嘉（史記作[illegible]）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史記無此二字）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史記作五十五年　石經作百年）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illegible]）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illegible]）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illegible]）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illegible]）懷保小民惠鮮鰥寡（[illegible]）自朝至于日中昃（[illegible]）不遑（[illegible]）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illegible]）田（[illegible]）以庶邦（[illegible]三字）惟正之供（[illegible]）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illegible]）于逸（[illegible]）于遊于田（[illegible]）以萬民（[illegible]）惟正之供（[illegible]）無皇（[illegible]）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illegible]）若（[illegible]）殷王受（[illegible]）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illegible]引[illegible]作[illegible]）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illegible]上[illegible]）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illegible]此三字石經無）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illegible]）敬德（[illegible]）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illegible]）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illegible]此[illegible]字）監（石經作臨）于茲

左傳季文子論納莒僕　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狐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左傳魏絳諫伐戎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采入箴銘類）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左傳薳啟彊諫辱晉　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汏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書說四

書君奭第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illegible]）出于不祥（[illegible]）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共（[illegible]）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illegible]）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illegible]）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illegible]）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illegible]）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illegible]）上帝割申勸（[illegible]）寧（[illegible]）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illegible]）括又曰無能（[illegible]）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illegible]）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illegible]）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illegible]）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釋文或作鳳非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烏呼
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
女民極曰女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
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予
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
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
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足利本作畯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烏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
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烏呼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
用治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文公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
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曰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
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
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
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
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
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
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
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
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
居大國之閒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
所逃命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
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
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
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
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
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
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
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
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
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

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利圖之

左傳晉叔向詒鄭子產書　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詔令類

書甘誓第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說文引作劋）絕其命今予惟共（依史記改高誘李賢並作龔）行天之罰左不攻（墨子作共）于左女不共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史記墨子並作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墨子作僇史記同）于社予則奴（依漢本詩疏引作帑）戮（漢書引作僇）女

書湯誓第五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史記作政無夏字孔傳同今本夏字蓋衍）予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史記作奪）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害（依孟子改）喪予及女皆（孟子作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史記作理）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書牧誓第十

時甲子昧爽王（疏引有武字）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釋文作戉）右秉白旄（說文作氂）以麾曰逖（郭璞李善引並作逷）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史記作有國）冢君御事司徒

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史記作纑）彭濮人稱（史記作舉）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史記作紂）惟婦言是用（漢書無是字唐石經亦無是字）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史記有家國二字）遺（史記有其字）王（漢石經作任）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漢書作宗）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共（依史記文讀或作龔）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說文𧗿𧗿所不𧗿並作弗）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說文作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史記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弗御（依匡謬正俗）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不勖其于爾躬有戮

書召誥第十七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王伯厚云漢人引作𦝝）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李賢引有吉字）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雒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凡尚書越字說文漢書引並作粵）自（漢引無此字）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漢書作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漢書作耇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集韻丕作不說文諴能字）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伯厚閒詳說文作嵒讀）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足利本作爾）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漢書作鑒）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說文讎作雔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共（依敬讀）王能祈天永命

書呂刑第二十六（史記作甫刑）

惟呂（史記作甫）命王享國百年耄（漢書作眊本作說文亦作薹）荒度作詳（依足本校改漢書作度時作刑）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

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illegible]罔不寇賊鴟義
姦宄[illegible]奪攘[illegible]矯虔[illegible]苗民
弗用靈[illegible]制以刑惟作五虐[illegible]
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illegible]
[illegible]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illegible]罔中于信
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illegible]
[illegible]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
[illegible]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illegible]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
逮在下[illegible]明明棐常[illegible]鰥寡無蓋皇帝
[illegible]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illegible]
[illegible]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illegible]
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illegible]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illegible]播種農殖嘉穀三后
成功惟殷于民[illegible]士[illegible]制百姓于刑之中[illegible]
[illegible]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
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
于威惟訖于富敬忌[illegible]罔有擇言在身[illegible]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
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illegible]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
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
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
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illegible]爾罔
或戒不勤天齊于民[illegible]俾我一日非
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王曰吁[illegible]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illegible]
[illegible]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illegible]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illegible]兩
造具備[illegible]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
惟反惟內惟貨惟來[illegible]其罪惟均[illegible]
[illegible]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
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illegible]
[illegible]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illegible]
[illegible]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illegible]
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
疑赦其罰六[illegible]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
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illegible]罰之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illegible]
[illegible]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
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illegible]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
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illegible]
[illegible]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
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
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
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illegible]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
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
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

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書秦誓第二十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說[illegible]正）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作惎）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員（[illegible]）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illegible]）番番（古[illegible]作[illegible]）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illegible]）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illegible]）俾君子易辭（公羊[illegible]）我皇多有之（公羊[illegible]）昧昧我思之如（大學作若）有一介（作个）臣斷斷猗（大學作兮[illegible]公羊[illegible]）無他（作[illegible]）技其心休休焉其如（[illegible]）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大學作[illegible]）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大學作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illegible]）有利哉人之有技冒（大學作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大學作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說文作[illegible]）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　昭公二十六年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讀古文辭類纂卷二一

傳狀類

書堯典第一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僞，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女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女后稷，播時五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女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曰：益哉。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女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女作內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雜記類

禮記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禮記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

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據相臺本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在盡用之為射禮句下）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
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
○○半○□○○□○○○○□○□○薛鼓○□
○○○○□○□○□○○○□○□○○□○半
○□○□○○○○□○

周禮輪人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

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輿人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周禮輈人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

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傅眾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箴銘類

詩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詩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逿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詩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左傳虞箴　襄公四年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禮記衞孔悝鼎銘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頌贊類

詩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詩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詩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詩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

王命仲山甫。嗣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詩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詩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詩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詩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詩殷武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辭賦類

詩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詩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睠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荀子成相篇（楊倞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朱子楚辭後語取之）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請布基愼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蹶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illegible]後解榭字）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武王善之封（後解有之字）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得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illegible]詳作祥）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illegible]此而有埶之上疑脫一字）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愼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蹷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為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楊倞曰得當為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溥（[illegible]）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為先（楊倞曰阪與反同反[illegible]之旁[illegible]聖字屬下句）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

如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夫（一作失）道途己無郵人我獨自美豈[illegible]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壅蔽失輔勢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為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刑稱陳守其銀[illegible]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illegible]滑下不私請各以[illegible]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隆物以示施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大乎寓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五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遊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案原性當作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詘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哀祭類

書金縢書祝

惟爾元孫某史記作王發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鄭讀不史記子斷作作負負茲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此四字史記作旦巧二字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詩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左傳衞太子蒯聵禱神 哀公二年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左傳魯哀公誄孔子 哀公十六年

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

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

敘記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

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

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左傳晉楚邲之戰　宣公十二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

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齊晉鞌之戰 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出姓闕文失新築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

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

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

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宋之盟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續古文辭類纂卷四

典志類

書禹貢第三

禹敷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弱(文作)水·至于合黎·(史記作)餘波入于流沙·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李作)津·東過雒
汭(作內)·至于大伾·(史記作)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作)河·入
于海·嶓冢道漾·(史記作)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
東為北江·入于海·(史記作)山道江·東別為沱·又
東至于醴(史記作)·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
為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泆(史記作)
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
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
東會于涇(史記作北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道雒自
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
州攸同·四奧(史記作)既宅·九山栞(史記作)旅·
九川滌原(史記作)·九澤既陂(作)·四海會同·六
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
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銍(作)·三百里納秸(作)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上引)五百里侯服·百里
采·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任國)·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
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作)
瑾告厥成功·

書顧命第二十四

惟四月哉生魄(作)·王不懌(作王有疾不豫)·甲子王
乃洮頮(作沬)水·相被冕服·憑(作)玉几·乃同
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古文今)
(人名)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
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
君文王武王(引)宣重光·奠麗陳教·則
肄肄不違·用克達(石作)殷集大命·在後(作后文)
之侗(文作)·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
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作)貢于非幾·茲既
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成
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作)·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自)子釗于南門
之外·延入翼室(作)·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石經)·牖
間南嚮(文作)·敷重篾席(文作　石經作　非古)·黼純·華
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作)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序西嚮(作　上下同)·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
(文作)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作)胤之舞衣·大貝·鼖
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
在賓階面·綴輅(作)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四人綦(作)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
于東堂·一人冕·執鉞(文)·立于西堂·一人冕·執
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文)
(作)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說文作[illegible]）介圭上宗奉同（白虎通作[illegible]）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illegible]書作君臨）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白虎通作對）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說文作[illegible]本作[illegible]文咏作宅[illegible]篇咸作吒）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白虎通作黼[illegible]諸侯黻）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馬鄭王本已下爲康王之誥）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illegible]作無）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白虎通無反字）喪服

儀禮士冠禮（儀禮鄭註句讀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

贊者盥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

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

記

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儀禮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壻昏聲本作胥）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纁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醑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醑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

贊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醑如初無從三醑用卺亦如之爵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戶牖閒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醑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醑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醑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若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記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閒加勺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笲婦席薦饌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旣得將事矣敢辭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儀禮喪服子夏傳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為君傳曰君至尊也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

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
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
菲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
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
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父卒則爲母繼
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
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
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
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
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
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
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
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
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
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爲妻
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
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
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
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
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
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
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
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
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
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
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

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
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傳
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
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
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
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
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
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
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
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
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
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
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
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
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
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
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
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繼
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
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
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
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
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
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
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
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
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

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孫。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慎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

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妻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妻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妻自服其私親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

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長

爲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祖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按鄭氏注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

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儀禮士喪禮（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旣殯之禮）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明衣裳用布鬠笄用桑長

四寸緇中布巾環幅不鑿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纊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庶襚繼陳不用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于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櫛於簞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設冒櫜之幠用衾巾柶鬊蚤埋于坎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設

盆盥于饌東有巾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眾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

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肂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奠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臡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眾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眾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眾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眾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

人之北適饌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杝釋匕于鼎俎行杝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于室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綦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宅如初儀

儀禮既夕　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啟期必容焉

既夕哭請啟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夷牀饌于階間二燭俟于殯門外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主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陳

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其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執功布拂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祖還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公賵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捂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乃代哭如初宵爲燎于門內之右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筭出宮踊襲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如初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

記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

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笫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笫。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䪼左䪼。夏祝徹餘飯。瑱塞耳。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縓綼緆。緇純。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甸人築坅坎。隸人涅廁。既襲。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小斂。辟奠不出室。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錧。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啟之昕。外內不哭。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啟。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巾奠。乃牆。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葦苞長三尺。一編。菅筲三。其實皆瀹。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凡贈幣無常。凡糗不煎。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柲。設依撻焉。有韣。翭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儀禮士虞禮 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
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
洗西篚在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
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
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
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
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匜水
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
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
俎在內西塾上南順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
如弔服皆卽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
服卽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
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
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主人卽位于
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
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
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
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
長在左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
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卒朼者逆退復位俎入設
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
一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
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
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
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
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
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
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

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婦人入
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
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
間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
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
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
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
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
祭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
于篚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尸卒
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主人洗廢爵酌
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長
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
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
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
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筵祝南面主
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
爵祭薦奠爵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
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
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
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
篚升堂復位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
儀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
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
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賓長洗繶爵三獻燔
從如初儀婦人復位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
哭祝入尸謖從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
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

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
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記

虞沐浴不櫛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日中而
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臑
肫胳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
鼎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
鼎皆設扃鼏陳之載猶進柢魚進鬐祝俎髀脰脊脅
離肺陳于階間敦東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
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主人在室則宗人升
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鉶芼用苦若
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
籩棗烝栗擇尸入祝從尸尸坐不說屨尸謖祝前鄉
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
後宗人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
異姓不使賤者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
苴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閒祝升
止哭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主人哭出
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始虞用柔
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
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
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
如初曰哀薦成事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
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
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
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
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即位于門東
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即
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尸左執爵取脯
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
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
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
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
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
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
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絰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
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
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
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
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饗辭曰
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
翦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
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
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
爾孫某甫尚饗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
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儀禮特牲饋食禮 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於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禮及祭用生人食道以事其親也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
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
面北上有司群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
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

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内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内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湆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

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
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
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
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
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
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
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
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筵祝南面主人酌
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
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
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
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
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
位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
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
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
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酳
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
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獻祝籩燔從如初
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賓三獻如初燔從如
初爵止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
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
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
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
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
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
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

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
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
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三獻作止爵
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
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主人降阼階西面
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
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
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
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
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
位如初薦俎從設眾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
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尊兩壺于阼
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
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
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
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
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
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眾兄弟如眾賓儀洗
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
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長兄弟洗觚為加
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眾賓長為加爵
如初爵止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
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
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
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兄弟
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
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脀乃羞賓坐取觶阼階前
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

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
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
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
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
如初儀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
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
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
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
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
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
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　利
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
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尸謖祝前主人降祝反
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
設于西序下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
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籑者舉奠
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籑有以也兩籑奠舉于俎許諾
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籑上籑
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籑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
與也如初儀兩籑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
籑皆降實爵于篚上籑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
爵上籑卽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籑答拜受
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命徹阼俎豆
籩設于東序下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
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
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
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
門外再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記

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　設洗南北以堂深
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
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
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　籩巾以綌
也纁裏棗烝栗擇　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
棘心匕刻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
面饎爨在西壁　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
鼎載心立舌縮俎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
東堂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
執巾者在匜北　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
執巾者受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　嗣舉奠
佐食設豆鹽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
面　凡祝呼佐食許諾　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　佐食於
旅齒於兄弟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　內賓立于
其北東面南上　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主婦及內賓宗
婦亦旅西面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尸
卒食而祭饎爨雍爨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尸俎
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膚三
離肺一刌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　祝俎髀脡脊二
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　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
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　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　佐
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
其餘如佐食俎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
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

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續古文辭類纂卷五

傳狀類

史記項羽本紀

[illegible]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

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

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幷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

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
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
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
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
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
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
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
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
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
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
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
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
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
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
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
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
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
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
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
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
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
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
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
為僇乎。（跳躍入神記）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
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

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
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
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
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
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
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
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
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
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
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
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
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
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
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
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
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
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
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
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
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
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
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
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
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
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
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
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

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君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

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弃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

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

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敗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

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

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幷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illegible]

史記趙世家 [illegible]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

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旣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明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見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

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幷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

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

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

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以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

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方苞云[illegible]

史記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

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𡰱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

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居二歲高祖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
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
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
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
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
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
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
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
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
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
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
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
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
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
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旣洗沐
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
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
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
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
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
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
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
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淨民
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
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
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
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衞長公
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
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
其名參爲漢相國淸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
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
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
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
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
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
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
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還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鄕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鄕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

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原本[illegible]書王貢[illegible]序曰[illegible]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illegible]古姓曰四皓[illegible]也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

安所詘哉數闕下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方望溪云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三語者留侯立傳之大指記事之文微妙盡於此矣）

史記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爲代王以參爲太原王以勝爲梁王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淸河淸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旣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

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
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
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
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
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
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
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
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
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
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
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
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
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
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
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
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
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
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
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飡梁
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
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
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
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
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

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
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
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
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
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
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
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
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
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
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
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
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
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
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
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
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
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
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濟
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
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濟東王彭離者
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
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
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
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山陽哀王

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
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
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
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
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
於天子然亦僭矣

史記五宗世家方望溪云同母者爲宗諷謂其異于古之宗法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
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
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閒王好
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
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
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
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
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上徵榮榮行
祖於江陵北門旣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
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
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
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
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
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
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
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
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
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
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
所并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
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
使人迎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
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
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旣聞漢公卿
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
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
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
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
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
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
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
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
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
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
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
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
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
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棁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多內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棁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

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期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軼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三策姚纂已入詔令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箸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漢代公牘文字無不爾雅絶倫如三王世家與霍光數昌邑王奏覽乎不可幾矣又按此文義法亦有所受漢書文帝紀載建太子文帝謙讓有司請已聞其先可見漢代公牘文字之體大抵如是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六

傳狀類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方望溪云本紀世家列傳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其論而[illegible]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illegible]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
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
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
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
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
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
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
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
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
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
清靜自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
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
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
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
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
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
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
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
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
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
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申
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
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
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
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
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
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

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
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
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
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
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
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
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
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
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
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
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
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
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
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
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
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
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
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
人則以為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其所愛
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
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
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

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此[illegible]已入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

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
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
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
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
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
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
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
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
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
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
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
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
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
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
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
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
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
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
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
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
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

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
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
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
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
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
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
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
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
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
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
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
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
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
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
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
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
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
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

甲多力而騈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此事已入書說）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illegible]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

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旣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

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

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婦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illegible]緩已入[illegible]此[illegible]不用[illegible]）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虞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趙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睢亡

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

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

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

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

將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

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旣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

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漁父已入騷）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

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懷沙已入辭賦〕〔懷沙本九章之一〕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之上兮覽惪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弔屈已入辭賦〕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

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或或兮，好惡積億；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illegible]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

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醳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縣購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

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

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

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續古文辭類纂卷七

傳狀類

史記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幷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姚事記入本）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紬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

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睹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

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傜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

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此入史記）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

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

矣上幸尚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

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
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
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
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
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
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
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
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
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
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
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
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
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
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
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各報其怨而攻
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
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
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
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
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
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
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
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
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
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

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
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
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
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
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
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
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
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
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
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
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
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
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
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
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
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為
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
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
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
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
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
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
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
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
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
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

令毋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
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
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
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
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
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
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
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
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
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
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
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
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
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
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
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
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
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
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李良已定
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
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
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
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
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
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

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
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
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
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
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
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
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
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
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
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
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
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
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
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
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
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
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
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
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
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
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
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
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
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
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

餘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

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勢利交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

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阬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

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

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

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

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

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

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乃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乃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

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

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齊王田巿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巿無令之膠東巿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巿懼乃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巿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乃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醳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乃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

之至賢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

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
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
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
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
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
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
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
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
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
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
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
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
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
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
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
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為御
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
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
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
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
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
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
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
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
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
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
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

后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
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
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
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
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
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
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
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
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
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
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
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
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
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
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
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
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
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
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
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
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
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
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
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厤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厤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此篇以御史大夫爲經以張蒼爲緯　方望溪云漢興爲御史大夫者五人皆在張蒼之前張蒼既相而申屠嘉代之故於蒼著五人相雜南頭書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然後五人之爲御史大夫次第相貫而主客之分判然書以前爲丞相者名跡顯著故不復言嘉以後爲丞相者大人列無所表見故最其名氏而以娖娖備員蔽之謝有見者不列皆義法之不得不然者

讀古文辭類纂卷八

傳狀類

史記陸賈傳（史傳本紗全錄前篇略字　茲錄陸賈與酈生同傳）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

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方望溪云賈與尉他語入南越傳且紀其五百九十終年事而後及此枝且賈失所使兩端不獨歸路徒也

史記叔孫通傳按叔孫通與劉敬同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

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箸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illegible]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

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
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
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
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
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
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
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
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
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
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
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
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
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
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
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
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
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

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
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
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
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
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
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
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襪釋之
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
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
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襪欲
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
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
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
終身不仕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
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
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
在趙時為官率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
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
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
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
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

以如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萬石君傳 [illegible]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慚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慚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

主上之過有如兩宮奭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

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

夫身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弃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

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illegible]

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騾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毌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襃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旣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

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

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

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朝事己入郡令）使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

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
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
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遫為
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
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
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
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
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匈奴亦
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
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
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
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
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
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
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
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
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
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
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
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
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
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
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
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
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
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
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
之入國令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
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
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
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
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
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
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
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
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
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
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
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
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
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
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
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
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
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
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
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
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
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

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

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

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見漢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犂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犂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

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

食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緥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

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弃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弃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以千一百戶封賁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煇渠侯禽棃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

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

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眾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

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

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為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驍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博望侯。後二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冢在漢中。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毋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續古文辭類纂卷九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

中編之五

傳狀類

史記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爲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

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
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
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
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
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
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
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
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
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
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
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
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
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
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
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
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
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
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
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
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
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
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
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
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
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務
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
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
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
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
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
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
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
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
再至九卿然衞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鄭當時
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厄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為太子
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
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
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
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
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
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
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
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
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

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酷吏列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

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

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

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

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縱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床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

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

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讇，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者，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

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

緩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大宛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

羌中，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今浩罕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今和闐。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今羅布泊。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今[illegible]、姑師今吐魯番[illegible]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今[illegible]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今[illegible]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今[illegible]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今[illegible]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illegible]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

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illegible]。安息今[illegible]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illegible]，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今阿拉比亞[illegible]，北有奄蔡、黎軒[illegible]。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今[illegible]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illegible]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

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能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枝身毒
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
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
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
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而蜀
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柯沈黎
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
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
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
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
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
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旣多而外
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
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
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
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
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
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
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
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
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
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
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
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
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
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
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
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

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
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
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
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
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
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
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
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犂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
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
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
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
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
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
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
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
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
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
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
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
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
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
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
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
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
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

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即輪臺今[illegible][illegible]東古[illegible]台[illegible]）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

貴來時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偩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方望溪云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事以通使[illegible]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索隱音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曾文正公云序分三等人[illegible]

史記日者列傳[illegible]

孟堅[illegible]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

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

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其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嘿嘿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
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
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
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
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
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
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
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曾（書作莊）
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
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
此務華絕根者也（此文學莊子則有遠致）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
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史記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
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
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
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
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
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
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
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
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
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
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
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
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
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
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
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
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
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
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
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
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
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
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
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
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
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
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
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
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

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穅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眾斥

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

與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於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

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飮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此文頗錯綜數細碎之實止兩大段自篇首至巳寡婦清爲一段漢興以下爲一段首言百姓者欲既開不能反是淳古則莫如因勢利道次則教誨整齊之農虞工商此三代因勢利導王者富天下之事也太公管仲教誨整齊伯者富國之事也計然以富家之術施於國與呂管殊科不當以整齊論陶朱子貢白圭富其家猗頓之徒富其身尙未至與民爭也降而爲桑弘羊均輸平準斯最下矣子長不敢斥言故假王侯君長患貧秦皇帝客遇寡婦以爲當所以譏武帝也實其然事皆在列國分疆畫界以前至漢興海內爲一弛山澤之禁商賈事難旁行評國無所不通故者詳文易幅淺之地大及民俗性實之宜大及居積致富之物次紀富人下至胃脯馬醫之給而極乃傳貨殖正文中詳別入賣人深謀庫廟一毀藉以識趙蜀王臧公孫弘倪寬等一節於爲利而已意義本自分明特以文法繪變參伍錯綜經而成章使讀者如睹萬戶千門迭戚不如所書耳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

傳狀類

漢書高帝紀 漢書依金陵局刻汲古閣本此篇節鈔中間有掇史記文與實處掇用漢書氏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為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謂沛

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則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敢爲乃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秦二年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軍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元年冬十月時未改元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秦二年十月爲漢元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據事已入關令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二年三月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據事已入關令

五年春正月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據事已入關令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

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缶音[illegible]），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

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遇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戰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衞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衞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衞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衞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廣暫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士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已入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若老壯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

椒敢皆爲郎上嘗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
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
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
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
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
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
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
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
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
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
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
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
累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
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此篇用太史公文頗略有刪削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
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
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
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
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
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
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
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
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

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
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
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
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
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
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
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
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
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
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
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
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
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
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
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
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
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
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
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
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
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
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
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
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
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
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
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閒復殺數
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
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
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
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
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
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
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
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
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
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
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
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
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
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
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
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
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
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
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
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
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
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
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
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
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

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
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
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
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
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
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
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
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
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
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
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
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
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
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
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
是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
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
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
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衞
律為丁靈王皆貴用事衞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
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
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
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
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

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
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
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
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
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
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
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
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
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
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
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
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
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
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
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衞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
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
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栘中廄監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
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
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
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
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
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
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
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
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
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
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
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
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
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
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
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
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熅火覆
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
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
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
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
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
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
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
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
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
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
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
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

時讀決罪匈奴禍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illegible]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illegible]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願勿復

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

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其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

漢書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迺畏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

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illegible]）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

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

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跡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

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

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

設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illegible]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其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匵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

臝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

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

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衞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忌直諫數以用事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

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
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
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
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
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儁
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
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
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驅除倒持
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
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闢地建功為漢世宗也
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
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
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
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
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
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
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
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
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
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
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
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
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

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
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
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
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
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
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
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
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
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
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
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
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
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
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
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
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
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
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
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
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
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
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
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
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
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
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者以其

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辜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隊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霍光傳（據霍光與金日磾同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

霍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元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頿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

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閒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辠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辠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辠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

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閤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

今謂者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槨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群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

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

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

誑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illegible]

傳狀類

漢書趙充國傳（趙充國辛慶忌同傳）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氐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氐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

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
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
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
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
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
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
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
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
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
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
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時上已發三
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
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
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
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
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
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
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
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
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
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

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
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
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
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
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
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
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
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
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
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
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
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
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
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有
餘芻槀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
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
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
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
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
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
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虜與羌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鵰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以奏]已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

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姚纂已入奏議）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姚纂已入奏議）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

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壍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入□□□）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

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亦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姚纂已刪）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此篇一段敘平西羌一事本末[illegible]然辨嘗予之忠懇國不肯苟從宜安國家并宜帝之時不能[illegible]任元臣將畢諸將臣畏子[illegible]而下讀之驗有[illegible]）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今庫車）樓蘭（今闕）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

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衞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驘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illegible] 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 今吐魯番□□皆是 遷衞司馬使護鄯善 [illegible] 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 [illegible] 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二百戶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

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illegible]）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illegible]）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illegible]水也）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

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閒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

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入縣籍記）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入縣鄉令已）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遂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

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宗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辯黨紀人黨)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

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群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婦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逾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

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illegible]

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

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拜為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欲往謁諸翕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翕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跡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

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

者衆人之怨也吾旣亡已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
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已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饗其賜已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
服皆已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
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
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
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
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柰何其後姑自經死姑
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
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已爲此婦養姑十餘年
已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
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
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
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已此大敬重于
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
補廷尉史已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已材高
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行
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
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
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
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
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
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
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
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已不冤定國食酒至
數石不亂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歲

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
宣帝崩元帝立已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
爲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
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
議可然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
者歸咎於大臣上於是數已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
受詔條責已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
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已故
浸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
石選舉不實是已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
肯除收趣其租已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
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
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已塞此咎悉意條狀陳
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
光上復已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
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
增之也何已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
知也卽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已防其未然救
其已然者不各已誠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
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
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
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
端而作自聖人推類已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也
日夜惟思所已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
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彊食慎疾定國
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
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

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栒邑令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累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

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儁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然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絫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傳狀類

讀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群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遣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跡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

殺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府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刃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

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孫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仟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

郡中寬饒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韉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

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不能文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封事已入奏[illegible]）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率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

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
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
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
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
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
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
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
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
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
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
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
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
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
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
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
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子定國相善始敞
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
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
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
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
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
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
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
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
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
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

月已盡延命乎廼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
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
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
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
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
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
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
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
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
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
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
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
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
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
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
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
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
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
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
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
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
滿歲爲眞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
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
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
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
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
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

治梁武敬憚兄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跡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弟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爲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

恐母子俱死今妻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妻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與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㠯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㠯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㠯新即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㠯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㠯病免會南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㠯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㠯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㠯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萭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㠯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襃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㠯

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

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旣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旣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淸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

輔非有所聞也望之自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　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

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輿其原起此天子
從其議後少主遂使烏孫離分國而立以元貴靡為
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
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
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
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
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
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
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
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
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
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
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
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
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
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
任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
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
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
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緐延壽
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
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
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
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
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
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
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為妻先

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
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
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
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
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兹
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
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
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望之既左遷而黃
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
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
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
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
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
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
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
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
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
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
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
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
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
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
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
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
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
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

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脩農圃之畜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

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汙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厚恩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

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畤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漢書張禹孔光傳（漢張禹孔光與匡衡馬宮同傳）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為兒

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弟，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

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封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槀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

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是以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退閒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尊是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衰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

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輼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往者吾友戴鈞衡[illegible]此而文[illegible]如為數見其小子自名年老子[illegible]莽所發[illegible]以太后[illegible]先令上此[illegible]之[illegible]由[illegible]人[illegible]阿[illegible]保[illegible]可[illegible]千古[illegible]成[illegible]

漢書儒林傳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又稱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驅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脩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

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

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讀況）。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眞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尙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

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丞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曆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

傳續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迺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迺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迺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逷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韓生亦㠯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㠯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㠯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㠯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㠯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㠯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㠯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㠯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㠯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㠯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㠯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

為丞相史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宮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

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㠯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傳狀類

漢書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

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乃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

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撿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為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乃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絜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淸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儗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愼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衞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誖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漢書孝成趙皇后傳 外戚傳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倢伃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爲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旣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韤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閒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旣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

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

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施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廼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三國志王粲傳

[illegible]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

而曹之列位使寧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立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規仿史記孟荀列傳本敘建安七子□思不應入此衛敬首王粲區王粲而及徐幹等五子又因王子雍粲及邯鄲淳以下十三人

三國志諸葛亮傳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

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

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曾文正公云此處當有闕文按本傳志考[illegible]陳[illegible]引文選及通鑑此下均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入[illegible]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愼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

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按爲本傳）厥、建俱詣京師，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五代史馮道傳 雜傳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卻，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眞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

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鎭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鎭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謀立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於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卽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以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方望溪曰王[illegible]道事四姓十君[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行[illegible]以[illegible]公[illegible]一[illegible]而[illegible]爲稱譽[illegible]之[illegible]孔子是之[illegible]也

序跋類

史記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

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illegible]）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

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
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
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
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
表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
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
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
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
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
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
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埶銷弱德歸京師作
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
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
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
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
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
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
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
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愼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
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更相治間不容
飄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厤書第四星
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
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
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

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
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
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
跡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
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
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
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
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
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
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
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
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
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
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
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
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
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
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
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
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
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
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
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
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
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秏嘉文公
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
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

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

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

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訽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二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魏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貴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

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循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厤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

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

[illegible]

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illegible]

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

已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為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
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
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 周史記
議奏四十二篇 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
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
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
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
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
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
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
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
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
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
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
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
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
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
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
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
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
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
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
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
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
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 經七十篇 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
氏二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
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 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
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 武帝時也 漢封禪
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 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
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
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
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
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
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
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衞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魯王駿說二十篇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

山都尉襲奢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一章（按本劉曰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

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序六藝為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讕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甯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俟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原君七篇。（朱建也。）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黔婁子四篇。（齊人，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宮孫子二篇。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

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孫子十六篇（六國時）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臣君子二篇（蜀人）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杜文公五篇（六國時）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馮促十三篇（鄭人）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棣子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俅子三篇（先韓子）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龐煖二篇（爲燕將）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蒯子五篇（名通）鄒陽七篇　主

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讒死。）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荊軻論五篇。（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解子簿書三十五篇。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不知何世。）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

不猶瘉於野乎。若能脩六蓺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唐勒賦四篇。（楚人。）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趙幽王賦一篇。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上所自造賦二篇。兒寬賦二篇。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枚皐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皐同時。）嚴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宗正劉辟彊賦八篇。司馬遷賦八篇。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揚雄賦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長沙王羣臣賦三篇。魏內史賦二篇。東暆令延年賦七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張偃賦二篇。賈充賦四篇。張仁賦六篇。秦充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雒陽錡華賦九篇。眭弘賦一篇。別栩陽賦五篇。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侍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大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依殿本增）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李子十篇。　娷一篇。　兵春秋三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呂刑。）　孫軫五篇。（圖二卷。）　繇敘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鵊冶子一篇。（圖一卷。）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蹵鞠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蹵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泰階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曆十四卷　日月宿曆十三卷　夏殷周魯曆十四卷　天曆大曆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曆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曆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黃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二按二字疑衍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虛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九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㠯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㠯物相使拙者失理㠯瘉為劇㠯死為生

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㠯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㠯熱益熱㠯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㠯聖王制外樂㠯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㠯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㠯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㠯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㠯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㠯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㠯益多非聖王之所㠯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㠯及國原診㠯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㠯序方技為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㠯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㠯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㠯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illegible]出武帝雄才大略文之[illegible]謂王者[illegible]矣

漢書王莽傳贊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漢書敘傳下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篡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敘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世

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疵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彫落洪支底剭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侯并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勳啟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顯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迪於秦有革有因觕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舉通於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曆算逌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曆志第一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

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榷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畤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坤作墬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堙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斿如父子攜手遯秦拊翼

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諂甘公作漢藩輔述張
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
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
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
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
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
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
四　賈廑從旅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
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荊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戊實淫𢗊
平陸通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
子政博學三代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詘辱
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
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
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
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
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
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封禪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
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
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
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阸鴻門推齊銷印
敺致越信招賢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
體苑亡秦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
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
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
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酈滕灌傅靳周
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

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廣阿之廉食厥舊德故安執節
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
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
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
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彊關中外和匈奴叔
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或哲或謀觀
國之光述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僭狂二子
受殃安辯而邪衡呂荒敗行彝亂著世薦亡述淮
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
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弘
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
其子孫夭夭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
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
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
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禍告妖帝庸親親厥國
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
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
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
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攬轡正席顯陳成
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害述爰盎
朝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
之明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
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
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
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挻禍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
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
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趙敬險詖中

山淫醟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試兒生蓳蓳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媢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為福每生作戾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烏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剌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眈眈其欲浟浟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征淮南數子之德不忘

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葛繹內寵屈氂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壽年咎己咸睦厥職義為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嬴葬建乃斬將云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衰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貤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後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國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四皓遁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遵之好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迕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

十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剌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長倩懊懊懼不舉遇宣遇放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踵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御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樂安褎褎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娸博山惇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篤實不橈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坑微致妖災眚厥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illegible][illegible]士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

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彊圉掊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彊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婣矣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礙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娣王悼身遭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

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惡張景薄武陳宣釐咸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款義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歊歊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已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敘傳第七十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五

奏議類

史記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婁敬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史記伍被諫淮南王　伍被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

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煑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　南粵傳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㠯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㠯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㠯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㠯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㠯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㠯聞皇帝陛下　論此書與史記所載詳略殊如太史公刪削他人之文㠯就己體例者不知凡幾所賴班書猶存也

漢書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韓安國傳

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㠯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㠯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㠯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㠯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㠯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㠯天下爲度者也不㠯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㠯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

迹足已爲效矣臣竊已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已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已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已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已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已威服不可已仁畜也今已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已攻匈奴譬猶已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已飽待飢正治已待其亂定舍已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已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已風過清水明鏡不可已形逃通方之士不可已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已爲之備審遮險阻已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傳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喣漂山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已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illegible]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路遼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已流離比干所已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　戾太子傳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漢書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王吉傳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漢書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貢禹傳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漢書杜子夏追訟馮奉世功疏　馮奉世傳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三國志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蜀書諸葛亮傳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諸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按裴松之注云此表出張儼默記後世因其不載亮果後生疑實余謂爲可疑也試以近事舉之書是孔習事府諸賢據而未上之作文辭思舉眞前表大略相同決非僞造不得引李少卿答蘇武書爲比也

書說類

史記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韓王信列傳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史記酈生說齊王　酈生列傳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勠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

狴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

漢書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淮南王傳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懽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骩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絜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漢書杜子夏戒王鳳專政 杜欽傳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日莫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

漢書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韋玄成傳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

容貌醜恥辱。為狂瞽。光曜竟而不宣。偃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屬陋。遇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編而參具）

三國志魏文帝與吳質書（魏書王粲傳文不全今裴松之注及文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書牘有言情言理言事之殊古今文家此體以昌黎韓氏為最而參儷書事理言情者王今于相子建練所規傷瀏折詮體精書兼質曾文極公垂誰書書體正識不違也論真精精鑿此時代專之不可饑者）

三國志曹子建與楊德祖書（魏書陳思王植傳注）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

慶于人會逢一說使甚身杜口劃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不齒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
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
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
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
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
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
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
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
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
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
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
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三國志諸葛孔明正議 蜀書諸葛亮傳注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
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
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
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
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
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
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
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
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
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
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
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
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
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詔令類

史記孝公彊秦令 秦本紀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
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
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
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
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
之分土

漢書高帝告諭天下使讀擅起兵者詔 帝紀十二年

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三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
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
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
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
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
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
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

漢書文帝勸農民詔 帝紀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
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
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
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
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漢書景帝令吏讞獄疑詔 帝紀中五年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

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辜者失職。朕甚憐之。有辜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漢書吳王濞遺諸侯書 吳王濞傳　按史記亦載此書。字句小有異同。惟封千戶下脫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二句。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此與左傳王子朝告諸侯相類

漢書元帝讓馮奉世璽書 馮奉世傳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阻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漢書元帝報貢禹詔 貢禹傳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

三國志魏武帝求將士後令（魏書武帝紀）

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似仿漢高祖）

三國志魏武帝舉賢才令（魏書武帝紀注）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閒，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辭雖背理，然遒而氣實雄偉，真漢物）（詔令相類）

三國志諸葛孔明與羣下教（蜀書董和傳）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詞賦類

漢書班倢伃自傷悼賦（外戚傳）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余子嘗謂此賦稱其和平中正，怡乎雅頌，詞藻之美，殆不過此）

漢書班孟堅幽通賦（敘傳。此篇依張皋文七十家賦鈔本）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韙世業之可懷。（韙作偉）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遻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綿綿於樛木兮，詠南風

㠯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誶（選作訊）爾㠯吉象兮又（選作[illegible]）申之以炯戒盍孟晉（選作[illegible]）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惟天墜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粟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回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聶中龢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㠯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罔蜽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汜嬴取威於百儀（選作伯翳）兮姜本支乎三止（選作趾）既仁得其信然兮卬天路而同軌東𨚲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㠯成性（選作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于夏庭兮帀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悠（選作修）長而世短兮敻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迺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挈（選作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㠯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嬴縮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登然（選作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㠯矯情兮信畏犧而忌服所貴聖人之（選無之字）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輶德而無累三仁殊而（選作壹）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㠯蕃魏兮申重繭㠯存荊紀焚躬㠯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選作[illegible]）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選作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選作訓）謨先聖之大繇（選作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選作[illegible]）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登孔顥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㠯（選作而）通情（可觀門六經貽世不朽不啻彭老之壽可以詒百世後之人也）亂曰天造屮昧立性命兮復心宏道惟賢聖（選作[illegible]）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粵其幾淪神域兮

漢書班孟堅答賓戲（敘傳有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㠯著述為業或譏㠯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㠯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㠯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㬇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

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
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
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
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
之內潛神默記恆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
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
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
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斯所
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
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
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
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
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
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蛙而不
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
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
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
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蹑風雲之會履顛沛
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
瘁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
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
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
宗亦墜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
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
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
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
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

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
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墬而施化豈云人事之
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覿欲
從𡵞轍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
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
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
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俟命而神
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
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
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時君之門
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
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列炳於後人斯
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
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
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墬之方迺文迺質王
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
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
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
莫眡不知其將含景燿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
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
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
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
之真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
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榷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
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
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漢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illegible]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已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已易海內也是已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已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已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已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已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是已聖王不遍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埶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已寧蓋信乎其已寧也 [illegible]

哀祭類

漢書匡稚圭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illegible]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已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已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已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已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

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漢書匡稚圭告謝毀廟 韋玄成傳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六

敘記類

通鑑周瑜劉備赤壁之戰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此節已見諸葛亮傳）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

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

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偃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

蒙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書爽之驕 魏邵陵厲公正始九年嘉平元年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而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

兇兇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特□敢忝任啻太尉臣顒等皆以□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承軍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敕主者及黃門令罷□長史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軍事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得□奏事不遑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騎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說□宜罪自歸□又使□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領□惟免官而已以洛水爲□泰□之子也初□以極□□罪老宿於允□中特□之然不甚親也及□起兵以太后令召□使行中領軍□欲□命其子止之曰卑□在外不如南出□乃出至平昌□門已閉門候司□故□事吏也□手中□示之□曰有詔召我□從閒門□欲求見詔書□呵之曰□非我吏邪何以敢□乃開之□出□□□曰太傅□逆□從我去□徒行不能及□□□□□曰智□任矣□曰□則智矣然□□□□□豆□必不能用也□至□□兄弟以天子詔許昌□四方兵以自□□未決□□□曰此□昭然□用□何爲邪於今日□□門戶求食□復可得乎且匹夫買一人尚欲坐活□□天子相聞令□於天下□敢不□也□不言□又□□曰□別□近在□南洛陽□□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尺相□□所□當在□食而大司□印□在我□□兄弟□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乃拔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哭曰□子丹佳人生□見□□□耳何□今日

生□□族滅也□乃遣□奏事白帝下詔免□官奉帝還宮□兄弟□家□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兄弟舉動□□□到□圍中樓上夜鳴言故大將軍東南行□□間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書□以所□才人□□□有□故□付廷尉考□□云□□尚□何□□□□□司□故尉□□荊州刺史李□□□反逆須二月中發於□收□□□□□□□□□皆下□□以大逆不道□□書□□三族初□之出也司馬□之留在府□有□□□□所津門出赴□及□解印□□出□□□□止之曰公□主□□此以至□東市乎有司□收□□□□太傅□曰□各□其主也□之□之以□爲□中丞□爲尚書□□之□出呼參軍李□□□□去□□之子也其□□□爲太常李□□□□□之□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不利國家於□可得□乎□□□曰以吾□之太傅此□不□以□□□□□曰然則□□乎□□□曰□□□□□之才非太傅之□也□□曰然則□可以□出乎□□□曰安可以不出□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之爲人執□而□其事不祥□大□且爲人任□人死□□之□也從衆而已□□出□定之後□□曰吾不□於□□不□於□先□□□王□及太山羊祜□□□令祜曰□□□人□何容易□□行□□□□□□□□乃□祜曰吾不□□□□祜曰此非□□所及也□從弟文叔□□□令女早□而無子其父文□欲□之令女刀□兩耳以自誓居常依□□□□家上書□□□以□□□之令女□入□室引刀自□其鼻其□□□之曰人

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

何晏等方用事

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瓌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遣將謝石謝玄淝水之戰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太元八年秋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執選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

徐元喜等，獲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緜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

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朱序為琅邪內史

通鑑李光弼河陽之戰 唐肅宗乾元二年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渡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豬狗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

入城思明悉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眾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眾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率眾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建麾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

千餘人。周曾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其敗。尚攻南城。光弼縱俘因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

道鎮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右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衞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渡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

懷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
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
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
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
汶港二柵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游弈兵馬
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
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
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
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
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
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
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
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
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
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
曩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
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
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
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且
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
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
深而不能勝眾口也因謂眾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
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
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
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
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
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
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

使時上官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
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
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眾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
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
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
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
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
董重質所制不得出七月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
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
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
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
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
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逼之故未降耳若臣
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
辰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
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
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
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
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
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
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
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
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遠貶辛酉
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承簡
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
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
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李光

額、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城旁有鵝鶩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

將遊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閒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七

典志類

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亂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閒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

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晧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鬭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

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
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
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
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
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
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為
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
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
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
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
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
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
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
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按漢書作
熒惑廟也謹候此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
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
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
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
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
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
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
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
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贏為王不寧
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
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
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
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
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

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
合為焠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
為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
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
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
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
五星合是為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
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
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
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陵為鬬七寸以
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為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為兵
青圜為憂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
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
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
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
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
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
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
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
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
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
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
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
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
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
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
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復
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

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大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鄕利疾其鄕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集解音澤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閒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

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

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閒可械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觽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

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閒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閒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

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鱉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閒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江淮之閒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亙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鬥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秏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秏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槁枯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鱉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趨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

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幷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幷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幷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閒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

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天夭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以上封禪敘廢不舉）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以上唐虞三代郊祀大略）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

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
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黄
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
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
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
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
有吴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
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
黄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
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
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
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
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
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
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
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
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
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
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以上秦作諸畤及祠陳寶）秦繆公即
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
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
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
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
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
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
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
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

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
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
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閒
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
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
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
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以上管仲與桓公論封禪）是
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
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
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
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
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
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
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
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
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
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
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
弘（以上孔子不言封禪萇弘以方怪見殺）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
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
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
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
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
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
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
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龍地螾見夏得木

黃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以上[illegible]始皇封禪）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以上秦始皇因求僊而祠八神）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上神僊之所由起，言始皇遭方士入海求僊，秦卒遂亡，可見封禪不足言）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

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以上秦所祠名山大川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以上秦所祀諸神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以上高帝所祠之神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

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厤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以上文帝畢所祠之神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厤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

宮盡毀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以上武帝好鬼神僊而尊李少君）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以上武帝祠太一諸神）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以上武帝神君）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

終遠矣。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
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以上
武帝親祠汾陰后土因巡郡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
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
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
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
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
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
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
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
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
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
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
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
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
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
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
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棊
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
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
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
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
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
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
人，乘轝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
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
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
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
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
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
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
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
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以上武帝寵遇五利將軍其
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
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
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
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
曣嗢，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
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
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
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
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
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
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
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
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
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
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以上武帝祠汾陰寶鼎入海求蓬
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
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
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
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
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
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

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頿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頿龍頿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頿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以上公孫卿武帝言黃帝成仙事）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以上武帝始郊雍拜太一親緱氏事作音樂）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

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以上武帝巡邊勒兵朔方東禮中嶽東封泰山禪梁父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以上武帝再出遊附記至東萊事上還塞決河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以上武帝信用越巫更臺觀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以上武帝數出遊至泰山修封祠明堂作建章宮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以上祠詛匈奴大宛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以上有用牲牢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

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以上武帝事次封）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以上總祝祠所興之祠）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以上言方士求仙無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望溪曰[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

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以上言先富盛而後貧困漸遂興利之臣）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衞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以上田南夷入粟漢利之事）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衞朔方轉漕甚遼遠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以上募民入奴婢以羊爲郎之事）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以上賣爵贖罪之事）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跡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以上因吏用酷數語文中間見）其

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以上見伐胡費竭兼并立者皆蹛財之事）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以上造皮幣白金三品）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以上鹽鐵興利之事五）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

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
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以上算緡興利之事）天子乃思卜
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
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
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
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
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
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
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
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
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
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
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
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
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
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
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
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
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
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
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
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
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
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
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
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以上言卜式以貲天
下）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
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以上入穀
補官賣爵之事七）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
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
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
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
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
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
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
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
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
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
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
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
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以上興
利以酷吏殺戮之事）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
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

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以上廢赤側錢鑄錢三官錢制之事八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以上廣關置輔之事九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織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以上言官奴婢衆財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以上株送徒入財補郎之事十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以上振災財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以上巡幸縣財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以上擊南越西羌戍田四郡用財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以上出牝馬畜牸之事十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以上卜式拜官以風天下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

是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illegible]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以上平準[illegible]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illegible]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illegible]

論辨類

朱竹垞秦始皇論（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有曝書亭集）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為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術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施雖為相弃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為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驚起其時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卑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為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為法所制卒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為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於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為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為快不曰嬴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既滅秦方以為儒心之懲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燔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嘗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為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為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為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燔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彼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肆於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焚書而治之可不懼虞也哉

劉大山太學生伏闕上書論（康熙二十六年劉巖[illegible]原名大山江南江浦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有匪莪堂文集）

丁卯冬　上有　太皇太后之喪欽行三年喪禮詔下公卿百執事議之大司成等率太學之士五百有四人伏闕上書言三年喪必不可行請從易月之令竊以為太學生伏闕上書非古也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漢太常博士曰教化之行建首善自京師始蓋自三代之盛禮樂宣明而其時之為士者皆其群萃州居講習於學之中將以蓄其材為公卿大夫之用而至於朝廷之政事則各有司存士或越其職而冒言之則必蒙出位而謀之罪迄乎漢宋之世太學生率其羣而以書上者乃數數見而史必謹書之如劉陶之訟李膺朱穆也數千人上書陳東之請誅蔡京等而用李綱也率諸生及都民數萬人上書徐揆之請帝還宮也上書汪安仁之請朝重華宮也二百一十八人上書楊宏中等六人上書黃愷伯等上書蔡儀洞等百七十有三人上書陳宜中等六人上書陳者率諸生上書及有明之季太學生亦凡二上書夫自三公九卿以至一命之吏而猶至於太學生其人無官守也無言責也又至卑且賤者也然史必謹書之蓋由其時之公論必大有所不伸或大臣不能言小臣不敢言或大臣言小臣言而堅

不聽，然後章甫縫掖之士，服先王之法服，執先王之法言，帥其徒數千百人之衆，以伏於闕下，而力爭之，其勢蓋出於人心之所不得已，然猶可因此以見先王養士之遺，而禮義教化之風，尚未至於澌滅殆盡也。是以太學之言出，而聽不聽，必書之。凡以其所言者，先王之法言也。今三年喪，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者也。自漢文帝遺詔吏民三日皆釋服，而儒者有小仁害大義之譏，晉武既除服，復疏素終三年，司馬溫公以爲不世出之君。而目裴秀傅元爲庸臣，其後魏孝文、宋孝宗皆致喪三年，可謂卓越千古者矣。且宋世喪服之制，外廷雖已易月，宮中實服三年，而以日易月之論，實自唐啓發之，而世俗沿之，而不能變，其悖於先王之法也明矣。今　皇上天縱至孝，卓然有千古之志，詔欲行三年喪，而司成司業迺率太學之士，謂三年喪必不可行。吁！太學何地？司成何職？司業何官？太學生何人？伏闕上書何事？而憒憒行之，此眞可爲流涕而太息也。夫先王之法，其出於人心天理之公者，興與廢有時。然虛存其義於天地之間者，未嘗非告朔餼羊、繁纓名器之意，而迺三年喪必不可行之論，竟發之於太學之中。則是一舉而廢彝倫也，一舉而廢彝倫，則是一舉而廢太學也。太學廢則天下之學校無不廢矣。夫爲天下人材之師表者而於　國家根本之所係，如弁髦視乎哉？且夫上書者，將以匡時之缺也，假使主上有復古之志，而公卿大臣持漢唐之陋說，太學生仰承　詔旨，引古誼以折之，而爲此舉也，此所謂匡其闕者也。今行三年喪，美也，非闕也，迺尼止其美，而反以爲闕，而匡之，此不責難於君，而謂吾君爲不能，孟子之所謂賊也。且凡古大義，必協衆心，即使義屬當然，亦必召諸生集議，今乃爲首者不自知其名，爲從者不預知其事，大司成誘之以小利，脅之以必從，夫彊諸生之不欲而脅之以師，而欺其弟子，且不可，不顧諸生之不從而上之，以臣而欺其君，可乎哉？歐陽公與高司諫書，謂其不復知人間羞恥事。今大司成固不自恤也，乃率五百有四人而胥無一人有羞惡之心，嗚呼！何其甚也。故吾舉先王所以立學與不得已而上書之義，所以存太學也，此余之不得已也。

李穆堂原教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直隸總督、禮部侍郎。有穆堂集。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懸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詳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弃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益詳，教

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斲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要之樂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差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統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迨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峙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卽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眞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爲儒墨者實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未嘗遂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

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聖人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獨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攪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精之明可以致往察來而勢則窮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淨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事之用可以御病延年而勢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裨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昔者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說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爭奪篡弑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

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斂者農也即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為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為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道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也

李穆堂青苗社倉議

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為朱子之所為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往嘗行而輒廢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為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為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人吏斗子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即無愧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即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己而分任其事者不能盡如己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荊公青苗之法無異荊公治鄞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鄞之人至今俎豆而尸祝之荊公以其為身所嘗試者他日執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盡如荊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即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即民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錢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違期如是而鞭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亦不能已於鞭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余之私言也朱子為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為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為說耳以余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朱子於青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余平心觀之則亦未見其為必然也凡事欲其有善而無弊非主之以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推給之以金故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能與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官吏其送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也則亦不能全用慘怛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亟疾推求刻覈始終之故未見為此得而彼失也雖然金可以病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饑則必以穀為主以穀為主則必兼

用常平之法余已丑禮部試策嘗備言之又嘗爲家居二倉條約願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要歸於有治人無治法之一言而已矣

姚姬傳李斯論 鼐字姬傳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刑部郎中有惜抱軒集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嚬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幸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章實齋知難 名學誠號實齋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有章氏遺書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辭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知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者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跡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

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要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以卓絕之才見屈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辭史才黜千里降遲叢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即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辨而見疑即如韓之識而遺棄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幸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俗謂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知其爲華而擾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穎士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果誰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媢嫉忌嫉之端開矣惠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衆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觀隋書經籍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稱其人之不幸蓋倍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搜羅以來著作之衆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文穎之書而察徐廣裴駰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逮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憾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素情不著之歎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志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願遇合於當時亦將役而後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跡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黃鐘鳴而和者多也落華黃白解者衆也曲高和寡於千例得孤生於百歲知其寡和然僅而不能自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盡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談者哉

吳履齋天子七廟攷

（吳□字□□安□□□人□貢生□□元年□□□□方正有□）

石泉山房集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此夏以來之典祀而周人因之左氏稱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故曾子問禮器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七廟惟祭法有廟祧壇墠月祭享嘗之分先儒嘗疑其爲衰世之法然其所稱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者未之有改也至賈逵小記乃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康成宗禮緯及韋元成之說謂

王者祖廟一親廟四凡五廟殷增契爲六廟周七廟者有文武二祧也嗚呼此言出而千古天子之廟制棼矣小記言禘祭非言立廟而立四廟云者先儒有有脫誤或疑其爲衍文未可援之以爲證也祭法遠廟爲祧祧者實高祖之父若祖也非實文武也周公制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特其文武二廟於東都則文武不祧之制豈必俟之六七傳之後王而後定哉蓋必待祧廟當遷乃能別爲世室遷而奉之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得減七而五之亦不得增七而九之也康成豈不知文武之廟不名之曰祧而名之曰世室也哉御史大夫貢禹曰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康成從其言故其論宗無常數與劉歆王肅同其意以爲五廟正也宗變也殷之三宗不妨別立廟也然則殷何以六廟周何以七廟哉嘗疑夫顧康成之說釋經者太祖以下之廟數也而後世廟制之失則又在太祖之位不定蓋主變亂紛紜而成一代之業詎古者祖有功宗有德果論功莫大於創業開國也祖有功者祖是人也繼世之賢擬其功莫克有踰此者故略功而稱德德統功也周之祖文宗武者文受命之王也然始封有邰者稷也故尊稷爲太祖此周所以有二祖而不可爲後王之常制也後之君天下者或奮起草萊或業由甚微然其巍然開一代王業之功則一也雖世世祖之以擬周之文王可也漢以高帝爲祖善矣唐之獻祖宋之僖祖奚宣何爲乎退而上之唐之元元皇帝宋之聖祖更何爲乎推其意蓋欲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遂茫昧至斯極也今必謂后稷之功德不可擬則爲人子孫未有肯斥其祖之功德不逮人者告之曰周之祖后稷者非必以其德爲聖人功及萬世也以其爲始封胙土之君澤流數十傳而得以有天下也禮所謂祖有功者蓋如此此卽別子爲祖之義也卽公子之子孫爲國君世世祖是人之義也唐宋之臣苟以此義原之君以禁當祧之祖吾知英明之主必翻然革慮欣然悅從而一代宗廟之禮正矣唐祖神堯可也景帝始封唐公以景帝爲太祖亦可也景帝而上皆親盡當祧也宋祖藝祖可也藝祖而上亦皆親盡當祧也太祖之位定則七廟之制定而羣臣紛紛之議胥可寢矣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周[illegible]字星叔[illegible]沙人嘉慶己巳進士官江西吉水知縣有壯學齋文集）

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取野王上黨路絕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其後三年秦阬趙卒四十餘萬衆長平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以爲平原君貪馮亭邪說故王此杜學子曰趙王可謂巧於謝過者矣阬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間違衆論使括代廉頗者王也是安往不見阬何必上黨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徒以辭括出於王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爲之分過也奈何論者因以上黨爲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上黨不能爲韓守懼秦之暴而入之趙斯韓趙爲一以當秦爲韓亦爲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援韓嫁禍趙安所謂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大言之相絕也是以智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而趨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也豈秦之心肯徒坐而受上黨

之地而已。秦之攻趙有二道：若道河內，指邯鄲，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襲其後也；若北包晉陽，上黨之上黨入秦，而後倫大三十七城，拔而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欲使知其禍之至此，何假言利？利又孰大於此？然則雖上黨不入之秦，秦猶將急起爭之，況其自歸也？設趙約之所謂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然兵據之得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扞晉陽，秦若趙何？當是時，趙未爲秦人也，且夫秦師未至上黨，民未走趙既已失之矣。廉頗軍長平，猶足以支秦，拔軍不皆久亦徒而解耳。天奪之衷，秦使趙易置將，不善變敗塗地，皆設趙有以全之，利王舉上黨，非上黨之爲禍也。六國時兄言秦不可與爲難者，非秦則暴之首也。今人不幸解於虎，將之出不可得，則奮殺之與其虎爭一旦之命耳，而尺屏息以俟虎之入，誡毋攖虎以養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學子志林

梅伯言刑論 梅曾亮字伯言江寧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有柏梘山房集

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法之創春其弊救法之密者其弊隱，惟其法之良而守之不敢稍變，遂其法以得罪於天下後世，故其弊遂成而不可返。夫殺人不忌爲賊，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後世近古者莫如漢，亦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皆法之善者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如殺人之情事萬有不齊，而一切之法不足以盡其變也，然寧從其略者，以爲法貴易知而難犯。抉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則易知而難犯之故也。而使人曰是其法猶未詳，於是同一殺也，而有謀殺、故殺、鬬殺、誤殺，有戲殺，有過失殺，有下手加功之殺，因是同一死罪也，而有入情實，有不入情實者，有立決，有監候，又有緩決數決，而從末減者。蓋一死罪之成，其文書之反覆詰難，稽盈尺之紙而不足也，而後得由州縣以上於刑部，而之人也如是，猶或不至於死者，何立法之密而如此其難知也？是法也，良法也，若其弊之，則受不仁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雖心知其非，曰姑從衆，從衆而失，是天下之公失也。故法者曰，有可生者，卽有任死者，是救生不救死也。執法者曰，死者已矣，生者亦猶是民命也，已死而任究其吾殺死者，殊而吾救生之心亦足以自解於天下。嗚呼！是非徒不救生也，且益民之死也，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且益民殺人者之死也。今里巷之中，有殺人者，民爭相告矣。某殺人者死，某殺人者不死，民亦爭相告矣。死生者民之所知也，曰謀殺，曰故殺，曰鬬殺，曰過失殺，則民所不知也。民不知一殺人之獄，如是之委曲分別也，而惟見殺人者有時而不死也。夫使殺人者畢出於死之一塗，以懾其勃然不可遏之氣，猶能忍有不能忍。今使介於可生可死，而先快心一逞刃之下，亦何憚而不鬬鬬搏？譬有毒食之立死，一人死而無有嘗者矣；三人食而一人生，則嘗死者將不止三人，是非民之不畏死也，法誘之也。故曰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也，而并益殺人者之死。嗚呼！計較於一罪之輕重，而斃於千萬人之死生，衞其法之弊，其勢固不至乎此而不得也。而人且曰必如是而長吏始不得以謀殺人固也，長吏之不得以謀殺人也，而其弊則使平民皆可以故殺人。天下之爲長吏者少，而爲平民者多，則法之生人者少，而殺人者多。梅氏文[illegible]之妙[illegible]不如志此錄諸家亦錄

梅伯言臣事論

天下之患非事勢積漸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業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業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異途者彼士也有考試揚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事違其程度則又有譏奪斥責之刑以困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能意業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論卿貳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處於此而其心去此歲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戚色忿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足不善用之則壞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益而壞其防則塌聰明塌矣雖勉强爲作條令布政與吾民相關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相殊而成於恰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譏參罷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如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

臣同罪罪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廢豐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尊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事有不能奉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寄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望望於冒進之意樂其業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惴惴臨人則無異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貴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彼士也無考試揚屋之苦文字聲病之事譏奪斥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辛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尚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貴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眾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舉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梅伯言[illegible]

鼂錯以術數投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投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十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一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作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如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特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其君反書聞乃惶遽自辭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如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帝之志苟得士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其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顗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鼂錯晉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鼂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奪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恨之嗚呼帝特以錯爲解兵具耳何悔之可生哉曰若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閼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投人者而自處哉

龔定盦論私　龔自珍字璱人浙江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定盦文集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讜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書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德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辟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故兼愛無差等孟子以

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含我而徇人之過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會皆漢哀，乃譏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聖賢交會，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藏，房帷之數，枕席之匿，幬幌之拒矣。會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遊從讌游，相援相引，故由然私之事矣。今曰大公無私，則人事則會事。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覿，乃如吾大夫言，則會論以私覿譏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譏，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厲上刑。云文■■不甚純正，而精密清快，足以懾鬼■之魄，而■■■之肝。

朱伯韓辨學中朱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道光乙未進士，由編修官御史■■■■■■。浙江■■有怡志堂集。

或曰：子之言學而辟夫近利，似矣。其曰學不病其雜者，得毋惑於卑近之說而不擇其誠乎？曰：非謂是也。夫雜者，乃所以爲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傳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公焉而求衆善者也。今夫京師，衣冠之所會也，中國政教之所出也，遠方百貨之所赴也。天下輻輳而至者，有二塗焉：一自東，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塗，輦以萬里之遠，山砠水涯，車轝舟楫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師也，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今使東道者必與西道者爭曰：彼所由之塗非也；西者亦復之曰：彼所由之塗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考訂，猶塗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而爭之，是東西交鬨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考訂，猶其塗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是？爲朱之徒者，未必能盡讀陸之書也，而曰與陸之徒爭；爲陸之徒者，未必能盡讀朱之書也，而曰與朱之徒爭。夫不考其實，但惡其異己而與之爭，使後學者得以藉口，非■交閧之爲學也。又如適京師者，未涉其塗，但執曰：程指曰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經某山某水，其間形狀險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況京都宮闕之壯，百官之富，執所繪之圖而遽指爲其■，有當乎？古人有言：觀■相反，猶並置之■同門而異道，直異學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異者觀之，不獨傳記殊也，即書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詩則齊、魯、韓、毛、鄭，皆各爲說，而唐宋以後之箋注者，愈數不能終也。自其同者觀之，則義理考訂，即識大識小之謂。程朱陸王與分道揚鑣而至都邑者，何異？彼朱子亦言某某與彼當集其長，非判然立異者也。是故善學者不獨陸王可合，漢宋可合，即世所稱旁經曲說，如申商老莊之說，其書多傳古初遺訓，聖人復起，必不盡取其精而棄之也。故曰無病其雜也。然則學雜

姜塢曰予固已言之矣以聖人之道為歸而已然此又非始學所能知也此又向者望人交勗者之所冀也

曾滌生原才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四年舉人戊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諡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

之數十年之後驀有一狡其黠者乎非所望也已

魯通甫秦論魯一同字蘭岑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有通甫類稿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墮五霸力征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奚叔孫為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岌岌然無間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會盟晉人世為盟主至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迭告疲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惘然不以為意者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驟除痛滅並為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蠶食吞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果彊於前而弱於後與抑諸侯彊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彊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土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於求大國倦援於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又并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會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彊百萬之眾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鬭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莫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彊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

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匈奴南取百越力既竭矣山東豪傑特其微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之强不强於惠孝之耕戰而强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秦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哀景以前日與晉楚驟逐中原則亦斃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積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强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愼勿自疲而爲智者之所乘哉

鄭子尹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丁酉舉人[illegible]縣有巢經巢文鈔此篇錄經說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共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卽應曰是某也夫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者或言相及道相接心固知其爲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强名之匪惟人嗤之己必內愧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制禮以定名名正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婿之迎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服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婿之迎女婦也御車授綏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婿也故士昏禮奠鴈以前婦止稱女入室以前夫止稱婿至奠鴈再拜稽首婿於女若曰吾已執鴈授綏矣女於婿若曰吾受若鴈則從彼矣經至是乃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婿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婿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於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謂婿名夫曰夫入於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未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卽有之始聖人之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教衰時一邑一州多得若人入九[illegible]以恥紛紛之定名夫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乃暮卽秖他眞者其甚愿之類發視與之論周孔禮制或必有易入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女子之道誠窮極不可爲常正聖人之教夫婦亦蘄不若是其嚴而人且若是其嚴則聖人可爲而且不爲者於夫婦之名何居也（此說實能探見聖人正名制禮之精）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

（龍啓瑞字翰臣廣西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有經德堂文集）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既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擧之爲相而與共天祿位豈有令其栖栖皇皇爲是席不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邪不足以爲湯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焉在其爲任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一用耳一爲之不已而至於再再爲之不已而至於三三爲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爲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冀桀之悟冀桀之幼以爲一日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

可不至於亡已亦無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其薦尹於桀者亦文王薦膠鬲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私己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時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者春之役亦引鍾會爲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彧與會之惡不若桀紂操昭之禍重於湯文天下雖危未必無救於敗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爲之佐者亦樂居於彼俊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乎生民欲速其功之說務而用之於其主豈非柳子之言階之厲耶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應爾也否則伊尹亦管氏之流矣（王益吾云用意深折）

李佐周六國論（李楨號佐周湖南善化人廩貢生有畹蘭齋文集）

宋二蘇氏何氏論六國徒事割地賂秦自弱取夷滅不知堅守從約齊楚燕趙不知佐韓魏以擯秦以爲必如是而后秦應可紓夫後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邪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爲秦所爲未可專以罪秦也當是時東諸侯之立國也非有能愈於秦者也其竭於攻伐習於詐虞強食而弱肉者視秦無異也兵連禍結曾無虛歲僅使有捍形使之私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復增一秦也惟其終不克爲秦之所爲是以卒自弱而取夷滅當蘇秦之始出也固嘗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誠知其易也使秦果用之彼其所以爲秦謀者當猶夫張儀也惟其不用而轉而說六國以從親彼豈不逆知夫從約之不可保哉其心特有以弋一時之富貴僥倖吾身而約不敗其謀怒張儀而入之於秦意可見也逆水之辯習其未逾年而齊魏之師已爲秦出矣夫張儀之辯說韓欲以散從而說衡顧其言曰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所以狀其世之人情非甚謬也彼六國相圖以攻取相尚以詐力非有昆弟骨肉之親其事又非特財用之細也而倚人方日挾強秦之威柄張聲而恐喝之卽賢智如燕昭者猶且俛首聽命謝過不遑而欲責以長保從親與相佐助豈可得哉所以然者何也則以彼亦欲爲秦之所爲也六國皆欲爲秦之所爲而秦獨爲之而幸焉者所謂得天助云爾嗟夫自春秋來兵禍日熾迄乎戰國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六七君者肆於人上日驅無辜之民駢首抵足暴骸中野以終劊於虐乎其必不爾矣是故秦不暴强不能以滅六國而帝不帝則其惡未稔其事未登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與六國之自爲之也彼之論者何厚於六國而必爲之圖存也歟曰若是則六國無術以自存乎曰奚爲其無術也焉獨存哉王可也孟子書以仁義說梁齊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序跋類

陳午亭史蕉飲還江詩集序（陳廷敬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貞有午亭文編）

比在直廬　上遣中使傳問今之詩人孰與爾等比今或未然其後可冀有成者爲誰悉以聞維時以爲音優異惶恐幾不能對有頃乃言今之大官才士皆爲　上所深知臣曾弗能知後進之士臣交遊絕少以今所僅而知者則翰林史某周某其人也臺閣之

之詩其始顯於韓慕廬宗伯而蕉飲則嘉然覘我以篇章者也予以才小任重退居經年翛然閉門不能盡交天下之賢豪至如二三子者或聞而知之或嘉然覘我以篇章則固予所欣然自慶樂從之游者賴其淵切詩論以自策勵使不至於衰老而無成者也夫詩之爲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至者足以動天地而格神祇窮性命而明道德雖不能至然心嚮往焉豈不亦甚盛矣乎而蕉以窘困少暇坐荒如此然二子果天下之賢豪而出者也桐埜久在翰林而蕉飲改官給事中掌垣事今請急將歸維揚示我以前後所爲詩庠庠乎風人雅頌之遺音矣其氣淵若本乎性也其言藹如約乎情也可以字句求而不可以字句盡　上嘗有是言矣賜廷敬詩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也於戲此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廷敬何足以當之其推吾蕉飲乎昔周之盛以文王周公之聖化行俗美其時名卿賢士賡揚雅頌播諸朝廟下至兔罝考槃之野人逸民莫不能詩太史采之廣其音節被之管絃蓋詩之爲教宏矣今者運值休明人思復古風人之遺未嘗不在兔罝考槃間也蕉飲歸而涉遠林探窮谷與野人逸民咏吟嘯歌以鳴其樂而余且歸老於田間茅簷竹屋以其餘日引觴點筆遙爲賡和用以忘老至之憂亦以見友朋遭際之隆皆　上之賜將承矢勿替焉而詩所云窮性命而達天人者於蕉飲乎望之予老矣弗能幾及已。[illegible]江都人字蕉飲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至給事中有[illegible]集[illegible]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有[illegible]詩集學入國史文苑傳

朱竹垞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壘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求游衍士雖貧山芙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精江汲沲演瀨門戶之外其人多爾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囂屑叫噪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嚴士雅孫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　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爭爲延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雕琢字句以駭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與予言欲然不足既而曰子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於地也下則瀦而爲瀆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沈旋者洄辯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悅怒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標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嘗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腐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則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朱竹垞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皁徒之輩至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白[illegible][illegible]瓦市而王樂府之流傳朝爭曾而夕句陳于燕碧堂上者流風雖遠遺書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

若燕瓠秦盧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爲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譏生于是土者又必辨覽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淸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倜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亹亹不倦至爲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稽古今寶製按其聲之淸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成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爲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斷至于屢摩鑽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齵矣諸繈以眡其朕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朱竹垞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爲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道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道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餘爲淸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於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譏之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淸淨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葛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然不置暴同室之人日事爭鬭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撥荒蕪闢大猷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寘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諆謂近於禪學夫弃去人倫事物之常而習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於事業又何病乎禪也耶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茅鈍叟近思錄集註後序（茅星來號鈍叟浙江歸安人生員有鈍叟文集）

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爲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爲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寖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爲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覽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爲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爲之博考而詳辨之卽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非儒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以爲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文章訓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詁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別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爲二事橫渠猶病之況離道學於儒而二之耶甚矣其敝也蓋書籍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

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則權衡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重者也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學者窮以謂欲求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鄭孔諸儒傳疏始而欲於是編備考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傳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焉

朱梅崖谿音序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寧人乾隆戊辰進士山東夏津知縣

梅崖文集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東也南邐十里合衆流谿石兇之水始怒號曰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將南徙爽塏谿居人亦徙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益無聲然谿道屢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二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楮雜他果卉翳茂蔚然中夜風雨四至水聲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慷慨中者若金鐵鉦鼓抗厲而委宛按絲竹之音時或與鷄鳴所經居人未起輒聞沙鳥磨唳有無詩谿獨遊其音轉轉至於春秋朝夕鳥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聲里巷謳吟和答舂杵欸乃雞犬之聲吠鳴筠園家谿上從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傍側聞谿音感近者難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為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浩漫洶湧觀耳盡心足以實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識有所樂耶昔之學者患志不精乃寡之繁人之境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日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曲俯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懿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愧萬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見世變深日息其志邁遠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濡蘊藉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末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朱梅崖櫻園詩序

三百篇亡而騷作傳騷者稱其志潔行廉蟬蛻世之垢焉先後騷之興有伯夷叔齊孫叔子者古賢人也漢世疾讒作歌其辭悽婁爽烈類哀怨者之爲也迄漢之衰士益激亢遠去以郭林宗之高節士猶有鄙之者魏晉之交嵇康阮籍之流皆負儁才憤世肆志余讀康阮遺詩所稱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余獨何爲有志不就者（下十九字）而深悲之以彼負青雲之奇意舉世網不能自脫雖欲曳尾泥中以全其天豈可得哉陶潛謝靈運皆世公子也或隱以全或仕以禍然考其志皆欲遠世遺去而有得有不得者觀其詩可知也唐風之衰有劉脊虛者史不著其人與孟浩然王昌齡游其詩孤迥特絕因其志以考其行殆莊周所謂陸沉者或稱脊虛身迅也武與元結秀者頗士稱名所著六說不傳然至今皆以王佐目之或之說未必然然觀其後漢逸民傳梁鴻主者皋伯通又有高恢伯通嘗思恢詩曰鳥余恢兮爰集茲皋與高音近疑即一人而史兩存之者蓋以恢亦鴻之徒其迹既隱姓名本末荒略澌滅不著于世此所以為逸民而陸沉者也夫如此人豈世而與圩擾者友其高風懷節發于詩歌往往有能讀者慕之舉任百

世而後，如覩追逐其人，而襮出埃壒之外，此夫子所謂可以興者也。近世士方騖於利祿，雖在簞食豆羹之細，然變節者有之，其害委瑣猥俗，無足怪者。同里李君千人，束髮讀書，慕梁鴻、范冉之為人，少與徐文學苟力為濂亢之行，余早聞其名，意謂崖岸一切，及見然遠去，不可得而近者，既而來與余及萬園為兄弟交，君好古學，以余兄弟所為近古，故相追逐不厭，為歌詩閒澹超逸，有晉人之遺風，君不喜制義，以先人開亭先生遺命，始勉為之，食餼諸生，貢入太學，親友勸詣京師求仕，不應。家貧，竟日無炊，聚徒講誦不輟。君嘗乞余為文學立傳，比令夏津，來徵詩序，蓋近世邢布衣昉、徐徵君夜皆以處士工詩，惠學士周章、王尚書士正亟稱之，君雖入太學，其高風峻節與二處士無異，詩格亦相上下，故余類論古處人，以來高節之士。綴君書首，庶四方讀君詩者，想見其為人云。姚讀書王貫兩[illegible]俳斂而未極其至

羅臺山東莊遺集序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優貢生，有尊聞居士集

南郭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我又悲夫悲人者，我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是言也，予嘗戚讀而疑之。悲人也，悲人之悲也，宜無若聖人，然聖人日與萬物翩翩往還，撫摩呴咻之，若慈父兄於子弟，渲渲同同，以萬物為體，而萬物自莫之及，豈不遠歟。必世離萬物以自深，實獨異羣，是不能於物，思遠空虛休息而已，先自物也，何遠之有？然曰舉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僩不知不慍，記僩依乎中庸，其意與荷蓧丈人、晨門、接輿、長沮、桀溺、荷蕢之倫同邪？不邪？聖門諸賢其文章政事達之天下，皆有匡濟斯民之實，非虛談者，鼓瑟浴沂，與饑環天下之指，其果同邪不邪，而聖人歎之，所謂曰遠者殆是歟。去聖久遠，微言寂寥，千有餘載，有志之士，掩質而趨，各競其所明，以自為方，藐然未覩夫集之原，人己通合不貳之故，其夢夢於宮室妻妾文藻華歌辭鮑瓊屑之儔者，不足言矣。君子博觀古今得失之林，又廣習聞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說，有動於中，奔走匡救不返之徒為非奮，然思建功名於當世，所如不偶，退無聖人為之依歸，則怵惕煩懣，自傷往往不免焉，能無令人益思聖人乎哉。彭子允初輯東莊陳先生遺集成，以授其友羅生有高，且曰：吾子昔慕先生名，惟子能知先生，子其敘之。予讀其文，其詞往往與宋之能者埒，其志深而味隱，其子孫所謂悲人者與悲人之悲者與。昔予受業翠庭雷公，嘗從問當世豪傑賢人，公輒言先生曉世務，食貧著書，有節概，欲見先生，上下其議論，及予至吳，而先生歿已五年矣。所欲請於先生者，僅乃發之簡端也。李習之云：意有高妙，又用一[illegible]寫出，亦所謂志深而味隱者也。此等文辭出自胸手，不過如是，吾又惜先生不[illegible]闢此手筆文，而必欲求之[illegible]苦[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人目而[illegible]人口夫何[illegible]

姚姬傳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趨，遂至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生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

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苟其說而舍其類假其名而恃其實則不勝悄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賤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實儉實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違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適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爲名若臧武仲之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佚豫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之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並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實最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並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耼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耼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即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嘗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竄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耼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爲謚曰耼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耼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注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耼河上公曰字伯陽不稱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眞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眞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姒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耼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耼字彭子漢晉耆儒必有知老彭爲耼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原注按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耼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據引然此文蓋元宗以後事改）

姚姬傳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郭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稱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世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寧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爲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乎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敢不猶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矣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攙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攙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姚姬傳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爲非其好與前賢異而經之說有不得悉[illegible]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歙金蕊中修撰自少爲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尚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觀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二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灃既沒子坊持集數十頁白法祭酒式

書蘄州師令君衡為其雜錄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
侍御書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書既竣之末
和珅事敗自張威福朝士有恥附其門下以希進用
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
彼侍御一人而已　今上既收政柄除暴摘姦屢進
嘗昔不為利勢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沒不與褒錄
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贓亂　高
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
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于故治獄無敢偏狹得伸
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嘗學湖南時和珅已大
貴畏其短不得乃以湖北舊政有失罪君級君旋
還擢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為御史使
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翻君言當和珅益嗛君而　高宗知君賢
不可害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
晝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　天子仁聖綱紀肅
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
遭其困頓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
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君子之有為也悲
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
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用之獨善君詩尤善勁
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
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既作詩哭之今得
其集乃復為序以發余痛云

姚姬傳程綿莊文集序

綿莊昔在京師聞江寗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
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聞綿莊已死求所著
書亦不得見今歲揚州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
復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
子各以性之所近為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
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豈能
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
有所宗論學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
特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
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
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為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
而守之為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
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為
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
好學深思博聞强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
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
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
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蔑詈之過而不自知
近世如休寗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為
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
原東原既以修四庫書得官翰林其書亦皆刻行於
世而綿莊再應舉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書僅
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更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
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為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
文尚書之偽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
所論則余未敢以為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
之傑而為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餘使有得綿
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書取者嘉慶十五年十
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姚姬傳揚雄太元目錄序

揚雄太元漢藝文志以為十九篇今傳晉范望注本

爲十卷蓋雄本書爲八十一家以擬易六十四卦家有九贊以擬易六爻又爲八十一首以擬象傳爲元測以擬爻傳爲元衝元錯以擬雜卦傳元攡元瑩元棿元圖元告皆以擬易繫辭傳元數以擬說卦傳元文以擬文言傳惟無擬彖者耳自范望分元首冠贊之上分元測附贊之下於是其本爲十九篇者亂矣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元比於聖經然世或譏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王宋蘇軾尤譏之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以爲是二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彝肅愚不肖苟能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與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雄天下萬世之安非若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斲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若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禍於功利名書之徒其實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要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時相爲說或得或否曾亂本眞其時雜家並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閒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書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揭精貫綜靡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如聖人之道而以所窺於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悖也其擬家上九贊辭曰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其他蓋多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矣求於道熄之後得其彷彿而不盡通其旨夫亦時使之然也當時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爲書其精深或不逮雄而平生忠直之節則逾雄矣夫雄非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子輕之也然而雄爲是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臧文仲不仁不知而文仲卒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倫與范望之注因漢末宋衷吳陸績之解而損益之然而於雄之旨亦未能盡得也又有釋文一卷蓋范望之前已有爲之者其後說相益今其中有引及唐顏者陳振孫云司封郎吳祕有太元音義此其祕之爲與又按太元占法用贊不用家非如易之占兼用彖也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其八十一首乃擬彖傳非擬彖也自司馬光疑謂易有彖元有首故和中有許良肱者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既頗而無謂矣後人不悟其失反以良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則其謬益甚矣故悉削去不錄唐王涯有說元五篇別一卷今以附其末

姚姬傳左仲郛浮渡詩序

江水旣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發揚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蔽障遮之者獨吾郡潛霍司空龍

取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濵江倚原[illegible]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奥曲寬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常廓然與人之心相適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日暮而歷者凡幾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今其意抑遊者猶攀援夢土石之間躡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嘗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爲人所邀遂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讀之則凡山之奇勝異態水石靡靄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湖須下江北過風拔[illegible]崖浮素雲水[illegible]中流有微風拂於波上其聲頎頎磯磯漪漪淵淵太息者舂然而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酬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褰裳出遊北渡河東上泰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恒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峨嵋踰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嚴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尚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日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則執言者之口含仲郛吾誰共此哉（前[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家亦[illegible]）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謂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稱其閎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謂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二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形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間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者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illegible]周之權曰鈐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鷄不曰鳥晉宋齊梁間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諸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顯易見者所謂古文尚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遁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辭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懷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遞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爲即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真[illegible]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書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

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業耳其
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實於焉古文尚書者彼
專此及他經史略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姚姬傳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
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寶儉率
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
流乃令其民效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賣爵買士困於
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命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
狠賤而豐饒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
足羞也故其言曰書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
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衛人胡弗嘗國
美不富若乃饋貪欲以就黠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
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憒促促
不終日之慮戶士積貯物力凋微大亂之故由此始
也故議其賤以觀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
知其儉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易
極哉方秦始皇號一區夏驟華戎之雄略買乎當世
及其伺覿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
意促嘗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微
於物者必遂於行其可慨矣夫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名顯鶴湖南新化人嘉慶丙午舉人官寧鄉訓導有南村草堂集）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
百二十二卷著錄於　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
異一卷曰尚書稗疏四卷曰詩稗疏四卷考異一卷
曰春秋稗疏二卷凡六種存目於　四庫者曰尚書
引義六卷曰春秋家說三卷凡二種書已刊者曰周
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論二卷曰四書稗疏一卷
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子解三十三卷曰楚
辭通釋十四卷曰正蒙注四卷曰思問錄二卷曰俟
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集詩餘詩話僅有數卷皆
奇零不成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知舊
刊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嘗慨然發憤
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審鋟木嘉慶末嘗以是謁於
人無應者道光乙亥寓長沙時方輯沅湘耆舊集徵
求先生遺詩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
其友歐陽君兆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
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佺具藏先生各種遺書於家
世全奮欲盡書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雕於
長沙以校讎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勛其後二年次第
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
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
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
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
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考義三
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十八種都百
五十卷書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僭書其後曰
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
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
孔子歿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能如綫
遭秦燔滅緜緜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
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妒馬鄭諸儒始貫穿群籍
鑽研訓詁其敝也往往務於纖悉墮於支離破碎魏晉
以後崇尚虛無流為佛老學術紛歧世運隨塞聖人
之道晦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

有析衷宋世眞儒出事理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遂於考古甚至屏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剽取先儒剩落瑣屑駁詰雜之論以爲異而一二天資高明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詆爲高論狂禪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晦先生不然生平論學以濂洛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學道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秦漢之失如敘曰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能盡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末由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一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嘗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况生同里閈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有盩厔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羔雁充庭干旌在野蒐隱逸之詔得之倘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 天子動容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瑤峒絕迹人間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刻僅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攽始爲之收輯推挽上之會學宜興儲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嘗伏讀按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爲空疏蓋經學至 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倭文端相國賓峩 國朝經師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於宜興儲六雅全湘山余存吾諸文集中劉寓芬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案集與原序自刻于政與國序相同）

梅伯言蘭圃詩序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崇貌下不能伸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府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壅底徵狀導情于皆府則尤重於他府而蘇之首府獄訟煩發期會非止本府所自具凡縣於江蘇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於臬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 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二之一富商大賈巧匠雜處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府綰其口冠蓋傳居不可以武懈奉使過客之廚傳車馬舟楫輪轍肩日夜行不休瀕海之居茭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暴勇奪寧處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府之職爲天下最非有過人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殆甚志煩而戾觀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出政於此適曹漕運之役及吳淞口徒陽河竣功之時

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辦不勞邦無曠功吏無留牘雖韋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彙之劇也名其園曰閒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責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吾乎足以為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梅伯言書莊子後

嗚呼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為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為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為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己造大與王斗顏蠋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蠻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在若存若亡之閒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為人於富貴利達之見固未能忘於心而饑秦妾婦之遺又所不為故汪洋自恣務為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以莊子為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為說悉舉而由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韙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還吳不自樹立者之所為非所謂雄傑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粹之精未有如今所謂制義者矣而豈得謂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皆怨誹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誹也隱矣

梅伯言書後漢書後

古姦民為亂者多矣毒官吏迫饑寒挺刃而卒起及名捕嚴急則求黨與索聞和以自救皆事勢之常態要未有無所激發處心積慮立教以惑民者也其有是者蓋起於東漢之末而大盛於魏晉之閒嗚呼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菲民之所能為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蠶而衣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尊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色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甚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儺蜡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為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動而思騁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肄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乎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為利導之草野之閒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歛財帛賽會飲遂而已而其後遂為有國者之憂至於為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願哉然而勢必至乎此者何也吾為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為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己也闟闟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為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為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

一國若狂舉後世聚衆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樸枝野處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士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易教化不易與者則妄矣王益吾云文特古茂盡至其命意殊爲可也

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群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

乎。余之不服桐城諸老之書教世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反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本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曾滌生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　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　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愼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　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

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　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　國史儒林傳褎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　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與己之不免

為鄉人一朝之患非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俯不愧而仰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以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曾滌生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為芻論屬為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學者二論禮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其統緒者一其首章遡今日之亂源於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為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為敘諸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槀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為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灃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槧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茮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間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為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為知言者徒也未幾茮雲與世隔絕為先令處分後事並秉古禮國藩既銘其墓又為家傳屢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識諸劉氏之碣君子之言世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昔者良知之說誠非無弊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著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為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為歸者也而芝房皆篤識之已甚其果有謬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由學問世瀆積而一清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茮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茮雲同其自鑄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茮雲異而其博稽而慎取則同其嚴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辯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曾滌生王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訛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編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衆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爲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農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覩是時朝政刻覈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騖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頹俗日熾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歎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爲行人司知事終不可爲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　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之艱貞徵聘尚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閟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脣之訟笑用是其身長遯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歿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皋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徵劉毓崧伯山等分任校讎庀局於安慶蕆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粗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曾滌生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　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歉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衎石給事儀吉儆明焦竑獻徵錄爲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寶惠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鄢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始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閟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蔚起俊彥雲屯焜燿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

聖我　聖祖仁皇帝乃與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
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
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　朝　六祖　一宗集大
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　聖祖之
教此在愚賤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
也　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
而不肯少休老年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
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暑不能方其專
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堪其勞苦而不疾
步行天壇并[illegible]而不倦年逾六十猶扶病而
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要道躬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
天象地輿算音樂律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
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
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啟門徑後來高才絕
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
皆　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
統中興肆去康熙癸巳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
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
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豈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
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
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
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嚴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
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
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恃國藩亦草疏密陳
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
疚惟　朝廷量予甄錄當時雖為吏議所格　天子
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
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　聖祖有言曰人貴初
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
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耶
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
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耕耨歲年慎裒聚於
編錄國萃言而取衷蔚成　聖清鉅典與上所稱周家雅
頌嘗諸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曾滌生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
示余而屬為序其耑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
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
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
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
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
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
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
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
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
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
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
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
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
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
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
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
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
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
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
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　聖朝康雍

之附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阨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搜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王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王拯字定甫號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使有龍壁山房文集

英吉利重犯定海城亡之日王剛節公錫朋及定海鎭總兵葛公雲飛處州鎭總兵鄭公國鴻同日殉余嘗讀葛公年譜而爲之志今讀上元梅先生爲王公家傳言二公當日事大略同獨葛公年譜言公守曉峯嶺葛公守土城此言公守土城而葛公曉峯余志與梅先生傳皆據兩公家狀以書而有此抵牾何哉考城之陷實自曉峯兩家子弟豈心有惡乎是而故爲舛譌者歟抑皆不親目當日事而傳聞失實歟當二公之殉大臣奏章言葛公死東嶽宮乃據當日諜報所言東嶽宮在土城葛公死實轉戰至竹門山定海縣民徐保求屍以歸其言宜信而諜者第知城危時葛公在東嶽宮則以爲城陷戰亡必死其處耳然則葛公之守土城於此乃益有徵且以定海本鎭兵而當土城之衝於事理亦宜然然此皆不足論論其大者則二公皆非所謂折衝疆場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者歟且曉峯之陷徒以未得礮耳持飢疲數千之卒捍縣海之危城當敵大隊皆猶徒手以搏射虎久必力盡而自斃世豈有咎其爲射虎所爪噬之一臂指而以爲不力者乎夫何足諱而爲之掩也始定海既復夷艘寄泊海壖夷人登岸雜市貢貿易　欽差大臣裕謙執諜者二人情劓刵焉而張其皮城門夷人大恨聞人言公力戰時中賊礮傷一足乃陷於賊賊效裕公所爲而糜其屍嗚呼豈不尤慘烈哉二鎭同戰歿而公屍未歸則或此言其可信也司馬遷曰人皆有一死而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彼輕重得失則或一決而死或菹醢而死等死耳乃吾觀古忠臣烈士當其被禍尤烈則後之人尤感慕焉抑獨何歟夫人之心必有所之彼之於利祿名位者日顚倒於膏粱文繡酣豢怡悅人見之者且將厭焉而彼方泰然自以爲得也忠臣烈士崎嶇險難或展轉刀鋸鼎鑊之間雖夫路人攢眉蹙額以謂大感至相悲泣亦安知夫受之者不心甘焉如人奔走於塵暍焦然而乘清風出霄雲以游乎壙埌之表猶夫利祿名位之徒之泰然方自以爲得耶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人能各得其所欲得而又何憾焉公任壽春尤得軍士心壽春天下雄師號勇善戰公所將數百人至定海

多從義類，卒生辭者。吾故因讀公傳，論傳所不及，而並著之，以備史官採錄云。

方存之龍標集序（宗誠字存之安徽桐城人生員官直隸棗強縣知縣有柏堂文集）

際隆盛之時，處文物之地，席豐厚之勢，華衣鮮食以養體，使令婢僕以適意，弦歌揖讓以習其儀度，道古評今以昌其言辭，筋骨無所勞，心志無所苦，嗜好無所拂，如此，成學宜易矣，然而俊才美士，往往陷溺其中而不克自振，禍患興，烖害至，傾覆流離，險阻艱難之備受，阨於人，困於天，岌岌乎身無所復之，口無所控訴，父子兄弟凜凜然莫必其命，以視向之所處，幾若游萬仞之山，而墜於百尺之深淵，然古之志士仁人以及文章之士，其德業之盛，技藝之工，反多成立於此時，何哉？無紛華以眩其目，無靡曼以蔽其耳，無驕淫詐巧以蕩其心意，而又日閱歷乎天道之循環，人事之變化，物窮則反本，動忍久而才智自生也。里人張君少習爲詩而未成，及避亂舒南山中，遂專力於詩，饑寒勞頓不少輟，積之至數百篇，今年春歸寓桐之西山，又作詩二卷，曰歸樵集，以示余，且屬爲敘。始君居城北，有小園，饒花木之盛，累世積古書至數萬卷，書數百軸，多前賢校錄題跋手墨，燦然里中，知名士時往觀之，而君尊人尤好余常從兄石士遊，飲讌論詩文甚樂也，閒攜酒肴招遊龍眠谷林之閒，繪圖賦詩，優遊不倦，今城陷數年，不惟君家之貞亭書籍俱毀於燹，即龍眠谷林亦迥非曩日之舊，君之尊人棄草宿矣，一切俱歸夢幻，獨君之詩益多而日精，嗟乎外物不可保，而惟得於心者可以歷世變而不磨，不於斯可見邪？君家既素封，今詩日進而窮乃日甚，君雖不以此廢業，而常有不平之嘆，余觀天地之化，春夏之交，百物蕃庶，氣象萬千，煥乎若不可遏，然此乃元氣之所以散也，秋冬之際，草木黃落，肅殺嚴凝之氣塞乎兩閒，對之愁慘生焉，而不知此正天之所以斂其元氣，元精歸根而復命，然則前日之豐亨不足念，而今日之窮困固無足憂也，君其益養其心，而日昌其學焉，可矣，咸豐丁巳秋九月。

方存之龍潭丁氏族譜敘

仕者衡陽彭雪琴宮保洎今相國合肥李公，俱各以文儒從曾文正公倡率義師，繼荷　朝命秉節鉞，開府東南，芟夷大難，立不世之勳，及天下既平，則又皆以敬宗收族爲心，捐貲修譜，俱屬宗誠爲改定譜法。宗誠謂二公曰：譜以紀實，當以近而可信者爲宗，其得姓受氏之祖，以及歷代名人，則但考其淵源，而不可以入譜，恐其非吾祖而或繫於誣也，二公以爲然。於是皆斷以始遷之祖爲一世祖，自是而下，支分派別，有譜有倫，蓋古之君子，進則舍身忘家，輔世長民，而不及其私，退則修內政，立家法，敦宗睦族，而不忘其祖，其義一也，若夫以一人之身而兼修家國之政，既致身報君，撥亂世而反之正，而於王事靡盬不遑啟處之中，仍以尊祖敬宗爲懷，稽古徵實以立譜法，是豈非忠孝兼至仁義俱盡者與？合肥丁樂山方伯，少以書生讀大節，當粵逆之亂，淮南北羣寇四起，即能立堅捍禦以衛鄉族，後從李公贊畫軍事，平吳越，復率鄉兵數萬人從平捻逆於齊魯燕趙之閒，功成解兵歸養，將承其先祖之志，輯修族譜以治家政，適曾文正公總督直隸，知其賢，奏遣治軍於保定，未幾奉　朝命備兵天津，天津爲東北輻輳之區，中外交涉，釁端易起，而江浙閩粵運漕亦聚集於茲，益加以連

年永災饑民數十萬環在境內非深識大體仁心爲質而智勇兼資者不足以鎮撫之也公聞李公駐天津任大責重雖欲告歸修政於家時有所不能義有所不可乃令族子功烈拉廷六安陳君子勤歸里爲詳稽博訪攷實徵信以成族譜復錄其世系大略函寄宗誠嗚呼何其慎也攷丁氏得姓受氏之始本於齊丁公後世多居濟陽元季有避亂遷居無爲者其後世有諱士雲者由無爲之獨山遷合肥之龍潭河遂爲龍潭丁氏之所自始今二百餘年歷十餘世尚未有譜故公承祖父榮祿公之命而郴修之雖淵源濟陽無爲而斷自士雲公爲龍潭丁氏之世祖嗚呼是其用心取義又何與彭公李公如一轍也宗誠以庸才爲末吏公忘貴下交以譜來質且屬爲敘宗誠既敘公始能奮迹從戎毅然爲天下除大患及今耋辭事因又上承祖命爲敬宗收族之謀有合於仁義忠孝之遺而其譜以始遷之祖近而可信者爲宗尤有當於古法且可爲天下後世則也於是乎書桐城方宗誠謹撰

張廉卿書元后傳後（張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丙午舉人官中書有濂亭文集）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嗚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權謀武力蹈秦項之瑕隙議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吏爲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而呂氏之禍幾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之後弊制相尋沿習爲故周勃之出拜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臧之廢一自太后主之竇固讖黃老獎不免而田竇之獄釀以天子是窮其不寘武安而不能不絀於東宮實嬰灌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且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驟至尊而莫有非之者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爲敗行殄與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至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爲亂基哀平之世傅氏丁氏更迭盛衰畫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懵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冢宰之職立宮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爲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尊卑而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扃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爲相國論法令慎完蓄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王於端本正妻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世有微詞焉後之人難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與於孝文之世請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與禮教論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然於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顏明道之說孔孟既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於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論贊精足突過）

趙菁衫權衡山館詩序（趙國華字菁衫直隸豐潤人同治癸亥進士山東候補道）

有菁草堂三集

壽度故研，單心焦思，世所營競，擯謝而不顧，兀然居散然遊居，未嘗不吟；遊未嘗不頊頊然歌。自少而壯而老，病垂不起，而弗之廢，口誦斷句，以歿。此豈有登者哉。雖然，世之人其冉冉而歿焉者，夫何日而不有也？而何嘗人之知之也？知之矣，而何嘗人之思之也？知而思，思而悲，其必非無所操以見於人而能得此於人之心也。清苑李先生歿於濟南，余友何吟秋哭之哀。夫世之人，生前苟赫赫，未必不得千百人誄頌，而一日而歿，則將求一由衷者之涕洟，不能可得。而先生獨得此於吟秋，而吟秋固自重其所施者。余知其無濫悲也。吟秋語余曰：李先生生平爲詩千萬言，其孤將以序屬子。嗚呼！先生之孤，余曩與同官書，因竊先生歲讀先生詩。一日，余行水亭狹巷閒，遇先生湖上，歸短笠輕屨，婆娑來持余。先生素重聽，問答且久乃去。既余出爲樂安，比歸而先生則不可復見矣。顧余於濟南數去數至，有時未嘗不思先生也。今念吟秋言，求於先生家，曰種德山館詩，爲校而釐其尤爲一編。蓋先生未嘗有言，然以余不忘先生，以是知先生之意，或亦未必不在余也。先生復工詞，曰紅豆，余所梓明湖四客先生者其一。然則先生之令人思者，又不獨詩與。

趙菁衫聽綠山房詩序

巉巖絕壑，窈然以深，大石如屋，古樹高下，朽者無伐，潭水渟碧，細泉蜿蜒，或溜灑草中，雜花迷條，生落自若，平亦非陸，直亦非徑，從日至暮，終歲之四時，天地閒恆有其地，而未有人至；而人亦不易焉至，且語人以可至，而人不必樂乎其至，強而一至之，而亦無樂乎其久至。夫人之生，不能無所至者也，不至乎此，則至乎彼。華城雕房，肥肉大馬，名花宮酒，高歌靡舞，珠繡眯視，絲竹塞耳，時賓勢客，趾舄不絕，毀譽盈當途，榮辱出頃刻，喜怒哀樂，一非己有，而人顧樂之，樂之而豈必乎其至，而人顧樂之愈急，十其人則十樂之，百其人則百樂之，而乃有人焉所樂獨有異。嘗過余，衣垢而中潔，貌瘁而內恭，言山中人則喜，余亦至其寓居，僻無人室，湫若澤草牀一下席，野石斷玉，雜古泉幣，枚枚焉枕閣壁，則漢武梁石室畫，几則唐賈島詩。察其言詩，意蓋非賈先生不屬也。故詩及僧十之九。余嘗以詩之道，蓋主於氣，雜力幾觀其所爲擅定而不越所懷，奉如嚴師，危思苦吟，近鮮其匹。然則人之成事，必無所出入，而後約必孜孜不輟，而後深，不其信與？況詩之境大有所謂華城雕房，鬱巖絕壑者，而以賈爲宗，則尤爲恆情所苦，而獨能樂而至，而久之，豈啻詩之工，其懷抱亦軼矣。詩曰聽綠山房，姓曰翟，名曰熙典，字曰式文，家曰披縣。披縣之翟世文學，而以清業名。

吳摯甫寫定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敘 吳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乙丑進士，官直隸冀州知州。

古尚書百篇，今存者二十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莫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爲傳載萬世，薄九閡，彌厚土，不敝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崇與。有以久大之也。揚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爲渾渾爾，噩噩爾，灝灝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汩於晚出之僞篇，莫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于商于周，獨取其詰屈聱牙。昔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敍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不及此聖人者道與文故并至下此則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倣效而幾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吾尤惜近儒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灝灝者詰屈而聱牙者其蔑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真譔迄秦爨類采文字異者著于篇庶緣學之士有以考求揚韓氏之說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還已弱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尚書抑遠矣秦爨區區起邠荒竄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舉然蹈千載上視三代殆無愧色吾又以知帝王之文之將蟄于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自漢氏言尚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皆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讀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朝錯入中祕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國與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異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言尚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議太常以尚書爲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人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二十九篇而廢棄其逸十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朝錯所受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尚在孔氏古文若廢棄逸十六篇不講而止傳伏氏所有二十九篇則與朝錯所受書何以異且又何以大遠乎今文邪今文自前漢時立學官有祿利學者習歐陽夏侯經說之成市而朝錯壁中書僅乃能傳讀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師之所傳盛衰懸絕乃如此其於古文逸書而以不誦絕之誠無足怪若賈馬鄭諸儒者講歐陽夏侯不習博士經不徇祿利背時尊崇古學矣乃亦不誦逸書何與帝王之文至難得也遭秦焚不盡亡伏氏少失焉而復出於孔子之堂壁可謂至幸是後雖微弱猶尚絲聯繩續彌留四百年而卒廢棄於諸儒崇古學者之手自是以來逸十六篇舍太史公所錄湯誥外無復遺存者矣此可爲深惜者也光緒十三年秋七月桐城吳汝綸記

王鼎丞致定州牧馬佳君祠碑

（王定安號鼎丞湖北東湖人同治壬戌舉人現任安徽□□□有□□文鈔六）

余讀張太史馬佳祠碑至興復古樂一事喟然曰禮樂之感人微矣哉當道光末造　國家晏清無事上大夫務爲容悅翫瑣苟且偷靖以圖目前一日之安及大寇既興一夫倡亂海內靡然騷動矣馬佳夢蓮氏以世胄作牧定州獨能不譎於俗扶奸殖惠孜孜於古循吏之所爲政與慶舉民氣大和遂考樂定律頒容揖讓日與諸生從事於孔子之堂其流風遺韻歷今三四十年定之人思其德弗衰雖至寇盜蟠橫兵戈擾攘之際誦詩習禮弦歌不輟秩秩彬彬未衰以安危易節噫古所稱愛人學道之君子者非耶光緒七年夏四月公子葛民方伯開藩晉陽先是余權陳臬事與署方伯松君峻峯遣員赴齊魯間訪求樂師不得僅購笙簫琴瑟鼗柷敔鎛鐘編磬籩豆簠簋若干器以歸於是方伯遣人赴定州延樂工崔和睦等還晉中聽彼子弟數十輩習其音越明年二月上丁展祭將事之夕天闃地靈慶雲晻靉星月燦

濤文武庶寮既即位牲潔齋清果芬黍稷馨聞羞
鐘鼓鼉鳴靡導於前鼗播於後籥翟風颺干戚雲聚
歌者中律舞者中節神靈恍惚來享斯祭禮既成大
中丞新城徐公甚嘉悅之嗟乎古樂淪亡久矣曲阜
孔子故里宗廟在焉而近世無有能習之者定之人
乃能存碩果於剝亂之後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不信
然歟雖然微馬佳君吾晉人安知古樂之尚有存於
今者於是歎公之遺澤及於人者深且遠也

王益吾重刊新安志序（代王先謙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有葵園文鈔）

新安山郡也其山西北自嶺嶠下而出於休歙之間
者曰率山登高視之黃山齊雲皆出其附麗下山水
東流為漸江歸貴川汊口志序所稱率山之水北與
練溪合為新安江過嚴陵繞入錢塘者也其西流者
一由祁門達浮梁一由婺源達鄱陽為廬江水山海
經曰三天子都在閩西海北亦都之三天子都浙江
廬江皆出焉酈元本之為水經注舉今率山地望當
合而郭璞謂三天子都為歙東玉山則以今績溪大
鄣山當之誤也余因思秦於此立鄣郡蓋取義三天
子鄣為最古而自來說地理者二云秦以大鄣名郡又
非也漢更郡曰丹陽其所屬歙一縣西得後世新
安全地郡孫吳始為新都郡晉太康中改新安至宋
仍其名羅鄂州始為之志觀其敘述有體徵引賅備
多稱前史志傳之闕洵考古者不可少之書矣自秦
漢迄今郡邑割併不常沿革回感而吾徽州一府適
符宋代新安屬地之數余又性好游覽老耽詞翰念
文獻之不可無徵而是書之為山水增重也爰重刊
而序之如此

王益吾梓湖文集序

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刊所為文曰梓湖錄者殁後
二十年思賢書局鳩貲重刊先謙獲與校讎之役適
為蒐補散佚得文如干篇為卷十二而謹序其端曰
自咸豐軍興楚材輩出而曾文正左文襄為之魁士
之有志名業者莫不走軍壘依倚取通顯先生與二
公交密終身未嘗有所求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
卒辭不往以舉人大挑司鐸瀏陽意有不合即自免
去博觀載籍寢饋精微而於古人為文之道孤往冥
會意量淵然常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州城南白鶴
山之呂仙亭君山之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樂而忘
返天容水色晴曦雨夕千態萬狀奔赴几席時或扶
笻而行揄筆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
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曾亮時
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說啓導後進其言由　國
朝姚劉方三君上溯明歸震川氏以嗣音唐宋為古
文正宗先生顧稱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
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為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
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蓋先生之文
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
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為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
行之膽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與吾
楚近日功名之塗日闢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留意
敘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
梓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梓湖水經
湘水注所稱同梓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梓湖瀹
叟云

奏議類

孫錫公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謚文定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懇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逢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竊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

已敬聖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艮之已而真知其不足若安少懈驕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敬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謙諱切磋者爰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爲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懈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懈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然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爲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孚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治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此疏

韩陛元年上會文正公[illegible]原奎論文云乾隆間學[illegible]南相國書國條文數推[illegible]堂[illegible]書宗廟聯大重如廻日称升四深箱明象謝[illegible]云中升者以比之集謂審諸爲恭文定公以不自是臣[illegible]聖[illegible]可爾量盛爲明以道事君者矣[illegible]廟[illegible]宇大十年臺擴大實始其不備未必非此議傳助高粟戚使嘉惠元道光元年臣業普[illegible]此疏速星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壽團舉區作實議亦勝故疏道星余在京時諸士友奉[illegible]故建需本速泰[illegible]第一余以其文集不其高古精怒易之近年[illegible]加[illegible]其旂云三曾一算凡中曾以上大[illegible]皆明此[illegible]不自[illegible]以前云自是之領不彼殿白可以[illegible]曾東西可以易而亦非錢大曾業[illegible]加著備者不能道余寔[illegible]勞泰[illegible]高位多周說官所貫三户言者余自反實所[illegible]見阮韩[illegible]宫敕步光官敕東然亦不可不頃[illegible]之防吾足朱各靖一還差唐右亦小竃詩人[illegible]極之遺也

曾滌生遵議大禮摺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　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　大行皇帝硃諭遺命四條內無廟　郊配　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鑠　郊配既斷不可易　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衆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諄諄諭誡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欽仰　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　聖主之博采竊以爲　遺命無廟　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廟　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廟　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言之閒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於　皇上爲　禰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　功德之隆論又當與　列祖　列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宗豈其弓劍未忘而烝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尚有廟祭況以　天子之尊敢廢　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廟　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

情文因之而生　大行皇帝仁孝之德同符大造偶
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蠲緩含哺粒我烝民后
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
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
之實而欽辭　升配之文則昔天臣民之心益覺不
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　列聖升配惟　世祖
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　聖
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　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
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　大行皇帝儀型化神即
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
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
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
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遵者三何也
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釐修一甎一
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
不可　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閎大乾隆二三
年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
乏餘地我　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
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　身作則俾
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二幄之南尚可添置
一案曾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
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
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
忍言者也經此次　硃諭之嚴切留廷之集議尚不
肯議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嘗
來必至修改基址更變舊章此其不敢遵者一也古
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
之史書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
宗高宗並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
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真宗並配後嘉
祐七年從楊畋議罷太宗真宗配位我　朝順治十
七年合祀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　大享殿奉
太祖　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
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俗儒無知或有
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預爲之防故
硃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爲一經斷定則巍然
七幄真　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尚且不許罷祀之
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　列
祖者愈久此其討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
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
以尋常之議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
慮此其不敢遵者二也我　朝以孝治天下而　遺
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莊文皇后遺命云
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請遷
化去　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　聖
祖仁皇帝不敢違　遺命而又不敢違成例故於孝
陵旁近建　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　地宮
至雍正初始敬謹藏事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遺
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　遺命故
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　廟號未得　祖稱載在
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　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
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　朝家法不符且　硃
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　列祖於崇高
此乃大孝大讓至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虛忱
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
違者三也臣稱計　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

然不奉　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歎。違奉　升配。既有違　命之歎。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　聖父制禮。而　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時。上顧　成命。下顧萬世。或者怵然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　奏

曾滌生應　詔陳言摺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為應　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　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　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　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　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為我　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　朝　列聖為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　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　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騖高遠。故　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　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鉅。　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　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　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　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　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　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正與　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　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軟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擇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

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薈萃
之地將來內而閣部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
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
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
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
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
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
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
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
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
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
而充翰林入　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
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
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　皇上超擢譬之甘雨
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
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　內廷行走
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
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
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
別之例亦廢近奉　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
京秩培養之道不尚有未盡者歟自頃歲以來六部
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
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
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　內廷終
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　內廷四人禮部六堂
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　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直
內廷在諸臣隨侍　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
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
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

一顧又焉能達　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
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　皇
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　內廷者令
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
直　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
心術長官一一周知　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
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
即長官之賢否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
才同往來於　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
於　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
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　皇上偶有超
擢則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
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
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　旨本無才
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　召對陳言　天威
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　國
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
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　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
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
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
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　主德之隆替
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
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
本朝以來匡言　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　高宗
袁銑以寡慾規　大行皇帝皆蒙　優旨嘉納至今
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
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
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　皇上御極

之初又　特詔求言而　褒答倭仁之論臣讀之至
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竊有過慮者誠見
我　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
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攫長攻
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　皇上堅持
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斁之心
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
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
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　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
非　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
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　皇上再
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
內外大小羣言竝進即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
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　明鑒
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　召見之
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
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
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
爲用竝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　皇
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
一伏求　皇上憐其愚誠俯賜　訓示幸甚謹　奏
曾滌生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摺　咸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爲敬陳　聖德仰贊　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
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
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　皇上生安
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
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　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
儀之頃仰瞻　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
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
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
然苟非朝祭大典雖偶一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
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
被參內廷接　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曾署惠豐
以微儀獲咎在　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
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
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
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
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貂褂　御門常服挂珠既
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
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
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
哉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
地利又其次在愼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
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
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
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
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
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
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
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　欽差大臣宜駐劄
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
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
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
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
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
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

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貲皆借資之項展
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
日之大計也卽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
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　國計圖
其遠大卽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
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　皇上豁達
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
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
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
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
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
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
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　褒
許者　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　優
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
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
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
最優之途莫如　兩書房行走而保送之時但求工
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
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
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
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　國朝
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
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
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　皇上於軍務
倥偬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
從容　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
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　本朝之成憲

獨不可稍述乎　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　召見詳
加考校今日之翰詹卽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甯脫乎
小楷試律之閒卽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
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察究其真學真識乎前
者臣工奏請刊布　御製詩文集業蒙　允許臣考
高宗文集刊布之年　聖壽已二十有六　列聖
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　皇上春秋鼎
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　聖度之謙沖
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尚虛文之意風聲所被
必有樸學興起爲　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
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　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
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
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
不防去歲求言之　詔本以用人與行政幷舉乃近
來兩次　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　皇上
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
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
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　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
聽之所寄也　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　國人皆曰賢
黜陟者　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　天子與普天下
人共之　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
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
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戇直者少緘默者多　皇上再
三誘之使言尚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　皇上
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　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曾履
泰之汙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

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諸媚軟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鋩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苶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

皇上之所以使賽尚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

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

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二者辨之於早祇在幾微之所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為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

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

聖慈垂鑒謹 奏

曾滌生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摺 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

奏為巡撫銜浙江藩司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月聞皖北三河鎮官軍失利比念李續賓剛烈性成必已見危致命惟相距遼遠未悉其死事情形茲據其胞弟李續宜稟稱李續賓自攻克潛太舒桐四縣後遵 旨進攻廬州因三河鎮為舒廬衝要賊巢偽城一座堅壘九座九月二十八日進紮三河十月初二日親攻九壘下之適粵逆陳玉成率大股賊自六合廬江來援捻逆張樂行率大股賊自廬州來援衆十餘萬晝夜兼程直趨金牛鎮連營數十里鈔大軍後路李續賓所部除留防九江及舒桐外隨征不過五千餘人又攻壘血戰銳卒損傷過多遂飛調防兵策應未及至而賊已來逼初十日派隊迎擊金牛鎮戰樊家渡已獲全勝忽左路出賊數萬乘霧來鈔我軍遇伏敗歸前後受敵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鍾萬福等力戰死之餘皆截阻不能歸營李續賓自領親兵救應而偽城之賊復出與援賊相合我軍四面被圍初更時最後兩營李續燾彭祥瑞兵勇衝出於是賊踞其壘斷我軍去路或勸以突圍退保徐圖再振李續賓曰某在軍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即不望生還今日固必死此有不願從死者請各為計各員弁皆號泣曰某等願從公以死報 國不願去李續賓具衣冠望 闕叩首二鼓向壘怒馬直出赴悍賊林立處死之臣胞弟曾國華及何忠駿何[illegible]王揆一李續藝吳立恭董斛源等皆死之而副將李存漢道員孫守信運同丁銳義等猶督守孤壘以俟桐城援兵至十三日亥刻子藥水米俱盡孫守信等死之十九日賊攻桐城李存漢趙友財謝國湘李景均等死之桐城復陷凡湘軍員弁兵役隨李續賓死者近六千人十一月三河附近鄉民從賊中覓得李續賓尸骸潛送霍山並至黃州即將返葬湘鄉各等情稟報到臣伏查李續賓戰績自咸豐三年赴援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永興有

江西湖南奏報四五兩年攻克岳州武漢廣信等處有臣國藩奏報六七八等年攻克武漢九江皖北各處有官文胡林翼等奏報各在案此次死事之烈官文等必詳奏請　䘏惟臣與李續賓從事較久相知頗深有不得不瀆陳於　聖主之前者李續賓初援江西爲羅澤南營中幫辦同隨羅澤南征剿各處猶偏裨子弟之流然若無所知不自表異人亦未有以異之迨岳州大橋之戰塔齊布獨稱湘勇白旗爲無敵賊亦深畏白旗白旗者李續賓所部右營也既而田家鎮之役以少勝衆九江之敗士卒多逃散獨右營勇丁依依不去然後衆稱其實得士心矣嗣後帶勇無能轉戰江西岳鄂之閒經過州縣不見一客稍人廉坐不發一語自楚軍之興人人皆以節烈相高或程督自堅或獻直共督或僕陳詞預相要約李續賓獨默然深藏初不預作濃烈自許之言然忠果之色見於眉間處近上下皆有以信其大節之不苟臣所立湘勇營制營規立哨仿古法計事按籍皆有定程行之既久各營時有變更惟李續賓守法五年始終不變嘗語臣曰立法者但求大段妥善行法者當於小處彌縫臣初定湘營營規各項稍示優裕原冀月有贏餘以養將領之廉而作軍士之氣李續賓統營既多歷年已久節省贏餘及廉俸至數萬金不寄家以自肥撥留備軍中非常之需咸豐六年冬曾寄銀五千兩於南昌濟臣弟軍之急七年冬又寄銀萬兩至吉安濟臣弟曾國荃一軍又寄二千兩至貴溪濟李元度一軍此外贏餘銀兩亦皆量力濟人不吝他軍饑而己軍獨飽往者故撫臣江忠源嘗論兵勇利病勇則畛域不分而專其責進氣定此之所舉彼之所散兵則尺籍有定而專其畀限太分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兵則規矩較嚴而患無陷陣剛猛之風勇則銳氣較新而患無上下等威之辨故用兵以和爲貴用勇以嚴爲貴李續賓馭下極寬終年不見慍色而弁勇有罪往往揮涕而手刃之甲寅十月在田家鎮斬退怯之勇臣奏牘稱其有名將之風故刑人無多而歲久無敢驕慢至於臨陣之際專以救敗爲務以顧全大局爲先遇賊則讓人衆其弱者而自當其悍者分兵則以強者予人而攜弱者以自隨或攜節數次弱者與強兵則又另帶新營以自隨江楚諸軍每言曾攜帶弱兵肯臨陣救人者前惟塔齊布後惟李續賓此次三河之敗亦由所部強兵分留湖北分援臣處分防九江分駐桐城而多攜弱者以自隨其仁厚在此其致敗亦未始不由乎此此軍民所尤悲泣不忘者也臣昔稱李續賓厚重少文百戰無挫私心竊幸以爲可賴　中興猛將之烈不意大難未平長城遽隕曾臣官文等具奏請　䘏想蒙　聖慈矜鑒臣與李續賓同鄉姻戚不敢飾詞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就夙昔所知瀆陳　宸聽伏乞　皇上聖鑒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謹　奏

曾滌生通籌全局請添練馬隊摺咸豐九年正月一日

奏爲遵　旨通籌全局並陳近日軍情仍請添練馬隊以圖進取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調蕭啟江一軍赴援皖南張運蘭一軍進攻景德鎮並遵　旨籌酌援皖事宜於十二月十一日恭摺覆奏在案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諭王懿德奏請飭曾國藩留撥張運蘭一軍保衛閩境一摺曾國藩援閩之師前因所部兵勇

多染疾疫。曾駐建昌調度。徐圖拔隊進剿。值李續賓全軍失利。皖北賊勢披猖。經駱秉章奏請飭令該侍郎移師援皖。留蕭啓江所帶四千餘人防守江西。嗣經諭令曾國藩因汀州等處尚須兵力。江西景德鎮大股匪徒尚未盡殲。未能即日由楚入皖。令其斟酌情形具奏。茲據王懿德奏接曾國藩咨稱。擬率帥遣道張運蘭等軍赴楚勦辦。該會以閩省賊燄兵單。連城尚被占踞。接壤之饒州單都等府州紛紛告警。尋據曾國藩大軍鎮定邊陲。其前部張運蘭一軍。已抵邵武。轄境正資攜勦。未可撤回。所奏亦係實情。著曾國藩通籌大局。如閩省賊匪猶藉援軍。卽將張運蘭一軍。暫留攻勦。與王懿德會商辦理。至湖北防堵。現已周備。惟皖南北尋擾者聚。有須兵力。而江西地方尚有大股賊匪。該侍郎亦難舍近而圖遠。仍著斟酌調度可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臣才識短淺。何足以規畫全局。就近處數省而論。則安徽軍務最爲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皖南中界一山。皖北中隔一湖。兩路賊勢。臣前疏已詳悉具奏。近聞福建之賊。尚踞連城。江西之賊。竄入南安贛州戒嚴。定南崇義相繼失守。以臣愚見。連城之賊。閩省兵力盡足了之。南贛之賊。人數尚多。悍者較少。非一枝客軍所能殲辦。必須本省兵力稍厚。以圖搜捕。方可徐起有功。惟安徽賊黨。其氣甚惡。其慕方長。大凡官軍與賊。此消則彼長。彼消則此長。斷無中立之理。我能進而勦賊。則賊將竭力禦我。不暇他竄。我不能進而勦賊。則賊將乘隙犯我。旁出四竄。皖南無進勦之師。則賊必東犯浙江。皖北無進勦之師。則賊必北犯齊豫。故就一隅論之。則江西之南贛。福建之連城。均是賊黨。均須兵力。不可舍近而圖遠。就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誠使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勦皖南則可分金陵之賊勢。卽可紓浙江之隱憂。勦皖北則可分廬州之賊勢。卽可紓山東河南之隱憂。方今湖北全省肅清。然與皖境處處緊接。防不勝防者。莫如湖北。據上游之勢。能制皖賊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臣與官文胡林翼等熟商。就現在之兵力。稍加拔勦。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中流現有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啓江張運蘭等任之。三道並進。夾江而下。幸而得手。進占十里。則賊蹙十里之勢。進占百里。則賊少百里之糧。卽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勢既重。卽下游之賊。不得不以全力禦我。其於金陵廬州兩大營。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軍外之聲。此遵　旨通籌全局。宜併力大江兩岸之微意也。至臣處近日軍情。蕭啓江一軍。自石城拔營南赴雩都。據稟南贛各屬賊蹤蔓延。力難兼顧。臣批令專救贛州。以保要郡。不必旁騖他處。張運蘭一軍。自臘月十七日。馳抵景德鎮。十九日吳國佐小挫一次。二十七日。張運蘭大勝一次。開仗情形。由臣另摺具報。贛州居江西之極南。景德鎮居江西之極北。相距千有餘里。臣駐建昌。距兩軍亦各五六百里。調度不靈。轉運不便。且兩處皆孤軍深入。賊衆兵單。日夜焦思。無師可濟。臣前次摺尾聲明蕭啓江之軍。或留防南路。或隨臣北行。咨俟續行具奏。近日詳加體察。顧此則失彼。顧南則失北。與其懸心兩地。不若專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撫臣

耆齡請其另調勁軍以勦南贛兼辦團練以節省從臣即專辦北路調回蕭啓江一軍歸併饒州彭湖等處在江西則臣管北邊耆齡管南邊在皖楚則臣攻南岸都興阿等攻北岸地有分防斯責無旁貸庶有定向斯士無二心免致到處牽掣一無所成此臣處近日軍情變調蕭啓江并赴北路之微意也臣往歲在軍未聞賊匪能用馬隊近聞粵匪常以馬隊衝鋒捻匪則馬匹尤多李續賓三河之敗即係賊馬數千為湘軍向來所未見昨吳國佐屏嶽鎮之挫亦為賊馬所敗今欲整頓陸軍不得不添設馬隊東三省馬隊天下勁旅根本所在不敢多為奏調臣與湖北督臣撫臣城商擬由官文等奏調察哈爾馬三千匹請

旨飭上駟院押解來南潁亳一帶有善騎之勇可募名曰馬勇應即派隸新馬隊二千餘騎與都興阿之背隊相輔而行於九江湖口等處擇平原曠野馳騁而操習之惟以南人而騎北馬以勇丁而學弓箭非倉卒所能奏效臣願竭數月之力朝夕講求從容訓練期於成熟而止練成之後以二千匹交江北諸都興阿舒保等麾下以五百匹交江南臣麾下以壯步軍之氣而寒賊黨之膽餘剩馬匹游牧於黃州教習等具設局於九江以備隨時添補更換之用倘仗

皇上威福按事若成皖豫等省軍務可期大有起色此添營馬隊臣願自任教練之微意也溯自咸豐六年洪楊內亂河北肅清武漢再克臣方慶幸以為大難計日可平不謂遷延歲月粵匪未靖捻匪復滋蔓始須有日竭不支之勢將士有久疲思退之心若非奮發精神變換局面將有類乎古人所謂暮氣歸氣者不得不改弦更張亟思所以振之區區愚忱謹就近三省軍事遵　旨通籌全局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迅賜訓示施行謹　奏晉之伐吳見附之平陳曾以武昌荊州之衆籌本書時南北兩岸無今日千里勦撫所籌中江一概路猶尼蒙年數十萬公此摺未發普古賓而來勢賊勝百倍之中興規模實具於此所謂運籌決勝不特金陵告克而已知賊不足平矣

曾滌生預籌三支水師摺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奏為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即行分投試辦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自聞蘇州失守之信即以京倉無糧為慮旋奉　命署理江督會籌增保東分中事日夜焦灼籌無良策曾於本月初三日附片具奏在案迄今又逾旬日不知新任江蘇巡撫　薛煥何人駐紮何地其力能否設法辦糧以濟京倉與否無從函商查淮揚之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通揚為大利所在若改為就場征課經理得宜較之近年所入可多得數百萬兩以外如果蘇松久陷不能辦糧或於裏下河辦米解京或於通泰課中籌巨款實銀解京專供京倉買米之用亦足以濟權變而固根本然欲保下河之米揚通之鹽非於淮安多造戰船急辦水師實有岌岌不可保之勢昨准安徽撫臣咨到奏稿亦以保裏下河為言湖北撫臣胡林翼七次寄函皆勸臣奏辦水師以保通揚淮揚二郡自古稱為澤國北有長淮南有大江中有洪澤邵伯高郵寶應諸湖運鹽串揚人字芒稻諸河巨浸支流互相灌注一片汪洋若能造戰船二三百號多購洋礮精選將弁則不特可以保下河之米揚通之鹽亦且可以輔揚州之陸軍使逆賊不敢北犯助臨淮之陸軍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揚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賊之守金陵也以安慶廬州為犄角以太平蕪湖為護衛蕪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陽石臼諸湖上則通於寧國之水

陽江青弋江下則止於東壩捆東壩而放之則可經
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古之所謂中江者也蕪湖
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攻之則難是以五年
血戰不能得手而黃池灣沚屢次失利皆以全無水
師之咎臣愚以爲欲克金陵必須先取蕪湖欲取蕪
湖必於寧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漪等湖之
中寧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如七年攻破
湖口之例庶幾蕪湖可克而東西梁山可期以次恢
復此寧國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逆匪堅忍善守
各路奏報皆有同辭官兵圍攻屢年往往因水路無
兵不能斷其接濟從前武昌九江臨江吉安等城之
拔實亦舟師之功居其少半倘閩紅單師船體質笨
重非大江狂風不能起椗又不能接應陸戰不能巡
哨汊河金陵所以久而無功亦由水師一面始終不
得絲毫之助今蘇州既失面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
陸軍幾無進兵之路城外幾無紮營之所臣愚以爲
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浙江無事宜於
杭州造船浙江有事亦宜於安吉孝豐等處造船必
使太湖盡爲我有而後西可通寧國之氣東可拊蘇
州之背而陸師亦得所依附此太湖水師急宜籌辦
之情形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
辦淮揚及寧國二支如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一支
若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徧僅留下河之米場竈之
鹽若不設法保全則東南之利盡棄矣臣自咸豐三
年奉　旨辦理水師閱歷頗久而三處皆臣管轄之
地[illegible]增皆臣應辦之事義無可辭責無可貸頃已專
丁至　欽差大臣袁甲三軍營函商淮安等處尚有
木料可以造船者否其寧國安吉亦當派人前往察

看木料之多寡船工之難易至礮位一宗擬即日派
員齎銀至廣東購買洋礮五百尊由大庾嶺過山以
達江西而出湖口又由英霍等縣過山以達固始而
出長淮計往返須五月有奇程途雖遠而限期必屆
搬運雖艱而志在必行是否有當伏乞　聖慈詳明
指示再據探報逆酋陳玉成欲由徽州竄擾江西臣
進駐徽境與張芾一軍聯絡防勦俟鮑超張運蘭及
左宗棠新募之勇次第到齊將皖南布置稍定立即
親提臣成軍騎號赴淮安督辦水師或奏派大員赴
淮辦理屆時再行奏明請　旨遵行所有預籌三支
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分投試辦緣由恭摺馳奏伏
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曾滌生歷陳湖北撫臣勳績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奏爲湖北撫臣忘勤盡瘁勳績最多恭摺奏祈　聖
鑒事竊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游歷外任
咸豐五年三月蒙　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
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
湖北州縣大半淪陷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
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
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
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
破之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
士卒爲之感動會湘勇自江西援鄂軍勢日振六年
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者以爲
鄂省還撫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少爲自固之計悉
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會撫之以全力
援勦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勦年餘相持不下中
間石達開自江西竄鄂陳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二次

胡林翼雖不肯離九江之圍，回顧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會剿蘄黃，或分遣諸將，驅掃皖豫，卒能克復九江，殺賊淨盡，為東南一大轉機，將功甫竣，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精兵，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圉，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為然。嗣賊南竄，即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圖皖，是時臣同籍方奉入蜀之　命，胡林翼留臣共圖皖籍，先滅吳匪，保三吳之財賦，罄數天之公憤，繪圖數十紙，分發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間，大戰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軍，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猶晝夜籌臣書，諄諄勿撤皖圍，力勸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為首功，此非僅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　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為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身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厚其室家，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惟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己不與焉，其心兢兢，以推誠緣友扶植忠良為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目擊者

時之不逮，而又要使此之難舉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為患，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庫帑告罄矣，自荊州推廣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覈之才，冠絕一時，尤擅於理財之中寓察吏之法，咸豐三年，奉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錢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皆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間創議減漕，嚴裁浮費，先皇帝硃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為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為部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　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藩局解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准浮取毫釐，亦不准借催科敗拙之名，為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冊，月有錄，批答書函，輒數千言，以為取民錙銖，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敦儀是即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即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為之用，兼飭之使，謹貴亦寬，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更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頹，湖廣督臣官文奏請將胡林翼　敕部優卹，欽奉　聖慈矜悼，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最深，咸豐四年曾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商，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勤，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據實瀝陳，伏乞　敕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子勳，俟服闋後可否　加恩之處，出自逾格　鴻慈，所

有摺北據臣忠勳查辦緣由恭摺附片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曾滌生金陵克復全股悍賊悉數殲滅摺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爲克復金陵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恭報詳細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照官軍攻克金陵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將大概情形於十六日亥刻會同臣等馳奏在案茲據曾國荃十九日咨稱此次攻城勦洗老巢之難與悍賊拚死鏖戰之苦實爲久歷戎行者所未見自得天堡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堡城扼住隘路百計環攻無隙可乘直至五月三十日始將李祥和蕭逢元王遠和黃潤昌陳壽武熊上珍王仕益等率隊攻克占取龍膊子山陰居高臨下勢在掌握自六月初一日起各營輪流苦攻傷亡極多李臣典偵知城內米麥尚足支持數月又見我軍地道二十餘穴都已無成官軍五萬餘人筋力將疲若不趁此攻克事久變生深爲可懼李臣典願率吳宗國等從賊礮最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割運蘆蒿草堆細山積上覆沙土左路地勢甚高利賊距城十數丈修築礮台數十座遍派各營隊伍刈於仰攻右路地勢極低利於潛攻如是者半月未嘗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損傷精銳不可勝數總兵陳萬勝王紹羲郭鵬程等素稱驍將數日之內次第陣亡尤堪憫惻十五夜四更地道裝藥之時曾國荃與李臣典正在洞口籌商一切忠酋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東偽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彈延燒各礮壘及附近堆蒿草官軍久勞之後夜深疲幾爲所乘賴伍維壽李臣典黃廷爵張詩日堵住左路殲斃賊無算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堵截右路擒斬亦多幸克保全洞口十六早黎明曾國荃將四路隊伍調齊預飭各軍穩站牆濠嚴防衝突惟將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曾國荃懸不貲之賞嚴退後之誅劉連捷朱洪章武明良伍維壽熊登武陳壽武李臣典張詩日各率營官席地跪聽具軍令狀誓死報　國遂傳令即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煙塵蔽空磚石滿谷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等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各弁勇蟻附齊進銳不可當而左路城頭之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死者甚衆大隊因之稍卻經彭毓橘蕭孚泗李祥和蕭慶衍蕭開印等以大刀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而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各率隊伍登龍廣山與右路太平門之賊排列鏖戰移時賊乃卻退李祥和王仕益從太平門月城攻入羣賊知此次地道缺口不復似前次之可以堵禦矣維時官軍分四路勦擊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進擊中路攻僞天王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蕭朱南桂朱維堂梁美材等亦率隊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與會合奔進兵力益厚直擊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一路則有彭毓橘率羅朝雲趙清河黃東南與武明良武明善武義山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有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李蕭發祥周恒禮李泰山蕭清世蕭恒

曾朱吉玉蕭太和劉長槐熊上林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城上守陴城門守禦之賊及所近一帶賊隊悉被殺戮其抄截共賊各路同一神速其留兵置守各門同一布置此十六日地道成功城中鏖戰及東北兩路抄勦之情形也方我軍大隊之搶龍廣山也西南守陴之賊猶植立未動迨奪取朝陽門賊始亂次而羅逢元張定魁彭椿年張光明楊西平何鳴高彭光友熊紹濂羅興祥葉必信等各率所部從聚寶門之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武交清劉湘南易孔昭戴名山張正榮等率隊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而陳湜易良虎易良豹龍清垣李興隆海張葉江晏泰山蕭慶衍陳玫俊劉定發各營則猛攻旱西水西兩門月城偽忠王李秀成方率死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衝出適為陳湜大隊所阻遏乃仍轉回清涼山江南提督黃翼升率許雲發等水師各營攻奪中關攔江磯石壘乘勝猛攻瀕江之城遂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旱西兩門將守賊殲斃由是全城各門皆破大勢已定日色將瞑陳湜易良虎會見忠酋賊黨隱匿西南房屋如鱗之內發戒所部嚴防賊衝彭毓橘置守聚寶門通濟門李臣典李祥和梔守太平門黃潤昌王遠和朱洪章等見星收隊紮為圍陣站立龍廣山稍資休息此水陸各軍攻克西南兩城及分守要隘預防賊股衝突之情形也方朱洪章等與賊搏戰於偽天王府城北之時沈鴻賓周恆禮袁大升等率隊從左路搶旗杖將偽城之東救伏出奇為持梯突之計迨朱洪章收馬帶偽悍賊廝拋石擊我軍隊伍不能飛越城河繞偽城之西書日暮苦戰之後正兵收隊龍廣山而伏兵躍入由偽城之東遶道而南不能收隊時已三更矣偽忠王傳令群賊將天王府及各偽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偽宮殿火藥沖霄煙燄滿城袁大升周恆禮沈鴻賓等見偽殿前南門突出悍賊千餘人執持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而去知是洪逆竄至民房遂率隊腰截擊之殺賊七百餘人奪偽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廣約七寸即洪逆僭用之印也其偽宮殿侍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其時偽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道賊均延燒塞徑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疏不能巷戰遂收隊站城此十六夜攻破偽天王內城殲賊極多之情形也是夜四更有賊一股假裝官軍號衣號褂手持軍器洋槍約千餘人向太平門地道缺口衝突鄧蓮宇湘後左右各營截擊多用火箭火彈焚燒人馬死者已多約尚有六七百人騎馬衝出向孝陵衛定林鎮一路而逃伍維壽楊鼎南陶立忠等率馬隊跟追曾國荃一聞騎賊裝扮官軍逃出之信即加派張定魁李泰山黃萬鵬黃廷爵等馬隊七百騎追之并飛咨溧水東壩句容各守將會合追勦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維壽黃萬鵬等回營面稟追至淳化鎮生擒偽烈王李萬材帶領前進追至湖熟鎮見逃賊在前當經馬隊圍住全數斬刈未留一人又追至溧陽據百姓言前路并無賊蹤經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瘞於偽宮院內立幼主洪福瑱重襲偽號城破後偽

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應俟偽宮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確據續行具奏王偽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九夜提督蕭孚泗親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曾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者請定奪其餘兩廣兩湖江北多年悍賊十七十八等日曾良佐周光正鄭吉山劉泰財聶福厚譚信高胡克安朱逆甲王春華蔡冠湘彭祥瑞陳萬合朱連泗謝三洪李臣榮彭玉堂劉金蘭等分投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凡偽王偽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賊踞高岸之顛以洋槍狙擊官軍者此馬隊窮追逸出之賊及搜剿首逆幷羣賊之情形也現在派營救火掩埋賊尸安置難民婦女料理善後事宜百緒紛興竊念金陵一軍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賴　皇上威福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曾國荃咨報前來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　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燿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常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刬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我　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　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鉅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　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　皇太后　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廣用能誅除僭偽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痛我　文宗不及目睹獻馘告成之日又念生靈塗炭為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搜剿餘匪以蘇孑黎之困而分　宵旰之憂此次應獎應卹人員另繕清單酌懇　恩施臣國藩拜摺後即行馳赴金陵李秀成洪仁達應否獻俘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所有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緣由謹會同陝甘總督臣楊岳斌兵部侍郎臣彭玉麟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按此摺前銜官文公領名）

曾滌生通籌滇黔大局摺（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奏為遵　旨通籌滇黔大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滇黔皆遭蹂躪十有餘年雖非朝廷赤子豈忍坐視其顛危而不一拯救惟以東南未盡蕩平西北尤關緊要是以徵兵籌餉不得不先清腹地再籌邊陲茲幸江浙肅清東南底定張亮基身任黔撫自不得不為滇黔籌畫曾國藩等前奏遣撥楚勇能否派員酌帶赴黔交張亮基調遣及各省協金能否酌量先為分撥若干以資接濟之處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為區畫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四日　上諭此時黔中軍務未平紀綱廢弛非有實濟大

員帶兵入滇相機勦撫不足挽回全局林鴻年現擬進紮昭東保全完善以期節節前進第餉項支絀甚後跋前仍恐於事無益官文曾國藩等素顧大局務當與吳昌壽李瀚章等各就本省情形於撥解西征餉銀外每月可以協解滇餉若干酌定數目迅速奏明辦理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廑念民瘼綏靖邊徼之至意臣查滇省於天下為最遠黔省於天下為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然　聖主紹承大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所必救況滇黔尚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略規復舊基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河南者必以上游為根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為根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竊謂謀滇當以蜀為根本即以籌餉責之四川謀黔當以湘為根本即以籌餉責之湖南巡撫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勦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論之近年西勦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為數不少而又有東征一局以臣救解齊皖要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愈少斷不能大有所為上年惲世臨派周洪印文錦等進勦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來蘇之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勦鎮遠南攻都勻即可與貴陽省城通氣榮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幾惲世臨不敢募勇添營大舉深入致負黔人之望今　皇上慨然遠慮思出黔民於水火飭臣與李鴻章妥為籌畫新任撫臣李瀚章

本在臣營六年之久又係李鴻章之胞兄金陵同湘之將蘇軍得力之員多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遴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東征局既裁之後只能酌添本省之餉以濟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設一則情專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四川論之近年肅清本省協濟外省亦已悉索敝賦杼軸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萬山叢雜兵多則糧運極艱兵少則回匪難制即竭蜀力以圖雲南尚恐無濟又況川北之保寧能安須以重兵防甘肅之賊川南之酉陽寧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專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孤懸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東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間始隸雲南　皇上不忍棄滇民於化外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倘使四川督臣能兼管滇省軍務之銜或竟赴敘州駐紮半年調度一切每月專解滇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進紮昭東庶幾有恃無恐而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殺賊之心數月之後果能於昭東立定腳跟修明政事滇民感　天子之不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相率來歸共圖勦回之法然後開銅廠以興鼓鑄造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謀滇之一說也臣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餉竭進勦則守黔省者將因援盡而棄黔非四川月月濟運則進昭通者將因糧絕而仍退後此倉猝措手矣張亮基欲募兵於蘇皖林鴻年欲分餉於長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難期倘蒙　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責之湘撫以滇事責之川督則甘肅之餉專責成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

不敢有所推諉所有遵 旨通籌邊防軍務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左季高覆陳交收伊犂條約必不可許摺 光緒五年九月 日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壬辰舉人官至東閣大學士二等恪靖侯謚文襄有文襄集奏稿又奏議百二十卷

奏為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九日欽奉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辦交收伊犂事宜請飭疆臣覆議一摺據稱遵接崇厚電報內稱約章現皆定議崇厚定於八月初八日起身赴黑海畫押後即由南洋回京覆命并將現議條約十八款摘要知照詳加覆核償費一節尚不遺多通商則事多轇轕分界則難辦校舉亟宜籌畫布置迅圖補救各等語崇厚出使俄國固以索還伊犂為重而界務商務關繫國家大局者自應熟思審處計出萬全且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致崇厚若照來城有礙大局節略內並言所損已多斷不可行該大臣尤應遵照辦理設法與之辯論乃竟任其要求輕率定議殊不可解現在俄約既經議定其第七款所稱中國接收伊犂後霍爾果斯河西及伊犂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擬稍改照同治三年擬定之界又於西境南境割出地段不少從此伊犂勢成孤立控守殊難況山南割去之地內有通南八城要路兩條關繫回疆全局尤非淺鮮至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增出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亦欲酌設領事第十四款竝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通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之語不特口岸過多并與華商生計亦有妨礙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復翻則曲仍在我自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左宗棠於新疆情形瞭如指掌金順錫綸久在西北各路諳習邊情且西路通商應如何布置始能害少利多左宗棠必有權衡至張家口漢口係南北洋分轄地方所有通商諸務亦應彼此通籌著左宗棠金順錫綸將界務商務各條款悉心酌覈李鴻章沈葆楨素顧大局除商務各條詳加籌畫外其界務如何辦理若必不可允則邊防尤宜及時籌辦各等語此事一出一入關係綦重左宗棠督辦軍務事權歸一尤當通籌全局權其利害輕重一併核議密速具奏原摺片均著鈔寄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同日欽奉八月二十四日 上諭昨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崇厚與俄國商辦交收伊犂事宜輕率定議畫押當經諭令左宗棠等籌畫密奏本日據左宗棠奏覆陳邊務一摺所陳界務商務大略及妨民病國各條具遠慮深謀實老成之見特崇厚現已定議畫押事機已誤惟有亟籌補救設法挽回著左宗棠懍遵昨日諭旨將商務界務如何辦理始臻周妥之處或約章必不可允邊防一切如何布置始無慮生肘腋之處詳細籌度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跪誦之餘徵悉我皇上軫念邊陲勤求嚴遠方略 聖謨廣運明照無遺局勢欽服無已 國家奠中立極東南濱海西北以崐崙枝幹為界畫向與俄羅斯不相聯接以蒙部哈薩克布魯特浩罕為之遮蔽間隔也近自俄人日迫誘脅日衆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多附俄人俄又取浩罕三部落拓其邊圉於是俄與中國邊境毗連

無復隔閡矣。當中原兵事方殷。未遑遠略。俄人乘間。佔據伊犁。藉稱代我收復。為要索計。宜綏其國。法按畝科賦。以充兵費。亦猶屬足矣。 朝廷重念邦交。既予以代我收復之名。故允給償款盧布五百萬圓。盧布亦呼噜布。即所謂俄元者也。光緒三年。西洋新聞紙載俄國議院得俄元二百五十萬。交還伊犁。嗣上傳播未必無因。此次償款。忽議增五百萬圓。其狡詐相尚。已可概見。至界務與商務兩者相因。西北與東南事。各別。道光中葉以後。泰西各國船艦橫行海上。闌入長江。所爭者通商口岸。非利吾土地也。亦猶重洋迢遞。彼以客軍深入。雖得其地。終無全理。戰則勢孤。守則費鉅。合從之勢既成。獨據則眾爭分。是則利薄也。中國削平髮捻。兵力增強。製造輪船。已頗成效。彼始思逞。亦有戒心。而論約稱兵。各國商賈先失貿易之利。苟可相安無事。其亦知難而退。若夫俄與中國則陸地相連。僅天山北路為之閒隔。哈薩克安集延。布魯特大小部落。從前與準回雜處者。自俄踞伊犁。漸被脅而附之。俄已視為己有。若此後蠶食不已。新疆全境。將有日蹙百里之勢。而秦隴燕晉。邊防且將因之吃緊。彼時綏邊防邊。正恐勞費不可殫言。大局已難苟安也。夫陸路相接。無界限可分。不特異日無以制馭彼。即目前亦苦無藉。東不及時審理。坐視邊患日深。殊為非計。且俄人專尚詐力。不以信義為重。其情易變。屢與泰西各國不同。難望其守約而持久。即如佔踞伊犁之始。稱俟我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即當交還。比官軍進下各城。並克復南疆。而俄不踐前言。藉端如故。方且庇匿叛逆。縱其黨類肆出窺邊。上冬今春。陝回及布魯特汗安集延餘黨入犯時。官軍獲生賊訊供。有俄官給路票。許大布魯特安集延賊。由俄境阿來地方出竄。經官軍勦洗殆盡。餘匪數十人。仍逃匿俄境。據活賊口供。亦由俄官縱容所致。四次擾賊犯邊。官軍追賊。均未越俄界一步。我之守約如此。彼之違約如此。尚何信義可言。當崇厚與俄官議交伊犁時。俄人首以 恩赦為請。並以曉示暴於邊及為言。崇厚奏奉 諭旨飭臣照辦。臣謹遵 旨。並會同金順出示曉諭伊犁漢土客回民等宣布 皇仁。以安反側。金順即照會俄國。廓華廷賫示前赴伊犁張貼。俄官七河巡撫攔阻。將廓華廷帶回。不令帖示。借稱俟國中再行知照。總督回信。比金順二次遣廓華廷賫示前往。七河巡撫竟拒人阻之伊犁境外。不准復入。俄此任意把持。不獨違約。 朝旨並置其君與外部諸臣於不顧。其狡獪又如此。俄之佔踞伊犁也。惟大城西北二城。盧合勒為平。惟東有水阿塔爾霍斯登定二城。均毀棄。以居陝回叛黨白彥虎子等。其均棄而不守。而取各城堡木料。於大城東南九十里金頂寺營造木屋數二十里。臣上年十月二十二日。接據探報。内已略言之。茲接金順函。所言伊犁情形亦同。察俄人用心。蓋欲踞伊犁為外府。為佔地自廣。備以要兵之計。久假不歸。布置已有成局。我索舊土。俄取兵費。俄責於俄。無損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皆俄屬部。孤注萬里。何以圖存。況此次崇厚所議第七款。接收伊犁後。霍爾果斯河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無論兩處地名。中國圖說所無。尚待詳考。但就方向而言。是劃伊犁西南之地歸俄也。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環居。官軍接收。豈能久處

固不能一朝居耳雖得必失肩有倖乎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何極此可爲嘆息痛恨者矣金順錫綸之擬緩收伊犂而以沿邊喀什噶爾烏什精河塔爾巴哈台四城宜足兵力增餉籌屯田堅城堡先實邊備自非無見惟伊犂現無定議誠斷疆者非合南北兩路通籌不可現在伊犂界務未定則收還一節自可從緩其議喀什噶爾烏什現畫已周毋庸再議其塔爾巴哈台精河急需加意綢繆應由金順錫綸自行陳奏請　旨外所有崇厚定議畫押十八款內償費一節業經奉有　諭旨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擬稍改歸同治三年議定界址尚只電報應俟崇厚奏到再議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復議增設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十四款並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通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均經總理衙門奏奉　諭旨指駁外第二款中國允即　恩赦伊犂居民業經遵　旨照辦被俄官截阻貼示委員不準張帖第三款伊犂民人遷居俄國入籍者準照俄人看待意在脅誘伊犂民人歸俄而以空城貽我與截阻貼示委員同一用心第四款俄人在伊犂準照舊管業雖伊犂交還中外商民雜處無界限可分是包藏禍心預爲再踞之計至商務尤其多設口岸不獨奪華商生理且以啓覬食之機總理衙門原奏籌慮深遠實已纖細畢周　諭旨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我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而維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

勢本山川爲疆索界畫一定截然而不可踰彼此信義相持垂諸久遠者理也至爭城爭地不以玉帛而以兵戎彼此强弱之分則在勢而不在理所謂勢者合天時人事言之非僅直爲壯而曲爲老也俄踞伊犂在咸豐十年同治三年定界之後舊附中國與中國民人雜處各部落被其脅誘俄官即視爲所屬藉以肆其憑陵俄之取浩罕三部也安集延未爲所併其酋阿古柏畏俄之逼裹其部衆陷我南疆我復南疆阿古柏死逆子竄入俄境俄乃認安集延爲其所屬欲藉爲侵佔回疆腴地之根現冒稱喀什噶爾住居之俄屬本隨帕夏而來之安集延餘衆彼之無端冒爲己屬實與交還伊犂仍留復踞地步同一居心觀其交還伊犂而仍索南境西境屬俄其詭謀豈僅在此數百里土地哉界務之必不可許者此也俄商志在貿易本無異圖俄官則欲藉此爲通西於中之計其蓄謀甚深非僅若西岸各國只爭口岸可比就商務言之俄之初意只在嘉峪關一處此次乃議及關內並議及秦蜀楚各處非不知運脚繁重無利可圖蓋欲藉通商便其深入腹地縱橫自恣我無從禁制耳嘉峪關設領事容尚可行至喀什噶爾通商一節同治三年雖約試辦迄未舉行此次界務未定姑從緩議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等處廣設領事欲因商務兼及地方化中爲俄斷不可許此商務之宜設法挽回者也此外俄人容納叛逆白彥虎一節崇厚曾否與之理論無從懸揣應俟其復　命時請　旨確詰以憑核議臣維俄人自佔據伊犂以來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始以官軍勢弱欲誘榮全入伊犂陷之以爲質繼見官軍勢强

籌容久疏乃藉詞各案未結以緩之此次崇厚全權出使俄布策先以巽詞餂之枝詞惑之費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蓋以俄於中國未嘗[illegible]啓釁端可關執中國主戰者之口妄忖中國近或厭兵未便與決裂以開邊釁而崇厚全權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牽制疆臣免生異議是臣今日所披瀝上陳者或尚不在俄人意料之中當此時事紛紜 主憂臣辱之時苟心知其危而復依違其間欺飾獨以負 朝廷耽便安而誤大局臣具有天良豈宜出此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臣雖衰庸無似敢不勉旃除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務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大臣預籌布置以臻妥慎外所有新疆南北兩路軍務臣既身任事中自當與各將領較慎圖維以期有濟現飭南疆立功後告假回籍飭赴喀什噶爾軍營換防之頭品頂戴題奏提督陝西漢中鎮總兵騎都尉世職伯奇巴圖魯譚上連統帶舊部一營并統楊昌濬所部關內三營赴肅候明春凍解先赴喀什噶爾仍歸劉錦棠總統外并擬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甘肅寧夏鎮總兵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喝什普詳巴圖魯譚拔萃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甘肅巴里坤鎮總兵騎都尉世職加一雲騎尉霍隆巴圖魯席大成頭品頂戴記名提督騎都尉世職額爾克巴圖魯董宏勝由精挑選舊部到甘分統楊昌濬所部之關內各營赴喀什噶爾均歸劉錦棠總統以厚兵力而資分部臣擬赴肅親軍增調馬步各隊俟明春凍解出屯哈密就南北兩路適中之地駐紮督飭諸軍妥慎辦理所有進止遲速機要應從宜者仍據所見就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酌務期內外一心堅不可撼維持大局仰副 宸謨現將軍械先運哈密諸凡布置已有端緒其軍餉一切最關緊要臣與楊昌濬往復籌商如果各省關三年以內能將原議每年解足五百萬兩而各省關解金順錫綸張曜金運昌各專餉又鮮有著不致分臣餉力則此次應用續增之費尚可於臣軍餉內騰挪挹注毋庸另請增撥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戶部嚴催各省關協各款迅即大批起解以速補遲庶甘肅新疆大局可期無誤時事之幸亦微臣之幸也謹一併據實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科[illegible]平[illegible]兵事[illegible] [illegible]屯田[illegible]此不可以[illegible]

丁稚璜遺摺 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丁寶楨 字稚璜貴州平遠州人咸豐癸丑進士 官至四川總督 諡文誠[illegible]□□

奏為微臣病勢陡增危在旦夕伏枕哀鳴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去冬因病兩請開缺荷蒙
溫旨慰留自顧受 恩深重不敢再瀆請於三月初四日力疾銷假具奏在案起假以後連日督同司道籌畫京協各餉整飭捐務鹽務會商護理將軍臣署提督臣[illegible]防營務[illegible]議各事宜擇要辦理用心過度氣血虧傷本月初十日過堂定擬秋審忽感外邪牽動舊疾日增一日至十七日晚肝風陡作更形危篤當將臣署日行公事委藩司代行代折二十日省城文武均至臣榻看視尚可與言延至本日氣急痰湧食不下嚥即刻將總督關防文卷等件交藩司分別存庫臣沐 三朝豢養之恩頻叨 異數犬馬餘生尚圖以身報 國今遽辭 聖世臣區區微悃結草何年瞻望 闕廷罔知所措臣在籍[illegible]即當效命沙場今行年六十有七獲保首領以殁尚復何憾惟

金川當東達長江北通關陝地接滇黔民情狎黠加以英法兩夷遠處雲南彼爲愿逞英人彼人又均有入藏之議將來必肇兵端臣前所陳防邊一切尚未及時布置返之寸心徒呼負負大抵外洋和約萬不足恃鄰軍既已創辦即應實力操練腹內防軍不宜再議裁撤只可以安爲主不宜重外輕內抑臣更有請者 皇上春秋鼎盛指日親政應請舉行日講以裕 聖功帝道之隆要以近賢人君子遠宦官宮妾爲圖治之本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勿以時局多艱而行苟且之政固結民心即所以培國脈此皆臣爲 主之忱所耿耿不能自已者也至臣在川十年深知利弊所裁之夫馬局不宜再開所辦之官運局不可遽改機器製造爲西陲異日之軍需積穀倉儲備全川不時之荒歉愚昧之見伏祈 鑒察臣病勢至此萬無生理伏枕哀鳴望 闕叩頭口授臣幼子□晉恭代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illegible]

薛叔耘代李少荃擬陳督臣忠勤事實摺 同治十一年

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咸豐乙卯副貢生官湖南按察使[illegible]出使大臣有庸盦文編

奏爲督臣忠勤卓越始終盡瘁謹陳大略情形請 旨宣付史館以備查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業經欽奉 恩旨優念忠良飾終典禮至優極渥伏讀二月十二日 上諭稱其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 天語褒許允爲千古定評至其生平事功政績昭在人耳目并有歷年奏摺可稽無俟臣之贅述惟臣昔佐曾國藩戎幕數年追隨共事亦最久知之稍詳其前後所歷困苦艱難之境隱微曲折之情與其夙昔志行之所在有外人所不能盡知者謹爲 聖主敬陳之伏查咸豐初年粵賊蔓延東南各省分黨北竄寇和之流毒幾徧海內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綠營積習士氣未得力各省辦團練者尤鮮成效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奉 文宗顯皇帝特旨出治鄉兵於舉世風靡之餘英謨獨斷不主故常無尺寸之權毅然以滅賊自任奏請仿前明戚繼光束伍成法募勇剏建楚軍駐衡州創建舟師凡橋梁刀械之制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心力不憚再三更製以極其精初次出師援岳州長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譏議甚者加意侵侮當是時勢力既不行於州縣號令更難信於紳民蓋不特籌餉籌防事事掣肘已也曾國藩忍辱負詬堅定不搖庀材訓士督兵復出湘潭岳州連獲大捷盡驅粵賊出湖南境遂克武漢蕩黃蘄肅清湖北咸豐四年秋冬之間長驅千里席卷無前湘勇之雄遂爲海內生色厥後各路之殺賊立功者咸倚爲重以一縣之人而征伐徧於十八行省以挽[illegible]風之氣而卒以底定四方前古未嘗有也湖北既肅清遂率水陸諸軍順江東下駸駸乎有直搗金陵之勢無如事機不順進圍九江不克而督臣所部之師潰於上游賊復竄踞武漢曾國藩以孤軍困於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將皆遣回援湖北金陵巨寇勾結逆黨諸賊乘間竄擾曾國藩兵分餉絀又無地方之任事權掣肘一如在湖南時嶮數年僅支危局然其所規畫[illegible]非[illegible]所[illegible]一方

之計，手策屢然動天下。咸豐七年丁父憂回籍，三疏懇請終制。文宗顯皇帝嘉其孝思懇切，准令暫守禮廬。既復奉命視師，規江西，進圖安慶，旋以蘇常淪陷，授鉞東征，畀以兩江重任。當此之時，賊勢如狂風疾雨，蹂躪大江南北，幾無完土，蘇皖兩省糜爛尤甚。曾國藩於無可措手之時，多方布置，奏請左宗棠襄辦軍務，募勇湖南，鮑超於皖北，調兵援濟於廣西，定計不撤安慶之圍，自率所部萬人駐入祁門，南援皖防，而徽寧復陷，諸路得賊警，犯祁門左右，並進環攻，幾有應接不暇之勢。曾國藩示以鎮靜，激勵諸軍，晝夜苦戰，相持數月之久，群賊望風披靡，衆號皆進，自是軍威大振，而時局遂有轉機。未幾安慶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次底定，而全浙復陷，吳越之民援望告急。曾國藩以賊勢浩大，定議分遣兵，其弟曾國荃統得勝之師進薄金陵，攻守並施，以兵連歲，協同楊岳斌、彭玉麟督率水師，掃蕩江面，兼以陸軍東西犄角。外此則左宗棠援浙之師為一路，臣鴻章援蘇之師為一路，其淮陽一路則有袁甲三、李續宜、多隆阿諸軍，分途進剿，將帥輯睦，皆恪遵曾國藩維持全局，會商機宜，折衷至當。數年內軍情變幻，奇險疊生，風波屢起，其籌兵籌餉，設險防守，勞瘁情狀，殆難縷述。朝廷復虛衷延訪，凡天下大政及疆吏之能否，無不廣為垂問，曾國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聖明鑒其忠悃，每有論奏，立見施行，用能底定一新。後之論者以為戡定髮逆之功，惟曾國藩實倡於始，實總其成，其沈毅之氣，堅卓之力，鑒遠之識，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覯也。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曾國藩授臣以手訂水陸營制，一從臣擬練軍四營，其所定人數之多寡，薪糧之隆殺，皆參酌時勢，[illegible]要精覈，尤為久遠不易之規。又函致[illegible]，飭臣學習。臣抵滬之後，復擴充其制，以此軍為根本之始。迨金陵既克，累函囑臣勿撤淮勇，以備勦捻之用。同治四五年間，曾國藩剿捻，專用淮軍，雖未見速效，然長圍圈制之策，實已得其要領，臣得以遵循，以竟全功，其創始之勞，實不可沒。臣於七年七月曾經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辭也。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曾國藩之在江南，治軍治吏，本自視為一氣，自軍事蕩平，百務創舉，曾國藩屬為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經久，對屬吏賢否，參酌文武，振興教養，罔不數年間民氣大蘇，而官場浮滑之習亦為之一變。其在直隸，未及兩年，即清積訟，減差徭，講求荒政，皆有實惠及民。前發章勸屬吏兩疏，尤為痛切，所言嚴其法於蒞任之始，令省中司道將所屬各員認加考語，開摺秉進，以備披覽，一面留心訪察，偶有所聞，即登之記籍，參伍錯綜，而得其真，佐賢否昭然，具見事勤國省，業以為神，官民至今稱頌。曾國藩平生未嘗言兵事而吏事，然其培養元氣，禁革積習，則尤精於給者所不盡也。兩淮鹽務，自兵燹以後，積疲已極，商本既虧，引岸盡廢，加以鄰私充斥。全賴曾國藩自駐安慶，即將淮南北鹽綱次第整理，妥定新章，以運商運鹽到岸，售在岸者，則立督銷總局，以規場商收鹽入垣，售在場者，則立瓜洲總棧，以保鹽價，以商本宜輕，方利鹽行，則定鹽釐以舒商力，以正課所入為重，則定票額以務精核。計自同治二年春起至九年冬止，共收課銀至二千[illegible]百兩以外，[illegible]至七百[illegible]以外。近來湘淮各軍餉項及解京之項，實以鹽利為一

大宗而商民[illegible][illegible]上下[illegible]盈則其平日用[illegible]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illegible]自秦西各國通商以來中外情形已大[illegible]於往古曾國藩深知時勢之[illegible][illegible]之又審不可[illegible]須[illegible][illegible]其大旨但務守定[illegible]約示以[illegible]信[illegible]使彼不能求逞於我[illegible][illegible]故或所不[illegible]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illegible]天[illegible]之事[illegible]者於責望之[illegible]加以[illegible][illegible]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其所持大[illegible]自不可易居恆以[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強之道貴於[illegible][illegible]寸累一步不可踏空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之要有三曰[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技曰操兵[illegible]於[illegible]局之[illegible][illegible]船方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洋學未嘗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習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illegible][illegible]洋[illegible][illegible]無非求為自強張本蓋其心[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雨之謀未嘗一日忘也臣於曾國藩忠勤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大端若此至其始終不[illegible]而持之有恆者則惟曰以克己為[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二者足以[illegible]之矣夫凡克己之功未至則本原不立始為學術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甚[illegible]其效立見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illegible]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鑑故道員何桂珍講求[illegible]先之[illegible]剖析義理宗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其精[illegible]克治[illegible]已[illegible]一時平時制行甚[illegible]而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外立心甚恕而不[illegible]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illegible][illegible]之流[illegible][illegible]乃不[illegible]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尤[illegible]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illegible][illegible]以率[illegible]則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所共見其[illegible]所自勵而勵人者[illegible]過一事尤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彼亦[illegible][illegible]赴之而不[illegible]與人共[illegible][illegible]功則推以讓人任[illegible]則引為己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化之[illegible]而同[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則各省[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此所以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亦在此曾國藩[illegible]性[illegible]退及[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我之始即[illegible]明了[illegible][illegible]內[illegible][illegible]立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功全歸[illegible]會命[illegible]加其弟曾國荃[illegible]以[illegible]功晉[illegible]亦必具疏[illegible][illegible]至於再四其[illegible]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防外重內輕之[illegible]故於[illegible]制四[illegible][illegible]制二省之[illegible]命[illegible]之尤力非[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功之[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名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存[illegible]然不足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回任兩江　朝廷許以坐[illegible][illegible]曾國藩仍力疾視事不肯少休[illegible][illegible]之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十年來逐日行事均有日記二月初四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官[illegible]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學亦無以[illegible]之也自昔[illegible]多[illegible]之秋無不以[illegible]才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效之[illegible][illegible]曾國藩知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中一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形[illegible]之表[illegible][illegible]許[illegible]其材平日持[illegible]常[illegible]天下至大[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非一手一足之所能[illegible]持[illegible]其[illegible]拔[illegible][illegible]宏[illegible]人[illegible]尤[illegible]不遺[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江忠[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以公車入都[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求[illegible]之　[illegible]胡林翼以[illegible]司統兵[illegible]曾國藩[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其才[illegible]己十倍二人皆不次[illegible]用[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曾國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宜王[illegible][illegible]岳[illegible]彭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生或[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任[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illegible]所[illegible]內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時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十[illegible]立功[illegible]久而

爰至大顯戮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經曾國藩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歷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借量材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爲籌畫別後則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爲之用雖其桀驁貪詐若李世忠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絕此又其愛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竊嘗綜敘曾國藩之爲人其臨事謹愼勤勞纖悉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似漢臣諸葛亮然遭遇盛時建樹宏闊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言窮盡事理似唐臣陸贄然涉歷諸艱親嘗甘苦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窺默究精要而踐履篤實始終一誠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勤勞飽閱世變則又過之臣於曾國藩所事近二十年既確有聞見固不敢阿好溢美亦何忍令其苦心孤詣湮沒不彰反覆籌思義難終嘿謹撮敘大略據實瀝陳相應請 旨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後世人臣之法所有督臣忠勤卓越始終盡瘁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自記云傳相初聞文正公之喪亟欲具疏臚陳事蹟請付史館惟以相隔較遠於近事未能周知乃馳書金陵幕府屬福成與錢子密京卿就近攻稾兩成遂草此疏寄呈展轉稽延俟逾兩月時閱畢兩江總督何公湖廣總督李公安徽巡撫英公皆已陸續具疏表章 朝廷恩禮優渥至再至三傳相以謂若再陳奏近於煩瀆因擬不上然其後每爲幕僚談及頗惜當時未用此稿又謂此等大文其光氣終自不磨滅也庶昌按當時吳楚皖三疏大綱已具吳疏出李眉生康訪之手楚疏出李次青方伯之手二君皆文正高第雖極力推揚究不若此疏之翔實詳備予尤服其綜敘生平處斷論至當非親見之精微爲能道此昔孔門四科冉閔之徒事言德行今吾於叔耘亦云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書說類

宋潛虛答伍張兩生書（宋[illegible]桐城人）

人來承示近日所為文數首並以為文之道[illegible]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肖為世道聞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減慮節欲吐納以為生咀嚼以為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于一于是外形骸乘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遺累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于文章嗚呼其庶以加于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余心兮後太精夫惟雅且潔則糟粕殘羹塵垢渣滓盡凡邪僻剽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陽而[illegible]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于杳冥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儼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為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為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皐視之九方皐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形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為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為文章意思蕭然既閒且靜蓋有得于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為方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即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道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宋潛虛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日讀書為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為文之為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即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為道難矣今夫文之為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盡棄其緒直以置其身於埃壒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為世人之言不為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為眾人好之則眾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為眾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眾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繪為工飾其菁華觀覽之章與夫考其剽竊之跡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得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可喜去其鋒鋩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荊榛覆吾足土石封吾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莽然與天無際頃者遊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惝怳四顧不復有人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為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

抑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精神志氣盛又
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尚少可以待
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憒憒懊懼何可勝
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
此事爲志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
不以僕爲不才而辱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書焉
僞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
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一集其十之二
三集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
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羅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
幾稍副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

姚姬傳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駑蹇不明
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
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儕人之中舉纖
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
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
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
於紱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
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鯈鯖時
淵而鮪鱣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
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　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
登第竊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
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位　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
稱其猶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
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
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聵猶將奮耳
目而書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

先世常有交稱接武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
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
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
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遲遲以
求得之而不爲慕恥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
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道不
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
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
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
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
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
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
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
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
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
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
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幸
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
幸依　聖朝之末光有書輸之褒采錫曜鼓忭以冀
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隕今
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訖又身嬰
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趑趄北望樞斗而俛而
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
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聞吉甫丞直僑同邸子長之情而書其形貌

姚姬傳復孔撝約書

羅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釋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
又附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耳目而長爭競

之義非事實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事實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亡失之餘亦甚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議禘說其論其辨而義主鄭氏則終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等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蓋元成之爲此言固非康成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解詁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偏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變或純或闕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則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讖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章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讖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康成於無助也夫禘而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丘而謂之禘秦周以禘祀天而以祖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而反隱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其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發此何嘗一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禘以祀天不達禮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事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展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書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稱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朝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而惑而不從及王子雍難鄭君作聖證論始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說仲師啓其萌子雍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考子雍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宜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禘表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雍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雍之言大旨善矣使有執鄭君以難子雍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徒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學生推闡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陋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實也義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務於得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

為己名者皆陋習也鼐竊以為然乎鼐於義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鼐頓首[illegible]

姚姬傳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為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為古文者最少苟為之必傑士也況為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為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為說非真知文能為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為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為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為聲歌弦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為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為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鼐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為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此姚氏因文見道之言古人所未道也

姚姬傳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為之聵霿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顧識其粹於行所頗猶恐頗叢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擢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蒙複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為善於是鼐益愧而自喜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鼐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

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書承文敝任後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敬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身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掃之以專宗漢學爲主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甚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籍口誣宋君子則不可也竊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主之義鄭氏說果往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晏於衰章少據也至鑒咸見教之葉往義甚精當先生爲嘉歎之故朱子說殺亦有疑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稍於春秋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寄潁州曰兄固於齊同一輩行而寓於鄙非所宜也答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貴惠臨簡率頗見幸甚肅之

姚姬傳復秦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久未見會及讀文數首甚卓而炳矣今世文士有易得見若此者蓋之甚屬無以上登高與承爲唐肆而實施於踐學之宗豈不嫌甚哉顧有垂所宜略者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閎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其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閎閎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學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壹異日必有進其藝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吳摯甫答任幼直書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廉使者遇之交情意款洽私我竊屢呼其兩三昨後學書遺業寄念謂今歲新進翰僕職顧定出其文章先生讀而嘆之謂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實業會常撥而出之媒媒者此由先生致敢達實故不量定之肩任而負置之執書呼咏致達壽命然無有說定以兩據之資二十年來學業肯肉食畢六經百氏攻討未達所爲文章空疏貧鄙不足塵巨公明眼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富貴有命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物蔽其之能信者在也富貴尤以備才如名或稱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後司徒實院爲從女求婿見尤叔曰得婿如君足矣尤聞蘇道其妻其妻大召數居居賢尤聞恐而去尤以此屢於時嗚呼數行求禁不用反覆知命者固

如是哉。大抵衆人之知命也。事屯既定。衆知之。甚且衆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事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世君子因禮以知衆。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貴直勤雖易遇困之兌去蒙隱于幽谷者三年。謂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難得壽之卦辭命之窮約。然可信矣。先生壽委曲爲鄉人謀。豈能回定當壽之命哉。且夫能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積蓄成君子而後能給天下之人之衆生。以給萬物。以昌。楊素使問文中子曰。盍仕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遽有道。非不願仕者。願自以當論三十。學行僅比于中人。中夜孫思。誠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壽吾聞君子好壽觀之義。於韋布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定壽若遺。窮山廣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壽也。夫六藝富于江河。而乃欲積水成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飲駛。亦未知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違命爭名忘其論分哉。夫爲士壽許世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顧爲之誇耀其文於定。亦非有忖行也。所以吝於歌者。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者。何日壽之名爲辱。先生寵譽而不獲奉壽辭。僭謹集。無任惶恐。不宣。

吳殿麟與程晨書論周易書

六藝經秦火焚燒殘缺之後。獨易以卜筮得爲完書。今之學者。以漢去周未遠。象數之學。宜尚守其傳。故言易者每宗之。輔嗣理也。數也。乃易之緒。而非易辭之所繫者也。辭之所繫以明吉凶者。象而已。漢儒承易於象似也。而未必得聖人立象之旨也。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當日立象之根源。必灼見夫六位之屢遷。非此象不足以顯此卦此爻之情者。而因設此象之非有與要莫加矣。易之第一卦第一爻象潛龍坎象也。以漢儒爻變之例繩之。則巽也。夫昔之象爻者。豈惟巽坎非所擬。潛龍亦巽必泥哉。有象爲能闡乾初陽在下之意焉足矣。是故取象在彼不必執也。而假象以宜其意者在此不可易也。是之謂立象以盡意也。漢儒不克因象以究其根源。而惟拾掇其枝葉。是以愈繁其詞。泥其方。而易象愈晦。然莫之能曉也。豈不謬哉。馬鄭荀虞。漢儒篤易之最著者也。虞翻以其書奏上。謂荀爽馬融鄭元宋衷之儒。於易皆未得其門。難以其書示世。欲以馬鄭諸儒議虞氏之易。有不彼我易觀。更相笑乎。而學者猶責虞謂之不亦惑乎。厥後魏王弼出。病漢儒鑿智之私。乃關而廓清之。觀其例所陳。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著之善者也。然四聖而後。能真於此者難乎。是故泥象而不究象之根源者。漢之失也。不存言則無以得象。不存象則無以得意者。又魏晉以來承易者之失也。夫以聖人道德性命之真。託諸卜筮之典術。以關通天下。俾天下秀士頑民。咸得與於道德之休。以免咎悔。道至大。心至苦也。乃二千餘年。註易之士千數百家。卒無一人深入其微而當闡之。可不惜哉。鄙然漢以後言易者。雖各有偏。然其言之善者。如金玉亦時出於泥沙土石之中。定不自揆。閉戶陳列古今

註易諸書傳箋而精采之者蓋二十餘年矣有其義求之諸儒之說未愜者輒蒙儒越之罪而以私見釋之書成名之曰周易集註區區之心冀自漢至今諸而不明之易數十則一二焉斯幸矣而四方君子見其書者謂於漢儒之言采掇尚嫌疏漏真能匡小子之紕繆發猶足下不自覺和之且謂勸求聖人立象之意確乎能見其根源未有越此書者殆同所好而譽之乎何其言之異諸君子反也夫著書立言學一時之名以邀譽俗之耳目者儒之見也志在明先聖之道書傳則萬世蒙其教不傳則一己之名不妨毀焉者君子之心也昨蒙惠翰將酒之聞卒卒未遑所陳故復傾肺腑略攄其狂愚惟足下正焉

吳仲倫復吳耶溪書　吳德旋字仲倫江蘇宜興人生員有初月樓文集

耶溪吾宗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以子香諸耶溪不宜務持為非事耶溪實喬人之才異日可望追躡蘇子瞻朱晦庵兩先生者惟耶溪一人耶溪來書務自攄謙而轉以相勗則過矣德旋非能以言榮辱人者德旋譽耶溪謂今時已足抗衡子瞻晦庵于耶溪無毫髮稱況期之異日耶特以見善而不知則已知而不揚是蔽賢也是孟子所謂不祥之實也德旋之譽耶溪擢當不祥之實耳豈敢以一人之口為足徵千百輩之毀毀者乎德旋幼未識學年踰二十始少知自好讀書為文家無藏書所居窮僻無從借得性又善忘從他人架上乘隙讀之旋即與未嘗寓目者等所守兔園冊子妄意進退古今人高下豈有當哉嘗念世不能自處惟苟合取容當世然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未嘗敢少有自矜負之色而久實困約之境若墜坑谷無有垂之綆而出之而引之乎貴之路者以是歎歎而居躊躇而行聞入邑城中則其所相與譽從往還不厭者皆窮塞抑塞無聊之徒然且追逐雲月舒悲娛憂強作任達以自附于陶元亮王無功諸人之後一日不死即為天地間一日之幸民如是而已他何望哉他何望哉耶溪年未及壯所造已欲上追古人而從之固當以遠者大者自期而切切然惟以文章為不朽之事兼亦非德旋之所望于耶溪也德旋衰老廢學已久耶溪慎毋曰效德旋之所為則耶溪進矣耶溪其勉圖之不宣

吳仲倫與沈閬亭書

閬亭足下德旋年二十許時與吾郡張編修皋文同學為文編修甚見稱許且欲以此事相推避編修之言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其時譽德旋之文者十八九編修既歿之後惲大令子居大肆力于文章其論文也自歐陽永叔而下均有貶詞以德旋為若可登文章之錄者而亦得幸與所貶之列曰才弱大令之言又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此時毀德旋之文者亦十六七俗耳庸目務其譏視于人以為毀譽于德旋之文無所益損也韓退之不云乎要以俟知者知耳而乃者足下見推以直接退之云云云此又世人之所駭疑而怪駭者也漢以後為文者莫高于退之退之其可至耶世人之駭疑而怪駭之固其所也雖然退之誠不可至而求其法而效為之則莫不可者抑豈惟退之而已今且由退之而上溯之司馬子長又上溯之至于屈原莊周又上溯之至于易繫辭論語左氏檀弓亦孰得禁吾之求其法而效為之者豈曰效為之而遂能至之耶孟子之書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夫堯舜豈人之所能至哉然其言曰子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為文者之宜取法乎古，亦若是焉已矣。至其所可至，而其所不可至者，相違豈遠耶。得其傳而已矣。湯武得堯舜之傳者也。歐蘇曾王，得退之之傳者也。世人自不為之，而謂為之者為僞，得之者為妄，是詎可以執塗人而問之者哉。足下方少年，于為文非由師授，而塗轍甚正，持是以往，如鶴旋者，繼之倡徒矣。韓焉偶有所見，仲紘疾書不覺累幅，非欲為文也。幸自愛，不宜。鶴旋頓首。

吳仲倫復呂月滄書

月滄先生執事：鶴旋為世所擯棄久矣，自以學殖不深，行能無足比數，一二三同志信而稱之，實為過分，而世之擯棄之者，適當其所宜。今執事之信而稱之，乃不啻雅故相識者之所未有，用是俯而慙，伏枕而思，不自知何以能得此于執事也。鶴旋與執事未嘗相見，而評識執事之文，略無所隱飾，竊忌此其最負為何如哉。雖然，不敢以不如此也。鶴旋嘗欲自附于古之狂者，而不直則為聖人之所擯棄，而敢不懼乎。鶴旋之所期于執事者，蒙莊史遷以執事之宏才卓識，而從事于斯，深以數年之功力，震川惜抱宜可紹，而兼也。此亦殆有天焉，豈乎人以俟之而已。鶴旋聞桂海間往往乎地孤巖拔起，削立千仞，造物者之為至是，而實無以泄其氣，積數千年，必有所鍾，以發之者。今安知非執事耶。幸自愛，無失時，不宣。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敏樹字本深號南屏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官教諭有柈湖文集）

前承委點校大文，負恃愛好，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肆背議，是懼不爾，遍蒙嘉許，以為如文事。重復附寄巨卷。手教詳論以古人居貴不廣講學之義，竊謂近以小辨，在足下未從頓棄文史，世而於性農深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寬諒而見究之幸甚。竊惟古文之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為之文者，古人為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假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今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疑，而以為未至於古人之為者，則以讀吉安之序之所云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先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託於吉安者，非假先寵於吉安者，其親賢者友而欲借之於道，素意固然也，而竊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嘗從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儒之緒說，以彌縫為高行，舞緩之識，而遂俗人之識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子陳先王仁義，遊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澤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貴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其人苟自可就見者，雖先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其道救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韓日持道以羅語於人，猶闇投夜光而遭按劍於世，莫登而於己甚傷，故弗為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度下趨走之人以為多役，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彼其居己甚恃而視人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二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適氣盛已久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謝而數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藐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殿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罪而棄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我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也，我之官位不足以驕

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虞待彼誠遒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端而已其於世人豈能無受其非議要於處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為書答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侯而韓子僕僕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彼唐之世士率家於官宦無罪星之業以責其生為韓子計者不如是則家口數十將窮餓以死韓子以為餓而死者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遑往求焉然猶大辱矣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為若是者且賤吾志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拯濟一世之人則必曰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書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巖穴養高名以待徵辟近似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諸而求之矣韓公卑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游攀援以為不見之義當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虞任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為名高名士為達官者交之殆猶識者遂有名士標紀之目其言獨於人人尋相與商榷古文書以古之道相切劘者故因送吉安序極論之伏惟鑒其狂愚少留意焉梅郎中所撰先集要謹錄奉覽所論卜地無感風水之說敢不敬承前寒惟珍重不宣

吳南屏上曾侍郎書

甲寅二月敬承惠翰上告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恩當時敬觀逃死奔走入山深林叢薄中日夜喃喃怨嗟頑見人而相彈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甚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驅賊敵乘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陽少北挫塞王今聞諸道將先生之忠勇悲憤幾不顧一世屢至屢之矣伏惟兵事反復多端圖之無人民之無特非先生孰臣此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積釁為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屢豐哉民之樂禍者有待於其心而有從者多自此其從義之輸民爭興者於行間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為耶然則賊軍始熾竭力討叛雖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遭識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於千秋矣又遂驅氣插逆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兵後歸廟堂究時俗之病深探海內之皆情其為論名臣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輒見者哉敬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無事之日月當意文字間紀述聞故稍稍見聞悲喜之實並時之方盛事一二小說文墨之觀必不汗穢淫膩而發有振興陸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區區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事之暇亦希有以教之文紀云此敘歟子厚蒙如之諸

曾滌生復劉霞仙中丞書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辨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動學不倦所居疑在羣島之間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殆然凡事物根株窮究而支前哲殆未足語於此耶竟究三禮編釋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豈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言事

禁冗其章其義所以沮抑而不違者約有數端蓋禮
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禘嘗之節宗廟時
享之儀久失其傳雖詩書傳記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
饋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詞殊無由闚見天子
諸侯大祭義廟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
專篇如目錄所載元魏氏所紀各職令者使伍兩卒旅
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紊今十七篇獨無
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
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
詳考又奚足以綱紀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
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
舞後世于戰周之末欲闚聖神制作豈能實舞樂
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原算之學有
闕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若鈍叟眺用為
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窮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
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
居以自沮而不違者也所貴乎實事者非直博稽成
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將立規制
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未嘗所謂苟協
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
祀必有主婦與賓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在廟
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
謂有關睢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
陽侯殺蓼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
祭則驚世駭俗視為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蘩
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
家必欲強使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
官冠禮賓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
東曰北堂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猶昏儀禮之法則堂
廡陛陘必有闕疑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
泥古制亦不拘時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
粲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斟思損益
博求書儀家禮之意擬訂一編以為宗族鄉黨行習
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為
之斯亦自沮而不違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為
禮經發凡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
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
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蘊亦淑世者所有事乎　來書
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曾南豐之並而志願有大於
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既將人而卜取
合國藩鄙見雖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
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
為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為二其譏韓
歐裂道與文以為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
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為三途
夫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
之言者即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
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為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者皆為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
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
志時豈亦賢歐公送徐無黨之說矣病之若是哉國藩
之愚以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
為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所於世文章之成否
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
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僂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

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將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欽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果質性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事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過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嘗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德南屏亦已衰頹共遊衡嶽之說果踐約否壻仙修道志之業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更復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二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袁婿無賴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兼相尋家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粗適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尚如隔煙霧敝邑頻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孑孑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劉霞仙與曾滌生侍郎書　劉蓉字霞仙湘鄉人生員官至陝西巡撫

[illegible]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圖規遠略陳天下之大計者乎翁嫗之智不出豆箕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懷忠言陳得論攻執事之短而指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饜聽者殆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衒媒若諛之倫耳惟善人能受盡言而君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計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輒貢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敢遽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盡發其端執事試平心察焉猶其量以受之以爲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鄙其冒昧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量容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量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敝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爲耳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而尚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歟況文采以炫身而致譏不聞耽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積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敗所自始將擧業之不暇忍復蹈覆轍而躬爲之倡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關是未見其益而閒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歉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讓夫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著然臣主遭時之略先量後業之損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執事推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儀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承叔子嫌之節概以自多果毅之奮直之詞華以自

衆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夫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爲撥亂濟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當大臣報國之忠則豈但已矣貪夫之徇利也如蠅蚋之競逐於糞壤埋首顛身而自以爲得於此有人焉志節皎然大利當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衆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謝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其見之隘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憊欲驅天下智勇材辨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没鋒鏑之餘與死寇相角逐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印刓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閒行以急去故懸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儔而吝賞則抑無以繫豪傑之心以廉自矜則抑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張廉卿與黎蒓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諄款議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燈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耆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頗嘗竊從學問之道若義理攷據辭章之屬其涂徑至博其號稱爲耑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殁足下及摯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茫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生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生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吾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貴才負銳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敝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儁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耆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孫孫則夫孳孳焉勸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耆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發心措意亦無適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要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誦吟一室之中而儻然怫悅乎塵壒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得失而爲之進退哉愚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鬱隱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嚴寒惟萬萬保攝自愛不宣

李次青與劉毅齋書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道光癸卯舉人官至貴州布政使有天岳山館文鈔

中書龍復寸箋繇張春宇大令鄭呈討逆英鑑尋將忠壯公祠碑暨誌銘別傳譔㪺適闕執事大功告蕆天山南北路縱橫二萬餘里一律蕩平內宮燕聖嘉獎 皇帝告 廟冊勳晉相陛伯相爵通侯執事騁九列封五等諸將士遷擢有差此我 國家爲僥年無疆之庥抑從古武功所不數覯也 史宬方略執事當爲功宗尤偉者在克成忠壯公未竟之志事使英魂毅魄得含笑於九京嗚呼盛矣蓋嘗論唐平淮西內地一隅之叛將耳其幅員曾不足當南坡光之一道吳元濟抗朝命阻兵四年竭天下全力甫乃克之當是時昌黎柳州之徒譔爲碑若雅震爍千古柳州獻平淮夷雅表王謂周宣王中興徵於詩之大小雅若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暨崧高韓奕烝民江漢常武諸篇鏗鏘炳燿盪人耳目望之若神人其揚厲之也至矣顧以逸周書考之宣王中興諸詩多夸而失實無論韓碑柳雅之過侈也蓋自穆王遷犬戎於太原歷懿孝之世戎庫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昔之內徙者今爲寇矣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四十年遂料民於太原蓋與後漢西羌之叛略相似然則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而尹吉甫之頌周宣亦猶吳斯之頌唐僖事夸而文侈此六月采芑諸詩所繇傳列諸變雅歟洪惟我 大清廬牟六合胡越一家在昔 聖祖親征準噶爾時則有若費揚古馬思喀孫思克 世宗兩征厄魯特時則有若年羹堯岳鍾琪有若策棱查郎阿 高宗蕩平準部回部時則有若傅恆兆惠成袞札布有若舒赫德阿桂阿里袞富德英阿 宣宗重定回疆亦惟有若長齡有若楊遇春有若武隆阿有若楊芳罔不桓桓仡仡烜爀旂常用能龕將 天威修和我有夏顧其時將帥既秉士飽馬騰諸將帥得一意辦賊其底績尚易從未有提孤軍絕大漠僻始其邦采入其阻不踰歲卽奏蕩平如今日者也抑忠壯公所部若湘軍肇自王壯武張忠毅二公迨忠壯帥之以平粵逆平捻寇平關隴逆回直與賊相終始忠壯死事後逆寇入關侵擾我西陲執事復領公舊部會諸帥躡勦草薙而禽獮之偉績奇勳實遠出 國初先正上卽周之方叔召虎申伯韓侯仲山甫尹吉甫輩方斯蔑如若唐裴度李愬烏重胤顏高武之徒抑更不足並論矣使昌黎柳州生今日能無變色卻步自哂其言之過侈也哉是宜鏤石昆侖之椒洗甲蒲萄之海倚劍崆峒之巔包裹趙鉞比隆軒昊以彰 聖淸神武不殺之殊猷諧下走才非韓柳不足導揚徽猷也謹上所作忠壯公祠碑及墓誌銘別傳碑用左相銜名誌墳曾文正遺籍并撰贈公尹卿書合詰張司錄側而補綴以銘別傳甄 國史教辭未知有當萬一否

餘椒岑與方子白書（餘宗亮號椒岑[illegible]人諸生有[illegible]遺書文鈔）

亮行能淺薄不足爲當世之知而皇皇道塗爲以求遂其一飽之欲此在今人爲不材而在昔爲鄙士足下乃謬聽其一日文字之譽屢存問於逆旅之中所以慰勉之者良厚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夫亮與足下素非相善也足下自知而得之然亮至此數月矣先足下而知亮者有之後足下而知亮者有之抑嘗有知而問之如足下者乎然則亮得此於足下蓋古人之所謂知己也甚荷甚荷亮書既交道

之衰不特市井泉貨之有無相乳卬吾輩文字往復
亦各得上下躬達之分其在上而援下者不必違有
見德之意而辭氣泰然有令有識者之膈拖不安者
道義之交似不如是也前足下在幕府數過亮亮未
一報慫慂之口不以爲足下之急相援引則以爲亮
之陰相附麗矣然足下所與言者讀學修德之事耳
於人事未嘗有所關白雖甚愛亮所爲文亦未嘗輕
持以去亮於此益見足下知亮之深非流俗之所識
也昨足下之官和州有過亮者曰甚哉方子之愚也
爲子於幕府不得請爭至面赤者屢矣嗟乎足下亮
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昔王沂公進退人士士人不知
史以爲宰相之器而恩怨二語范文正終身佩之足
下儻取鑒於此顧矢之以俟大用而於亮非所宜也
夫所謂知己者知其長亦知其短面黨也而務傳之
足下以爲可乎願足下之戒之也亮今者行歸故山
薄田數頃苟足供家人生計暫且閉戶闇修以希蹤
古人萬一庶不負足下之知交乎相見無由託此以
佈腹心幸爲民自愛不宣

王益吾復閻季蓉書

奉二月朔手教知前函已達左右足下恕其愚直而
復有以誘進之盛心勤勤佩仰無量足下謂明代士
習之壞始自中葉其論允矣至謂　國朝康雍以前
士習醇謹至今遍天下皆遊手浮宕之民由於漢學
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誘士始奔走於津要而蕩焉無
復廉恥則僕不敢附和　國初承宋明講學之餘風
氣節則思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絀陸王而尊程朱
此以爲理學中之善機乾隆以後學者務於經籍傳
注考訂發揮卽有宋諸君子之書亦復多所辨正其
實事求是使古籍闇而復明微言絕而復續有裨學
術甚鉅如江河之不廢也聖賢之書義蘊閎深雖經
宋儒闡明容有疏漏亦非必一無舛誤此固待後人
補正而爲其學者高談義理以實事求是爲不足爲
於是各尊師說互相詆諆致啓門戶之徒沿波逐流
遂有漢宋家學之目矣所謂漢學者考據是也所謂
宋學者義理是也今足下之惡漢學者惡其名也若
謂讀書不嘗從事考據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漢學
之名而實之曰考據之學則足下無所容其惡矣去
宋學之名而實之曰義理之學則嘗詆理學者無所
容其喙矣此名之爲學術累也然謂二家之學無流
弊則非也理學之弊宋明末流著於載記者大略可
數考據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鑿破碎者有之至謂
其爲世道人心之憂以理推之決無是事今之士習
日非矣然所謂奔走津要蕩無廉恥者豈考據之學
導之邪彼身居津要能通考據之學者誰邪又孰肯
持一卷漢學書以奔走達官貴人之門也果有之僕
與足下嘗心識其人今竟乎未有聞也謂考據家以
名相高似矣謂其以利相誘則何利之有謂今天下
皆遊手浮宕之民彼爲考據學者終日鑽研目眵髮
禿以求殁世可稱之名豈游手浮宕所能爲功此不
得辨也僕在江南校刊經解有謂不當與阮文達不
數李文貞方望溪輩著述以爲排斥宋學者僕曉之
曰子誤矣經學之分義理考據猶文之有駢散體也
文以明道何異乎駢散然自兩體旣分各有其獨勝
之處若選文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文派也爲義理
考據學者亦各有其獨至之處若刊經學書而必合
爲一未可謂知學派也僕故道古堂經苑二書則

必取言義理諸書而考據家皆在所屏棄矣其人大悟此可見彼之爲說者於學術之蔽未嘗不通而偏究也本朝糾正漢學者姚姬傳氏最爲平允其時搢紳宋學之風遍盛故姚氏非之以救時也非爲名也至其論學以義理考據並重無偏而不舉之病道咸以降兩家譏諍漸平界域漸泯爲學者各因其材質好尚定趨向以漸於成而已本無所用其鬨爭孫芝房先生以學究之陋謗譏漢學大爲士林嗤笑良由於考據一道未加講求致招鉅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今足下痛士習之錮蔽發憤著書思拯其蔽深心大力欽佩何已惟言漢學似不若姚曾兩君子之持平謹貢其愚惟冀察焉僕於學問惟務躬行不欲以口舌相爭叔余亦附心知義無譏聒足下方以其道倡於沅澧之閒一言之出承學者奉爲依歸關繫至重竊不棄芻蕘而儻納之學術之幸也吳屋村詩文一卷戔戔獨造僅入古作者之域其詞必己出者乞代致傾慕之誠爲幸

江叔海與廖季平書　瀚字叔海福建長汀人有□□文鈔

月日瀚白季平大兄足下瀚不佞闊別二年學殖加荒每接高論輒增慚愧足下以去聖遼遠大義久乖慨然欲繼絕扶微存真剗僞甚盛甚盛瀚學術荒陋無足比數然於尊說竊有未安敢略陳其愚以求教益周道既衰孔子以詩書六藝教授業之徒各以性之所近轉相流衍其於夫子之道固已不能無精粗互如禮弓所記曾子子游之事是也二子者皆門人高弟尚猶相戾況後之不及聖人之門而徒守遺經者其亦安能盡合哉夫五經分形並極於高四學殊舞成就於緊二代異制共兼於是故君子之爲學也唯求其是會之貫通或以聲或以義洽或以書證或以丹穴其操術有不齊致富則一也彼夫老墨名法諸子雜家言之辯敗者多矣而通方之士猶有取焉柰何皆爲譎詭殊淵乃妄分畛域橫相訾警非莊生所謂大惑不解者與今足下爲今古學攷有孔子晚年論定之說審其異矣今文家於西漢皆列學官然大小夏侯同受尚書歐陽既非其章句小異殆若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嚴彭祖與莽故爲書嚮亦未敢附和史記述十二諸侯事多本左傳唯任往往雖異聞故不免牴牾況年表序中明分左氏春秋國語爲二安得謂左氏春秋即國語邪孔子世家言狩大野獲麟亦今文所無尤可證非子載楚靈親於叛以爲春秋記之其文屢見左傳而楚策則作孫劇論楚相書云云是其授受之故猶未可誣不出天漢以後明矣周禮一書從來疑信參半然必曰莽歆所爲絫無定論莽引尚書春秋爲居攝自眞之據歆六藝以文姦言其此爲甚豈特誤飾周禮乎是書雖晚出其制度典章非盡無攷見凡汪容甫周官徵文已詳者不復贅六官之說雖不見他經然大戴禮記有之又管子備黃帝六相唯以司馬屬秋義少別然正足審其沿革之由不得反援以排之也學者雖全覽久遠文故失莊昧誤與其過廢毋甯過存故雖東晉古文尚書僞迹昭著或者猶不欲斥盡其愼也若夫尚論而心知其意是在信古闕疑之君子矣至於力攻鄭君論亦非是康成之學博大精深爲兩漢冠自王肅與趙匡輩未嘗深究本原妄加毀謗其氣力不翅什伯今人究於鄭君何損毫末乎然經義深廣雖得誘大賢詎能無失且所注既多

或有先後不同彼此互異補苴罅漏畢來者是賴近世尊奉高密每義有未衷不惜援引附會屈經以從其說殆有如王邵所譏甯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是誠過矣苟必刻意繙之若姚際恆魏源之大言非毀其庸有當乎況混合今古固未足爲病漢氏諸儒顓門傳受抱殘守缺是其所長膠固鮮通適乃鬱滯鄭君崛起實綜其全注古文尚書則采今文說箋毛詩則參稽齊魯韓囊括網羅一洗前師之陋善夫陳左海曰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雜此經生之分也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此通儒之識也焉可詬厲之哉且夫六經之書幷包三才大小畢具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貴能救其用也何必盡同不斷斷爲此而務勝人斷斷焉以張微志爭門戶於聖人垂世立教之意不已傎乎遠哉至決別羣經柔還其舊誠一大快事雖然吾生也晚冥冥二千餘載以迄于茲何所承受取信雖欲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且不可得徒支離變亂而卒無益於聖經奚取紛紛爲也瀚承足下知愛有顔安樂俱事眭孟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其紛然不一也如此孰爲有師法邪孰爲無師法邪足下崇今擯古果將何以適從哉且其所謂家法者卽當時之功令焉耳彼欲遊求博士自不能不篤守師說誠祿利之路然也是以馬融指博士爲俗儒何休亦詆古文爲俗學是猶世之工辭章者與夫科舉之士更相笑耳方今功令十三經注疏與宋元注四經並重足下欲遠遵西漢功令胡不遵　本朝功令乎此其舛矣昔王伯安講良知作朱子晚年定論已爲舞文之會茲更尤而相效加諸孔子可乎哉可乎哉抑瀚所最不解者足下謂王制爲今學之祖兩漢經師均不識此夫表章王制乃足下獨刱之見前人何由知之盧植據史記以王制爲孝文博士作近孫季仇力辨其誣姑勿論而瀚疑王制者二事簡不帥教黜歸田里可也放流之刑舜所以畀四凶若庠序造士何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四誅不以聽與附從輕赦從重之義不合非仁人言也列曰孔子法乎或因易緯乾元序制記有文王稱王制一語遂定爲文王作則更非瀚所知已又足下謂史公不見左傳周禮乃所疑不敢畜言多未當勿吝指摘或遂置之以示不屑之教誨亦無慍爲交好之情要不以此易也惟足下亮之瀚再拜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一

贈序類

魏冰叔送孫無言歸黃山序（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寧都人諸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不就有魏叔子文集）

休寧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為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壬寅余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為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昔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子文子盍為文以趣其歸余謂子山曰廣陵為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鶩其地餔啜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廣陵故利藪使非常之人失志無聊騁智力以自貴而天下之欲因是以歸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迹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而交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嘗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子一客死武林無言為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可知余以為無言能以其交遊之力從屠沽賈街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二十六年猶絕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贈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猶為不能則絕交遊東筆硯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北宋時外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都之人聞之後家能徙及金兵薄汴都人適在軍事救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為君盧子以無言之才與智書著一二者發憤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姑聞無言之為廣陵有而不為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余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胡稚威送周司馬序（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舉雍正丙辰博學鴻詞有石笥山房集）

今世之號文吏不給兵柄中書舍人官視古尤異其選以舉人必試之書為表人悅乃得署日入閣門下札錄編敕僅牢相左右指于天下事不許預留下可否不敢持制詞無所事事無所賦擇容容循循錄入不使然以便選得舉進士入翰林故居其間者咸肅守持不樂外徙今年甫復司馬缺宜舍人資備者授子是西清周侯通當是行譯情侯者謂某某員侯同官皆已取上第或歷書省侯才右出宰相識旅如勞得朝留秦何轉其出自宰守使或且請侯南濟去方師萬里孤軍大將中外黨風結面壁舌為魚[illegible]怪[illegible]疾驗作[illegible]強[illegible]鳥[illegible]實妖使人紅幸遠彝荷蘭東西南洋國百千附貢市驗情歷服五樣鉛呀辨失威理莫可枯壘侯官中鉛習侯容文雅恐性非素所擇侯既受任無勉強辭色輒與約日以行聞司馬所治地六百里防閑專剛一得自為政且獨有兵則大喜今夫儒者勢稍尊貴衣冠冠冕子之以變而不能定有衆而不能使利乎安而怯乎計不可為通侯挾其有以殊于時無所于試惟[illegible]明[illegible]亦庶自表實以其暇日閑所為然則將從容瞻如方贊笑以往而忘其饋氣也侯專究兵法鳴事不惑沈以有識其至也豈好而望重漠空虛天地解散[illegible]言紅後怒斯義必有益自壯以與其奇者予所疑

而冀焉姑辭焉以俟

姚姬傳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　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傳者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猶得天下奉之為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書為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歿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援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彊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為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為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姚姬傳　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湮墜殄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適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儒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過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糊名校之孔氏試者雜於儒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間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　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撝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為孔氏榮而以為　朝廷慶雖余固亦榮之也人情好尋殊異遷擧雖至公未必人皆稱善若天下榮之因為國得人之譽其於選擧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撝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斯為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榮之者自榮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撝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為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磴岸崩根拔而培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撝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撝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為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　贈錢獻之序

孔子歿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

尊經左右謂明釋其長說及其敝也待之以義蒞亂之以經辨疑辨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為高以章句為塵垢放棄顛墜迄士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為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窺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獲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慮之獨識而精思為今士之魁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隘陋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遵循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卒傭與津關般負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強弱為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償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先民一斃賤役貧不振身不若是歲甚漕事起皆嘗冰臥薪嘗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皆問春氣動搖舟車行以卯酉友相賀勞得保持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甚惟明哲公始體國之重臣孫權密幾調民有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特寬舒專務有餘然後能動民急公量財和衆禮俗遠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雷霆雨雹漕災過期而下鳩自天聽我中田漫漫泡泡救流遏源田叟伸心官吏友氣公乃發微餉告災請減漕數其害深淺實勤蓋陸宣公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聲下為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所權衡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會計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副　天聖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若甘寢連年以來嘉生暢成風魚不災貨商流駛疲羸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勳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衆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師禮成將歸二吳之士大夫莫不逢迎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竊宣歷採以為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謹序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為名公子貴介弟而兼官於朝無適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其任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嗜味讀者卷舌掃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購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為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

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為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咸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為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為贈。以見壽其壽於使後世知我為古人也。

邵位西龍樹寺壽藤詩序（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刑部員外郎有遺文一卷）

夫人之久生於世。年自六十以至七八九十。從未至乎是者比觀之。而彊名之為壽。從已至乎是及又進乎是者比觀之。是皆其數自致爾。亦未始見為別異而可貴也。惟夫能文章之士。其所為文。固已足垂數十百年之久。甚至逾遠而彌存。而其文章之工。又必待其年至而積以多。而工者且益工。若近世號工於文者。取集中所為作。而覆其年月。四十以前者蓋無幾。其尤工而為人所愛誦者。多五六十以後之為。蓋窮天下之理。與事益詳。而人之與人。酬應往復之情。亦愈久而深且至。則所謂垂數十百年之久。以至逾遠而存者。果亦視其生世之久遠以為差。而其他不幸中道而止者。往往猶留未至之境。為後人所慨歎。故夫能文章者之久生於世。非如世人之但久於世而已也。而與並生於世者。或以其祿位容貌而視之。與凡為壽者等。則未達於天之意也。道光乙巳之春三月二十有五日。伯言梅先生壽六十。吾黨之士相與燕於龍樹之寺。以致其庶幾久生於世之意。各為詩。而懿辰為之序。惟明以來之為壽序者。不詩而序。溯元人所為序。皆諸詩序也。亦猶唐之為贈序者。始莫不有詩。後乃無詩而徒贈以序。是皆謊而失文章之體。不可無辨。而吾伯言先生之為壽。意天將與今而還與之年。以大昌其文。其義非詩所可盡。故反復於天所以開先生與先生所宜益自重者。以揭於詩卷之端。（吳實盤析）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歟。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貨而賈者。為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邇者屠翁禹甸。此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稱觴為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為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也。顧以數世交辦。身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為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肆人。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謹言樣

恐傷之其若甚固宜書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卽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能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為峯七十有二登而矚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巴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媼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水間亦可以樂而獨承其年矣曾文正公云此文置之歸集中幾不能辨

曾滌生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眾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聽焉非所視而視焉於官為不法可以視聽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遠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為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蠢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耽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纖於人倫微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斷無不斷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放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為周公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其不以此也歟今之君子之為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眾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眾目之所注亦注之蠢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謀無適而非焉者曾好所在而不之擇焉則不相賓異矣為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為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羣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踐迹而責音謂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為羣意氣之所會則又集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眾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繳身心以役於眾好也於其歸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眾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曾滌生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為四象重之為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為三淆而為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尚已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類於是剌譏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為韓氏

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雙附此而抹摋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為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累葉　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為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為無類　純皇帝武功文德靈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異實備天下翕然為浩博稽覈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為文務閎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迨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輩閎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間者吾鄉人陵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為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迭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遵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為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　皇太后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緣其親將事　誥命以歸覲出所為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為同志者勖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送子尹從蒙筠齊表弟之武昌序

人之制於天權於人者不可必惟在己者為可恃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是不聽命於天人者也功名事會之備至起而行之吾業焉否則屏跡於畎畝嘯歌於山林亦業焉此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非是則必待上之有以勸之而後士有所恃得專志於學而後成其為身士各成其為身而後天下治亂乃有所賴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矣讀書者自束髮受五經四子書學八股文應歲科舉由府州縣學生試省闈禮部以成舉人進士遂授官而食祿次則由廩生歲貢優行選拔貢於京就別頭試亦得停年循資而授官焉是為入仕正途外此則以貲進顧或不足之曹長年勞目伏臘以從事於學以應三載歲科鄉會之選誠恃有勸之之道也自盜賊起粵西蹂躪吳越秦楚遍省亦寇擾羅然在上修文不暇給為士者乃始失所恃吾貴州已兩科廢省試府州縣科廢考至有停十年者生童望考途無去處力不能提刀殺賊建軍功致尊顯復不能鑽營長官借委署名保舉又不能因緣句當公事稍圖寄庇釐局中間乾沒以苟且養妻兒城鄉富家子弟僱伴玩歲月莫載師貲者輟策而易業則從舌耕求束脩之奉又賤且難也吾竊此時當有權宜之法以收士心而振士氣如宋因軍興詔川陝類試未嘗必至京師也宋元明鄉試皆即臺務聘屬官及家居士大夫或儒士主考亦未嘗必遣京朝官也或可仿其意行之而無一二府為足議事者然則十年此邦值此時如之何其不怨吾又齊士誠志聖人之道聽命於天人者誠無如何矣自修其可恃而亦無如何哉是固難為一概道也貴弟蒙筠卿行謹而能文自弱冠補廩膳生久

屈於不試將遺武昌省其從兄擭足資遂北附順天鄉試還我言別此其計良苦然計此行至秦市登舟出潜陵魚復下三峽秭歸夷陵順流趨荊州經洞庭之口及大別而拜彼兄若復前去更過雲夢觀廬岳北歷徐兗瞻光日下水陸不止萬里闗檣輪轍之間舉然想望孔孟之所爲教程朱之所爲學以及屈宋李杜歐蘇之所以發爲文章必有相遇於心目間者則斯行也誠快彼聽命於天人者雖不可知而在己者所得多矣況以子之才又在必售之數乎行矣吾雖衰猶能待他日歸而觀子之所得也

張廉卿湘鄉相國曾公五十八壽序

往者湘鄉相國曾公周壽五十爲咸豐十年裕釗郵續詩稱引南山有臺之詩以爲祝且必公當平賊致太平越五年大軍克金陵粵賊平及今歲捻賊亦平裕釗私竊嘆然謂往者壽公語固終效邪及是 天子詔公自兩江移督直隸於是公年五十有八矣南中人士之在金陵者惜公之去而不可留也謀以公誕日衆執爵爲壽乃復以壽言屬之裕釗裕釗惟公提一旅起湘中義聲感動天下豪傑魁桀才節偉人雲興而從之淵謀霆奮雷動神應萬衆一辭順風而邁遂南清江表北至於河朔蚼妖蕩息天地清曠手援赤子出之水火之中暴冒艱百顛萎而蘇十五年之閒而海內大定澤流於千里文武咸儲忠誠愷惻徧乎於中外靖綸節人羣士大夫體誠山澤之叶外薄四海盤首魅結之遠人靡悅而歌頌之於千萬年永世無極繇公則濟乎不以自有若春風之被物條然飄拜雲而遇乎寥廓之表而百菓草木皆甲坼也耶裕釗爲足以知公之所爲哉抑又聞之歲爲物而不有其功者天之道也是故歷古今而不毀君子法之常處其中以與物相衔雖震動憂勤苦身勞形而內不撓利澤被於人功高乎百世而不以己與是故其神全其神全故物莫之能傷而祉福畢壽應焉莊周有言彼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不爲私焉則天下治矣又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長生周之言與夫聖賢之旨固若有閒而自通人者觀之則其理未嘗不可以相發然則天祚 聖清其將發佑我公黃髮壽考輔成萬世無疆之庥乎夫裕釗往者之言既驗矣今之言此其必有合也蘇書數百言於文正

公壽意頌禱包舉無遺超越壽序之體作也

張廉卿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

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四十而曰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爲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然商周之際師尚父老起海濱而鷹揚於牧之野漢趙充國請羌時獨自請馳至金城年亦且七十餘矣其規模宏遠而計慮周審雖盛壯之人不能過也由是觀之人之所以爲盛衰無亦以其志若氣耳志氣頹而苶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充神王而守固雖若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而得謂之衰且老乎而況其未及是者乎天下之務莫不以志氣爲盛衰若夫受任軍旅之事國之虎臣則尤以其壯勇膂力爲用者也故其盛衰彊弱而天下乃與爲輕重平居無事總三軍之衆營陳之制領精之數號則角力教練之法將士之材驍勇怯車甲兵械之良楛皆以一心審明辨量而識其利病一日有變提數千萬人之命爭勝負存亡之機而俯仰於壁

嗟乎艱哉非夫志足以帥氣歷百變而不撓者烏足以任此哉任者海內兵起軍帥武臣遘遇事會攘兇盪寇人自奮於功名大難既夷　國家甄勞賚功所以　褒寵優渥之已甚其上者　錫爵傳胙榮施於孫子原其初類皆起於屠沽屠販市井田野之夫一日高門豐屋名園膏壤琦服玉饌帷帳狗馬婦女象犀珠玉瓌物充積爛漫於前貴極富溢心蕩志盈淫昏酗豢而驕侈至於無等肆焉自以為天壤之內莫我尊且賢者彼其人固尚犖然壯佼也身則未老而其實固已敝矣天地之道老者耗而穉者嗣遞相嬗而日新以不窮故私嘗獨論今日之事欲贊桀佼厲武節為疆本折衝之計莫若差擇戎臣之中視其名位之稍後者任之以事而察其材徐焉而乃以希其成功其他則皆所謂物之既老者也副戎王君覲臣樂善而不矜與人交必為之盡吾黨故時樂從之游而悉其為人蓋其志與氣有足多者先是君亦以從軍隸諸將麾下其後特為曾文正公所器累官至副將任江甯左營游擊兼治新兵營其申儆軍政率厲戎卒勤而篤公而明嚴威而不殘警敏而無欺所治軍嫖姚精整為一時冠衆莫不稱之又洞明諸務於人之情偽事之利鈍無所不究悉居常義勇激發時時思一得當以報　君上未有因也始君雖在軍中故未常特將其所蘊蓄鬱而未施今方內雖輯甯然伏莽之戎諸行省往往而在東南瀕海萬里之地疆事尤綦重鉅自　朝廷及中外大吏孳孳以求將帥之材為亟以君之所挾如是所謂穉者嗣而日新以不窮者其將在茲乎君年甫五十其氣蓋方盛而未衰然雖由是而進以至於八十九十吾知其猶今日也師尚父之烈非後世所敢望已且使君得如趙充國者益老其材而寄之以疆埸之任豈非　國家之所重賴哉今茲九月為君五十覽揆之辰稱觴與同志諸君謀為君壽不敢為世俗虛美之辭獨為論當今之勢與其勗君於無期者而書以視之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二

傳狀類

侯朝宗司成公家傳（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順治五年戊子副貢生有壯悔堂集）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為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實之以為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諤諤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嘗飲酒不事生產嘗家居其門下生董同謐為祁太守宋玫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逆請則願有以為公壽公固距閉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公拒御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為常以故歷從官道顯矣而析產不贏豐公為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為詩既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韓李夢陽何景明倡之詩律益嚴公之力也天啟間公為編修而官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僇士大夫不附己者公心憚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為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奪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傳趙公代具草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指揮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有名公歸則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救之耶忠賢俛視晷影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爾耕曰試為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語故舊因佯言我之詩翁者欲為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飆俠氣指當世事爾耕歌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為款言伺公公嫣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翰林故爾得罪我為公畫計某月日乃吾就義辰公自為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枕起酒盡醒罵爾耕汗低頭鼠竄已而乃大發怒去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典貢舉而公為其下校官廣微心憚公公所薦取士鄭友元宋玫輒有意摧抑之以奇拔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俗豈能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廣微假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素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恨更矯傳上旨奪所歷階而令公養馬公卽日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二人者遮止於廬溝橋共置酒餞公公飲酣遍顧二十二人者曰吾歸矣幸無以吾為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為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為好官二十二人者皆泣下而宋玫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元以御史直諫著世名公為知人公既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鄭生者妄人也操小吏詬公前若乃棄屬而我黃弟子貢冠冠公門下數客怒欲毆鄭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鄭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為庶子鄭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謝請公又大笑扶起之餘飲以酒一無所問鄭生亦醉公為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獨有所不屑者輒靚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為南雍祭酒太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元宋玫者耶願入成均近其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踰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為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為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為憤日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辛年年四十二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嘗謂後二年公之為庶子也

事記往有術人溫體仁者搆天子意自爲書設言事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銜挑語辭數既望顏色伏叩頭爲側媚出謹狀天子大悅遂立以爲相公號擢下獄悉疏其醜而出嚴言於朝體仁病之數曲爲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姦過李林甫而饞强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嚴言者冀天子神明一寤而悉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述國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拔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鎭方岳方夏方開方域方新而方鎭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侯朝宗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若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駝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邱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檄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擁護不可公且遣將誰當任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論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邱磊事覺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論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既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扶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令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晉卿禮門謝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諸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嘗任對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豫不負我然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即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良玉長身赬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讓廣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即塞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燄始大熾文燦者嘗爲督府嘗受賊金而撫其圍良玉尤嘗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快快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謂建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譏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强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鎭三日夜而敗良玉遂軍襄陽初良玉三遇闖已必令其下曰

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踊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駐師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親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虛然止四萬在餉受之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則只益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恨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亦懈遂往來江楚爲自營計盡取諸郡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用之軍益強又書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亂政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王允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允世威爲總兵時往謁制府曾文衡文衡素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從司徒公行遇王賊黃花鎮上遇火砲毀司徒公墜於轅下背上被二十二死人世威負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甦救騎有覺光顯司徒公世威乃擁而抱之而以手拔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並焚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遇人稍之九半耳二云卸焉者既坐斬禁刑部繫十三年良玉等一應捐其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世威見王救之事同已先殿官妻救其事載以文集實此可以傳其文可也）

汪者丈乙邦才傳

（田中有丹文記鄭江揚州人給乙未進士點己未翰林學　喻新甫都有竟集文鈔）

乙邦才字青山山東青州人明崇禎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盧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合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一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逸登高望見之識其盲曰黃總兵也大呼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出邦才授以己馬分隊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撫邦才以爲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將麾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檄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即膝捕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薄賊營突貫賊陣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噪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爲驗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偪既得釋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頗壽六安霍山諸州數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陣所得賊無算主者或掩其功或移諸

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即位史公可法督師顧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　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物學猿臂而蠱履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原集傳後有論楊性遺本刪去今錄之

汪若文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辯為童子時嘗係鼠罌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為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即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啓初甫方為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授以一卷書遂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為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遊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州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嘗不見聽信愍帝即位我　太宗兵自大安口入薄京師九門晝閉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為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為參軍而甫為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二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辨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當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既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遵化獨率麾下營娘娘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往往訐申甫之事又責其不嘗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驅烏合之士以臨彊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纏牽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丁藥園前明寧前兵備張公傳丁澎字飛濤浙江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張公諱春陝西同州人少慷慨負大節起家鄉舉薦仕有能名稍遷寧前兵備道副使時遼瀋淪陷邊兵益潰弱不能守公甫下車繕城堡儲糧糗修戰具規畫少定崇禎十一年為　太宗文皇帝改元之三年統軍帥祖大壽師潰退保大凌河勢益蹙三衞所部不及募食城門啓公單騎突圍出戰敗為數健兒所執擁至帳中　上方踞坐公不屈擇地瞋目叱左右捽公頸按地相臨爭持久　上笑釋其縛欲降之公躍起奪旁侍者腰下刀大呼速殺我聲震山野目

賊盡殺。上尤奇之，益不可屈，令安置三清觀，待如宋制置故事。公素姑不死，以貸其變，自秋徂冬，足不履戶外，坐立必西嚮。每月朔，仰天而泣，具衣冠朝拜成禮。一日升東階，趨不拜，見者訝之，乃新設□□於座，及撤去，復伏禮如常。上屢召，不奉詔，或時遣使慰勞，聞朝廷意，佯聾曰：城中有兩朝廷邪？但呼都統，不稱名，其保□□□□如此，不之罪也。居數年，王師分道出圖，遣塔下□□松山失陷，諸將吏降者稍稍集，□□□至西鼓門，爭引佩刀自斷其髮，趨走伏馬下，□之諸將吏各□。上亦遣□公，公裂□罵□曰：嗟諸君，□視吾頭尚在，髮可斷乎？眾皆□，泣數行下，以故行間有大期會，必相戒曰：毋令張兵道。如先是，航□初□命者得□□人，比名王君長下，甚貴重，念與公□有分，牛羊□□□□，公悉□勿與，遣曰：怒焉。豈與□□其情□哉。及上□招□兩觀，獨大酺，牛酒召羣臣，令公俱來，使三返。是時諸降者新拜爵，皆冠赤□衣，復陶衣，□□珠□，□變□拜，呼萬歲，□望見公，從□遣入，衣冠甚□，□眉□□，狀動，咸曰：送之，不敢仰視。上南嚮坐，公東嚮坐，羣臣席□，□且笑且觀之。□三□，揖而退，終無所言。上□酒起舞，□近臣曰：有公等百，不如一□矣。既有人掠得□龍生口，為公同里，言夫人聞公虜，知必死，□家人曰：公某□人，當殉地下。家人請公未死，奈何？夫人泣曰：公虜，即我死時。□白□公□，□□是真□□□也，知□請為夫人尚亡。上□賁白金□之，公揮使謝曰：欲紀年於□，十且勿□，況生者乎？上□之，以乃公□堅，母□公為也，□歲除□。上□公苦寒，以□□衣四□衣□□□曰：□□我，折□□，許母□，乃□而勿畏。大□公居東夾□，□□□□改而未嘗有□斥□其人成□其□怒。上欲幸公所，□□□侍臣往視公所為，入閤□坐，勿為□衛士□立間，起居亦不□，□□□曰：上來，何倨乎？拔其衽，披劍，公起仰避之。上大笑，躬自掖持，此□者下，曰：始以□□耳。時□□□□定。上稍以詢知為□，□使人□俱公曰：大人居□□□□老矣，□何為□其車騎，供□送□□□公，□然□月病死。上□惜之，書問□式苑公文程曰：朕見中原名將，虎視角出，迄於□斗，困□戈□命，如推敗朽，文臣一□□往往不易屈，何也？程對曰：讀聖賢書，□忠孝名節，生平所學，故危不愛身。上曰：為臣子不可不讀書。於是乃□由是悉令諸王貝勒下子弟皆讀書，以公始。公死後，詔□葬於千山之南，為建石塔，表其墓，俾後世知有張春云。所作有不二歌□自削，□不傳。公死一年，李自成陷京師，明亡。

論曰：余過□州之□，得□張公抗節事甚詳，野夫牧豎，皆能言之。□□日月也，苗知□□□□向余述其事，必□然□□□，或謂公陷後，曾代上書請款，有□夫人翟氏，嗟乎！公不竟死，獨□□，有以自見，烈矣哉。文皇之培養成就，思能至是哉？語曰：匹夫之志，勇於□□，其公也夫。[illegible]

宋□虞王□正傳

王□正，字□功，一字□，□□□□州人也。□□□□戊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乙酉，大兵□□□□

贊正被執不屈死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圜縶中閱凡十八年其官辦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曰廣黃毓成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贊正皆從之游贊正初授婺源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illegible]沃饒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贊正爲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中傷贊正左遷以去士何歷雲南府推官是時寨盜張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擾蘄黃詭降於荊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illegible]指意旨或持兩端相遊說不敢爭而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陞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郭毛吳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恇懼議諸兵贊正稱疾閉閣臥陰遣間說郭兵衆賊居數日賊盡解散時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端伯與贊正同年友善故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莊烈帝死社稷南中立君以贊正備兵建昌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　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贊正歛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illegible]鄉兵叛內應因城陷建昌執贊正赴武昌見主兵者道南康南康人號泣留之贊正謂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贊正使降贊正卒不屈遂晉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殉節于南京明年黃毓成死于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嘗讀先生詩文並其孫贊化所刻四德圖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間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前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焉

宋曙虛　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敝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歲去久之復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數數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瞪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溪谿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迹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居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惝恍詢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猶[illegible][illegible]匠[illegible]義和商之流亞歟吾聞

其肆行道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其故何歟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宋瑨壹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　大兵既定江東南明唐王自立于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于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于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于外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擣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于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即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于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閒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群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于邵武之禾坪池鳳陽徇先生爲降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顧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嘗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雄兵敗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辨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彊死何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卒前捽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于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揩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汝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仰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故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眥抽刃相擬曰不我殺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淚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傅鼎銓先後被擒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皆就誅於寶溪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始于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迹

而死以全其宗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盧綱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爲畫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潘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宋潛虛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其先江南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大觀有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寇盜張獻忠陷四川巳而　大兵討張獻忠殺之於鹽亭其餘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卽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爽可望其迎王入滇可望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　大兵破李定國軍尋至滇永明王出奔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跼蹐城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兪兒者抱大觀幼子在側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投黑龍潭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兪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淵俱赴黑龍潭死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某生是日聞其夫避亂西山距大觀家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乎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宗以來天下多故行閒大吏惟有逃耳一逃而廣寧失再逃而流寇熾又逃而金陵亡而閩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王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姚姬傳朱竹君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　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爭牾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

嘗稱吏事致遠年　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為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復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為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為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慕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為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要遠遭伯思而伯思特稍稍中落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其交舊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殁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稱賓客飲酒賦詩游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星谷邁先生風名為想見之哉

姚鼐　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尚書諱某某祖諱茂稷考諱廷瑑皆贈左都御史廷瑑二子長君若溎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為人篤謹而君倜儻慷慨獨異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為書館謄錄議敘授主簿借補新河遷檢縣河令為不能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遷撥抗疏百里處為　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間君以嚴能給辦衰盛屏除留守內宮為備者曰子文媒君一日行道見其驕縱立呼至杖之於是河內府從官怒奏君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　上聞之顧喜君彊毅不為之屈而以劾君者為非其後為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爭訟祖居者佃傳守為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遣祖以故值取贖於民數官不敢為民直君至得其勇所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旗南多回民久聚為盜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捕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偽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身自首某某已所為盜有黨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偵之至禮拜寺則反與回黨至刑部訴以某某事其此人某冀以君為枉良民叢怨誣尤而　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復問誠君冤獲甘肅以知縣用是時　上意頗嚮君然卒陷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一二年會為役撥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撥黑河道渠所道之田為沙磧數百頃而賦稅如舊未除力請於總督要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偽為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為當然君獨不肯為其後為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遲歸　上數顧問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無極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為吏部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為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為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為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為大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林余先世亦園其地也君數從余於是自述平生為吏事蓋慨然歎未充其志所就可

賢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義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每贍其施以濟君士久矣人方恩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過知　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鳴鑾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鳴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鳴碧

姚姬傳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陽即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韙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亦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熙甫於古誼爲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棠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恩孝恩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恩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病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即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恩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己所處僅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衣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縣爲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恩之族祖曰陸實聘妻胡氏陸實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即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瑞六年十五而瑞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二去歲冬殁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華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去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一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即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吳殿麟黃烈女傳

明正德間象程公子然未婚之妻曰黃氏同縣富人黃某之女也公子之父忠節公材書爲言官屢疏劾諸執政及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輩言甚力瑾畏之忠節死瑾追論前疏矯旨徙其家並逮其二子獄然香役日相望也是時然歲十三女歲十四然之母以然寄于黃令匿之而黃某懼禍及私諸有司白之女乘父出疾至公子所排闥呼曰公子行矣捕者且至矣公子囊然未知所往女爲引公子至舍後園啓門出之公子要回門內外以所佩囊示女曰囊無一錢安行乎女笑曰我固慮之矣因出袖中金贈之戒曰若行矣毋多言然以是得脫而女舍已未爲婦私見男子且贈遺之越禮也反室不見父母而死其後

瑾敗有吉宥程某家又八年然事正德丙子鄉試第四人世宗即位上書訟父冤詔賜祭葬予諡一時稱公子孝子而是時公子年踰三十日夜念黃氏不欲娶也都御史曾公祥有女賢欲妻公子謀諸夫人夫人曰程公子長且聘有女矣女死而以吾女繼之得毋傷女心乎女微聞母言曰是何傷哉昔吾兄琛甫登第即率同第進士陳瑾逆狀于朝天子命馳午門五日辭卒不屈朝臣震動今公子之父忠公子孝正吾門稱也曾公喜令媒妁請於公子兄默強之乃聽命無何然殁無子默以季子應會爲然後曾氏論應會世祠黃氏焉

贊曰黃氏以一小弱女子而服其未嫁之夫於危其智勇豈顧問哉顧自以爲羞見其親而殉之以死又何其審於廉恥之防如此也嗟乎恥之於人大矣彼女子以死明其志所遺之變也悲夫夫其賢於齊君王后者不亦遠乎

張皐文先府君行實（張惠言字皐文江蘇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編修有茗柯文編）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墀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滁遷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滁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端當明宏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共譜端孫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曆中舉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偃銘偃生采采生金第金第娶於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爲事而銘偃當明之亡獨不爲制舉業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兄弟相屬以儒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廪膳常教授鄉里間其後游沅州一歲得疾歸歲辛亥年三十有八府君既不得志於世無所表見又不獲永其年尤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時惠言方四歲翊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弗得聞聞之於人所傳又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寶銘鄭先生夢楊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毀譽嘗著其言以爲府君行實焉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嘗爲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默寡欲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生曰薛心銘董仲容湯寶銘君兄弟總角交也寶銘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弟與仲容則常集於薛氏予亦時時在坐雍容出議論率常達日夜君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寶銘而酷愛君謂兩人於人道近也篤於孝友平生未嘗與人迕人亦未嘗迕君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鄭先生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歎月見河漢間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飄颻過太虛屢發歎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惠言如雲璈在空聽甚淡妙）

張皐文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殁兩

兄未成立是我責也依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為夕餐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餅啗惠言比日昳乃貰得米為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線為節每晨起盡三十線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書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服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鄉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欽恤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持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為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為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還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惟恐違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識從者皆為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後卜地而遷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鄭橋安里惠言乾隆丙午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為叔父後翊書之時曰[illegible]事[illegible]子[illegible]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險阻其可言者止此什佰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叔父救書臥惠言戲牀下以為母能哭而嚴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救而先妣喪惠言在京師聞狀號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錢新梧撰全哥傳 錢儀吉字藹人浙江嘉興人嘉慶進士官戶科給事中

明京衛經歷攝士忠之女子子曰全哥蕭山人也母氏曰鮑全哥麗容而慧解有兩弟一妹皆秀穎皆不及全哥全哥鍼黹紡績不習而能觀書偶識析以出常意父母鍾愛之尤莊敬復讀日勤業未嘗有惰容士忠性剛急有拂意全哥每柔順侍旁從容婉譬以銷慍事大小皆中條理士忠甚為重書崇禎之末全哥年及笄矣而李自成入京師賊有僞權將軍者入其室欲得全哥全哥瞋目叱之曰頭可斷身不可辱賊使人執持全哥而盡縛其父母弟妹以劫全哥曰若從我皆免否即死於是士忠腕縛顧其妻子女而曰使吾女辱生猶死也吾本當死今日吾與若曾俱死死得其正幸已衆皆曰諾全哥大哭曰生不能孝父母友弟妹今以我一人而斬斷祀天乎何其窮也至觸柱求死賊又持止之全哥遂絕不食食期必死賊乃曰吾釋其父母弟妹於全哥前與全哥不忍見或改意而全哥輒號慟求死會賊以事出防稍弛全哥曰可矣於是士忠與全哥及其弟妹皆求縊帶市帶之屬以縊一弟弟年幼而逸得免賊歸見五人者皆縊死矣賊亟下全哥全哥之縊也最上於會縣未殊頭而縛焉賊大驚遂使葬全哥曰天也今爲

奈我何方是時全哥猶負傷手不任事則曰若能厚葬我父母弟妹者惟命賊曰諾於是厚葬其父母弟妹全哥亦稍稍飲食既葬全哥盛服至其父母冢前拜跪怒起出所藏利刃刺賊罵曰吾產今日乃知錢氏女也賊驚且怒而奪刃斫全哥全哥死

論曰錢之先出東越王錢鏐句踐之裔也句踐棲會稽忍辱卒存其國若女子守身誼不可依回父讎子孝俱殉死所烈已嗚呼天之生斯人其必不虛矣若女一呼天而其弟竟遂以存錢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錢伯言黃个園家傳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人父牧越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稱其遺孝年十九業鹽入都得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為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與事方亟兩河決口丁夫楗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足充輩富民出錢粟以濟君首輸為眾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司銜入都祝 嘏 國朝賜歲賜克什及子大子皆郎中書是時上至 聖政下至商一視君為動靜販夫走卒無賢愚乞丐皆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 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競奢侈第宅歌舞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業悉聽居稽惟主計者可否制其日侈名贏實耗而私商朋與官吏交相攘手湖北岸費鉅百五十萬鹽政又為某某黃久任某事無現銀使庫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銀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鹽政准北改票鹽而商總權始人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責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 國恩深且於諸商為丈人行不忍其以貴叛代貴官自取多數而視眾商之敗壞差所代多專皆貴命集事每奏鮮時君入運使請定議用貴出入核實曰奏鮮賈未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乾沒而不實後私小智破大體爭之首者籍書乘勝其貴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鞫吏胥之吏益不公受賄任情入貧者引去情財者倍償於是事情益譎巧鹽銷退庫引積而無商綱運滯數而 國課虧益甚經懷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董君之為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柱救敗者又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帑有無引滅運帑又七年為道光二十年而淮南之累真貴紹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恍然思君以為無復有斯人也

錢伯言鄉兵劉公家傳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故鄉兵然人皆呼為劉青天嘉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護知縣以鄉兵敗賊於南充廣元閬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為死賊自為民時知公名數人莫為用故獨公賊避 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擢至建昌道 賞戴花翎使撫賊起兵先是 上以賊久未平有建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命撫賊莫如公宜使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讒言生得之三槐旣伏誅賊首疑懼不出故功不時敍而官兵持賊益兩端勢不力然賊卒賴信公前後降賊其二萬人及行墨至所謂勒保 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撫餘匪數萬要為公功最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 屢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為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西布政使以與吏事責

授刑部員外郎督山東糧運使時嘉慶十七年冬滑
年而教匪朱成貴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
五百敗賊於嵝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莊殺賊二
千餘賊保鳳家集於曹縣東十五里賊據四周公自定
陶攻其東縱火焚賊巢賊突出多死獨渡者南北官兵
至合擊之殲賊首朱成貴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
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盡殲於公十一月賊平
公之破鳳家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
臣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　賞布政使銜及
玉搬指大小荷包至是遷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
帶留山東糧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
復改曹州鎮總兵　今上即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
食全俸七年終於家　上廉情之子廷棟先經選知
縣乃官其孫燦昌兵部主事燦人等賜舉人俟葬
論曰　國朝以道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
公遇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知軍
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欲也然復定陶時年將
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定會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翔字春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
發祖紀勳父圻安業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魏氏
族俱未詳無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書
述大會如從子小會如妹兄翠實親戚考朱書如
字書並進夫旦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專志業
隸事日讀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皆可得百餘篇
言扁一讀箱中不如長成曹真否又不知敘成何等
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
刑部員外郎歲公家及歲公慕來主吾家館自珍以
教肩父母事嘉慶元年膺天鄉試十五年庚午卒
年三十三無子浙中會君晚年信釋氏家書盡毀家先
手一卷者吾舍有自書地中■君身而死其經
真其有之真吾家自曾祖客集僕從考據至今皆稱
之曰宋先生嘉慶丙子舉武英殿校錄以拔貢生第
子龔自珍謹述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吾里中程日新先生年先輩讀書
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弟程禮明禮
明曰我高祖也以若■■其里以篤行高年稱■宗
教之其言行之詳殆莫其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
於家人代傳之相訓戒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
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
即為人■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入舍公造之
其後家■而■■三胡氏之事■■■公■■之公曰
吾貧全多因書館吾已習胡氏且吾始出而謀於利
利可盡乎卒就胡氏主人高其義與增其奉奉以養
進卒以教授■有■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嘗
試於府列名首■■士聞父病不待覆試■而歸父尤
之命往試則已■試矣太守嘆異之明歲更新守公
又試得首以入學■此二事者■■見所禮■固■
有■■■■為之文推■其先世之美以承翔其後
嗣其可予余聞而竊曰吾里中昔時■■■長者之行
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而■
者利之所使居世不以名■■而■又甚矣其子之
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有■■■
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
所見於今之人皆不■■■■之■其先甚■而■

是書而謂之不惟程氏之集亦使學者習聞善言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曰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衆盛多能繼讀書者[illegible]

吳南屏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既殁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既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諱會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揆大父府君諱德橒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即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書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語服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二十爲郡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灃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嘗入錄人號先被撦見擯乃復入錢公察其遺之不令入既而召之府君復曰所以就試者爲遭其身也豈可受辱如此錢然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孝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侍諸叔母兄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獨自其稍有知識之日日觀侍府君於家而得其容貌則具其纖悉以知又嘗徵以推之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其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撫孤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嚴之然未嘗有不恭教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無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藏以貸貧者人貧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于來歲春夏則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頗積穀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議曰吾田產足可衆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祥也今歲頗不登貧者艱食不如散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萬石一盡散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苟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散穀萬石一鄉奔走有稱頌於府君前者輒謝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處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惟日觀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帙首尾楷書若一無遺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飲未嘗至其醉稍稍與鄰里時時自領其事時攜瓜果及餅餌人給田必書其法子孫讀書嚴其勤不多望以進取稍稍年十七時補縣學生側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十人矣十士者行義必可觀也可不勉乎敏樹求子孫曰毋鼓世不失爲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殁二十年間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殺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時貴不奉任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爲不以其負收疑之也某某然以厚責耕貸則不得爲又力乎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吾先生之於鄉之長者常

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嘗遺忠孝讀薪劃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鶴齡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曾母孺太孺人生吾伯兄吏科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即鶴齡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貢樹滋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耀昌燁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姪聖功圭璋垣屋堂謝坤城基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鶴齡幸侍養老母無能建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鶴齡謹狀（鶴伯言曰不肆矣不書齡其就過人者也）

曾滌生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承昌　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煥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斯棋字□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識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慶二年揀發得廣東侍宜補用明年之官五年署惠州河源縣事河源賊阿和博羅陳爛屐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即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殲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搜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屐四曾鬼六之亂道嘗被戕死知府坐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署潮州揭陽揭陽亦劇邑也其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聚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繪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嶺頭我兵纔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闌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舁中設子母礮佐以鳥鎗近則發礮之令人與火同滅無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蹙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獲賊三巢阿常授首阿七遁之饒平餘黨謀再舉君從騎卒六十餘人四晝夜疾行九百里逮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黨首監統阿麻於是有送部引　見之命矣大抵以南□產者皁風鐵珠於中土諸岸互市裹貨日至姦民逐利趨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淫物務出不窮乾嘉之際陸後士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時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攖何苟以姑息偷安掩蓋無事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　見之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殷留不得行又二年乃發揭陽鄭阿明陞達李崇玉乃行阿周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黨號二萬也入　見以功升知州□復任揭陽十四年授知南雄州是時兩廣總督百齡始尚威猛嚴刑先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舉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齡曰洋商吳阿二阿三者大猾也積巨萬多干圖紳君其賓夜部署欲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斬斬之至則阿二者

二。此復君開說者數輩。賂金二萬。王鑾鳴增五萬。平野十萬。不可卒發。阿二於法張保之冠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訌。學顯來降。保亦懼與蔡牽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兵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來叱曰。孰吾王。曰吾　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即覲保曰。吾以女為海上豪。保乃效匹夫怒目。尋人對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即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海中巨寇若蓋阿和何阿常鄭阿婆之屬。海皆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士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叛。掠平民之故。尚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鎮兵一參將。二粤事勢在不赦。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然何處之幾也。　朝廷弁包海外。荒遐萌生。削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能。若革面自效。不嘗之處。世寧負其死有期矣。且知莫大於知幾。行莫斷於食言。禍莫踏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陞桂芳舉相需以澤。二十四年擢廉州知府。節法孚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為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九。以疾卒。子六人。曰鳳翔。曰一士。曰鳳翼。曰曾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遂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儒林傳。循吏者采覽焉。

曾滌生國子監學正劉君家傳

余既銘劉君椒雲之墓。其兄子世墉復寓書抵余。季父之行義。懷瑕頗大。凡其為學之大旨不幸遺書未成。世罕之知。不可無述。其墓世圭。兄幼即能日長大恭無以寬我先人甘苦。季父執友莫篤先生。先生若哀吾昆弟。即別為家傳。錄諸家牒所以不見季父面貌。我劉宗益厚無已。著椒雲之學之自得於中者。有不可據諸文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因得實視見之。而親討之。稍述以詔其諸子吾之學也。於椒雲嘗於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建之地。歷圖界書稿若牛毛。縮以圍國府。以叉牙交錯成圖。不為細字識別。展之指認。曰。此某縣也。於湊為某縣。此某府某州也。於湊為某府。凡三四日而縣一。然易能行省亦如之。其於字書音韻。及古文家之說。亦皆順得大指。其後益及天官推算。日夜致習。貫徹晚甚。遂會喪歸。勞憂致疾。乃稍稍自悔。恍然有反本務要之思。大較書究觀夫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聖。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為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旨。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遠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稍稍其隙。久之。風氣日敝。學者以非毀宋儒為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故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椒雲初從事於考據。即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憂患之餘。尤自斂抑。退然若無以辨於學術也者。默識而已矣。於是以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棄其所官之國子監學正。挾然而去。以從我於門內。朝其

讀以資父母之養，以資於凡事，無所不周，猶其細以推及父母之所嗜，若所不嗜，無不曲俗。其又不合，則考之禮經，暴之[illegible]世之會典，以權度乎吾心自然之節，必三者[illegible]而後已。病中為日記一編，記日日之細故，自責甚痛。將卒，又為遺令，處分無遺，蓋用[illegible]家之條，綜核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書於朱子後之賢者，可以謂之篤志之君子邪，抑猶未邪。國藩為發其[illegible]衛之意，既告其諸子，亦與異世不[illegible]者質證焉。

曾滌生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蔣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貧甚，世姑劉孺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所假借，節母一[illegible]之食，分之二日，併二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illegible][illegible]，劇易雲委，節母不以問閒他人，節母則先[illegible]意而[illegible][illegible]其未至。後斗升而[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并渡，無[illegible]半米寸薪，必珍必藏，諸婦奴[illegible]入門，節母[illegible]其[illegible]者，諭其易者，自親會及衆私事，衣垢則[illegible]之，破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事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illegible]以甘毳，既歸[illegible]為之家，[illegible]從[illegible]，亦尊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illegible]其弟已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尚在[illegible]未期耳。入則泣血，[illegible]泣於衆，自[illegible]出則抱子奉姑，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屏去[illegible]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illegible]其口[illegible][illegible]以及其孫子女，無所不給，勤其力以事其姑，[illegible]其子[illegible]，僮奴各有專職，土無寸[illegible]，人無[illegible]，[illegible]俯仰取資，祭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歲累歲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illegible]姑之某年，穀近千石。惟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試於京師，育[illegible][illegible]年

二十七歲而卒。節婦[illegible]氏亦以節著。

節婦[illegible]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家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illegible]其夫[illegible]世資，不能具[illegible]宗族貧乏助之。姑稱之資，凡得錢二千有奇，又為[illegible][illegible]之。節婦[illegible][illegible]其錢置[illegible]中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又[illegible]面室，無見[illegible]引[illegible]，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殁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從節母承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illegible]劉孺人，與節母執笄侍左右，節婦自右約之，及[illegible]節母[illegible]，承節婦[illegible][illegible]及食[illegible]具[illegible]，母備之，及歲三世，[illegible][illegible]於無[illegible]。劉孺人卒，節母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容[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指卯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母[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夜則吾宿遂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臂，二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母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孺人[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手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庭中，節母[illegible]節婦[illegible]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illegible]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illegible]入室，勸母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指及[illegible]創，其亦不[illegible]而竟無恙，論者以為孝[illegible]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殁，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殁，實八十有二。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為余稱述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illegible]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嘗下　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為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illegible]往往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行為[illegible][illegible]，節婦之節，亦僅庸行無[illegible][illegible]者而已。孝[illegible]就[illegible]始[illegible]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illegible]，天下之

至類就喩是哉從禮記內則運化而出雙調詮經者至深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三

碑志類

萬壽山神岡山廟碑　（[illegible]字高白號[illegible]山安徽[illegible]人[illegible]己丑進士官[illegible]江西[illegible]；[illegible]己未[illegible]有[illegible]文集）

廬陵之南十里曰神岡山，其廟曰嘉祐，祀太守彭城劉公。山故名翠峯，以其廟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僉稱之神岡云。公諱[illegible]，仕[illegible]為廬陵太守，致治於郡人。既卒，其民恩慕，叫呼稱公嘉惠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釋捐祠之，作廟於山之巔。雨暘之不若，百穀之不登，實疾病之不時去，凡有禱而不獲，它無可告，則惟神是歸。先時邑人龍昌裔家積粟，利在歲饑以補其歉。會旱，秋祈神請更踰月勿雨，是日龍大雨。曾實昌裔死廟下，視其髮中，得禱旱之詞。于是民有懷廬不仁者，心悸魂奪，走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中，贈工部尚書、明嘉侯；宋宣和中，賜嘉佑廟額；紹興三十年，封嘉應侯。徐鉉、胡銓先後紀其事。其山峯曲而險，江水清，林茂，山川雲物之美具，可登望。余間從賓僚往遊焉，廟碑石壞闕文字。卽廬陵縣令于君藻曰：「劉公澤在民，廟食斯土，[illegible]之報應，又能鑒餘慈，專頑食懷，觀祿補吏職所不逮，嘉且能義。今碑版缺剝，卽事存傳記，來觀之人猝無徵證，異以顯神德而禁民非。」于君曰：「請具石，公其撰詞。」于是大書其事，系之歌以享神。其詞曰：

山之椒兮雲紬紬，公翩遊兮赤蚪，輟斥猛獸兮俾我以休。山之阿兮楓冥冥，公其降兮霓旌，青我黍苗兮甘雨以零。鼉鼓兮薦江芷，公弭節兮飲食燕喜。山有岡兮水有涯，公翱而去兮來何遲。生我牧兮殺我師，嗟敢不享兮公知之。

[illegible]安城楊君墓誌銘　（[illegible]字西[illegible]號[illegible]江[illegible]人乾隆丁丑進士[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未定稿）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車駕南巡至蘇州，有紹興人士楊寶及其弟寶，以父得罪徙寧古塔，久泣血奔叩行在，願身率妻子代父戍。上駐蹕問之，以其辭名重，非祖制，不允。又沿御舟行數百里，呼號哀哭，騎從問人馬蹂踐倍十[illegible]爾下，寶兄弟出隨將與抗撻，然終不得進。由是見者皆號泣，稱為孝子孝子。既而益知其父得罪狀又有可矜者。寶又以壬寅冬徙塞外，其行述所謂安城府君者也。君既請塞外，是時寶年纔十二，後二十八年寶始得往視之。又二年辛未冬十一月某日，君竟歿於戍所。君所生於固姑下得寶葬，妻圖行者斂留之。寶聞赴，哀歷踐刑部、兵部，凡四百五十有五日，號泣[illegible]訴，垢形骨立，職動行路。當事者憐之，為成比例，遂得請。畫上之曲成人孝如此。今年九月某日，寶扶柩抵郡，阿母[illegible]孺人亦偕到。寶與余族弟寓節書，數為余述其實，既屬余。在都，則泣請曰：「吾父以御友辱死，非子莫之銘，不足以慰吾魂于地下。」銘曰：

君諱春華，越其更名，友華其字。居越安城，號遂自號，不忘所生。父華業儒，既而不就，累官漕兵，則鎮京口。君年十七，補博士員弟子，嘗明季屢躓，生言首金紹客。婁侯諸門，辛以實稱，亦不言寶。君之得禍，以友諸寶，友亦被牽坐，書屬援，為邏者得。友因弗承，君獨我出，事始得明。國有常憲，棄友于市，寶君末減，南冠而縶。君初出塞，雪花如掌，朔風狂吹，指墮耳上。渡混同江，烏木色齊，穆穆遐道，及諸阿林，峨峨木排，比伸不見天。老樹亂石，斷冰結連，不受馬蹄，起跲其間，異鳥怪獸

賁笑林咏同侶失色百年驟呪君獨發歎山川既塞
藏形殊勢筆之于書怨然長嘯禮督支策持頭吟諦
不為感感人傳君貌有癩而累修髯大腹奚畔貫財
至則醬盡其守士七後傳不如爽壁而視時法初立
漢人罕至至輒為僧大燕之歸君教入山斫木為屋
藉以木皮坑甃具足以我所播市帛絲粟易其魚皮
人稍如市為賈而教以字書禮萌穀與蕭蘭彬
屬諸弟之生者養之死者給之嫁娶以時不足爭助
使則為恥曰不可見楊馬法矣既老之歸爲馬法是云
爲法既死哭聲田田柩所過道設祭無數壽七十
子三賈季名曰龍女二孫二孫女一孫亦二幼尚未字
初君之出其色憫憫視死奚生如去來常況死而歸
先壟是依是惟有子以釋君悲子也式穀守實初服
銘勝諸銘尤誠墨下不叔子云以敘殺生平不支安皆舉盡上排刑公下
錢詩賢也

姚姬傳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并序

刑部尚書嘉興錢公登朝為名臣，老而告歸，上承
聖人之殊眷，下為海內文學之士宗仰，為耆碩者又
二十餘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辛酉，薨於里第。聞
上憐惜甚，至製詩哀之，命贈太傅，祀於賢良祠，謚之
曰文端。　賜祭葬如制，特予帑千兩治喪。其子汝誠
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武原生坊南化城，請予為銘。按
狀，公諱陳群，字主敬，號香樹，給事中贈太常卿微者，公六
世祖也。曾祖諱繼祖，祖諱瑞徵，考諱綸光，三世皆以公
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之少也，讀書頗晤
通，人未二十，遊京師，則已與諸名士為文酒和相得。
時言才士，則曰錢君。康熙四十年，公成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　世宗時，三遷官至侍讀學士，充日講
起居注官，直南書房。今　上登極，擢通政使司右通
政，四遷官至刑部侍郎，以疾歸里。公嘗事持大體，守
成法，為循吏。時嘗為陝西宣諭化導使，在事稱為能。
及久任刑部，尤號稱得情，甚得　上心。公
詩文之美，尤學與考論今古，稱為故人。公之歸也，
上每思見之。公以所作詩奏進，　上覽之，未嘗不稱
善也。公歸後五年，　上南巡，　賜在家食俸。後三年，
皇太后聖壽七十，公入都慶祝，　命加尚書銜，與
九老之會，圖形禁中。後又兩值　南巡，加命以刑部
尚書致仕，晉太子太傅。至　皇太后壽八十，公再入
都，年八十六矣，猶能步。　上見公益喜，　賜騎馬紫
禁城，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為戶部侍郎，侍養於
家，及是，賜公入朝，父子輿馬持杖扶掖，出入宮苑禁
闈之中，觀者以為榮。其歸也，又　賜詩以寵其行。公
嘗一為會試總裁，二典鄉試，再提督學政，及年益高，
天下文士益蒸蒸趨之。公亦和易與後進爲執往復論
難，不厭吟諷，詩章音節抑揚，夏妙說先輩故事，歷歷
首尾，如披史傳，聽者每至中夜不倦。是時長洲沈文
慤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以為壽名。　上亦稱為
二老也。文慤既歿後四年，公亦亡，於是上自　九重
下洎朝士，以及閭閻編氓，莫不驚歎，莫不歎息，悼東
南耆舊盡矣。公年八十又九，再娶皆俞氏，皆一品夫
人，與公相葬。子七，長侍郎汝誠，次汝恭，次汝贊，次汝
豐，汝蜀。公以汝蜀嗣弟界，後幼子汝器。　上南巡為
公，賜汝器為舉人。女九，孫男十五，曾孫二。銘曰：
多士景興，屬此昌時，秩秩為謀，英英儒福，秀水之湄
嘗潮之端，公起登朝，作吏之矩，樂太平，秀士

上壽　天子賡和其辭。東華賁然。既老不衰。我嘗識之。丹頰白髭。飲酒笑談。寡慾多怡。國有上壽。匪鶴匪芝。遂觀公貌。送諸公詩。詩則求留。貌不可追。刻示後來。吾言不欺。

姚姬傳　袁隨園君墓誌銘　并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游幕四方。君之少也。為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為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為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為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為文辭歌詩。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遍。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為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稱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為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跡。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為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為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為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蕩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所同。銘是幽宮。

姚姬傳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為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　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後　命為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　高宗南巡至杭州。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眇。客至君家。張樂共賞。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甚也。然不至客去樂散。

然禪定夜坐青未嘗至席持偈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為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慨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子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為動答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為人者耶著作文藝雖工抄特君寄迹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二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婿曰溧陽狄某丹徒陳某商邱陳某長洲宋懋祁孫男六將葬君某所鼐為之銘以代送葬乘為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銘曰

紛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歸乎嗟吾焉歸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倘乎寥乎遊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濛乎[illegible]

姚姬傳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龐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遇祖字紹周定興龐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觸璫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為龐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謚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以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壺心公之曾祖也為安邑令公祖諱寅仕　本朝為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珙慶鵬生次珙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江村祖塋之側銘曰

龐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肯無替累以世顯觀副使公彪文蔚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謇謇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廣閑杜謁言換邪佞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贊牘奏詩而不苟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群吏放手民則弗甚嚴正斗甬公以躬監正既罔贏誅責貪墨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御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攝耦執律令意授威惕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誣正禍及我吉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畀以疾羸貌入山林擒盜橫株亥問民生為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飄以為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藉口公曰微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微几故書怨嫉之徒嗚憾嗟吁　詔荷公杖以重罪罰大吏譴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為苟非君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箇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謇謇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東道歸身卒猶於正有賴夫人飭身約己任公嬪節葬不為後同穴江村高墳磊砢我銘直諒以厲薄俗

姚姬傳汪玉飛墓誌銘 并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為學舉不足云學也輩動而稽休必考一日所為得失輒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為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道以

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構屋之文必求發古事實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麓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辭爲不足爲生發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二年而生遭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遂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乎使生不死必進達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惟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南六歲妻楊氏割股療生不愈哀爲養而守之余爲葬於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都學汪生挺產孫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孰哉貫有徹學有階逾勤志胡弗幾抗發望厥騖材芒天乎理則孰痛無昧佽石埋幽晄纈此辭

吳殿麟郎用牧先生墓誌銘

先生休寧人也休寧與歙境相接而先生產于兩縣人文最盛之日當是時以考訂之學名天下者有戴東原程易田金蘂中以古文名者有吳惠川以制舉之文名者則有汪在湘胡湛中胡琢齋胡授曾方雨三方鄉原以逮先生先生與此數君皆友善數相過從各以所長相攻錯然是時漢儒之學盛行求其於四子六經之書力宗程朱之緒而不可有片語之違者則惟先生故先生雖與諸君子相得甚歡及講論經義常至於不合而爭嗚呼觀先生志趣所嚮往者如是則其行可知矣夫以君子之論論之宗程朱者貴宗其道也宗其道則宜宗其言固也然有其言雖善而或後之立言者之旨偶未之符不惟不足貽害高賢亦不必爲高賢蓋藏也使之人苟克窮思研慮契聖人之意致於虛莊而不敢妄與之比則吾知程朱公天下萬世之心且欣然樂與之也必一言一字阿所好而從之末矣然當此時崇漢學以抑朱賢之世如先生者蓋可多得哉先生諱牧字用牧年七十有□以歲貢生終子五人曰琳曰文皆縣學生綿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里之原而乞銘于予予素善君者乃爲之銘曰

齋齋乎其行修郁郁乎其文工然而不可撓者君命之窮嗚呼於命爲窮於道爲通君又奚戚

吳殿麟翰林院修撰金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金氏諱榜字蘂中一字輔之晚更號檠齋先世自杭州徙歙北呈坎二十二傳徙郡城又六傳而先生之曾祖五聚徙歙北巖鎮祖公著乃自巖鎮復徙巖鎮今爲巖鎮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吏部稽勳司主事諱長溥者先生之父也以翰林官御史出爲浙江督糧道諱雲槐者先生之兄也先生少負偉志思博學詳說爲通儒而不屑溺於聰明於科舉之學受經學於江永慎修暨戴震東原學詩古文辭於吾師劉大櫆耕南學科舉之文於方楘如朴山數君子者各以所長擅天下先生或師之或友之而皆得其宗故其學偉然爲江南魁俊嘗語定曰予之獲師友此數公者生平之幸也吾聞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士之有賢師賢友也猶百鳥依鳳皇而毛羽因之改色也君子其急求天下士廣交之乎年三十一　高宗南巡以詩賦蒙　恩擢授中書舍人越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書一出爲山西鄉考官以父喪歸遂不出盡于經尤深于三禮自江

慎修閎經學之宗先生暨東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經學遂冠於時桐城姚姬傳書曰　國家經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拔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有禮箋一書詳稽制度卓然可補江戴之缺而尾隨之必傳於後無疑也始先生登第時齒盛名高扶掖者衆乃獨浩然勇退杜門深山沈浸於著述有諷先生復登朝者先生笑曰富貴者一日之榮世所謂夏日之裘冬日之箑時過則無所用之者也君子撰不擇爭光日月或者猶得比壽岡陵乎嗚呼此其見卓矣曩先生嘗紹定館于其塾訓其少子童孫編三下往往猶相與講學論文不懈甚相得也而今乃濡淚銘先生先生以嘉慶六年六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七始娶吳氏繼娶洪氏汪氏子二人應璐太學生應琛郡庠生孫四人銘恩培恩建恩炳恩曾孫一人希曾辨以某年月日葬先生于某鄉某原定老矣謹爲之銘曰

赫赫榮名世莫匹兮衆羣競之中心折兮先生曰富貴覺嘗兮龍蛇蟄蚓同埋瘞兮繄惟名山之藏顯億祀兮彌光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文端公神道碑銘

惲子居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官瑞金縣知縣有大雲山房集

嘉慶十有六年四月戊申朔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薨事聞　皇上軫悼己酉榮郡王奉　命奠甲寅　皇上親臨其喪大莫爵三戊午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祀賢良祠壬申禮部遣行　諭祭禮是年十二月甲子公之喪至南昌越一年十一月甲□公之子嘉端遵行　諭葬禮葬公于南昌國前街之北立祭葬碑如令式而神道之左禮宜銘先是公以省墓歸南昌敬見於丙舍公儼然久之俯視曰舉酒曰吾身後文屬子矣子無辭時敬起立負牆曰願吾師爲富鄉公文端公曾幾何時公遽捐館舍言之爲悚然然敬與弟子籍最先在京師視公含斂今復襄窀穸之事其敢自外謹次公之事如左公諱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時熙由江西遷大庾　誥贈通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傅氏周氏梁氏　誥贈夫人　累贈一品夫人祖佩　贈官如曾祖祖妣溫氏　贈封如曾祖妣父第元太僕寺少卿　誥授通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　誥封夫人　累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七本省鄉試中式二十二膺天津　召試　欽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公年二十四會試中式　賜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旋充湖北正考官復　命後奉　旨仍直軍機處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丁內外艱服闋充湖南正考官督廣東學政升右中允累擢侍講左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皇上登極凡大典禮諸臣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　深知實殊眷內贊綸綍熙之業外宣慶定之猷蓋于是乎始二年　賜二品京卿銜直軍機大臣學習補少詹事升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　朝廷贊襄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奉慕且趨事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五年轉戶部左侍郎六年教習庶吉士升兵部尚書十二月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十年調戶部充會試總裁直　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充順天府鄉試正考官十三年奉　命視南河　予假省墓十四

年　皇上五年[illegible]學士加太子少傅十五年授[illegible]仁閣
大學士[illegible]管理工部事務十六年三月　皇上東巡[illegible]
西北屢[illegible]幸五臺公扈從[illegible]送[illegible]于正[illegible]之明復
理前[illegible]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不[illegible][illegible]辭去閏月回[illegible]公疾大
漸疾至正定疾甚[illegible]　命[illegible]京[illegible]治疾[illegible]至　[illegible]
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往問公不[illegible]二日[illegible]是日遂不起年五十
有七[illegible]允[illegible]宋以來[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相望[illegible]或[illegible]矣而
不得其時則[illegible]而功不[illegible]得其時矣而不得其主
則[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若夫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色而世有
先賢之[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聖[illegible]斯亦
古者大臣之心所必不敢求者也[illegible]我　聖[illegible]一家
作述　太祖　太宗[illegible]造丕基　世祖　聖祖并包
寰[illegible]　世宗　高宗以勤以[illegible]于[illegible]外[illegible]　國
家[illegible][illegible]守[illegible]諸大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不[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
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者　朝廷[illegible]布之[illegible]以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皆自上
[illegible]之道[illegible]如此[illegible][illegible]定　皇上以公如[illegible]不言
言無不[illegible]　詔天下公[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之而公所面[illegible]進
止[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及公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能如其說者
於是而知公之[illegible]　國家非[illegible]近所能[illegible]不可以
世公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色之[illegible]朝[illegible]四[illegible]士大夫言人
人[illegible]公不[illegible]可否而　朝廷[illegible][illegible]有見之[illegible]月[illegible]
之[illegible]者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以[illegible]先代[illegible][illegible]加[illegible]
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若以[illegible]去之必無[illegible][illegible]支主[illegible]
守[illegible][illegible]給河主[illegible]防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三省[illegible]則
以為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之勿使
文臣[illegible]其[illegible]此[illegible]公立　[illegible]大旨也公[illegible]夫人
子一[illegible][illegible]宜人[illegible]年[illegible]十一　[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曰
王[illegible]之和[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其[illegible]
山[illegible]其[illegible]生[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仙[illegible]
出[illegible]使[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廷　皇上[illegible]乘[illegible]之心[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引[illegible]方[illegible]手而升[illegible]手而作[illegible]在天[illegible]
自[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身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何
[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并[illegible]病[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大玉
之[illegible]巧[illegible]其[illegible]真[illegible]大[illegible]四[illegible]此[illegible]使世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新[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君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吉[illegible]七[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自吾高祖母陳太夫人
[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　高宗[illegible]以[illegible]名
天下百年[illegible]出人[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太夫人[illegible]
之者[illegible]其有由[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自[illegible]中[illegible]仕者
五六世及[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往往[illegible]
[illegible]中我五世祖[illegible][illegible]府君[illegible]西安[illegible]田始行高
祖[illegible]江府君侍左右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家[illegible]于太夫人太
夫人乃[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以自[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在[illegible]中
[illegible]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南北[illegible]十里
[illegible][illegible]吾宗也大[illegible]不自[illegible]太夫人
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非[illegible]平[illegible]從容以[illegible]而以
其[illegible][illegible]夕[illegible]之[illegible]見天地之生[illegible]之
心而[illegible]之於[illegible]其[illegible]又少宗伯公[illegible]太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及[illegible]于少宗伯公[illegible]曰[illegible]亦如太
夫人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至[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以
自[illegible]者邪六十二[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太夫人
[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目[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如
者人作[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及此者[illegible][illegible]者之於天豈

其有所望而且以自必邪朔夫繼之者積或厚其或否將無復有所以天者邪妹其思之姑乃餐乎退慕則所居曰仰南樓時端坐卷舒遺翰如見太夫人而思其用心故姑之事舅姑也以孝閨子之幼也即授之小學成照芬既同舉京兆試歸常令之晉坐曰養汝生機則理可明矣操麻生甚有恩待人靡不厚事雖可危可忿無所于追溯詣儀吉曰我之於家也若種樹然深根勤溉以俟其天而已盡所得于家學者如此多見元明名蹟閒論其工拙厚薄之故皆有理詣姑病痁閒儀吉言事舉偉肖屬以賜拔其志豈爲說筆諸子將卜葬屬爲銘嗚呼先考同氣十有一人十數年來惟我姑獨存而姑又沒矣至哀無文其何以辭謹質書其世出壙屬忌日曰

嗟乎斯丘之藏是爲故江南安慶府江防同知嘉興錢府君諱某之幼女諱與齡字九英大考爲太傅文端公妣歸安沈氏封宜人所生母陸氏贈孺人始生在沭陽縣廨十二歲失怙特十七歲陸孺人卒二十而嫁爲前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妻生四男晉保嗣保成照芬一女夢蘭嘗從蒯君入京師西灣林南觀濤江年六十有五葬棠堂楨子棗里之居時則道光七年秋七月庚午也

梅伯言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梁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甯布政使何俊以牲牢餠餌祭於墓及禮部員外郎特赫訥前戶部郎中梅曾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既禮畢周覽兆域追維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守、乃謹譔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靜遠亦號芝齡曾祖諱培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大授遷贊善中允任貴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落放侍讀學士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擢禮部左侍郎充壬午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授任學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充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鑄照降三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　賞還二品服調吏部右侍郎尋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黔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庸揚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第子紹孫嗣其詞曰

公爲世儒文華道豐天衢揚光擢輝入斂西北之英東南之美輔卓風馳入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詠歌我賦春闈類案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

靡不舉計畝撫見功請文匯田舞士增賦利一害千
嘗乾隆初議此被駁公持往告撫乃大費議章有纖
置吏東手蒜之成規民居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
猶分餘俯執此比倫公有妨弟年減三十不慢以盡
興教惟式公有年友官奠而趨恒嫡教孤俾以仕通
神明內舍不傷人許告匯採鄰答遇所望嗚呼我公
夙爲人思況門下士厚蒙恩私輕重淚懷不以勢差
扶其顛躓完其病殘詳無門籍執如公爲憶昔載陽
費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後羔雁委積垂紳佩珂
擁戶交階碎繁摩肩緣觀致歡威儀之多壹事如在
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厥肇

梅伯言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鏡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晚晴居士江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書畫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廩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　內廷方略兩館膳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增燮民履甚且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悅身里行與後進均勞逸嘗事者知君者可輒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宿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皺冢荒薈之墟無不書州圖家會文酒之壹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許以事古今圖書與鼎畫印其妍媸眞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真行篆隸無琉戚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過然若無能和平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或者二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遺爰無爲以適己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禄位榮寵卽使譽益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一年而配虞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豫湖南候補縣丞嶽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人凡婚嫁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學高備日未晡忽解簪肆嬉娛眺嶽岑水舒舒古官人爲民癢昧其蹤謂退懸明古義先生賦銘其實眞幽墟

贊定會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鼎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軺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衡輕重以求其實之陸績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積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弟徒爲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書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衰其灼然之意倘日於虞淵而繫之九天之上俾不得恭於斯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闢秦火之燼伊俾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事立多殊焉晉代之作僞與俱取唐儒之不學見

學大笑惜唐以道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瑕瑜於一術而不知擇焉其弊至於褻帝王經周孔而莫之或察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皆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嚮猶已信於海內江左東吳弟子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屢嘗上言於朝重黨二十八篇於學官頒厲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爭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　上書房爲師傅周之怨然起道然思憂然歎慨然而搖搉方是時　國家累葉富厚　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才智不及　主上萬一公自顧以舊臣遭世極盛文名播天下然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庥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書務復言古籍墨經什之八頗稍僞書存者什之二帝冑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誦幼習五經之顯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曰人心道心之旨發不專守失不辨之誠亡矣太甲慎儉德承圖之訓墨矣仲虺之誥廢疾人莫己若之誠亡矣說命稟朕良臣啟沃之諭畢矣旅獒慎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冏命慎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病廢後世宜取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討其委曲原自喻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錄于卷數僞書議厄諸伊訓而晉代獨拾百一之殘功弊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援仿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累遷至禮部右侍郎　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涂圖史者曹內外稱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殿甲最有學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尚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敏真誠嘗江浙道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望後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駭使千餘里而返之爲禮官日　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執事　上起讀儀畢矣公怒奏謂事有外獻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瑱頂盡其指同官皆大驚　上竟爲少留頷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十年嘉慶二十有二年殿甲始爲書溯君志以告殿甲友其友籍其詞胥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貴定會嚀阿先生曾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瓌怪之姿易靖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沒而書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無稱乎先曾祖陳君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而異東肩色黃黍粒蓋若曰瑕要有白文其國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帝國書有異稱長而偉然魁廓故其鄉之人書已疑其神年十三讀產伯兄爲嵩鳳逝去之無迹是時　聖政熙績后稷安靈之君王來歸十一以稱吾家元通州常執賦東地至奉無極獮退沙見然鶴鏦然至二百里君廣其鶴四無居人蕃茫獨望曰吾當屋於是率妻孥遷斬草屋新木爲船治金爲犁夫任羊鏃婦任羊鏃一歲之力畝有五日亦擁者豆甘沙積者豆堅沙肩鋤者豆厚稍苗既成屯歲大上不封不劃僉祈自保於是遠近之民闢之僉曰神哉羅請於長長請於於某不劃辭以爲之船投刃以爲之率貴識以耒斧曾積蓄籍蘇率大

男孫幼女孫[illegible]君而[illegible]君[illegible]為海[illegible]岸岸[illegible]遠於是雅
漸於長長漸於老老漸於正正漸於史史白於大史
天子[illegible]其地以為寧門[illegible]不十年[illegible]來皆達
瓦屋炊烟起如繪云　國家[illegible]入地丁[illegible]未某千近
鬻吾江寧大聚君生嘉慶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
四[illegible]對年九十君之屋於[illegible]世幾六十年不[illegible]屋楷
祐[illegible]而治[illegible]夫[illegible]鮮[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計[illegible]芥無忘
失[illegible]考以[illegible]常君卒[illegible]百年君之曾孫貢生[illegible]以狀
[illegible]門於時元孫[illegible]林院[illegible]先[illegible]於[illegible]乃召其
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為蠟[illegible]先嗇也
先嗇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鄉[illegible]聚皆得立蠟
祠吾祖宜為先嗇始吾祖刈萊此土以利後之人生
有奇異如天之丞侯今寧門[illegible]士始無吾陳氏[illegible]且
大宜為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既為祠
矣先[illegible]以狀[illegible]內閣中書[illegible]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楹
又因以為[illegible]石之文[illegible]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錯
君不如[illegible]乃能作[illegible]其碩神明所流匪遺匪[illegible]
不可得而詳也頌曰寧為功民象以為神民為功
神尚其禰吾民琴為士女以報君令豆籩明粢以報
君令文此[illegible]石以[illegible]君令以大[illegible]於寧[illegible]且以[illegible]
田

曾滌生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誌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illegible]月訃至京師國藩為位哭於會旁遺疏者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某里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為銘伐石於都下寄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因追而埋諸墓之旁君之為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

二家之書[illegible]若潛邱之言反覆其意[illegible]多閑長者諸名經有[illegible]觀　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模具矣嘗言名人之長窮其已所為者[illegible]於[illegible]之眉[illegible]證本始於朱子[illegible]下之日不休久之稍損心[illegible]又再[illegible][illegible]遂疾作不良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illegible]無實於身心愛憤歎曰凡吾之所為學者何為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illegible]瑣瑣不以慎乎於是痛革故常取[illegible]以下切己之說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合而反歸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illegible]有祿入而[illegible]鄭氏貧之數千金[illegible]給至是盡反金鄭氏而[illegible]官[illegible]家居食力以為[illegible]蕭然自得以[illegible]未幾月而[illegible]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illegible]語國藩以[illegible]之名不足[illegible]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illegible]人之業[illegible]於身後不如[illegible]何者之[illegible]自今以往可一切[illegible]內行[illegible]無間而[illegible]不復[illegible]國藩[illegible]其後君[illegible]矣[illegible]大悅[illegible]家故[illegible]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illegible]其事[illegible]從兄之志之美且壁而不克竟其事並其可稱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負死劉之始以一家[illegible]人地下之業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illegible]雲曾祖[illegible]祖良規祖方份世有[illegible]又正柏以君官封[illegible]仕郎母姜氏封[illegible]人始娶[illegible]陳皆前卒[illegible]娶鄭氏君之反[illegible]家金鄭[illegible]成之無子以兄子[illegible]主[illegible]君之學業其考核[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校[illegible]朱子所[illegible]孟子要略一[illegible]國藩為校刻行於世[illegible]君志也銘曰[illegible]吾之世江漢之濱有志於學者一人其[illegible]於

此士其魂氣之陟降者乎在天帝大儒之門敢告
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曾滌生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國藩不佞幸得內交於當世之賢才質事七人君子
不爲不多而其尤於里中劉蓉孟容蓋亦其匯焉以
其饑於人人亦饑之以觀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
余挂名朝籍特擢六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
之巾屢議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
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閱歲或望其私經歲或咸
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
日喪母國藩銜卹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新喪對
泣自傷老大又罹凶疾而是時粵中逆賊方渡湖而
北擁巨艘數十里蔽江譌言曾動其後者蔽滇
陽陷武昌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寧揚州而據
之蔓火延於淮徐天下震駭國藩以　天子命治團
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朝日夜相與悲憤遑
恤詭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息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
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荒衡山之陽乃不敢自
致請孜其太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
汝與我私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求所以識於葬
者遂書銘銘曰

譚有淑姬爰嬪之族彷世不墜名數組之來室於劉
其舅先姑遺姑曰歸投溫承饋朝饌胡瑛室事數我
來匪先防有置無順夫子人殊是名振宗呷以平氣
如羽嬪宮夤貴府民舜事大悅身無精飾終年補綴
無敢尸祭躬饎必躬孝養篤敬遂與天違篤生五子
長其碩也經時淵籌吾見亦葬二仲蚤殤化爲黃土
次英次蕃學篤如舞三女既既曾孫十人而孫靡游
玉立振振長曰培基功者培壁女孫惟四不育厥某
於維辛亥訖生十月六二春秋殞其大宅受形之初
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畢究厥詳
彝倫劭劭銘以詔茫茫

曾滌生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
訓俾者畢恆官督公亦曾親熏南畢君塔公爲幕僚
賞給技弓矢又令二卒持長矛執旗爲導畢以從其
爲君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鉛藤五十矢又令卒手旌
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君也亦四塔公稱爲畢君
人追從從賊叛之畢君怒爲直劈賊叛械者無
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
南霑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保薦知外委著籍沅鎮
標外委咸豐四年與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殺賊
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
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
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勇
冠軍遂晉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
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陣克捷抗賊他軍率
挫失利前不得與賊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以五年
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
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撫州之東田渡六月畢城
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發憤冀死士再入
撫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
鼓克復府城撫之者泰然有見聞者莫不見聞者皆
曰畢君功也由是　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雲
沅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聲大振而已畢君嘗曰吾以才非
衆非將帥遂相與傚君者千餘人曾國藩之將

不至又懸忌者出己上中夜憤懣不自得嘗屢立奇功以自雄異會徵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遣十人搜勦後街賊蜂起從卒七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殺血面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死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二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章之銘辭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横目蚩蚩同出一冶衆雖無權誰是使者惟公首出次乃畢君獅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媢疾外偪彊寇進退靡依忍尤覆詬鬱極思伸播首砥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曾滌生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荊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顯於當世沒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亂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窺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竄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隸他軍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見辨宿疾發劇甚具至則爲衆所擠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鄂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檄理陸軍於廬山之黃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營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鬱鬱侵侮或謂書生跬步嘲罵焉知戰事君既痛其積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數曰丈夫壹死疆場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二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壘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營窺伺更番搏戰我軍輒御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遺者之白骨纍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彊吞弱伏使者刀鋸納者魚肉文吏賊殘武夫悍譟納者避之負錙屏息怒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如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

大信不疑豈可與金燒俗所傳鬼神所欲精魂儻來矣
北斗帝鄉遺骨其歸蕢草芃芃有欲求之瓊此石者

甘縣生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慣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　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廬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與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徵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迫僞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復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撫馭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疃攢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練衝其東而自率所部邀其西捻黨海擢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敵背從遠近大說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糧金錢之屬犒饗終皆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憤不能平雖百姓亦憫惻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圖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黃岡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以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轉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會指督撫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大勦賊田舍廟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二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二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兩無薪村郭無居民邇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衆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跣踔中衛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彊自振厲然觸其瘴痺發憤氣亦少紓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遇君忠勤不忍遽背負既權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感讓爲超江復仇殺位受平捻黨羣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饋貲賄兆受更千金兆受益不自安朝夕伏諸君自陳無他君捻賊稍稍解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前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執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遣戕殘骸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二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　上書房嘗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貢西山大學之說傳以己意引申餘飭手編成帙閩語請進君之意蓋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從事兵旅經年而百戰不息嚮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遂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殞難之所乃立石英山繫以銘詩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迫身嬰疆暴恥聖主不能安其民寧毋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剽掠之徒僨國怒逆

蛮人善豕封豕負塗猩猰貐鋸牙鉤爪攫我囷餼赤舌燒城死有餘戮霍霍所向天龍易位旅隣之口𩙿可畏勝我銘諸石少特其定上訴三光下訴無竟

曾滌生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果官游擊君高祖世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俊讀書聞見殷持躬服不與有司之試歲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從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售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阿西有曾邊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嘛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嘛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爲懷柔之非貪利其土也彼土荒瘠不足於食朝定開礦奸民聚萬人遠夫倍之不幸礦竭寡耗聚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獨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即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禍事竟不便大吏韙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番眾戴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眾擁兵以待見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與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漿其酋頂香跪送以物爲壽卻請留苦不得痛哭由是事始行卒畀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其貴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奉衣奉膳於無事出則生徒質從多文而要既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直隸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諸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委贄而受業學舍如蜂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日暮進諸生而語之學以壹其下學者而已上焉者導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講稱神化乃不越躬行庸熟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　國朝專師大師實邁近古其餘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語釋有段氏王氏父子畫未嘗隔二宿不書言之未嘗不津津也聽者跫然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卒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彝芝友芝庭芝祥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瑞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搜輯錄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稱言考據宗尚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公儀徵阮文達公以巨公爲會試總裁是科遴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

張臯吾臯文郅誠行蘭臯。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與於偏隱。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要無和者。可自壯也。

曾滌生　鄧湘臯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臯先生。先生自甫擬科名。即已厭薄仕進。恨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磵東以詩相屬。客遊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憤抑塞。一寓於詩。觀齒剷怪過之使平。鋤歲頹頹瞀。不屑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磵東與相達覆。引繩落斧。剗鏤鍥。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文字互訟。抑因形辨。已而室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寡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二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磵東略同。然磵東持律矜嚴。體勢稍狹。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磵東嘗字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讎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荊虞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賡續。錄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灃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編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纂輯經籍圖。以詔地學。詳述承明播越之臣。以推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儒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釐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郴州。錄其微言。刊以傳楷之廟。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輒定祀典。表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偷而偷耳。自稍有智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單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鮮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曾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妻何氏。子二。瑞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卒。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鼐。光鼎。光被。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群從子姪皆孝友力學。兒子瑞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瑞皆校梓者。藏其未刻者。

皆審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敦厚在人耳目所稱
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
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曾滌生季弟事恒墓誌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殁於金陵軍
中適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
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恒少則落落自將
脫去町畦視人世毀譽及會吏褒譏徵忌不甚屑意
不隨衆為緩信時或詰難參伍大致要歸當應科試
及事耿試再罷其曹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成豈
三年國藩奉　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領六百
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為
偏佐季更薦此二人為英毅非常器已顧下之四年
三月岳州兵敗季又至白諸將無罪已顧獨坐之其
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
用擢取高官大名獨季弟歸里辭去築室紫田山中
柴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
華殉難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
恥罪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
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二月始與叔
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為
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群賊
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冦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
民之陷賊者曉譬而厚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
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
西梁山御和州會塗春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
之雨花臺江東久屠於兵疹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
弟病亦屢瘥於危定難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至留
起襲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
以功敘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
同知　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二縣　天子嘉以
國藩前有辭賞之奏諸　特賜巴圖魯名號至
大殺援賊晉階知府　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
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　詔書諭勅其早
就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　聖主之於
臣家　恩寵不啻備情　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
欲得當以報　國兩相須於無窮之中而卒不克少
待以竟厥志嗚呼豈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
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
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
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
五人自仲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
國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
某山之陽國藩敘次事狀兼以銘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立於時賢忠足以結　主
知而褒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鄉曲而妻孥不獲
食其德識足以祛群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
季缺陷孔多天乎人乎曾皆謂何矢堅貞而無怨懟
彌久而不磨

曾滌生仁和邵君墓誌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
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詒余邗門
軍次語余以城破時舉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
紹興老母考終歸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
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
順年順國將從親上余聞而遣致之安慶順年請余

以[illegible]其父[illegible]人出[illegible]宗祀亦
[illegible]祠自[illegible]出[illegible]新不[illegible]相[illegible]心如位西烈
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例不敢[illegible]同
治二年二月杭州克復[illegible]年本[illegible]三日不
食[illegible]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illegible]於是
[illegible]除大[illegible]赴告[illegible]近[illegible]紅[illegible]上其事 天子下
部[illegible]任[illegible]者[illegible]如是
其不苟於位西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公[illegible]方待
[illegible]則[illegible]斥近[illegible]文[illegible]理不[illegible]
[illegible]引以[illegible]時好[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仕京[illegible]
[illegible]內[illegible]中[illegible]刑[illegible]外[illegible]人直[illegible]上元[illegible]
克伯言[illegible]桂朱[illegible]伯[illegible]其
文[illegible]亦[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自[illegible]才
[illegible]士[illegible]文[illegible]互[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度
然位西性技[illegible]直往往而忤人短以[illegible]會[illegible]所無公
何[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二[illegible]無問[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否一切[illegible]相[illegible]人不能[illegible]以此取戾
於世大[illegible]士[illegible]公在[illegible]十九[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士
[illegible]尚阿公視[illegible]西手[illegible]七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人病
其[illegible]直由是[illegible]不[illegible]安其位[illegible]四年[illegible]防
阿[illegible]位西[illegible]則大[illegible]
尚[illegible]孝[illegible]古文若干[illegible]之中
[illegible]著[illegible]於[illegible]外[illegible]
一卷文三十餘首[illegible]之[illegible]安蓋不能什之一二[illegible]刪
[illegible]位西之曾祖王父[illegible]王父又曾父宗[illegible]本
生父[illegible]世[illegible]有兄[illegible]早[illegible]子以[illegible]年後
之有女二人[illegible]年[illegible]自杭州未得父尸大[illegible]同
治四年[illegible]六月十二日[illegible]於[illegible]余[illegible]人少而[illegible]

[illegible]其夫又[illegible]其子七月十二日
亦[illegible]已[illegible]於其[illegible]其
位西友[illegible]之西湖二[illegible]山以余[illegible]人[illegible]年[illegible]
年之[illegible]氏[illegible]中至[illegible]亦以衣[illegible]日
[illegible]田[illegible]田有非[illegible]之[illegible]
可以[illegible]天[illegible]不必稱久矣曾不自夫子而
治[illegible]之大[illegible]仁[illegible]而同[illegible]述[illegible]其
[illegible]之[illegible]文之[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存[illegible]者又未
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日[illegible]
而不之[illegible]以全[illegible]上[illegible]下[illegible]
百[illegible]者之所[illegible]

曾[illegible]生[illegible]依承[illegible]
依承名[illegible]一名[illegible]氏[illegible]中[illegible]
之子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四女[illegible]也少而[illegible]
[illegible]年十四五[illegible] 命選[illegible]
[illegible]依承[illegible]以大[illegible]其
[illegible]有[illegible]古人[illegible]作之[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法名家[illegible]而究
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其[illegible]而於古近[illegible]詩[illegible]之尤[illegible]同治七年以[illegible]冠
其[illegible]生[illegible]父兄[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於
詩[illegible]依承以[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東
林[illegible]年六十[illegible]年[illegible]相[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古[illegible]句以[illegible]用[illegible]自[illegible]依
承之[illegible]又如[illegible]
[illegible]谷千[illegible]了如[illegible]世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名門
少年不[illegible]有此[illegible]林[illegible]之依承[illegible]自[illegible]
於百[illegible]中未不可[illegible]同治八年十一月四日

病卒年才二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皆以為仙貴誥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姚氏某祖妣姚氏某氏陳皆誥
贈一品夫人子二本合本誠女生月餘而殤夫葬援
例為員外郎同治九年某月某甲子將以品官禮葬
於某縣某山嗚呼哀哉而哭子仁慈而不壽皆人世
所謂不幸然聖賢有道之者夫豈天之所可否與人
間所稱善惡禍福其說既不類邪抑人事紛紜糾變
造物者都不暇省一任其殃慶貸餓漫無區別邪天
人壽夭之故自昔久無定論依永之生其詩已有知
一得喪壽彭殤之旨今其既死騎箕沛然而大覺矣
於是述吾所聞以為之銘辭以寬曲園亦以寬為仙之悲

銘曰

吾聞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嚴親苟遺體罔
敢受不毀恭若申生順若伯奇又聞道家之言與化
推移縱心任運有若委衣歸宗旨之各殊要安命而
無違寬依永之詩多假多見道之辭胡含慈而寡欲
豈其中有不自持修德之積或爽歸神聖不能詷其
微主之人者為吾能為主之天者吾安敢與知等死
生於晝夜信長短之有涯存者抑情而復禮逝者冀
曉而承祉

曾滌生苗先簏墓誌銘

君諱夔字先簏姓苗氏自幼讀書即異常童不好
為科舉文藝而精著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
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渙解而超悟已又得顧亭林炎
武音學五書尋之穎焉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
即纂毛詩韻訂一書又纂說文聲讀表一書授徒窮鄉制義試
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
往子為纂書聞之訶則斥為誕時君子鮮好又得
開元瓦於歙王蓉坡家叔獲咸喜以為神物者嫓我以銘
家藏之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歎異聘君主講
貫經書院明年為學使沈侍郎維鐈所知舉辛卯科
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稱先於
君進與講論音學議統由是譽望日隆會學使者學
敘政之暮下與共校勘韻書修汪君援鑒衡文山
西遂隨祁文端公寯藻衡文江蘇所至拔宿儒周
覽山水又以其暇纂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
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屬金刻君所著說
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
首字讀一卷君以為許叔重遺書多有為後人妄刪
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入百餘事顧氏音學所
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
離西書不屬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
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櫽括羣經之音書出
讀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郎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
聘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歸齒衰而聲時
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身貳則祁公及元和吳
公鍾駿徐州張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
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
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善洽契合無間子貞嘗
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執筆坐而虞田圖畫三
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素者
伍世君既恬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
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離合之
得失喪議事決猶日夜不倦聞亦遺余嘗游蜀自山
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學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
書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會中有自學錄按

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其之爲諱且名也則相與相率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豐道昨者日費吾貴豈子何不具食饘粥報以饑餓矣欲以何具吾柔靡諸之饘乃不遂竟去吾今方將拾粟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貧困如有以自給如此能曰君又辭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尚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請書遺圖籍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家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與諸棺中以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

銘曰

神以多歧而耗精以雜妄而虧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遊詭形而得異跡異而得同點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專述而爲之不竟措此盛實承其幽宮

曾綠生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承恩號雨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奇偉自矜抗物貌栗訥訥如不能語事至則討論要領剖分縷解辨析蠭發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奇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即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知州嵩獄久百民冤翔洽後稍稍訪捕附郭嵩邑君至一以治嵩明者治之然隸入立判無尾期以某日實訊出則釋民道白直真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員或欺其蒙挾牽定讞且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鞫參之法遇疑案參錯如豆剖則先以參問甲大以鞫問乙又更丙轉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剖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偽也大吏以君既致成常使審疑獄嵩之鄰大姚有僧寶者殺人獄成省中覆鞫則盡翻其詞官數易員書數十易然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蓋決如律某官解銅鉛至省發封則失鉛而得數石以訟屬君君案石有鹽醬痕非道途間物因問輦運之卒宵宿馱負左右數乎皆據數鋪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石數君自省致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繹采鹽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鹽醬者類一鞫而伏盜蓋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姓祀妣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構訟數十年君以醵祭宿獄辭益已時令舁神像至縣庭取筆判人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能立斷吏卒持而毀之兩造相顧得貽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鳥能口有衆數千聚衆爲亂郡守使召君同策君立具區畫華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偽與賊習者風使解散而暗發鄉兵掩捕七十人誅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應變也在嵩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給行卓異舉君而君以久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秩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廣東司總錢局兼定例改多所匡救道光二年丁家艱歸自是山居二十餘年奉母教子敦族振貧保田籍凡諸善事皇皇然如有失而急圖之則然

實賑夫處父相抑自忘其壽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歡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　貤贈奉直大夫考勝桂　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旌於　朝祖妣氏苑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爲舅姑所倚　書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官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教給孫孫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奴婢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嘗適八十稽觴鐙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中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二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本孚本孫女十二中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投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木魚山壙壙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繫以銘

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實侯之躬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人治獄陰德大厥門科名屢續有子有孫更千萬禩長裕後昆

曾滌生新甯劉君墓碑銘

君諱時舉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爵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兒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游賈於江漢之閒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兹脊書者言疲歇可生疲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病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懌長跪自陳違錯之咎繼母病服勞逾日晝治業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歿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奉季弟兄病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撫其孀以撫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嫂皆　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十沸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猾屢[illegible]挑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閒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纖嗇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擧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福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嘗君初賈異縣輒求饒益以養親心既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貨財隨手散去嘗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嘗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歲饑大水買小舟拯百人葬粹數百人新甯大饑饑者里親舊乘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嘗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東北有義冢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隴塋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請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餘不及什二後將難繼何不多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自足供饘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穡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壽君歿而門內雍雍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即蔭渠也以拔貢生歷

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太子少保某官次某仲■某官孫某某曾孫承祚承祺　天子褒異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曾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長■■爲善之報抑何捷也■太夫人恭儉寬仁恭事夫教■■寡居■之終身有周■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春秋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寧西鄉■■村之■■昔道光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嘗爲余稱道■■■之■■■述其世德及■■入京閒親之計求余文銘其墓■■兵閒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君行相反■■言■格天地外■■■內■■孤仁心■■■百■一■■云不■在■■■報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觀在堂肯構在庭■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哀榮先■夫卉之南■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

曾滌生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湖南新寧江氏曾祖登任太學生祖■■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時以舉業補生員■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中是科舉人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其會國藩與陳源兗郭嵩燾輩數■友善從容語國藩新寧有青蓮教匪亂將起■既■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從教團結丁壯密備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遠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帥鄉團定一戰殲其渠魁賊黨以再浩誅之湖廣總督上其功　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選又歸團練前事甫定而大吏以姑息不肯痛■■■■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奉■令浙江■縣咸豐元年丁■■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疏調■公赴■■至剛大爲■■■■■■■公所賞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厚之■公之■謂■同如■■州■■花翎公亦■■■■■募■五百人助■■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公■■■■■■■向公■■有違言公以■■■■公■下之已■■■■向公卒不能■■■■於永安■代■一■抵向公力■■■缺■之■■合圍而■■之又不能■因引疾■■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至桂林公■■■勇倍道赴援■■佐■公以平■■未至而■公■援自是■■一■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舟而北竄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策■■■■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咸豐二年十月之抄■旗帆■■江而下公■時事之■■■吾■之不見■■■不■■東■■■公■■亦■公■守湖南是冬■賊目■■武於巴陵■■平■■■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於道■■■北斗於■■■■以■卒千■■■■　天子■■由是有■■江南軍務之　命公拜疏■赴會陵中途■廣■宋■■■■■■討之■■定而　朝廷命公速救■陽不數日而江西■■■■公速援南昌公曰會■■■■■■■有　朝命■■■之■救

逮西事易江西肅然 朝命嘉完善之士請益而事
幾吾書先其難者從事師由九江陸四百里來入南
昌其日賊至圍甚急時諸上下特以無恐賊遂夜遁
攻圍凡十道分兵守禦以故我軍終不得窺公方略
凡九十餘日而圍解 上嘉公勞 賞二品頂戴
賜翎管並指揮物賜公後田家[illegible]失利上疏自劾 詔
旨尋許錄四級然猶有要[illegible]還復之 命又 詔公
營院一[illegible]當相機為去留不必拘於成命[illegible] 聖
主特公熟賊不使中制而為內企曉[illegible]亦戒知非
公其屬也公以為武昌甚危自保[illegible]州新立行營危
在日夕法宜顧營淮南以分其勢賊勢遂拜疏自劾
之際[illegible]雨而行將卒[illegible][illegible]奉命道病公亦病至大安
病甚六安受民迹道[illegible]留不許卒奔走達廬州部分
未定而賊大至公數督寡[illegible]一[illegible]守長沙南昌時而
城無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從之士不滿千人[illegible]軍屯四
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illegible][illegible]自楚來援為賊所扼既
又不得達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夫城陷猶拔水
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
日[illegible]人入城中負公尸以出事聞 天子震悼追贈
總督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表公
三代如其官 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illegible][illegible]
歸公喪新寧六年某月葬於其里某山公弟三人仲
[illegible]志[illegible]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
次忠[illegible]戰功至偉殉難岳州 予[illegible]壯節次忠[illegible]
學用生保知府夫人[illegible]氏無子以弟子孝[illegible]為嗣
妾楊氏公[illegible]而生子孝[illegible]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
切劘 文宗[illegible]極[illegible]公以[illegible]求賢之詔公[illegible]疏薦二
[illegible]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藩[illegible]里[illegible]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江西以厚[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力為[illegible][illegible]而有處從
公[illegible]必自公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乞余文表公墓道大[illegible]
相許視人共[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以來死事者多矣或
[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義之林何可[illegible]道[illegible]公赴江西
之急有 詔命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 詔且[illegible]
楚中宜可少安以備有用之身而公必[illegible]危[illegible]甘死
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毅然不撓者耶嗚呼
忠已余既[illegible]其用兵始末乃並述[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之銘詩
用告異世[illegible]國[illegible]者銘曰
[illegible]文侯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illegible][illegible]長惟公之與
[illegible]俗[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如月[illegible][illegible]芬芳有[illegible][illegible]君有友[illegible]子
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illegible]南[illegible]死[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
反葬[illegible]里兩以[illegible][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近古之[illegible][illegible]其比[illegible]
作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以[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
安以文[illegible][illegible]吏之風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此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重[illegible]九[illegible]半[illegible]面[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東征[illegible]十秋二十[illegible]人[illegible]甲[illegible][illegible]
死者半之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百折
有[illegible][illegible]休[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後名[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
公[illegible]其始不[illegible]其成尤[illegible]可作[illegible]以[illegible]銘

[illegible][illegible]生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岳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
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illegible]仰以為名將
而不知其平生志事[illegible]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
以為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
匹夫[illegible][illegible]莫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大[illegible]思主[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於
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
衍義一卷[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以

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其曾祖王父日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殁後 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與友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卽精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嫂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 命幫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甯之勇領軍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旣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縣及衡州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親大捷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竄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

一圍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啓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皆其堅者卽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旣東奔追及 興國大冶於田家鎭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覆之江濱墨石壁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詔台道之
命加按察使銜旣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壁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數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剿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鎭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抗口而潛進襲甯克高峯以擊敵敵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奔義甯既克有 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 朝廷嘉焉遂由通城克崇陽挫賊於羊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郊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羣中礮傷中鎗子傷劇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二省建立專祠予謚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奸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

所蓄積者厚也非天幸也配張氏　誥封夫人妾周
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
公以學行相勖又相從於金革中之以婚姻乃摭其
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聿車之淵積潦蟠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
其源萬里厚積實匯不矜厥美惟本者竭有本者昌
雖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晉躋往聖一物未康
將爲吾性提師苦戰荊揚二州斧彼凶竪爲民復蘇
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
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慎其趨兢辨其端
仍立豐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
百世可宗

曾滌生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賓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
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
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
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殁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
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
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
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
衆數十倍塔公拒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鏖兵出奇
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
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
者江流盤折通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
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
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
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
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　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
旋有安慶府之　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
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
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軍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
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
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
失利北軍挫敗金陵逆渠發援軍因西上武昌漢陽
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
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
自潯馳援遂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
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寧小挫於通山下崇
陽略通城蹴羊樓峒掃蒲圻援咸甯大勢粗定乃以
十一月抄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
鉅細唯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
機宜資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馭人廣坐終
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己當其堅權伏
則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
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砲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
愈厲剷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剿寇石達開來援之衆
周城掘壍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
漢陽　天子偉其功　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
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曾林啟榮者
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
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既掘長壍以困之又分
軍援剿江北并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遂明水師至
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
月辛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　賞穿黃馬褂加
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
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

京朝者，疏請　敕公東兵以救撫廬，而胡文忠公以皖中廉[illegible]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　天子許之。公乃督師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賊[illegible]九壘而逆，會陳玉成等四面來援，環我師。我軍皖，氣日[illegible]，師少而半殲，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為，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軍守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　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　建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　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後，　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賈氏、王氏，祖妣戴氏，母黃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嚴敦篤，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號遺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　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　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二，其二一殤。士光，久　欽賜舉人，引　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為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柏沖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丐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既[illegible]敘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猗歟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illegible]公講學，[illegible]紹洛閩，公分其緒，振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驅辛，入而問道，克己求仁，樸[illegible]雄尤，貴弱[illegible]厚，胸[illegible]無說，曾不出口，負重含垢，始卹山[illegible]，[illegible]人先利，居[illegible]後，豈無富貴，不卑我私，不取己[illegible]，而人彌[illegible]，分[illegible]諸軍，蘇[illegible]嗟[illegible]，返自潯陽，少慰武昌，[illegible]於　[illegible]湘王事有屬，[illegible]局匪遑，斯[illegible]不遑，若沸[illegible]遂，[illegible]分兵助我東征，釋負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illegible]，[illegible]星散，自[illegible]出疲[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物近古，無倫[illegible]，以仁[illegible]身行則大[illegible]，乃[illegible]公功久著，[illegible]若三辰，[illegible]不騫，考此銘文。

曾滌生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才居四，公其季也。余既銘忠武公之墓，越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illegible]，從[illegible]之，恩[illegible]撰力索，嗣[illegible]出撫鄂事，忠節公羅南常以躬行不違為恥，咸豐二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　賞戴花翎，而名顯不[illegible]，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進攻[illegible]，胡文忠公委公有勇特為兄[illegible]所倚耳，有　詔以知府選用。　賞加道銜，既而[illegible]兄圖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寇賊上竄蘄黃，公乃自瑞率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illegible]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illegible]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相頡頏矣。公率所部既[illegible]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賊，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illegible]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　敕忠武公東征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　天子亦南[illegible]江，[illegible]重李氏昆季，失[illegible]何而有舒[illegible]三河之變，

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下震悼。先是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絕粒數日，入則捐食悲慟，出則拊循撫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補軍，賜衣援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黜用其良，部署略定。嗣文忠公以母喪奉 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荊宜施道之 命，統兵自鄂援湘。 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寶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氛困之民一時得蘇，眾皆大和。論功 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塥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 命，公具疏以請。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為眾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歸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精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 文宗亦晏駕入音遏矣。 今上嗣位， 褒安慶功， 賞穿黃馬褂，補湖北巡撫，既又 命移撫安徽。公初從安慶移駐六安，履事。 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屢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眾，乃復譎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藉反正，號召近縣黨戚羽翼。若正其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與，使為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 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城，擒斬各圩除戢逆黨，遴任賢吏安民墾

田，功緒漸彰矣。 詔授為欽差大臣，而公旋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辭，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既以苦思請病假，夜不寐，風痰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 詔旨起復，屢趣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既而輿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 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 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 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配彭氏。子光英，特 賞員外郎，州同治二年某月某甲子葬某鄉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拔於眾乘，昆弟同之。忠武好直而勇，人遠，公則撫悉精審；忠武戰必身先，號果敢，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世。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繫之銘。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為歸，如山寒林，日顧家勤，若電飛百變。奇事勢宜久與，勢宜速，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動靜，好謀乃成，博事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志允具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曾滌生 唐確慎公墓誌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換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鍾氏，俱封夫人，鍾夫人殁而葬於山東之肥城

布政君及配曾夫人皆隨葬鳳城公以父命從籍山東故又爲鳳城人爲少而遇異稟勤嗜學如渴以嘉生入貲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鐶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命服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寧國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數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平民猺之獄而解其仇殺械鬭俗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即引疾去官省覲江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鳳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猺爲亂公出防邊圉內戢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猺聚而兇暴之設立五屯學舍延師教讀事猺大悅擒獲中猺亂者譚於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貰其脅從千餘人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採訪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疾病公代行使院政事文毅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樂屬公事又臚如山實條填咨詳爽而勤敏丙夜而不休忘寢饋排擊彼此以相督責　朝廷遣使者按問事無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俾其方屬未幾內　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習研性道宗尚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教其屬亦以勗於人亦時時編著以垂誨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有讀易反身錄居貴州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觀真請授教立義學鼓勵寒畯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國朝學案小識等書扶植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艮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竇垿蘭泉何文貞公桂珍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隨几杖商榷古今觀其晚年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猶須臾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實殆不逮也已而移任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　特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强之以原官令還江南科試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二年乃自衡道湘卜居於寧鄉之善嶺山築室就食怡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大文朱子全集別爲義類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憫悼予謚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實蘇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鈞孰斷其華而植其實唐公具其真世殊趨權趣戒曰篤信程朱有識其陵或飄以迂浩然不顧屏我廉隅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是道寵致吾　君上諱軒冕進退以禮斂我宏抱宜遷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草芥吳從何才不壽有命晉曾以善事爲倦之大同無此芬藿昭示來哲

曾滌生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皇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謹視含斂，男國葆降服。男國藩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二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璧衝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觀訓，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釋褐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違侍奉，戎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悉聞矣。謹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孝能老：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痹，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喑不能言，如有所需，以頤使，以目示，如有苦楚，頻頻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頻頻召，而他僕孫不稱意，前後溲溺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間亦如之，雖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燠，則令他人啓衾，手足而身翼蔽之，或遺沾汚，輒滌除易中衣，擁翳甚微，惟恐驚寤。明日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諸婦，內外長幼，感化泂習，爭取垢汚襦溺為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捧衾裳於廁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食久而彌謹。是時府君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為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道逢

兩朝推恩，追贈封三世：曾祖諱竟希，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誥封中憲大夫，晉累贈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竊府君厚澤，易克成立，以蒙拔擢光寵，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嘉猷懿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奮中，翠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尚晏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曾滌生大界墓表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越歷二十二年，曾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為文紀述先德，葬諸墓道，國藩因循不報。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敬敘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貸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嵋山下，壠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為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溉，保任之。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

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illegible]之宗族剏立祀典歲以二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為神之所居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皆聽其疏闊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為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泛應群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概斥之惟恐不速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鄰里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常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酒謝過[illegible]一笑[illegible]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府君平昔所[illegible]言者如此國藩既[illegible]聞之吾父[illegible]敘又備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illegible]如洪[illegible]見者[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物無不[illegible]之情其卒也遠近[illegible][illegible]哭[illegible]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所[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不祭[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法度[illegible]夫子早[illegible]已其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疏食甘受折辱以[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七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內[illegible][illegible]果不[illegible]其於子[illegible]孫曾[illegible]從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有恩[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長[illegible]時而[illegible]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沖其後二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沖還太夫人之柩祔[illegible]其後十年為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始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大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illegible]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illegible]位府君初[illegible]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為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為一品夫人　皇朝推恩逮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illegible]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為嗣孫五人吾[illegible]與[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國潢[illegible]國華於[illegible]四人者皆[illegible]身兵[illegible]國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功列封[illegible]而[illegible]高[illegible]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府君遠甚也其[illegible]風[illegible]亦可[illegible]已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吾安居足食列於[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祖[illegible]是[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其大致[illegible]於斯所令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亦使[illegible]者考求[illegible]實如有[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矣云

曾滌生台洲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三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謹[illegible]自九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復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童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為煩苦也府君既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國藩以就試父子徒步[illegible][illegible]以子有司又久不售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三蓋小試者十七役

夫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艱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為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嘵嘵詰數愆尤間作激宕之辭以為豈少我邪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踧踖徐進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瘖痺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曾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眾人所能喻耳咸豐二年粵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修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藝未幾國藩奔母喪回籍奉命幫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 命治舟師援剿湖北府君時在籍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勇北征鄂東征豫章皆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 朝廷褒卹并予美諡而國藩國荃遂克復安慶江寧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積先人之教豈惟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以道光間官京師恭遇 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為中憲大夫祖妣暨先妣皆為恭人逮咸豐初四遇 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為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曾祖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為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江太夫人為湘鄉處士某某公女來歸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饎爨必躬莅祀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拾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眾家貧為虞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腰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璧沖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腦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歿府君視病年餘嘗治藥勞連達旦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為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歿女四人其一先卒其二繼歿諸子今存者惟國藩與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隱德垂諸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左季高新修西寧廟碑

同治元年華渭回亂糾關隴羣醜與民閧逆撓王官陷城邑 朝命諸將某某討逆者回不用命國兵安忍自外覆敗西陲以動 帝曰吁嗟其爲可矣命臣宗棠總師西討六年持節入關過華陰導嶽廟故址則毀於火五年矣冀首逮撫使者臣奠祺復之召知縣臣貞份董其役經始六年十月訖九年十月都用銀二萬九千兩有奇金工木工石工陶者漆者都一十萬有奇今巡撫使者臣志奎致落上其事財用稽省無耗帑藏工作和雇無勞里閭而新廟巍然完整焉山帶河擁制宏壯神寔民誠會戎事甫平秦國孔固實受其定 皇威褒嘉五嶽來饗年祀咸秩祀事孔虔臣奉觚竊伏陵念追方輿靜嶺繼山石仗事嶽位

西神惟尊收金神司兵主義刑義殺肅成亂熾兹其徵也文曰　帝命宰師捕不遺皆亂者亡莫保西戎用格　帝所矜　敦弟兇武窮兹討姦宄遷徙化無心用愛用威天再造始知太平幸民樂各幼而幼老而老歲時香帋薦新宮於萬斯年承祈福

趙青彩代閻丹初丁文誠公墓誌銘

同治七年春捻匪張總愚擁衆數萬自晉而豫而犯畿輔北趨定州獻及保定勢且岌岌矣　禁籞僅二百里　朝廷震動至遣宿衛之旅出　國門備禦當是時有越境剿賊將帥會軍僚統所部騎武衆兼入援一日夜數百里釋出賊前轉戰雄任邢高肅之交後銳陽城從德之際其他將帥多得詰讓而一軍北上首先奮勇勇往迅速保衛近畿之衆不驚於罪詔兄七下華賞中外則山東巡撫丁公也八年秋有樓船銜尾自直隸津來泝運河南下旗幟踪異侶偶都甚力人役師歌兒淫屠蘭晨其間會寶驗閱嘶呼佚搖所經爲之下無敢發者蓋安得海以太監稱有密遣而山東巡撫執而斬之謂大臣未聞有命故曾私出將令所無必詐無疑奏言置於法亦丁公也公諱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州人曾祖考公俊生員祖考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考世琛鎮遠府訓導祀鄉賢以公　封皆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黃妣謝姚皆一品夫人娶黃四子公第二姚夫人出少能文有操時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母喪里居遵義楊龍喜造亂黃平遺公起團家練鄉兵衆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奇討擊斬及遺龍喜平當事奏留公黔軍給其餉朝廷嘉公行闕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自此始旣補湖南岳州府知府遣所部將特賞金十餘萬籌者以為獎公取五百集而謂之曰遭時變亂而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沈燒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恙今被　命將行庫帑不給其何以為情視諸君徒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衆亦以義起必有求乎公行矣公亦泣下即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者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粵賊石達開方寇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窺鄂者南岸州縣盡陷賊岳不守者四公至以死誓方略堅密民悉致賊以完越歲為同治元年擢長沙書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噪索公請於大府貸銀三萬金斬其倡五人頭刺而定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擢巡撫始至東用兵者六年善將十萬推有功賊往來剽忽公乃卷甲窮賊人以為之急又銳於乘勢不主聲援自守而與隣寰諸建帥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聚先後蹙賊任柱賴文洸張總愚逆首悉平皆於山東中原肅清暇則東晉蓬萊數息而役於是盡整吏事嚴懲貪墨務持大體不為刻覈而蠹害嚴懲則有威苟得暴宄之夫愛護之政則必痛懲深剗事之所繫在國與民則必行其志而後已黃河入東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也東南幾為澤國鳩工集議莫敢當公慨焉自請植立沙千冰雪中食不半原佑卒以竟事撫東且十年吏治稱於天下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公在東久故視蜀中百務皆寬隳斬然整齊人不能譏謗至京師朝廷知公深不爲動公得畢其力無絕顧必舉彼都江故隄還民田數十萬畝歲減夫馬民困大蘇川鹽久敝利官吞　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公創攬運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封自通轄至萬所初治軍械

疊任封疆迭以殊勞 賞孔雀翎一品冠帶 太子少保 紫禁城騎馬 恩大寵渥功偉績顯而未書以一介自矢一意視事即凡有興革不登條議奏議皆親勤數百千言不手假於人其謹然不欺其穀然不挑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曾川亦十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遺表 聞 九重悼惜 贈太子太保 予諡文誠 賜祭葬祀賢良祠併建祠山東行省 朝廷亦據奏請於 朝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至是 詔仍葬公於東覽之麓郊野祭帶相屬奔者望者悲者欷者則有述其事者曰公始至東恭親王方督濟川駛王會見皆禮兩司不敢坐公至門請同役 國家事坐則見不然勿過左右大驚王聞之遽加禮焉聞者稱公并賢王也其實敬公兼以成王之賢也然以余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瞻避多矣此又足道哉娶張夫人男子五體常山西河東道體勤直隸永平府通判體仁候選知府體成光緒九年進士刑部陝西司主事俱候出嗣仁成先卒體晉 恩賞郎中女子五適黃桂榮袁演海俱候出嗣者以養未字者二孫道臣道源道淳道敏俱體勤出以公故 官均候及歲引見公薨之才年體常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前所而以銘幽之文不可缺也乞銘者為之嗚呼余亦知公公之德不以人言求教者也辭不文又焉辭銘曰

萬物自秉之孕孳實者自秉之扶育臣人自人之列星嗟嗟文誠惟公之生其氣英英惟公之沒遺號在則其光烈烈川亦歷毫山亦歷萬惟公之靈匪窮

至蓄親對之西扶秦之北其精在天是安其魂末鄂注 聞而論者謂可觀文湖陰賞古文家不易至之 孫琴西贊為臣專友安人諸光庶七首王江浦 輯得文鈔

嘉道以來天下無事久吏治日趨於文法官大務責偕為成重天下望風而靡外官尤甚及成豐兵吏道益雜望為昇亦愈卑自兩司至道府階級稍殊則體制異甚凡遂見對及施行才序苟有不合輒顏色立變或罪責隨之使不得出氣而後已於是任賢者設除疏進而無奇孫落有志之士困矣予友袁君為臣以高科為曾郡書記曾有志於經世大事尤慕其鄉先輩呂新吾州之為學東身自好不肯苟從隨俗已而奉 特旨發往山東以知府候補當是時關中閻公為巡撫稱曾世賢者極敬禮之辟與而承平痼習猶在牢不可解為臣在山東數年以功得道員道府皆四品而禮節殊異凡公事由衆不同大會由知府得道員當與兩司齊後然後達道再三候藩司再三請乃敢身次以為體有詩為臣在府廳班久已憤及是不俟藩司請徑入班坐藩司某深之先為道員者亦猶爭與爭語而為臣素氣無所好論議無所回護同官益不喜所以陵折之為方為臣久始覺已無可如何其後上官數易人皆知為臣才而無一人右為臣與為臣侯然事關中丞親熟與語秋秦官去未能堅決而為崎嶺公由撫徙督兩江遂奏調為臣來兩江舊道其時予亦以嶠嶺公疏起先王命隨後數月為臣亦來為臣既得嶠嶺公剛毅氣益發舒知無所不言嶠嶺公尤領下之初嶠嶺公專尤事不可獨用奏調僅北幕府

將召募兵三千費皆會撫議之即以篤臣書請將復令赴上游疏通官軍篤臣能洞見利弊有所措行端敏公無不以為善其大指在簡易核實無文具篤臣既為大府重賓客輯睦日盛而篤臣獨聽就予予亦樂親篤臣閒數日一視篤臣即出所著書視予多切近中理如呂叔簡薛文清兩家之言篤臣好論天下事視同時人無甚當意者予嘗微諷之曰以子之才無所不可然宜益就精深以觀世變必是非可否之理審於吾心而後可以決為而無悔否則浮動傾仄之徒將有以中之篤臣以為然越明年七月端敏公遇賊暴卒金陵城中大擾予方提調鄉試將入闈即語諸稚將曰各速歸守並儆非常徒效兒女子聚哭事無益乘博然獨篤臣以為是又稱篤臣曰今賊幸就擒宜及其惶遽未定嚴刑拷治務得其本謀若稍緩示賊易與則玩不吐實矣篤臣尤然予言其後治賊者卒牽言用刑獄遂不能竟已而　朝廷亦以為疑出大臣覆治大臣至欲用尋常殺例使倘為逆丁即幷讞予暨篤臣同讞莫無他言予復語大臣曰賊既承為導逆黨矣倖脫不誅死復敢為此與叛逆何異今即不能徧得實宜秉常例用重典東南大亂初定不可遽就損國威大臣尤不悅即具獄欲奏上予遂不書諾篤臣亦不書諾當是時獨篤臣與予議合端敏公既卒文正曾公再督兩江素賞篤臣令治營政如故及文正公卒香山何公權總督尤謂篤臣幹力無習氣既而予由鹽巡道擢皖臬即奏以篤臣署鹽巡道予既來皖篤臣時時寄書相貲勵人由金陵來皆盛稱篤臣治狀時開縣李公來制兩江文正高第而端敏同年也予稍篤臣雖不得端敏公然上官相繼皆賢者其必有以盡篤臣之才矣而竟以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卒嗚呼此豈獨篤臣之不幸也哉

張康侯諸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蔡府君墓表

君諱安理字康泰號龍圖姓蔡氏先世自蜀之廣安遷貴州遵義為遵義人考諱正訓廩貢生以君子貴贈奉直大夫妣鄒氏贈宜人君生而家窶貧趨祖母悍戾無人理嘗取妻鄭內君口又錐之溝旁推置水中皆瀕死幾救蘇贈君既以不容常外出從逆旅依四川射洪鄒宜人亦遂居母家君甫十歲獨留繼祖母所嘗歸之過於成人意則刈薪負刃傷指幾斷夜使舂舂不畢輒笞撻踣之刻嘗暮米二斗乃罷日食恒不飽泣諸鄰鄰聞然食之己少長鄒宜人乃復歸則日從宜人責苦事祖考及繼祖母祖考古質木重者人也繼祖母又益責君偶稍不合嘗裝撻下君屏息竦待益謹以謙恬無怨言鄒宜人既歸而繼祖益甚所居室編竹為壁於夏秋如不容足重積勞嬰痼疾尤苦操作君常分任勞辱以食故復居負販供養膳又以其閒習舉子業多授徒至數十人稍聞知鄉佐治家事左右往來周章僅扶一身試輒薦火或置第閒誦之庭無缺供館無廢業閒值會無脩脯資獨身任鄒宜人代治其業餘教課之來渡傭大熊遺如是者歷二十四年用能得祖考歡祖考卒雖力營葬為白至乃繼祖母之喪侍疾盡不倦治喪事一無闕遺人人歎息稱賢以為至難能者也贈君之嬉於遊也竟客死葬焉君於祖父母既以事親之故無暇疾視又嘗痛父母之不能迎其柩所不忍言私獨銜恨何以報贈君既卒時走湖北其日號慕

彷徨。夜則臥棗側。時時叅親泣下。側應行路。又以兩弟遊放不返。亡不如所。如宜人以爲大戚。君則徒步走數百千里。出入數州。歷二十餘稔。卒遂得弟得之。而其季竟不歸。遂一子。閱甚三年不能識一字。而君撫之如己子。其後宜人病困。夜不能寐。爐火坐達旦。以爲常。服食臥起。一自君躬親之。所需冥會逆合。未發輒辦。乃並具酒食。召宗親相過從語話以娛適親。指畫嘉道往事。至有可傷者。宜人泣。君亦泣。侍坐皆相顧泫然。如是者又數年。而宜人卒。君於是精力疲敝。志亦並倒矣。君生平遇不幸。人倫之變。毒酷備臻之境。萃於一身。而眞之壹無不壹。如史傳所記孤臣孽子奇節至性。竭於當時。而傳播於百世。其困頓危苦。或未至若是。此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教諭。承從復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四年告歸。己卯十一月辛未。年六十有九。辛道光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下沙灘大林山。君長身鍾音。讀書目數行下。貫無所得書。書皆出手寫。於經易史通。尤致精研。嘗之文上追國初諸老。爲人方直剛毅。鄉邑以爲模楷。歸田後。里中無少長。咸稱之曰長山公。其令長山。著有康明。家居惠澤周於閭里。尤急難。從兄某以事罹法。君往救出之。道眾崖幾死。友人厄遺所求援。君立馳赴。道夜困極。遂宿亂冢間。不悔亦不德也。諸所爲世或以此稱君。然於君抑末已。君所爲書曰四書集講參錄。筆談論語管詩文集合若干卷。藏於家。配楊宜人。子二。梅。嘉慶甲戌進士。雲南巧家廳同知。候。道光乙酉舉人。貴陽府開州州判。學皆有聲德。遷學。女子六。長適同邑舉人。文適候選學生張錫蘇。文適。文適國子監生詹祖榮。文適舉人吳朝東。文適張敏吳。孫九人。兆勤。湖北隨州州判。兆熙。國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候選知州。加知府銜。賞戴花翎。兆鈞。雲南姚州知州。賞戴花翎。兆晉。翰林院待詔銜。麻生咸豐辛亥舉人。庶吉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以諸生賞給。勸特予知縣。分發江蘇。保補直隸州知州。庶誠從九品銜。多以文行知名。曾孫十七人。其賢者曰汝諶。好古學。光緒乙亥舉人。鳥乎。由君之爲報施之說。信有不誣者。黎氏之大。抑知其所極至哉。君歿且六十年。而墓猶有待。庶昌故與裕釗友善。又有瀕特之好。狀君行義來告曰。有君吾祖之懿德不昭於紀載。謹請世有解轉卓鮑若是者乎。於是躬論君之至孝大節。殊特古今者。使播於阡。詠於永永無極之世。武昌張裕釗表

張廉卿唐端甫墓誌銘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既往哭。繼二月。孤子嘉登請以其喪歸葬於其所。於是爲之銘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寧州人。考諱□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貲富厚。及端甫生而穎異。幾人年十四。就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以宿學官海寧州學訓導。善譽擢後進。晚年得端甫及東陽泰賓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游。端甫既負異禀。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冥搜萬卷。往往多秘笈珍本。乃益發憤。自研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旁校經史文字。識輯斟編。手覈差失。皆辨之。由是名益聞。其後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陷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掃地盡。然所聚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既經喪亂。

志意蕭然與少年時負跳矣然端甫故眞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詣日以邃性端正不以喜怒隨人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連數十不亂酒後輒面赭乃頗振厲談噱亦時爲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孤內函早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不能及也與君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辦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曾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二年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始開書局於治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鼓文頤學爲衆流所歸於是江甯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南匯張文虎海甯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而文正公幕府辟召皆一時英俊並以學術風采相尚暇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邕容賦詠以爲常十餘年之間文正公既薨逝劉毓崧莫友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自引杜門不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甫又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　國家自　聖祖天授睿知右文稽古　列聖相繼益紹明制作廣厲學官鴻生鉅儒應期並出度越百代而吳越爲尤最際會者或被　殊恩蒙　寵賚遺聞盛事爲藝林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臻豐　天子命建三閣於杭鎭揚諸郡　頒四庫書庋其中而江浙所至家尚藏書刊布珍祕流衍海內鼓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阮文達畢尚書等尤喜招延文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逮咸豐初兵起區寓糜沸東南尤被其毒諸人士死亡轉徙與籍焚燬斬焉無遺學者亦益廢墜物盡而衰乃至於此其後雖以曾文正公削平寇亂與起儒學然竟逝曾不數年而人物湯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之而不可彊者邪余既以悲端甫之故因并有感於今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故時與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爲悼惜也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卽嘉登女一未嫁端甫之卒年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爲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嗚呼端甫子墓吾銘吾獨子悼子而有知其惟吾詞

張廉卿莫子偲墓誌銘

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郘亭號眲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　贈如其官考與儔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偲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相劘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邃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譽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與版本源流辨析正僞無銖寸差失所爲詩及襍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瘦頎玉立居常好對賓客談讌遇人無貴

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騭衡業高下正諸訛謬間作窮朝昏不勸自適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偲以爲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敬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旣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弃去不復願以其年六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安慶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舊所與游舊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 朝而是時中外大臣書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 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旣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儲彥勝流往往而聚逕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遵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累月日日接膝談讌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偏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鄧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緣蔦蘿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旣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詫以爲極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復果而子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爲書曰黔詩紀略二十二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郘亭詩鈔六卷樗繭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尚有詩八卷郘亭文影山詞郘亭經說古刻鈔書書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藏書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孺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人尚幼子偲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偲旣卒其季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請銘於余余與子偲故相得也旣踰月爲之銘而歸之其辭曰

烏乎子偲遊半天下名從之晚卒歸藏於故邱無所不慊矣其又何悲

張廉卿雲貴總督岑襄勤公神道碑

公諱毓英字彥卿姓岑氏其先蓋漢舞陰壯侯彭之裔宋皇祐中有仲淑者從狄武襄平儂智高留知永甯軍遂家焉其地於今爲廣西之南甯後徙泗城由泗城再徙西林故今爲西林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文學生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文學贈君有子四人公爲長次毓祥次毓寶次毓琦並以材能著稱而公尤爲魁偉年十七試於縣府及提學使皆第一補學官弟子咸豐初廣西亂起倡團練土寇有功議敍候選縣丞於是雲南回寇方熾擾六年以縣丞率義勇入雲南從克趙州賊巢將攻宜良之湯池破之遂克宜良會參將何自清攻路南賊大破之路南自克宜良當事者察公材勇甚異

事且任治民。卽會署宜良。復攝路南。會兵攻澂江。又兼行澂江府事。先後以功 賞戴藍翎。留滇以知縣用。擢同知直隸州。加運同銜。丁太母鄭太夫人承重憂。奏留給假治喪。仍辦軍務。尋奉檄入回衆說馬如龍。如龍心折。公卽來降。盡獻其所據城邑。公益推誠相與結。如龍委心。至於其後。患或入省攜貳。尋復歸藩。卒得其力用。同治元年。代理布政使。事加按察使銜。擢花翎。無何。回弁馬榮叛。殺總督。據省城。及公與諸弟率所部千餘人保藩署。及城東南隅。而密檄會如龍。兼以大義。率趨赴援。如龍遂以夜至。內外夾擊。盡殲諸賊。獨馬榮遁走曲靖。而省城復安。時公旣已定省城之亂。乃西出師。當是時。滇中回寇充斥。其杜文秀尤凶狡。爲諸賊最。據蒼洱上下關之險。而竊據大理爲巢窟。嘯召數十萬人。恃遠恣睢。放爲不道。千里咸被其毒。公師出。行攻取諸近縣。直趨楚雄。而東路告警。卽以兵東指。克霑益、平彝。仍西攻楚雄。克之。益西克定大姚諸州縣。至鎮南廣通。且進規大理。而馬榮與回酋馬聯陞再陷霑益。犯馬龍。東路復告急。公不得已。復還大破賊。擒陞及榮。得誅之。遂克曲靖。迤東大靖也。又擢遷。所由旣克。公期大舉。而楚雄以西諸所克城邑。復皆淪陷。公乃奮志。歸籌曲靖兼軍食餉。兵馬爲重。固不可拔。與省城相輔。近時東路闃然重鎮也。於是公乃以進西巨寇。其勢不可驟。故自亂起以來。當事者謀不素定。東顧西失。此撲彼熾。從賊而與爲奔命。故訖無成功。今宜專意東路。先治路中諸猓苗之賊。盡定邊境。稍以次討平迤東南諸寇。東方靖而後並攻以西。乃可圖也。會勞文毅公崇光自兩廣改督雲貴。行次平彝。公迎謁文毅。請以兵事

具以其意對文毅。則大韙之。於是乃遣馬如龍出西路。而專屬公以諸猓苗之役。諸猓苗者。居貴州威寧州境。其近接者曰海馬姑。皆穹山峻嶺。幽阻險絕。苗衆十餘萬。穴其中。時出攻剽滇黔蜀三省之間。屢合軍攻討。不能克。咸以爲患。公旣受任。且發而饒雄擊賊。敗威州猓猓出東道。應時討破。先是公已累功升用道員。夾旣克曲靖。晉布政使銜。 賞給勇巴圖魯名號。及是歲同治五年。補授迤南道。明年正月。補授雲南布政使。二月。公師次諸猓苗所。僅五千人。黔楚諸軍之先至者望見之。以爲與賊衆寡懸絕。若是且立懼必無幸也。衆相與目笑之。公則畢整休士。而日密與諸將謀討。數圖覘形。得其要害。一日。躡奇兵出深入其腹。群賊驚潰。自二月始至於六月。凡百二十有四日。而諸猓苗海馬姑之賊一鼓殄滅。諸軍詫服。稱歎得然。捷聞。 賜頭品頂戴。於是公且班師還西省城之急。聞先是如龍兵出失利。杜文秀知公之遠出也。悉衆東犯。連陷數十城邑。進薄省城。人大恐。公聞急。馳還兼道宜良。七旬以援省城。所過連破賊壘數十。新復嵩計至。則公遣師出攻澂江及城西南州縣。皆立破。而馬如龍亦來會。奮然相約。戮力破賊。賊爲氣奪。然環城賊壘尚棋布如故。皆堅若金鐵。阻若阱塹。卒堅不可撼。重援賊黨至丕家矣。實爲不可常。我軍奮銳力攻。死傷相繼。而卒無可如何。諸將苦之。公知賊狡悍難與力爭。非旁出以撓之。勢不可破也。旣以七年三月。拜雲南巡撫之 命。乃分遣諸將出賊後。直搗迤西。公督諸將克永昌、麗江。諸賊震懾。與相援應。八年。賊酋更進逼省城。賊據不如所爲。公乃督將士。累攻城外諸壘。身在手先。親冒矢鏑。凡二十餘萬人

會籌辦無遺策公威寵遠近坐澂江復陷降二級留任是時公已命諸將進攻迤西而自督軍攻迤東南諸賊日熾有諸夷及賊復陷澂江乃進攻澂江圍其城九年秋以疾請還省城事已仍往攻十年春克之仍進討諸賊越十一年而迤東南悉平而前所遣出迤西諸軍亦已先後克永昌鄧川浪穹趙州雲南永平蒙化諸城進據上下關以逼大理公聞以十一月馳赴大理居督諸軍環城力攻文秀出戰敗還走入城飲藥未卽死其黨以獻立斬之軍於大理明年順寧騰越雲州諸賊復以次悉殄滅全滇底定矣奏入　賞穿黃馬褂並　賞給騎都尉世職已而復晉太子少保銜其騎都尉改一等輕車都尉開復降二級留任處分兼署總督自咸豐之初粵賊擾亂其後教匪回寇羣不逞之徒相繼蜂起　國家費兵轉餉會除中土大難擇將帥力戰而克然其雲南僻隔西南萬里之外亦歷久彌亂之餘兵弱而莫之助勢益而莫之能亂禍益日進無已公起諸生團練鄉旅將兵驅鉅乃始扶規全局謀定後動登陷衝殺弱屢行湖率先士卒危困艱阻出入百死之中卒殲巨憝奠定全省以有成功故自軍興以來論邊地人才尤拔同輩推公爲冠以繼母郭太夫人憂去官光緒五年服闋入　覲授貴州巡撫加兵部尚書銜七年改福建督辦臺灣海防尋改署雲貴總督九年逆拜爲眞於是越南法國西之釁作公督師請出關於時和戰尚未有定局進次興化以須　旨奉　詔命節制關外粵桂諸軍扶歸調度公方具疏固辭而他軍遺潰走興化軍無繼又奉則以便宜退保保勝復坐降二級留任居無何有　詔與法決戰命至公立

督軍進力戰於宣光大捷於臨洮前後攻取越南入城破殺法衆萬餘人斬法酋數十人獲槍礮兵械至不可數方部署諸將渡河以規北圻諸省會和議定罷遣初公復出　天子閔塞外用兵之勢重寄公不避艱險　詔開復前處分　皇須尙方珍物彙餌以勞勤苦既還奏　詔嘉予加一雲騎尉世職頌之奉皇太后詔頒內帑銀五千兩以　賞南征將士而論者亦以謂法人之亂諸軍苦戰於臺灣奉聚之中獨命將職以死相寶爲內地所未有然蘇山勝揚基陸皆有利鈍而滇軍於此無挫且以雲南桂之匪而著績若是故尤以爲難能然公亦以瘁瘠將從是莪貞疾矣十五年春用　勞政大臣晉太子太保銜越五月薨於位享年六十有一疏入　天子痛悼贈太子太傅　賜祭葬　予謚襄勤　命建專祠雲南諸子孫　推恩賞官有差而貴州及柳城府縣復從貴吏之請並建祠祀公先夫人同邑江氏後夫人達平楊氏皆先公卒江夫人生子春煊山西即用道春麗知府銜選用同知楊夫人生子春熙工部主事升用郎中春黃國子監生妾周氏生子春睛女六人孫八人諸弟皆以從公立功致通顯毓祥按察使銜分省補用道毓寶雲南按察使毓琦分省補用道十六年閏月十四日葬公於臨桂縣東之堯山高祖江夫人祔公既平滇亂先後歸貲葬費及建貴州福建皆具著功績生平於鄉里宗族朋友故舊恩誼尤篤俸入所餘不留私家以行德惠其善治親行不可殫述獨述公之偉烈系安危之大者具綜其始末而繫以詩其辭曰

黑水洪波稻天羣飛豺虺蠹謀擾亊爭黔蕃蕃六詔

一方而再犄角半公其守洸洸屹如一柱持我危疆。爰公始涖寧自宜良雷厲四征遂度瀾滄千騎萬抗。有會無挫莫彼桀驁諠若金湯城壘誰董相羊。爲黃不識所我南衛。帝命公往是征是撫萬點之殘毒淫所婁彘尼觀賊渠獄長甯參[illegible]爭命於寇卒其黨發羣來忘死一決罔顧萬曾崩陀封猨蠆保餘帖其耳最其功伐寧鎮公比惟是害珍浸淫被賷疾疚用滇粵葬名偉臨桂之邑堯山之原伐石紀績惟以萬年

薛季懷誥授朝議大夫運同銜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生員保舉知府湖南按察使有文編）

光緒五年夏吾友賀君慶餘自成都使院以病歸儀陽未幾喪其長子源溶源溶婦不食死長兄壽世又死君慟甚遂卒數日次女暴疾死凡四十餘日而五殯在堂君母劉太恭人年八十有二杖而大號[illegible]不可爲懷知君者皆以君孝友隆至不宜罹禍如是之酷且死生短長之故不足道既死而孝子之志不能無憾於冥漠之中此天下之至悲而知命者無以爲君解也君諱壽吉慶餘其字先世自江西遷花縣遷四川之簡州考有榮又遷儀隴遂爲儀隴人君以咸豐辛酉拔貢　朝考授七品小京官分刑部轉主事改山東候補知州數年以憂歸又客今四川總督丁公寶楨府配金恭人子源溶舉人分發補用知縣源濟源潞源渤女二最幼者存孫一孫女一君歿以五年七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六以七年正月十九日葬儀隴縣東楠子壩之新阡君忧悯慎畏襄懷完好至其銳身赴人之急則又慨然無可睡顧俠者徒也居官尤以謹力自將山東兩塞河決君所營護尤勤每暴汛挾大風雨俱至役夫夜呼肩穿坊堤能籠觸豪歡勢震撼天地若將席卷原隰而東浮於海君堅立不讓尺寸部分精嚴指揮作率完不圮攝鄆城縣有所董勸纔發未嘗以文告吏民或夜分白事直趨君寢呼君起君裁分荒無不滿意去時汶上縣兼攝東平州又攝莒州皆未滿歲始尤辭任余客山東雅重君治行然未相識也及來成都君視余遂歲中諾舉去客或謂余曰嗟哉若人令德而不早其年其氣先觀矣余默然不應甫期歲而其言竟驗悲夫

[illegible]均甫戴子高墓表（譚獻字仲修浙江仁和人同治庚午舉人官山東補用道有復堂類集）

同治十二年二月國子監典籍銜候選訓導戴君卒于金陵其年七月壽曾人唐仁壽以其柩歸湖州十月歸安丁寶書爲程葬補葬卜葬君于仁皇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既葬補華爲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illegible]靖名族至君之曾祖諱某始遷德中君祖銅十先生諱銘金以詩詞名嘉道間有二子皆伎才而伯叔早殞仲氏諱福謙字琴莊中道光丁酉舉人君之考也君生四歲其考復歿于京師當是時君之曾祖年八十餘祖五十餘皆在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煢煢抱一孺子而泣而君生有奇慧六七歲時讀書日數十行人謂戴氏垂絕而復興矣而曾祖與祖相繼背家貧歲飢煢無依賴於是君挾書恭記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乏無相對嗚咽然君雖孤貧蹇弱端緒則見爲程程君可大懷學至行君奉爲師而友丁君及子晨夕淬厲不懈念勤十數年中君之學凡三變始爲詞章之學已爲性理之學最後至蘇州謁陳君奐而請業焉遂專力于考據訓

詁。學未大成。而庚申之亂作。亂之初作也。君奉寡母避之城南東林山。久而飢困無所得食。其至戚方官閩中。寡母命君往依之。明年遂至閩中。　今上之元年。君自閩中歸。思迎其母而湖州已覆。君閩仲天長號。偃仆數四。已而出入豺虎之叢。以尋其母。暮行晝伏。神苦鬼齧。踰旬彌月。卒無所遇。竊子賊中。執手慟哭而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歸省其祖父之墓。復與子遇。由是佐幕蘇州校書金陵。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時時寄書述其病苦。然君於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之時。獨不廢學。學能進而益上。由考據訓詁之精以達古人微言大義。斐然有述作之志。爲戴氏論語注若干卷。輯習齋顏氏學記若干卷。校正管子若干卷。又爲尚書述。未成而病。以至夭。蓋君自至金陵數病。病稍閒。則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於不可爲以卒。無子。以族子後之。嗚呼噫嘻。君自始生以至旣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於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也耶。而學術以成。就如此卓卓。又似不偶然者。豈於此有所予。必於彼有所奪耶。然前世學人。福澤壽考。時有兼得之者。又豈君適丁是厄耶。三世業儒。望于君者何如。而君則旣夭矣。君之學。衛山陸趙之說。錄入續漢學師承記。所著詩文亦爲某某刻。今不詳敘。敘其區區僅有之者。致哀于天命。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吳桐雲云。末路往復。纏綿以盡。神理悽惻。大子儒傳夫

王晉卿王曉峯先生墓表

王樹枏字晉卿。直隸新城人。光緒丙戌進士。四川□知縣。有文集堂文鈔。

新城士夫以詩書授讀起其家者。余王考竹溪公及曉峯先生二人爲最著。王考自爲秀才。迄成進士。以教讀終其身。著弟子錄者凡數千人。先生老於諸生。亦以教讀終其身。著弟子錄者亦不下數十百人。王考之爲教也。不責人以繁節縟目。視其資賦高下。量鈍學詁之。淺深詳詔曲譬。竟日夜不厭。聽者往往舞蹈怡懌。如饑者之得正味。迷於行者之獲昌塗以去也。故人皆樂其教之寬而受益常無窮。先生之爲教也。衣服飲食進退言語。皆有常軌。犯者遣斥無不貸。成人以上。往往責跪於庭。終日立課程。期之必行。無數有跬步尺寸踰法式于先生。懲者故人皆畏其教之嚴。而受益亦無窮。王考初食貧。田不逾二十畝。歲以脩脯所入。市甘旨。養其親。以逮其子孫及其歿也。田逾千畝。富甲一鄉之內。爲世所稱慕。先生初食貧。田不逾百畝。歲以脩脯所入。市甘旨。養其親。以逮其子孫。及其歿也。田逾數千畝。富甲一鄉之內。爲世所稱慕。今夫師弟之際。以道相授。非以利相受也。然東脩之禮。聖人所不廢。禁士之居窮教士以此代其耕而贍其身者。自秦漢以來未之能也。降而逮於今。師道乃至敗壞。如商賈負販之行。較量財賄。視多寡豐嗇以爲去就。甚至從學數年或至成若故。好一日不豐。卽屏棄以爲其人不可教。而富貴子弟。往往以多金羨。視其師。寒畯之子。至以此廢學。不獲進取於世。王考教讀五十年。從游者量其家之有無以爲豐嗇。而志於學者。終身不取其尤者。或助之貲。先生爲王考高第弟子。其設教一以王考爲法。故從學者多。而家亦以此致饒裕焉。先生自奉儉約。而豐於事親。厚於待人。嘗因歲饑。出貲市穀。設義倉。建置義學以教里士之不能自給者。命門人歲主其事。喪妻不再娶無婢妾侍。側日與門人子弟朝夕討論所以讀書

及為人之法學事以為樂事王考嘗曰竭志人已教行不忘者曉峯一人而已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先生年六十九卒於京師其子工部宅中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兆次先生歿後門弟子念先生學行懼遂泯沒無以彰於時乃持狀屬樹枏為文揭諸墓上樹枏念先生父執也不敢固辭爰撰先生教世大凡以詔當世之有先生之責者先生姓王氏諱鼎字曉峯其先自古北口外小興州來居新城數傳至其祖諱百齡父諱建極皆有隱德不仕先生始發憤讀書教其子毓芝成進士於是王氏始大光緒某年覃恩封中憲大夫配周氏封恭人周氏有淑行先六年卒年六十有四子二人毓芝現官工部主事毓荃縣學生女一人適雄縣拔貢生署四川東鄉縣知縣郭錫齡早卒孫男二人孫女幾人光緒十二年七月

新城王樹枏表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四

雜記類

湯潛庵石塢山房圖記（斌字孔伯[illegible]睢州人[illegible]）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歸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常杜門謝客有不得見其面者則徘徊於石松桂之間望煙雲香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書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日歸家卜築將徵於鈍翁之說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倘佯落葉草木苦茗賞歡晏息乎塢中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無相得也鈍翁屬　召入都咸中使從之舍舟登陸千里貴塗遠聞不少倦蓋其有得于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于城西草堂觀其所爲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游不果壬子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爲宗因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既心儀其爲人而又自傷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稱文石乳泉者猶幸得于圖中想見其巖壑靈秀花竹林木相爲幽吟啄時也乃披卷太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蔚然甲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唱和至今覽其圖畫所構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風摩詰在開元天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詞之工猶爲後人所想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亦超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復裴迪比其見慕于後人更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以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置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向敏中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厭之所每稽世故子引年罷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過大禮許赴朝者不失體貌宋之寵大臣臺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焉元豐再定官制繇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任者食有奉支有錢絹羅綿使者有俸錢相補爲侯若提舉之員屬杭州洞霄宮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者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會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因訪牧心所撰志遂按以徵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士大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道士不宜遂及許爲祠錄書之壁籍存其一十四年乃始具錄書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讀之者猶遺日龍星變蝗行有免或以僭罪下獄或自殺其得安享國爵金部里者數人我南宋諸公皆選保祠祿不可得非厚幸然亦其遇實者暮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黨輔孽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強飾其功罪易之傳曰肅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錢塘胡文恭李正民以會趙開持節李陵以右文殿修撰請祠欽沈瞻以集

英殿修撰祛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槪書曰提舉竊
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別矣至于文
公嘗曰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
鴻慶一宮未書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
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　日講官知　起居
注入直　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

朱竹垞尚書杜公釐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
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兼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按誠
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勸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
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
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
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臺灣平捷書至　皇
帝嘉悅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壖之氓靖權畫地
以民遷民之蕩析朕實傷于心久矣茲海澨永清界
外田畝宜給還耕墾者彼工部侍郎世顯副都御史
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
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閩民之艱於是杜
公拜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
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
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
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
戀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釐理復矣自福寧州西
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
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
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戀軍之營三十三

而福建之釐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
涉不啻二萬里巒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憂鮮
公與僚佐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懾鬼嘯于林
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育莫及行則射策以爲報赫
蕉以被體安于巖衣食而不求溫飽志一身之辛勤
勞來安集俾展反其宅商趨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
壑牛宮豕圈雞栖雜闢各得其所甫越歲告成于
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著於南國矣嘗聞周臺時
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
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
公奕續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焉　聖主尊注意
而六部掌其四也公既歸田考諸特未盡易名之典
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
懷聞于公者纂其大綱作記焉

朱竹垞萬柳堂記

度原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
必帖以石也捐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瓴也短垣以繚
之騎者可望即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
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
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萬柳堂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
國政往往治園圃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
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
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
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
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
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
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爵踏盛際

謨護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康公等然康公宣勞隴蜀荊南咸楚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康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康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惟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嘗尊客山東時道經陰隄觀乎康治之迹淸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蘙之則公別業循階以登徑之曲者會降石之嶺上者曾亭之址者書其公顧不治爾專力于是則以治樂公所得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貴者爲致饋病饋以藥貧者贈以金一時抒情述懷咸歌詩頌公壽老又適公合斯堂而請歸里世爭賦詠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事尊權鄙無文獨未復爲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曾猶山會楚雀鳴鳳栖降陸之交公之勳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姜澹園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安門爾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以寧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也自吾之來京師購一硯粗理而不受墨其旁缺缺然吾挾貲以覘人之居則朝至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篤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也今夫伝伝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寧有涯耶曾擇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靈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爲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己有屬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於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竊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貸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世俯而探於山俯而汲於泉煙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寓歡其建也宮室帷帳以爲安鐘鼓旗旌以爲飾鐘鼓笙鼓入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與妻孥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然取之不知其爲誰子與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尚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汎然而若耕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子道則幾矣然則舍人曩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硯固在而子之齋固不特假而有也子以舍人爲知道（得[illegible]生[illegible]物之[illegible]）

胡稚威　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蒲晉之坤阿帶如玦川在州城北紛南涑涑自唐都會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淝合與赴會流以達臨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于河然暹所引本北觀承●舊渠而●善長謂涑水西逕郇瑕又西南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邅所始矣惟二渠源濱山谷得挾泥沙時時帶不能其理久益爲災違徹所以條其飲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子其民宦者史書稱名勿絶至今渠自兩人後閉塞幾變近處不給

瀦甚而漲澤者即晉長會澤所屬陂今以爲湖矣其名五姓湖故瀦渠舜以淪阿溜二數十猶前時入河道凡二一渠積閼沈實既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雨暴漲潰決衝溢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爲虐於樹城邑因賴生業莫有爲容者故肆爲四害凡際有解之人用爲困河東兵備道番公冶淮三年政理孔成菁於大和前軍武太守周侯用循其爲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業安業今數樂坻底釋害事恬猶若未者且解池禁國賦錢唯水是病卸當底績使無廢沈川濱衛桂與禮時之策之要其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利咸曰苟導復之利世世於是計議興導渠左右夫家其田敷奚得及者率戶發夫其非瀕所給而就於河東爲解州以界其守其在瀕者四曰猗氏曰晉寧曰榮河曰永濟周侯董其令分主之以爲始水就先下流湖渠同時乃舍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遵四月成自解安邑爲蒲永濟二百餘里循渠樹防其其儀儀式循式遵而囊家者介其猗氏晃南岸異時水猪入里爲巨浸狂瀾爲蕩乃至底張岸高下鳥五大丈口不可墓合周侯請此益其害如罩陂攻守必險陂隄出隨賈其傍田數十畝之奉其凶門卒社爲上爲其隄渠加倍厚固堅實官吏以時衞於是修點宣家審其暴乎野者出其洽於是者昔若食壤如士壤舊復於田疇儲星恐其方役之費公及周侯道渠所勞其人勿曰夕乾酒肉賞犒今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後復亦道陂復渠其既成而治其爲之

則復修其圮續其患用其利猶起廢育衰武烈均乎大禹子孫斯識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績於虞夏享斯民視遺其繼所爲尤有尚思揚其光嘉昭無休且告繼爲政者斯循之亦克保奠以錫永厥緒毋替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丘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取其文其後禮家士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蓋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遣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有足知古人之善不待去其華而取其實擷其道而遺其藝究其業而遵其名豈特詞章無

足抒發暢說解箸書猶末也以孔子之言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豈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為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為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既載其言而後人為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使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於有為吏民敬愛異日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與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甚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

姚姬傳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乙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　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吳摯甫云余以同治五年偕曾文正公登岱觀日出歎此文摹其狀物之妙

姚姬傳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為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嶺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澂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靈巖為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狀而競若帷張而翠行巖尻有泉　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嵌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為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

子潁約來靈巖值子潁有公事乃偕泰安人聶劍光偕余尋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頹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潁子潁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姚姬傳寧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蹟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賞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瑰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寧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陀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詭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寧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始內籌安惜彼北樓之頹敝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鼐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驗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賞得者非君而何果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迕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書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尚書書快雨堂舊扁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閒或書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鷇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梅伯言吳淞口錄功記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接黃浦亙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衍非洪壯闊疾不足以吐納靈湖關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壞於私後竟不修喉吻淤著湍激差互葑葦叢生高阜平衍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　命會疏時羣情駭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吳淞斷古今爽覽地形以爲徒武康紆吳穿新

渠言失之舊屬吳江全邑以隸松江言失之續運沙村壘千橋開白蜺從湖委於青龍言失之續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涇功甫畢畢不利浚宣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起扶填淤錯咋曲岸惟其寬深無攻故渠巨亭達龍沖發鬼推盤猛涓滄雲解天動不瞬三月水工蕆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楊斷新水光納天種封雲卷龜魚舒號望塘承隄千帆怒發如馬馳野農利晉存徵謠載途公顧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元臣之訏謨吉甫之清風也乃屬曾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曾異之鉅鄉記（曾異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有異之詩文集存）

鉅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薄然自稻粱黍菽牛羊雞彘魚鱉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彌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割然開明如別有天地省釋憂挽思慮不待奔走千歲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排擯之態無至吾前者曠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斬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達世希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強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鉅鄉鉅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然爲賊臣趙盾所阻反爲盾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翻然至是鄉雖曾子數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逮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稍稍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遘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齊昭王也餘侯周亞夫者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夫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志義先後至是鄉夷齊僅得之相視而笑莫逆交云嗚呼鉅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illegible]太假然柳州[illegible]遊記體）

龔定盦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謹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儼然而相嚮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蹄涉之嚄

然嘯弄之則怒涌怒於而虛能逝之則至乎人迹者而窮入遠崖者古陽餘水之遺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好華自入南口安吝十數安吝兩駝或吝一騎嘗古自北來數舉駝與余車肩行時時騎駝街余騎觀余亦觀騎古俗語謂之駱駝前鈴古大笑余乃私數曰若嘗古古者雖時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聚余江左士也使余生宋世且尚不得觀數趙宋得與反喪者相觀歟乎嘗居山關生哉　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偉古人從嘗古來者是處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諸寺居院云爲云自入南口多羅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用寡大稅有漏乎曰大值小值大稅值小稅小值半余數曰皆若是其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險既之隙有間道歸數十處問其民皆言是明時偷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矣邊者之關不平之世能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責凡守關以為險之世有不大騷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入遠嶺道平又五里曰望道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謂邕湖者水反入為邕湖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趣洞庭湖水起則東南入山谷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若秀峽之狀曲實者又宜之至於為月夜設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為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邕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即岳陽也寺今尚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并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二里四方之客過焉覽樓其亭之間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遠其上為樓有道房容數席及臥宿遊於岳陽而遠市囂少塵游亦其境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載岳陽樓壁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說因此亭旁為作楼苑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世後乃增大之云余自少時往樂遊遊入得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壞矣道士李智亮募資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屋亦過舊亭廊旁廡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為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昧與聽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若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為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誕無稽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勝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為仙與抑湖上諸山孫孫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章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人遠之鄉使出世之士有仰其風必將有慨慨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為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為仙耶為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與亭下如往時也

曾滌生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縣東

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舟有事於西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總兵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為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芳齋齋後倚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樟塔迤西少陟山曰鏡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旭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拔仙樓鐫劉氏石鐘山記其上最高峯為叫崗萬象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驅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卡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隔然若劃肝膽而判為楚越抑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事之方其戰爭之際炮震肉飛血濺石壁士氣將困窘若拘囚羈疑眾侮積讒渡江以求達此一隅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環境鼓樂士女羅拜名花異卉嫣紅嫩綠江色湖光呼吸萬里翛然若不復知無事之樂時乎困苦讀者不能作達眾之歡欣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賢者不能作人心之喜慼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益夫喜怒用兵或數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憤憤以死者事皆是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聲色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因為發其凡焉

曾滌生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三年二月十日陷我金陵據為偽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眾二百萬擾亂十有六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月十六日於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口工竣鑱石以識其處銘曰

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曾滌生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為忠義之所萃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為偽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盡殁於難當是時　天子已命向榮為　欽差大臣自湖北躡賊而東至則賊陷已逾旬日又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　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為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為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為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竄我營壘別有粵人為賊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竄賊移據瓜州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寧

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逆據吉公營，設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會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　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鎭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捷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遂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鎭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將士或北援揚州、江浦，諸營報朝，南師夕覆。而城外賊壘環江夏陵，亦無月不交攻，殺傷千百，皆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並稱江南勁旅，屢出北軍。上游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剿，其發敗亦終以此。始至之歲，即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寧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擊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英、建，又遣鄭魁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孤軍轉鬭，累月不歸，饋餉不時，屢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故連日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此困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環地餘里，我軍分兵救浙，不能確救，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敗而不可復。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賞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崩河決，淪析奔死，士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克復溧陽，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出，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鹽糧。及賊勢寖衰，諸酋自戕猜，而濫封賊王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微。長江既清，賊擅置厥後，我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無如何；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此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橋第五巷，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二年二月江軍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將士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軍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寧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鎭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鎭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相屬爲記其顛末。至於歷年戰爭之功，及將士之勞苦保危之實，皆具於　國史，茲不復備述云。[illegible]

[illegible]

曾滌生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焦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晝夜攻戰，露處城下十有半月而未息。余既

痛而撫■之乃徧行營壘周覽所開地道實穿■之
道彭君毓橘劉君連捷曹君學洲朱君南桂相與
將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會合處也某所賊困我之
地也諸君所不能述吾弟又太息而續述之弟之言
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復築
堅壘數十大者與城埒橫以小壘繚以長堤壘石
如鐵堅壁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之初始
克江寧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
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洑
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illegible]等於八月
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
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
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
湖壘而東南剿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黄潤昌等
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築城一壘新
士類皆畏命李臣典數百人回首有餘■其穿地道
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二穴
賊火而入地道崩而盡塞則縱橫冢葬於其中賊或
穿隧以逆我或以毒煙灌以沸湯則隧道者俾倪而斃
者就斃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
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數攻堅之難而遂者之
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屯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
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家而五不常聚一夫暴
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殭於途近葬之衆既盡乃
巨寇遂糾衆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圍者亭午而
偽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
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薄地道以屬之江賊
益番休迭進環攻累晝夜士以作懈■■西畔
雨花臺自空下擊子彈與石礮齊飛多至地道壓層
營壘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傷故殆
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
而勤勞亦甚故其後得疾劇自謂重病精能衰■■矣
用是轉危而爲安者殺賊則病後傷勢實以不起九
帥者軍中皆呼國荃之稱■諸將者吾季弟貞幹也
連捷之言曰李續賓圍未捷李泉滿江連陷江浦和
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
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軍救援江北既解石
澗埠之圍彼適偵知之賊遂借水師連攻四城
江北大定■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
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能起之軍亦
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
丹湖所自出蕪湖之襟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
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軍力挽此關夾河而與
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陸軍營
或挫一夕數起一擊敗屢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
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秋祭夜哭之聲天下之至慘也
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請曰此軍將士奮安危■伐船
江浦城潤者尚少■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
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計而不能
數今存者幸荷 國恩封賞遞秩而殁者抱■■窮
雞鳴山下有賊遺府第一區若爲建昭忠祠春秋致
祭庶以報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 制曰
可黄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罪可稽者造神主一萬
一千六百三十有奇集將者姑闕焉前歷三■■樣
經始於字鼓同治六年中春之友集將葉而新之
基扁田■■豆有■國藩乃述其所聞於諸君者而

眾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實尋茲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珍璆琳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淪在十載莫覓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敵非寇忠義是宣下齊同袍上蒼有昊昊天既懋咸務實錄祚我百戰臨我千艘狂寇所臨刈人如菅浴血厲眾之積骸若山傳拔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豐厲傷巧變偷守益貞獻競首所嚮后土是熱卒收名城獲賜益王寵貴昊漢千載攀香新廟孔赫樂舉新新　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曾滌生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載述戰事又屬余為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境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　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遞擊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蕩平水師皆有力焉余惟死事者之多於吳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股戰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眾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舉未拔斷尸山積或連朝纍月卒不能下或創殘補目僅而收一隅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戰三四日凋耗一二千人曾無於公度欽培於敦合又或支河小港狙守要隘賊以短兵鏖戰追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麾拒輒不得少卻尺寸又或舍卒赴援內岸行師如稻山之役舉舟煮兼於灘湍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湮沒捐軀而不可致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昔時無事欲問數年前艱辛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閱十數載以前若楊公之墨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鞋徒步以赴江西之危又孰能道其彷彿安集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矣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違天亦不敢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衛循故轍弗有常與哉宜晨因時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變之軌今之水師是因承平之時立一時之法率居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若竟不知變若必狃於前事則可乎歟者卽可行乎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義士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若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務使前世之失昔日新而月盛又爲取夫前己守常袜袜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　朝廷既方略之館纂功紀將帥於舊史不復備述戰勣述功藏者之姓者依然起敬又因推論兵事之變化無常用致吾意自是之見爲久而無所偏畏云

曾滌生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逃竄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

國藩方以[illegible]歸里奉　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
團練保衞鄉里法由本團[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於官[illegible]
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為官勇糧餉取諸公家[illegible]
[illegible]之千人[illegible]仿[illegible]元[illegible]氏成法束[illegible]技以備
不時之[illegible]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
於衡山[illegible]於桂東其[illegible]江西省城圍解
[illegible]湘勇二千人[illegible]千人[illegible]公[illegible]率之[illegible]初戰
失利營官[illegible]易良幹[illegible]湘勇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力[illegible]始於此余[illegible]之[illegible]
祠於[illegible]祀湘人[illegible]於南昌之[illegible]者其冬余率　命
[illegible]乃[illegible]湘勇水陸[illegible]人明年[illegible]之[illegible]岳州
之役[illegible]兵[illegible]有湘潭之捷而湘士[illegible]而
[illegible]公[illegible]武公[illegible]湘勇以[illegible]於是
大[illegible]於岳州克武漢下[illegible]田家鎮復江西弋陽
信州[illegible]州又以[illegible]由江[illegible]克武昌
[illegible]五六年[illegible]湘勇之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王壯
武公[illegible]武烈公[illegible]公[illegible]江[illegible]公
公[illegible]湘勇[illegible]北江西[illegible]西[illegible]東等省所在
有[illegible]公王公[illegible]公[illegible]以六七年[illegible]先[illegible]而
[illegible]士者[illegible]多[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
不足以[illegible]八年[illegible]乃[illegible]李公[illegible]命
[illegible]志祠於[illegible]令有司[illegible]　天子許
之[illegible]士[illegible]有[illegible]已[illegible]三河之[illegible]作
李公[illegible]下死者[illegible]六千人[illegible]以[illegible]湘中
士[illegible]不[illegible]李公之[illegible]公[illegible]宜[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南[illegible]第[illegible]以湘士克[illegible]而
[illegible]公[illegible]公[illegible]相人[illegible]江[illegible]

敬公亦[illegible]兵於[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中
外省[illegible]其西北[illegible]
匪於河南山東[illegible]征[illegible]回於陝西甘肅而[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防守山西其[illegible]壯[illegible]公[illegible]入
[illegible]而[illegible]公[illegible]平[illegible]公[illegible]
軍又自[illegible]而南入[illegible]西入[illegible]一[illegible]之人征伐[illegible]於十
人行者近古未[illegible]有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征[illegible]
若[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生[illegible]
而不[illegible]者[illegible]可[illegible]人世之王[illegible]
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亡[illegible]者[illegible]主[illegible]百死而不[illegible]所[illegible]
而不[illegible]者何[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其亦
由[illegible]此死[illegible]君子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
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世之[illegible]也上下[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相[illegible]
自[illegible]其安而予人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者[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人以同[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所[illegible]由是[illegible]人[illegible]其所[illegible]
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九州而[illegible]大[illegible]者之[illegible]
[illegible]所及[illegible]今[illegible]有年而
已中[illegible]士[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者出而[illegible]世入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世不可[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以武[illegible]世乎

曾滌生江寧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illegible]江寧府學作
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illegible]規制[illegible]備六年國藩重
至金陵明年[illegible]公[illegible]而江寧[illegible]之[illegible]

泮池爽塏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宮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為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既竣既周初於無懈冶城山自楊吳宋元皆為道觀明曰朝天宮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靜無為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泰時諸畤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奉而領之道家稱天僭禮實始於此其後稍稍附益乃有采藥奏章符籙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靖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櫛比鼓鐘晨昏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燒焚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為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僭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僭畢神而妻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　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剷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　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胾有定位緌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拔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遂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為之制修焉而為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沒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寧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異以徇物其於清淨無為之旨帝天祈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　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冠冕東南已哉

曾滌生靈谷龍神廟碑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旱者不禜或有旱暵主璧所禱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別四時方色為象土為龍緣有祠廟其後五龍允藏之堂遂作祀事興矣　國家崇秩龍神祭式視號一等王禮自京師以暨各行省皆立廟庚辰奉甘澤時降人蒙其庥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水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毀嘉慶洎兵興祠燬壇宇蕩然無存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雨禁屠之令既弛國藩乃與布政使李君宗羲謁禱

遺王君大錫重建通應君祠靈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拆樓者流稿苗勃興嘉蔬暢茂陂澤步盈魚鱉灌涿歲仍有秋民用寧業於是乃相與營構新廟以報嘉而宜號芬祿至致禱聖無牽取足底祿戢之饑荒買丈之宮而巳並金貸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蓋字林宮貫卑今古歸藏甲紀泐戰禾義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尚存猶爭事輸洪楷之風侍堯訓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郵靈谷寺最其最廢亦無假此大之朝者今靈神廟巍立基路而全寺之觀像名廟之其復不知更待何年易新廟爲乾後賓貲始厥前其舊自今以往奉者百工畢具日新月盛將有無疆不平之舊乎新固守土之吏所宜孫謀求者也

左季高飲和池記

省垣河流上西城階渠道行東入節署南西北阜臺石嵯峨高會例從積石也卑下行泥沙淤石爲大砌爲二池故之舊係明生員黃爲某如湘鎮然鎸碑猶剝蝕殘滅致敵漫漶取考其上識目從耳者竊接於取舊石其要蓄鳳其修度月其色或作華如珠鳩或積潤如星碧則其華也書曰阿伯厈我多矣其有以飲吾人民池從北出少東迤而南繞署後亭如碧三汲降衆當折饒夏則也又南溢堆阜下如出壑口流龍門而西二一楯柴中石起上立數石則底柱然尋射堂東面南構流泊泊注大池中命曰飲和與古之大陸何以異也用工萬九千餘皆親軍力未役一民也用錢五百餘緡使者之贊餘也獨月華工役之征需之聚未暇事也呼民聚飲則緡昔屬勻歸益之鳳爭具乏者或以歲時之器來或手掬而飲若者弱者盲者皆者瞽聾跛躄無不如意之數喪我也記此非之所有事於此者惟其有名辭焉在元氣若並月紀屬某作

郭子尹巢經巢記

非居處文之存或稱巢名會或有舊官稱宮其人自食其力好事而樂於財又見成伯叔子弟力穡學植其衣冠人與無不爲孝不能名者當家也余知其有說焉見人家藏書者必嘗首末稽其四庫總目余遂不得本稿以書見之嘉慶辟後貴山之中家亦貧不能購藏名間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門里書肆考察奚越晉楚之都又無賢豪之因可推聞書余也來僻遠返時有所去去即家人待以食竭而萬物負色言世解包乃皆所購羅列相視某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能謝妻孥厭其事漢衣亦笑吾自悔然性甚不可改易迄今二十餘年來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真宋元來名人真迹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亦多矣其得之之艱爲何如彼玉川子欲拾遺書集之空屋也之之世以余得之之艱其視玉川之賓之又當何如我寫其半於上若讀不能定被因以巢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當其無百方期有之有而儲之不爲己用則反不若不有不爲巢或用而貸藉之居巢欲將壁鵲無巢亦未見其能用也聚書而不讀之而不者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爲守財之俗子而讀之不善斯爲巢家學宗之尤矣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又安見其可貴哉昔陸龜蒙爲書巢入其中不辨其室而卒以得文號同名至今記南國爲世話病下民余子或亦其不責讀書之耗也可無懼乎

鄭子尹梅峽記

吾家所[illegible]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墓等而平，末[illegible]直墓門，山[illegible]此乃環合而[illegible]其中始圓寬，可田可池，無則枯[illegible]直[illegible]不足觀也。初土人[illegible]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illegible]相其[illegible]者植巨木，則[illegible]秀[illegible]所[illegible]且[illegible]山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矣。乃種梅焉。至今四年，於[illegible]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illegible]一[illegible]尺大[illegible]指千[illegible]而白花。一日先[illegible]人[illegible]而言曰：凡物皆有[illegible]天[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性者皆人[illegible]之也。因出[illegible]年其[illegible]大[illegible]。又越年，行樹下而冠已無[illegible]。余因雨水[illegible]之近土者半，失以石[illegible]之[illegible]年[illegible]者二三而[illegible]一或一二焉，乃斫而樹之。樹者又如是分之，因是[illegible]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illegible]於鄉。及庚子，先[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花，明年乃枯，以見木之可[illegible]也如是。今此[illegible]之[illegible]者，皆其子孫也。[illegible]余在十年[illegible]於[illegible]大[illegible]下左右[illegible]五六株，[illegible]之田為方池，中[illegible]而上[illegible]枝[illegible]相交，一[illegible]先[illegible]人[illegible]下[illegible]行[illegible]花[illegible]子，及秋[illegible]冬[illegible]則又[illegible]竹[illegible]。[illegible]衣[illegible]肯[illegible]來往其[illegible]之外皆[illegible]中植者[illegible]則以余[illegible]也。時余出[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今[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竹者，宛宛皆[illegible]化[illegible]然一[illegible]音[illegible]者[illegible]山中之[illegible]能[illegible]乎[illegible]述之以見[illegible]之能[illegible]其性者，皆出自先[illegible]人手也。[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同字[illegible]毛詩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山王子先生祠堂記 [illegible]光丁[illegible]字[illegible]士[illegible]至[illegible]侯[illegible]

自有宋[illegible]子[illegible]道學[illegible]子朱子[illegible]起[illegible]明之，於是[illegible]已[illegible]人之大[illegible]然昭著於天下，學者如所宗仰焉。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illegible]不為[illegible]，有卓然能[illegible]五子之[illegible]者，吾竊幸得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而[illegible]之祀，相望於學，獨吾[illegible]之意，必有其人焉，而天下之士[illegible]然推大之，[illegible]其道[illegible]然若[illegible]山王子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illegible]之季，下[illegible]不仕，[illegible]易[illegible]以如[illegible]因[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其學一出於[illegible]固[illegible]括[illegible]光心[illegible]子之書，治易[illegible]先[illegible]所不[illegible]於四子書研[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若之[illegible]如其真吾道所以異同於[illegible]之[illegible]尤[illegible]其所得於聖[illegible]之精一[illegible]之[illegible]自然而[illegible]於人心，至其[illegible]名[illegible]於[illegible]所[illegible]學者皆若有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illegible]三百四十[illegible]又十二種，始刻之[illegible]者五[illegible]化[illegible]先生刻之[illegible]又二種，新化[illegible]先生刻之[illegible]則為二十種，[illegible]於兵[illegible]宮[illegible]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illegible]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弟先生始[illegible]祠[illegible]之故居，不果行。[illegible]以為有宋諸儒之祭祀[illegible]由門弟子[illegible]祀於[illegible]地及所[illegible]仕之州邑，既久而[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山[illegible]門弟子

之推崇僧館行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曉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董其遺視有宋諸儒爲尤甚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湖南學政城南書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羅君世琨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及也亦先生之遺意也夫

[illegible]禮堂記

物生而後有倫倫立而後有法法修而後有教詩書禮樂皆聖人因倫物之繁而立法度以垂教者也予讀儀禮郊廟邦國之大居處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節莫不明著等威彰示節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踰其矩以是知聖王綱紀天下所以範民心思耳目而納之軌物意甚深矣士之生其時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閑其外有道德仁義之訓以養其中其君子被服雍容敎誼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謹守法度而恥納於邪教成澤之洽習爲王道則禮教之浸淫於人心者久以成風俗豈一朝夕之故歟東周以降上多失德之君下無名世之佐人紀紊而禮意壞然其時朝聘會同以及戰陳干戈之際猶必稱說先王陳其禮以狹得失勝負之數至於執玉高卑俯仰之容或爲其度君子猶以觀德厚薄而休咎之徵亦果應之則知聖王所以定志養命養人心之和平至五六百年之後猶未敷絶尚賴動於不自覺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何其神也漢承秦焚書之後禮經殘缺諸儒掇拾煨燼存什一於千百徒言其於其微矣雖有賢治之主慨然復古之思然文獻無徵抑無以備制作之隆卽其勤勤前賢肄飾經術亦數陳而義失末合而本喪唐宋以來得失之數略可覩矣由是政治隆替時因世運推移遞升遞降然其維持於不敝者治術所以維於苟偷民俗所以歸於澆漓曾不百年盛衰異視亦理勢之必然者歟昔之君子蓋有憂之網羅舊文刋爲經傳以著古昔哲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將以儀型四方綱維萬事使有王者取而讀之由幹以尋枝窮源而竟委則古人所以制治保邦化民成俗之意可坐而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盛治可增拱而致也卽或聖作神徂黃者子犯然日月經天江河緯地乾坤未毀固將百世俟之予生也晚不及躬與斯文之盛少承庭訓篤好禮書遭時多艱澄清無位覽觀時事不遑安居然抱此區區未嘗一日或釋近獲館伴鳩羣經遐遐千古獨契予懷於是始作輯禮之堂取周官儀禮經傳及杜君佑氏之通典江愼修氏之禮書綱目秦蕙田氏之五禮通攷暨諸凡案朝夕紬繹而䌷歎之上窺往聖制作之原下攷百代沿革之迹與昔宏綱鉅然心會以爲善讀者扶其精微綜其條貫則以進退百王權衡萬變而莫消予奪卽後世事變紛歧文質異尚因革損益不主故常然大綱之昭垂莫易曠百世而可知也世有魁儒碩彥篤學嗜古欲崇德而廣業必於此會其歸新學小生辟其品節服而習之優游矩矱之塗治狹肌膚之會亦將由之以弗畔焉余之業此而不厭也含此欲奚適乎書春秋和嘉景畢會天穹然其上地隤然其下山川草木鳥獸森殖蕃

述其文矣然其序次然於以爲易至王事使人紀錄
世宗朝之事先民有作既數日事爲之至若嵇馬鄭
之異同採名物之繁賾音韻瑣以貫通用則近世
小學有好之者非予志之所存也

汪梅村楚寶君子居記

余自知天下不敢以求於予矣嘗有己守分之
識性愛竹若屋宇及隙從友人乞文竹三四竿明年
老竹茁新篁先後次第各森森具凌雲氣不依於於
物物亦無傷損之者以爲介節齒德用自怡悅合於
張子從余於堂竹下譚議堂無異於道也然張子
幸有賢又兄如其從余孫爲集會堂若與山陰項琴
數萬竿一丟數十百頃張子異其友桐書請義於其
中將與余來寫作聘與易若贈答余酒往對數
固不能去張子勿余記之余取其與之詩名之曰君
子居且繫之曰昔王陽明居龍場龍場多竹陽明作
竹亭其所日與其徒講學不倦悠然若忘身世者名
其亭爲君子亭且自爲文以記之其後陽明之學然興
今古而或以爲先生講學自此起也且余聞之切磋
琢磨君子之學也非勤自勵無以自立不虛其心何以
受天下之善不有其氣何以研萬象之善不和不疏其
節目何以爲高一世之英俊而集思廣益道不同爲
謀願張子勉之以無負賢又兄之期望無若余之頹
然斯可矣（此先生自述所居有竹文品[illegible]竹[illegible]之[illegible]亞也）

孫琴西僧看花館記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有一日　天子移孫衣言於
是孫在大丙五年矣兩書居翰林直廬在宮城圖者
多湫隘其可居者猶若或先之於是賃屋相與析其
居之西偏以居予所謂食宅之東也屋南向才三楹
其東南小屋暨廚房屬下餘竹二三五十竿疎風蕭瑟
者出於屋[illegible]黃[illegible]之所其[illegible]也尚書之居此以
擁竹欲遂命之曰食[illegible]齋已而[illegible]侍郎居[illegible]
祁相國[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心[illegible]居之又西入一
門有屋南北向各三楹[illegible]於池而其[illegible]戶其南
宇之西南[illegible]其[illegible]
是以妻子居北宇其南以[illegible]之所而[illegible]
書[illegible]坐以待客[illegible]相國之[illegible]世[illegible]本[illegible]
宗某之壁　世宗時以[illegible]內[illegible]林[illegible]之[illegible]二里而
近而小山[illegible]其外其中[illegible]以[illegible]山[illegible]
之所爲也[illegible]之西南[illegible]居子[illegible]之余以柱於[illegible]中而
其[illegible]自玉泉之山[illegible]水[illegible]而甘[illegible]之[illegible]凡七而
皆[illegible]於池之上于之居[illegible]同居[illegible]中者
[illegible]子皆[illegible]水相[illegible]自子居[illegible]門而右[illegible]石[illegible]山以
北[illegible]池行二百四十有五步以至於[illegible]之西門出門
而左亦[illegible]山[illegible]而北[illegible]石[illegible]池行二百五十七
步以至於[illegible]之東門[illegible]池之中多芙蕖多[illegible]
大者一二三尺其山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松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赤[illegible]子
居之南山有柏四[illegible]一而[illegible]大[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北山
有桂二[illegible]二柏一[illegible]一[illegible]一而[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南山[illegible]
小其大者[illegible]文然[illegible]侍郎[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曰侍郎[illegible]特大今其[illegible]五而北宇之[illegible]有棠
棣丁香合歡之花[illegible]亦[illegible]之[illegible]亦[illegible]之[illegible]
指而[illegible]之牛[illegible]木以侍郎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子[illegible]以名
其居[illegible]之曰[illegible]指之[illegible]而予友王戶[illegible]復[illegible]之
書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之記[illegible]
[illegible]性[illegible]府[illegible]名記人[illegible]

寖之有守也。斯故相仍。前後相稱。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其始行在人耳目。其後則雖智者不得以力取且免。如其致陣古絕尤上計。歷運推不以限民未能忘然。猶其治□之斑斑者。刻石樹之。五違歷殊世久遠猶能稱說其人不衰。若是而虐其民。民發怨如水火詘者□者訐者。不誅而起。俾不得舉其任去。哉□□閒觀草士木卒。遂不能舉其姓氏。有志之君子。睹乎此。其亦可以決所去從也。見故者於市。急欲舅而償容□□不塞者。則□□而去之。若□夫□□□而用之。其美惡之在昔人者。□上下相望於數百年之久皆可於己考。□其得失。是又能自得師之一道也。長白蘇芝半太守。兩守吾□。□□□□民□□然甚修復□□著。著有名記。昉有明洪武初至嘉靖而止太守□其意。□而增之。歷□□任也。□來也。□以出入者。覓見某也。有□□并來。人某也。獨無述於後世勸勵乎。自反自克於二者之間。然求其念好之心以既於實而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非即此意與。爰敘太守之遺人遺矣。是爲記

國朝□□石門縣學田記 [illegible]

有明一代之制。惟學校最爲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能先焉者也。太祖□自□□察天下之士。□隋於秀民之失□。故□制□以造士。使人□其耳目心思於四子五經之書。而□□言厖者。不得與其學官之選。□其廉恥高其廉隅。除□之以賢人長者之德。而使不敢自棄於道德廉恥之外。故方其盛時。□□□務之徒。□自□□□行□□內及其衰也。朝□□□任□因而直言□□之君子。更仆遞起。其□而在下者。柄持清議□□□□是時其□之□□□□之鬱積日暗。衣冠於□□之中。而不能少反。東林復社之日。其流風遺烈。可謂□□不幸。社屋□□□貫以盡。而□□□□於君國之□者。□□□□視死如歸。至不可□紀。董自東漢節義之□。未能與比。盛哉嗚呼。豈非教□之□有以□人之□而卒□不可解於哀者與。 國初□□明制而益損之。其程□也寬。其著令也。□使士□身□序之林。即不□□然自□於□□之外。可□□任而□其正。夫然□學官者□□而□□出。則□拜不□於□守之前。而內或妻子□□之不□。士之□然有□於自立者。常不□焉。而□取□先□□者以先任□其生徒。□爲於□□□□比□□□□然□□□□□末之□以苟同於□而賈□□□□□而□□之其□無由。士□出於□□□筆□所入□□自□而又□其半以□□其力有所不□□□手失業者。□□無所依。往往□列於市井刀□之□以自□。其行有司□三尺□而□□以折□之□□□□伏莫不知。作□□上之所以待士□士之所以自待。均出於□□之外。□□□文□□以□□之。而亦無能□其□也。吾□自□□以□□□起。 聖上□□學官之□□其弟子員士□□浴於□□而□之□□□若亦□斥其□□之□以賢□學官之□而任□後之□者。吾邑□□□□之地□□至今始克有成。予既嘉其有以助 國家長育之方。而增□□介之□□爲序□學校□□之本末以□人才□□之由。使□□者有所□□

□□□乎山

王鼎丞山右校士記

□太行而西。南界中條。北□□塞。□□河□古冀

州地竟舜之舊都故虞文襄之餘烈於是乎在其民好稼穡思遠慮崇節儉耆居稍風俗之醇者自往昔聖清有天下沿明制設行省於太原而以巡撫尊治之其州縣十有九連城百數歲輸賦稅豐饒銀三百八十萬有奇而大同平定遼沁澤東踞太行之脊首尾相屬幾二千里皆依山傍麓羊腸峻坂壘立嶺隘巉巖刻削古稱斜谷峻路曲盤宛轉雲棧蜿蜒北則甯朔代忻山谷高地寒霜雪早殞百卉早凋穹石磽沙礫磽确彌望太原平陽以南地稍平衍沃壤腴區居之十四五然冀土瘠多磽薄居民樸質專力務本惟謹偏僻價歉歲未敢以災上聞中歲所入不足自贍逐末者日益衆不俾風濤之險山海之隔貿遷服賈輒去其鄉而大戶因地瘠賦他省催科或數至八九分於山右則必取盈自咸同以來連年多事京營兵餉暨駐支絀以及本省留防之軍西征諸營之協餉率責望於山右而積欠所需不能遽償或至請謀相加紳衿士者內逼部議外催邊功之緩於垂成補苴遷就苟免於過期斯已矣其不暇計及度支之虛竭民力之拮据者亦勢使然也　今上之二年秋九月宮保咸豐伯曾公由東河總督移撫晉秋明年夏五月履任視事於時亢旱為災已歷二載隴畝龜坼萬井赤立炎風燔日赤原燎野小民無所得食蓋草茹根析骸而爨者瓔茀委壘之會無煙百里之內不聞雞犬聲但見荒墟落月照白骨爲鳥鳶飛鳴而爭食公具疏馳奏請　國言狀朝士聞異以為山右頻年豐稔不虞饑至於此　天子軫念民依允公所奏　優詔報可乃發東南漕米數十萬石帑銀數十萬兩以賑之公復籌款且五六百萬緣　國家費用不貲民捐無以繼及乃手書告貸東南各省其言至痛楚不忍卒讀聞者皆感動泣下爭醵解囊惟恐後時下至傭夫販婦殊方異俗皆若疾痛陷溺之在其身不期而相赴銖金寸帛思效毫末之助於是餽米輻輳饋餉絡繹饑黎全活無算公猶懼民氣太傷瘡痍難遽復前後疏陳數大端曰豁免錢糧曰籌借籽種曰清釐荒地曰併丁於地曰均減差徭曰裁併冗事　上嘉納之四年五月天大雨七月又雨中外大悅咸慶二晉之民出水火而登衽席而頌公之經營荒政嘆乎至遠其功鑄近古所罕觀世嘗公之用兵東南屢摧堅寇所向披靡蜂古韓白無以過及大功既成策勳就爵　天子寵錫告　廟班爵賜賞於是功高與積謗議稍稍興起矣今公一出而值百年未有之災救傷扶羸舞能之命薄海內外頌聲洋溢以視世之拘文守飩自翊爲賢者其器量爲何如也昔諸葛武侯躬冠一時而陳壽謂爲短於治軍今公之治民寀吏超出尋常萬萬而世但稱其武功悠悠之論其不足以知大賢也久矣是爲記 [illegible]

曾文正公　沈彤村論

王晉卿重修子雲亭記

往者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金陵司馬長卿揚子雲爲漢代忠正之士且爲文昌言以辨其誣世之儒者多疑之文章之難知久矣以班孟堅之才之美其分合史記往往不滿子長之旨封禪書所以刺時政也故不列於禮書而孟堅乃改封禪以爲郊祀夫郊祀果非禮乎陶元亮晉室之亡故詩多假事隱辭以抒其忠憤而能詩如杜子美乃譏其責子為不達道鳴呼若二公者其於文章之事豈可以無譏而遂

譏乃至殘戾如此。況其又下焉者耶。司馬長卿果以封禪爲歷德爲文以諷諫取妍於上。則不當於死後始上之。故樹枏嘗獨以此爲尸諫之書。法言稱漢公之懿。過於阿衡。夫稱之曰漢公。而以阿衡況其勢位。孟子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今試語人曰爾勝於盜賊。強於虎狼。則人必不以爲褒譽之詞。而以爲詈譏之語。子雲既爲文以美新矣。而曰劇秦以爲美。是何異以勝強於盜賊虎狼之譽人哉。古之善爲文者。譎言而隱辭。美事而誅意。屈原宋玉枚乘之徒。其所以諫其君而致其身者。莫不皆然。然世之灼知其意者。蓋千百中不獲其一二焉。善哉。班氏之言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誠以二子者。譎言隱辭。美事以誅其意。後世乃以爲實然。據爲典要。豈非所謂大謬而不然者哉。以伊尹之聖。而五就湯。五就桀。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而孔子皆以爲仁。管仲之事桓也。雖賢若子路。不能無疑。而卒死衛國之難。聖人不責子路之死。而獨許高柴之智。若揚子雲者。惜乎不得聖人之論定。然其書具在。夫固有灼然俟之百世而不惑者。樹枏自服官西蜀。即訪求司馬長卿暨揚子雲氏之故墟遺迹。而成都縣署東南隅有子雲亭者。卑狹湫隘。不足爲享賢昭敬之所。吾友扶堂由灌江知縣調補成都之二年。吏民浹和。舉墜提挈。化朽爲奇。有塋無瘞。乃慨然以衛署陋敗。斬材伐石。重拓而新之。凡八閱月。堂楹改觀。既宏且固。十月之初。又易向之所謂子雲亭者。增高二十四尺。闊幾尺。攀登其巔。可以覽全城之勝。工成之日。諏吉妥神。用昭祀事。衆賓翼翼。舉觴歌詩。僉曰。祉哉。君之於子雲氏可謂烈矣。賓退之後。乃屬樹枏述其構之顛末刻之石。並昭揚其志。爲後世之不知子雲者發其覆焉。扶堂名鳳全。荊州駐防鑲紅旗人。今四川所首稱賢吏者也。發微闡幽。意旨深美。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箴銘類

曾滌生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數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為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衡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曾滌生忮求詩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偪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騖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葘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右不忮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忲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憨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愾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右不求 此公晚年閱歷見道之言其於聖賢知命樂天之旨深有體驗而發為韻語實兼衛武公抑戒張子東西銘相輔不啻自箴亦足箴世之鍼砭已也

汪容甫亳州渦水隄銘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乾隆中拔貢生有述學內外篇

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考城由渦以注於淮亳州首受其水田廬城郭蕩焉踰年水宿不去於時儀徵江恂特罪是土乃集其僚佐士庶謀曰州之城西至於鹿邑東至於蒙城渦貫其中若帶然自城以外為保八十有一而在渦南者五十有二是其地於三垂為大且州治在焉渦之北方瘞為河特渦以洩之是不可防也今立隄於渦陰水循隄而東西南之田可得而食則皆曰善二月之吉天地和調日中而承土墳而剛時以興事可以經遠版幹畚築艾獵庸其事大下小上殺仲作其功地防理孫匠人因其勢對波寬緩待詔陳其策監於成憲則罔有愆役不踰時是曰如志其廣四丈外稱半之以其稱為之崇東自支家林至李家灣西自草寺至河疆瀦隨水委宛長千五百八十丈越月求復至僂澴及隄之半南境大穫舉州食之不能盡於是亳人曠然知隄之利也年穀順成衆饒而嬉坊與水庸是視是禁警室昏正乃圖後功自河疆瀦為隄西抵楊家橋接於鹿邑長五千三百九十丈臺亳之竟與渦為終廣與崇皆視前隄富衛其居貸利其食是故任力而不勞施財而不費後雖有水患亳勿與知焉惟　天子惠保庶民恤然若將不及自河始災出入二載所振貸以萬計封疆之吏奉宣　德意無敢不共而恂展布其四體大懼隕越以速官刑當水之始至輒假便宜發粟與錢以急民命大府矜容日有賞賚東隄既成據以入告勳民能事之褒章於　王言明年　省方南國蒙　恩召見曾不浹月遷擢右職遂忝方面無埊之福愧於非據既將去是州遂為文紀其功曰財用基址以告亳之民與後之守是土者而承之以銘其辭曰

河水洋洋溢於南土哀我癉人逃死何所集於中澤靜彼曠野閔茲鳴雁厥匪兕虎是爲大防以固吾圉百堵既興式歌且舞父誠兄勉庸我鼛鼓抱若弓輪磬折參伍明神相之於渦之滸是涸是泳長我禾黍官不失職厥爲民母歲埤增之植楊是樹民得其饒以生以聚用刻此銘俾詔厥後

李次青昭顯真人廟鐘銘

皇帝御阼之十年太歲重光協洽夏六月大旱百川且竭羣禱於昭顯真人上下奠瘞以明禋越四日大雨萬民斯悅迺謀答神庥百其財弗儈卜建廟曰吉民用和協末五月廟成翼翼業業迺召鳧氏作大鐘考休烈不窕不槬弇侈廟法銘之曰

其萬億年永庥用若金聲之罔斁

高陶堂石鍾山銘 高心夔字碧湄號陶堂江西湖口人咸豐己未進士江蘇知縣有集

湖口負山爲縣阻臨大江石鍾山踞其北脇下與城屬自明季城圮更二百餘年莫之繕完莫知石鍾山之爲險者大軍既克九江今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曾公再起視師論奏湖口重鎮宜城以授今兵部侍郎彭公而撤知縣事候補知府岑君達乙縣人按察使銜記名道屈君婦曾權因民之材儲力士之能者遂經始咸豐九年己未四月期而城成洎庚申十一月池甫賊犯四百里襲湖口與祁門援兵爭道山口市樓櫓矗崒人吏鉄沮內江水師副將丁君義方勒兵入保會大風彭公乘舢板從黃石磯來省城守時守兵書攻者十一「然賊固已氣沮宵遁矣一城之被脣江湖於堂與捷廣彭彭且彭公之來也大江昌賈巨

須廢山岳鼎中人大恐彭公意氣益銳卒存此城雖
失天塹之險專於水師閉遏東遣實始湖口歸營湖
口莫盛於彭公高心變數之曰偉夫諸君子之勳也
地勢下江海而秀高陵家者書咨魁者書舉凡有氣
以充之有會師諸君子以興有是役湖口之險以其
是故一城而已而利在國家吾聞丁巳九月八日彭
公帥內江戰船拔梅家洲明日水陸大舉克石鐘山
山洲翼江而壘賊殊死阻傑四年矣將軍蕭君捷三
之殤師屯吳城彭公代將崎嶇拊循併命以規長江
之利東攻即首湖口豈不以險哉今民耕者還其疆
祭者循其壘歎謳之聲與故山無極矣彭公實將之
頌臨乎江城抑猶拊循傷痍呼痛嗟恨思所以居成
功勸來者光輔我　聖清僉曰宜為之銘其在工宣
力者別有書銘曰
帝憂南紀畀斧元戎有覩通誅殲我土邦元戎桓斯
貫纓　皇武伏靖以江疏枯以兩嶄嶄崢嶸阻於
天嘷剪夷斯侍郎桓桓婦山拚揣天壁匪高奪江飛
捷蠢舟於濤懷羞之存忠信之樂執弱說弱而闖不
至川陵委輸阜成方垣昔勞而逮今晉而安匈濤拔
夥舍荆歎吳鑿萬斯仞攸詹畢圖旄旄長靡侍郎其
東阿海旁翔歌舞予同　皇威既宣有建無改作固
於民教勸良宰

[illegible]

楊性農蕩平粵寇頌并序

聖清奄宅率土日月出綴霜露所被靡無不提封版
籍地廣物豐萌生蕃殖苞於五管負險懷慝竊為左
言反易天常舞引扁呂久則附著稍衆屬辜枝非才
曲加含貸未嘗所曾梳衍禽獸躏肆陷跛殺掠人吏
敢拒大順數挫　王師遂乘勢席捲踰湘濟披江漢
曆吳會轉渡河而北以窺幾輔會伏莽之戎乘虛覬
隙相因並起中原千里剿為戎墟兵甲紛紜十年不
解　顯皇帝以反側未戢天討有稽　憑几顧留猶
殷南顧　皇帝紹休聖緒祗承　兩宮皇太后特旨
特任元臣偉懋師干以張撻伐其軍行進止舉不制
於中盪　國龍靈文第收奪失土乘而踣之覆其穴
巢殲刈醜虜殆千億計其餘猶復逋死假息經時閱
歲卒誅王誅中外咸歡　一人有慶乃告　廟飲至
播降　恩言曰猷惟予一二三同德率我有衆徂征顯
有丕績予惟爾嘉錫爾圭授爾鉞往即於大藩爾尚
圖功攸終其有休於奕世又曰猷昔府實無餘乃權
乃算殺我小民罔不伏厥惟艱哉朕其惆繼自今四
方若無虞其巳民乃蘇又曰猷載茲寇對我民民罔
冀厥居尚安輯之哉無任汙萊給耒與牛助之耕俾
終厥畝舊有繁賦其省之稱余咒暨怙亂已彌一紀
皇帝嗣纂洪圖即底康靖妙古論功江漢常武之
業遠茲何遽猶復時勸　清問察民疾苦務崇寬大
燭頌苛以與民休息期於乂而安之凡海內圓首方
足無不含和吐氣卸還方瑞屬殊鄰絕黨之域亦嚮
企踵向化如響時用固我丕丕基於有永臣愚不自
揆竊欲導揚休美昭之無窮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清寧景命　重熙其光遐覆無外　帝鼓高張雨風
長養吳苞莠猥背其亭毒肆猶而狂覺發蠻膂雍延
湘漢每攝其虛勝以不戰乃將千城軍容始壞中營
石隕天幾不旦有杞有梓貢於楚墟如拔彼茅載連
其茹朝則提戈夕猶播書賊瞰其說望風而遁篤彼
猿貅虎矢如雨未竭鼓音流血及殷飛暗鐵嫌張其

一炬若燔飛甍熾無遺字四出侵暴守有完關雄特雄防百夫其身左蚖右豕中時孤軍援絕力竭風雲爲昏雄雞生既穴有江東遂負天塹據荷金湯頓兵其下十萬環攻積以日時師老無功嘯克視師乃命台衡鍚之弓矢令其專征莫敢或伐落彼驕桀有桀雄彥咸達其能桓桓節度功成反手旋復金甌直指鄴阜乃角其前乃掎其後大腹石頭捷通牛首長圍式策飛走悉斬嗟彼枯魚泣於釜中夜望天狗其聲隆隆占言破虜遂成大功猶有遺類負嵎之隅聿展耕牧莫之或渴伐彼精乾如摧朽枯靡有孤魂復泯遺虞嶽無遺蔀聿操勝算隸出萬策實由　宸謨仰承　文母下詔褒曰猗歟　委我克寬大難道映先天亂擾崇朝於燔其師　聖武孔昭天步克清氛祲日消威加有截彼羌其條

宦華鼎瀛海名人頌并敍　宣懿膺字伯龍號華貴州遵義人舉人有文集

夫識高於往者道契乎神法變於古者思窮乎聖若夫人群別於華夷域無匪乎中外論性以合天而契設教以前民爲用斯亦義秉時爲消長道與運而通變苟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斯乎夫虞夏殷周遞代而維伊文周孔形道爲上起哉邈乎華夏信莫及矣若夫秦漢遞降異人代出以云制器亦有專門故平子始地動之儀元室神刻漏之器諸葛創木牛之製公輸修飛鳶之巧莫不勝厥奇思闡其意匠雖雲蒸霞蔚羽儀上國而以非一王之所尚故歷久而傳失雖趦舍髮戴齒而靈性攸同飲血茹毛而食色不異式肇東來之法因西方之奚歷代英君蔚時豈得因而異視而乃靺鞨黑蠻虎視鷹瞵其究也陋於和之失官稱考工而成紀家傳列子之風戶竊燧人之火化羽毛齒革而底於富強列地水火風而羅之四行大無外之規模方寸之容納何書不縱橫而講盟會佳兵而爭雄長斯亦古今之至變而中外之競權也周書鉤輈舌人之說冀行象人之傳述來風往布指知寸既循名而核實皆有精而可徵爰作斯頌以景厥隆云爾

大地運行無偏無頗蠢生上哲異彼殿羅雲蒸霞蔚鬱爲羽儀武功文治稽古則遠匪曰實過實哲孔多昔彼得羅敢北美奇初學大雄繼入身師術簡潛遊毀瑕勝之彼羅冰雪鳥拉松榆關境拓縶四部繼康索倫立石分別華夷水陸形勝百世之基龍鯤繼起曰拿破崙霸圖肇興海上連橫業赤路易好武佳兵滅荷據西取荷連英并意削普小大並侵伐彼之役天厥厥凶全軍無來大功而東盟雄也俯易横而鏡流之光嘉勞而鮮功爲笑千載有始罔終雄華盛頓英所自出少長孤寒母教而立資兼文武杜門御遊苦莫苛政思所變易遍歷其艱莫乃底國建宗揖讓克終孳孳及功成身退讓於有德任人立政版圖式廓咸康第一傳之令辟爰尊負重合日南北白晉舉兵任偉麥克果厥強鄰鞏固基復五世今茲克享天祿畢司馬克實茲相君孫沈大度獨茲一人大俠士字網羅虎臣弱法強晉保茲令名毛奇皷皷用兵若神粉版白異介豈擅横目無彼敵胸有甲兵出其諸餘凌美國孫專門之學遠茲古人殘敵之局雄冀尸之曰地亞士攻奔置樸諾諾衛前事之師不幸而中厥智乃奇歸說列國顧而克持民政卒變靈恥有基登庚辞夸於國異神觸久而定力覆軍纘靈蠻揖尸視亦宜雄多利亞女中之實道尚上國海上爭先

曉暾輪[illegible]利盡東南持盈保泰匪[illegible]勿怠全有印度
堅白勝里君德巍巍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衍則克哥朱利恩頓
實創公法萬國合并曰性曰例輕重斯稱[illegible][illegible]弗平
大局弗鬆匪徒猜議實事則[illegible]守而弗偷[illegible][illegible]於性
曰富謹頌始造輪舟曰聲曰明[illegible]斯泳斯游水火二力
節宣其流萬里航海心與目謀聖人可作不廢厥猷
鉅云刳木亦既方舟[illegible][illegible]底斯美國之彥亦既行水
毋乃[illegible]旱山[illegible]煤空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輪車之利行遠斯見
權利是牧富強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貫[illegible]息千里
實[illegible]其便可以好奇泰西[illegible]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漢斯在
[illegible][illegible]究居近於寒[illegible]大[illegible]天荒易[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
為墨瓦南再得大地曰新[illegible][illegible]五洲之名於是列[illegible]
條[illegible]之俗[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冰寒於水
青出於藍[illegible][illegible]大利亞別有一天[illegible]利瑪竇泰西之英
亦有同志湯南懷仁[illegible][illegible]東來學精天文七分六日
朔虛氣盈貞元[illegible]運佐世名臣[illegible]學千古始[illegible]命名
氣機之用創自高斯卞和[illegible]則[illegible]則[illegible]奇吳斯[illegible][illegible]
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利因心是師牛頓民者[illegible]通其[illegible]
至於瓦得童年而[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笑其迂卒通[illegible]妙
實聖是希乾[illegible]二[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利[illegible][illegible]法尼
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理[illegible]推其餘但氏[illegible]氏[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里之[illegible]
[illegible]息文[illegible][illegible]利天下神化[illegible]宜出[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神道之
思[illegible]所及奇而不奇始化學者曰[illegible]而司[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
原質是[illegible]質點相引[illegible]力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陸山[illegible]之而始
[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遺曰布里克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
加之大熱或[illegible]空氣化[illegible]元質分界既定大含細入
亘古未聞[illegible]於聖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彥命世之英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克[illegible]乃心功[illegible]與二[illegible]不[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林

兕[illegible]華夏冠冕[illegible]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立高山景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常勒銘 [illegible]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在嘉慶初川民賊呼并[illegible]南山是穴是[illegible]天兵四[illegible]北合南[illegible]公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illegible][illegible]停[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死士百人[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攻[illegible][illegible]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死以[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星[illegible]公[illegible]天[illegible]十[illegible]岳[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肉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功忠誼不回　帝[illegible]公[illegible]封[illegible]可[illegible]武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陝甘子亦開府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亢以[illegible]元臣來[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illegible]余其勳功[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illegible]里帝錫[illegible]形在[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加[illegible]冠[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始百戰如公以[illegible]下[illegible]凡百有位視此[illegible]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敬像於室事之若存以像之數不能得於古也乃[illegible]其[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為之贊且[illegible]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間[illegible]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尸之[illegible]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猶不[illegible]則恐天下之人[illegible]有[illegible]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illegible]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illegible]有[illegible]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illegible]為先人乎嗚呼禮有[illegible]於古而[illegible]於今者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可也於[illegible][illegible]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

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毋厭尊今無厭尊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傷也歟哉贊曰

閩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恭城君常州監門恭城君之歿命摩莫安曰從今歲毋傷舊官祁祁守禮艱援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嗟子惟一折妻弗惜曰樂母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論家燒於東京寧於庚申官於合肥嗚呼孝子今華子旨不予能旨僕亦罔如子曰有如我母之儀

莫子偲王節母贊（莫友芝字子偲號郘亭貴州獨山州人道光辛卯舉人揀用知縣有郘亭遺文）

王太夫人方氏子懷侍郎茂蔭之祖母也年十七歸歙王封翁某封翁遠賈于漢河五年不能歸而卒太夫人年二十又八耳逮事祖姑十年事姑三十年撫子婚取有孫而子婦卒又撫孫及就傅數十年極事畜勞瘁情理當太封翁初卒翁之昆弟會族人書二百金券付以資撫孤迨子將冠卽還其券卒居尺不出戶行不履人跡食不兼人餘湯餅之屬不與人共釜爨人咸笑其迂與姨氏親炙惟見于堂不入其室王五六十猶然外家中落書家討窘促時則力夜作易升斗以遺父母姊妹四人不能自給者必量力資之六十時給將建坊曰吾數十年飲冰茹蘗初不知有此類事唯念念惴惴有差失他日不得爲神耳茂蔭官戶曹歸省誡之曰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今不及此今天相我家汝宜恪恭蜜慎無躁進無營財賄吾願汝毋忝先人不願汝躋顯位致多金也卒年八十四贊曰

貞媛懷清冰蘗在躬其操白般苦蓋罔或不同唯太夫人禮意性得別嫌明微動契聖則孝于姑祖始有子真孫一瑣悉篤摯若未大遠於人不食殘餘不踐履迹需餅不共釜爨不入室人皆怪其迂而守死不忒神契有在太夫人有言吾苦節歷世初無此類如懷惴惴稍差失其日不得爲神猗古王行忠孝貞烈匪迂曷聖聖乃獨絕獨絕之精誠如神明然人而夙爲神而朔不完有孫名動許國貞專爲國柱石臣康答太母歟

辭賦類

張皋文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岡之奧館有方之幽林夫其奇瓌譎麗起絶列嶽蓋象寫名區闔風方丈蓬萊又其幽局宮別杳冥冉旭疑霜仍雪自太始寧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陽浮邱棲其巔軒皇鑄其鼎玉女洗其丹觴羲翔其林芝英挺其阜子熒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越昇因往探焉故復覽縱嗟朱漆冥尋然於高則府霞花之崇於奇則蜚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能觀方佚承解擬詒神境故敢託篇翰以詩勝概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親蓋闕如也

適區中之隘陋兮脫塵霧而神攄行周覽乎人極兮精將戰以馳驅羌忽莫可擠集兮奄息汜濫舒節乎三天子之都覿吾靖夫容興兮規容成之高臺攀浮丘之袂兮撫宴匵而上迴遵岑呼其块圠兮經夢掞以延矚兮綴眼以擁天兮壓砣嵬峗以顛谷寶霓翔翱以清霧兮從容而翩翩以相逐時固

來[illegible]乎黃山也。[illegible]丹[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忽[illegible][illegible]間而若[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已。心[illegible][illegible]而上[illegible]兮，目眇眇而無[illegible]。何[illegible]引而[illegible]去兮，[illegible]不可乎[illegible][illegible]夕。信徉於[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仲[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兮，佁[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回，[illegible]既[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然[illegible]除子[illegible]然。雲[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太陰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互折兮，[illegible]飛[illegible]以高[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兮，有空相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相扶[illegible][illegible]車。[illegible]以[illegible]行兮，狀[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無見兮，[illegible]天因之不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百[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上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子兮，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清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休。[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室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出[illegible][illegible]之室[illegible][illegible]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定氣而回[illegible]兮。[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而刻[illegible]兮，上洪[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下[illegible]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不知其所[illegible]兮，[illegible]空[illegible]而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林[illegible]天[illegible]石室[illegible]以高[illegible]兮，亢[illegible][illegible]乎[illegible]吾止之[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兮，心[illegible][illegible]而不[illegible][illegible]穿[illegible][illegible]兮，上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亢亢兮[illegible]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一升[illegible]目天[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右[illegible]兮，[illegible]天[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亢不[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天[illegible]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交[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半[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而[illegible]夫容兮，[illegible][illegible]門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往往高松[illegible]石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走[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兮[illegible]末目[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門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是[illegible]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則兮，回亢[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二分以[illegible][illegible]兮，目[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御立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迅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刻[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工[illegible]回[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立兮[illegible][illegible]影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而[illegible][illegible]神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下[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illegible]而[illegible]天[illegible]兮，吾乃今日[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吾下夫[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而出天[illegible]兮，乃[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寸[illegible]兮，[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宮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兮，[illegible]元君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巨[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人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相[illegible][illegible]大參[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佯[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交[illegible]巨[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御[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作[illegible]目之[illegible][illegible]巨[illegible]高[illegible]於雲外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女[illegible][illegible]妙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長[illegible]之表[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岳岳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卒[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中[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夜出[illegible][illegible]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起而[illegible]天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宕[illegible]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兮[illegible]

[illegible]岡[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斜抗星以回瀾兮紆[illegible][illegible]折數以[illegible][illegible]圖宇[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灌其[illegible][illegible]匯而[illegible]洞千里而無[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外環於是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注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淵淵其交會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怒起而涌出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迫[illegible]而復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光而若滅兮[illegible]化天[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以出入兮[illegible]若[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變三山[illegible]遠[illegible]在水下兮[illegible]不知其所[illegible][illegible]中起而[illegible]有兮又[illegible][illegible]石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怒而[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不可乎究[illegible]於是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容[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直[illegible]天[illegible]若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旭旭天[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仙[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丹[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神[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高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遣逝兮厭[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兮石[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我[illegible]琴兮（[illegible]江[illegible]字[illegible]匡[illegible]居山中）[illegible]素女於太[illegible]山[illegible]更[illegible]而赴山兮流仙[illegible]之泠泠[illegible]吾有此[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友而為[illegible][illegible]松[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門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氣[illegible]乎[illegible]東[illegible]日月之精[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虹之采[illegible]左[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精兮右[illegible][illegible]雲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待兮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氣以呼吸兮[illegible]五采之[illegible]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自[illegible]

[illegible]集文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illegible]其[illegible]略非昔者居方[illegible]別[illegible][illegible]沐浴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聚之意也乃復[illegible]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賦云

丹[illegible]之南[illegible][illegible]之中有[illegible]山[illegible]是曰三天子之都上[illegible]斗起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於近作[illegible]陪以大[illegible][illegible]以匡[illegible][illegible]江出其西[illegible]江出其東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走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防[illegible]理[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若矢[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迴[illegible]石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此者[illegible]百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會[illegible]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合[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山江[illegible]其大勢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形[illegible]互[illegible]均若[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高則上出[illegible][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空[illegible]下天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昧不見太陽乃有因[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其石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積[illegible][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百怪千[illegible]若有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單不如其所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不見天形[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匡[illegible]方几[illegible]於其[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若[illegible]守以六丁[illegible]乃[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周其宮址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illegible]几[illegible]高[illegible]夫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丹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自出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几[illegible]紅[illegible]交[illegible]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宮其上[illegible]有仙[illegible]石室[illegible][illegible]之池日[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左[illegible]天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昇仙[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方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兒[illegible]其石[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互[illegible][illegible]

翔相逐其谷則乘龍老蛟[illegible][illegible]洞[illegible]千[illegible]風入冬夏
[illegible]雨[illegible]扶英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丹[illegible]中[illegible]是曰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芽乎[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貢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集[illegible][illegible]空
流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分於[illegible]則仙
[illegible]岩[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丹[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錄
卒而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徐池未已[illegible]乃其本則有木連九
[illegible]神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桐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桂[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叹文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重
[illegible][illegible]羽[illegible]既[illegible]御日月中[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叫[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幹出火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下乃有白[illegible]若
紛素[illegible]元[illegible]山國一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從[illegible]來[illegible]牟[illegible][illegible]
訌[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半
蔽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上乃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列仙之乘[illegible][illegible]流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引[illegible]封[illegible]若[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其松
則枝[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然不見[illegible][illegible]奇[illegible]易[illegible]視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下乃
有琥珀成[illegible]伏[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
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菲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可紀名[illegible]有大[illegible][illegible]
連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回芸赤砂石乳[illegible]芝九[illegible]石
[illegible]之花千年一[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未更若乃[illegible][illegible]丹
杏[illegible]果杜[illegible][illegible]死[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木[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芳[illegible]
芬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乃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足
庾[illegible]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征[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悠[illegible]留[illegible]目不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恐若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呼[illegible]七[illegible]於[illegible]天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旁年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
之所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昭[illegible][illegible]
至[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在水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天
紀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先十[illegible][illegible]五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
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生[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
[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illegible]杳天[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八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文
[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石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刻山
封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分[illegible]
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亦[illegible]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
[illegible]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步[illegible]刻世[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法代[illegible]代工
曾[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好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使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古人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曰
[illegible]今[illegible]圖[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百川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神上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作[illegible][illegible]立以[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冥冥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蟬蛻若翳若陰似柔搆實窔不可見風或衝遲規旋或直出介入或奔而忽往或闔而不翕或圭組紱紱或瓦碎冰澹纆纆細縕結繹續紛馳而望之若異顧呻吟並出頭首目之纍華卵而察之若慈母子衰回還輕煦迭而相分何分餘之足算豈金鐵之作飴振藝林之軌塞道帙軌於秦漢嗟作者之難親信知道之實希寧寢穢而咀蘊翦越蕪而同歸

張皋文七十家賦鈔序

凡賦七十家二百六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辭奧旨備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辭者皆不與是錄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慨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漻漻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明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谿谷風雲霧霿霆震寒暑雨則為雪霜則為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蟺蛸發谷晏實動轉於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鬭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為言於是錯綜其詞回牾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為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熸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旨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偁並名為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漢之士祖述其事厥賢登叢然其能之者為之蕃衍寫審其體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趣宕佚放者為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翳而不覩宣而不戴肆而不斮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為也與風雅為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霾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為之其實也華然其文也縟而使反覆其物樸指究旨詠其義發揚於物芳芳乎古之徒也則志決理筦論以為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為也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畔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為之章約句制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於物無擇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為也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而不可執循有極伏有度頭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前其數也務其而神與為之變則司馬相如之為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斂入窮出以及脩其疑蔑隱而黃之控也其數雜石礜而畏乎其無垠也張衡時時境若有餘上與造物為友而下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其精也不及王褒張融為之俶詭結撰倡予踔括而傲能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乎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氣豫而無延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為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為之博而不沈肆而不華遠扮為而不可止言無端涯恍以為質以天下為郛郭入其中者眩瞶而無所之則阮籍之為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放其言也迫而冥恩之辭也其嬉律切蓄斂紛恍則曹植之為也其晦自宋玉而協其銜撫其牙摧其本而抑其末渟蓄之學者相與

尸之率以貪古措搢乎茂緒墨易規矩則使之徒也不措於同不獨於異其來也皆其任也夷攷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於張衡曹植嬌嬌乎振時之傳也以情爲裏以物爲采錯雕雲鳳琢削支弊其體承而不可忘也至乎其氣煥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摯抑沈鬱詭絡經典其蹟亂浮宕而聽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遂物而不反始緣而駁絆俗者之圖而古是抗其言清渚而不背於塗堅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矱嚴則體雄遊固之所引銜而甚僭情乎拘於時而不能辭然其志遠其思哀其體之變則有矣後之作者觀乎其未之間也

汪容甫廣陵對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翰大興朱侍郎於儀徵侍郎閣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會見朱育對濮陽興舉其談治及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居于此實而多聞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語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則四方又有昏瞀之疾彼會稽記十不覩一何足以辱明問雖然問不如而言不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策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于高麗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丑首于歲爲節氣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惟其求之人事稽其盛敗之迹比于會稽其庭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錫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覆強秦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怙心莫敢先發其有臣臧洪吏無屬于興而義感邦君結盟討卓并驅偏師以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蒙塵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輩摯義旅倚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籍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榆謀京口既克建康偪師獨進凶族蕩覆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勤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援人單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率募義勇盡翦先賊斬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雖肆人倫道盡唐朝陳劇唐祚將傾其有首引江淮擧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浚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擧兵匡復殺身亡宗以報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勳實賁之敬業既心在王室又以義聞人之從忠孝存焉待事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屯金陵王氣固忠臣實中曰兵者凶器書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擧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稍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兵謀之始觀形于千里兵曰晚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遽料其心

而償責之歟春秋責反經書毋罪未至推斯義也蓋
與日月爭光可也昔韓曰書顧卒闕之曰舊祖自
行與兵宿衛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
有前代餘親不榮身事二姓擁兵守孤城孤援絶衆
扶衛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
世宋世雖冀元兵南侵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
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三宮北遷
而猶留前使勇氣益厲忠誓于發憤守壘于墨翟則
李庭芝姜才據城百戰國士寡亡也書明季世流寇陷天
南都草創姦人在朝方鎮擁命國勢殆哉不可為矣
其有上匡闇主下控驕將內調諸帥外禦強敵之外
抗天兵竭忠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蔡命封殉
效為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置
為重鎮使萬民食其賦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
川渠所輸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日有變進則可戰
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
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興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為
子其閒由是言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傳曰卑哉
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
吾乎若陳鄒貴氏世有死節之臣獨其門地不興人
伍今闔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淪無若廣陵者後之還
者式其城焉可也抑開之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
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此數君子者以劉裕武牧
有職功鄰公名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
奔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其民屢弱不可以卸戎
寡若其建名立義多守土之臣又廣陵所謂外本
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
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

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僨辱而身全者下也必
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猶有人焉孫策用兵仿
佛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奉十倍之眾叩城請戰
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靖江以守吳蹙西略
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為之也金人乘百戰
百勝之勢扶穀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
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由是開府山陽屹為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
之戰為之也李全寇京東以為解靖康古以為索虜
賊帥臣厚索東睡作亂作數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
假貸虎既遂陷州縣進薄二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
趙葵建議討賊身自其事督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
長驅殺賊晉錄寇平以揚淮增復為王土十載圍亂
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為之也三者保境禦寇之功
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荆堅強虛易寇所侵元
州有其七個國南接目無晉矣趙元以北府之兵還
徐揩陳使數十萬之眾崩時潰推蒸因以亡由是再
復洛陽進單論國威中振書曰武則淝水之戰
為之也開皇平陳賀若弼韓擒其十歲已而猾彥
獨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
人咸建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會
其貌將由是陳師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
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為之也朱溫據有大梁并吞諸
鎮恣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曾是時淮南不守錢氏
為氏必不能自立楊之兵力禦于前敵地廣財富則
朝北揚行密朱瑾狹計攻殺其上將偏取衆將
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國士傳世樹梁
之亡不能得志于吳則清口之戰為之也夫晉之襄

秦吳之眞梁皆非誠也然專一國之命[illegible]積于兩陳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襲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illegible]廬陵有功若夫異人間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留猶未盡焉其事之不著於廬陵也則猶備言之[illegible]之際常侍擅權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闥[illegible]心[illegible]諫於宦官仰觀天文傳其建議之具逮并陳其狀而漢祚亦衰同姓之臣眞國[illegible]屬乎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義盡心禦衞及戎卒犯闕石頭失守雖倡凶賊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違面發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後成篡橫東頻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竟之以死比干之仁也廬陵既居武當烟爲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illegible]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横江主帥既殺官軍[illegible]飭而附[illegible]之下一城獨完苦身竭思以[illegible]社稷中句晉之[illegible]也黃巢稱尖京師僭稱大號秦宗權[illegible]于[illegible]盜起[illegible]州建號唐之政令不復行于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建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既會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于位諸侯宗廟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跋梁宇內[illegible]然當履[illegible]食發方平于[illegible]數其罪而責之夏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若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於遠保公議又之[illegible]也故廬陵白明以前號在荒

[illegible]其時人士來圍於上區恭儉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二代[illegible]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illegible]于天[illegible]者先民有作[illegible]民以書之此亦才之至[illegible]已至若政事法理[illegible]乎民生文學道[illegible]立言不朽至[illegible]則[illegible]孝子貞[illegible]一王之行[illegible]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illegible]存士者既皆[illegible]之考其[illegible]則如彼辭其人才則如此[illegible]秉眞[illegible]以[illegible]止[illegible]君子尤[illegible]夫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乎子[illegible]之[illegible]陵也[illegible]而[illegible]可[illegible]有[illegible]古者[illegible]之官[illegible]道方志以昭[illegible]王[illegible]則夾王[illegible]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illegible]也朱言之[illegible]何足以當之中[illegible]不敏[illegible]而[illegible]是篇[illegible]方立西[illegible]山神[illegible]并[illegible]石[illegible]于[illegible]人[illegible]

以[illegible]人有石[illegible]文

[illegible]山者相拒之下[illegible]紀之時[illegible]以[illegible]霄[illegible]雲[illegible]而[illegible]祀[illegible]上下[illegible]示[illegible]與生民故有[illegible]會其[illegible]神[illegible]其西后[illegible]以[illegible]祀以兵[illegible]其[illegible]制[illegible]有[illegible]世歷千祀[illegible]畫以[illegible]元[illegible]星宿[illegible]始四九[illegible]之[illegible]西[illegible]其下見夫[illegible]宮[illegible]并目[illegible]神[illegible]承日[illegible]託[illegible]之[illegible]云

伊大化之[illegible]一氣於二氣[illegible]精[illegible]而上[illegible]方[illegible]而下[illegible]神[illegible]於并州配少[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西宅而司[illegible]於時白[illegible]受[illegible]芸黃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乃[illegible]本反始百[illegible]百[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生[illegible]之祀[illegible]致[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卜[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交雨[illegible]是[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時[illegible]

陛堂防出坎入宮一陰一陽西則廣達高陛遊迤洞
達八明九達方軌[illegible][illegible]詭[illegible]降勞[illegible][illegible]南則崇
山嶔崟結霓[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累易曲嶸宛[illegible]峯[illegible][illegible]藹
樓詭達[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句胡[illegible]拔巨[illegible][illegible]際[illegible]鳴紛駐夫
容[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綺徐日月[illegible]其房的皪北斗而為旋北
則洪水[illegible][illegible]太白所[illegible]濘溉[illegible]路異源同[illegible][illegible]錯[illegible]
磬琥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紛[illegible][illegible]規[illegible]高[illegible]華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淳絲紆屬[illegible]留旬火湧[illegible]誕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障寸
卻奔[illegible]韃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乾天[illegible][illegible]外[illegible]乃[illegible]曲面勢[illegible]
極數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冒萬象一含枝[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亭
亭若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比[illegible]
華洪紛[illegible][illegible]內而不[illegible]順牙[illegible]而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速潰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倏作[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拆宛[illegible]雲[illegible]上
則角[illegible]崔[illegible]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四八六環己共戊[illegible]累重
壹[illegible]互[illegible]填上下劃[illegible]東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鳥遲於清[illegible]見
陶羽之[illegible][illegible]平晚的[illegible]無[illegible]有天命閶風之千北辰
鼓[illegible]之[illegible]帝館也乃[illegible]紫宮太室匡[illegible]十二以為[illegible]
宮承龍心於明堂[illegible]壁[illegible]於上[illegible]高閣有[illegible]關以視
[illegible]五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崇[illegible]闕中企流火[illegible]冬[illegible]素[illegible]
於桑榆[illegible]青陽於谷風門[illegible]沙以光[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而[illegible]
峙承駿[illegible]於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以紅翠五[illegible]我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霄[illegible]以容[illegible][illegible]星金城[illegible]閣重[illegible][illegible]以大朱星以石
階[illegible]乎若[illegible]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紛治又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翅而參差於[illegible]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回於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晉[illegible]達[illegible]而為正殿[illegible]貳抗梁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奔[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柱而[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折而[illegible][illegible]
拚[illegible]紛糾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華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而
[illegible]琪[illegible]支附而[illegible]合[illegible]遠[illegible]以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累而相[illegible]

陛[illegible]衡[illegible][illegible]流負附明月不[illegible]官宸[illegible]華[illegible]棄[illegible][illegible]
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閣以碧[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春井會翠秋[illegible]
重屋四柱[illegible]以[illegible]揭[illegible]柱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垂[illegible][illegible]
四[illegible]坑[illegible]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巳交午[illegible]皮[illegible]與方連錯[illegible]
互於[illegible][illegible]要有牝皮牡瓴[illegible][illegible]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
流[illegible]發天光於幽明[illegible][illegible]延而孕奇[illegible]太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金支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光[illegible]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回[illegible]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狀[illegible][illegible]
所[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而速拼飛閣以仰[illegible]心[illegible]恰而
[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
魂[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度以常羊又[illegible]扎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朱[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正位方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壹之威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延昭明三辰并[illegible]光於[illegible]會[illegible]衿
約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雲威[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若存五[illegible][illegible]推入神[illegible][illegible]句芒
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紅光所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衣以[illegible]
[illegible]方皇[illegible]野而[illegible][illegible]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八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風而為衛於[illegible]乃有[illegible]房[illegible][illegible]閒宮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宇[illegible]項[illegible]門[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玉女
[illegible]悅而[illegible]代金妃[illegible]秒而參伍大帝之[illegible]于[illegible]與[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延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柱[illegible]爪[illegible]牙[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扶[illegible]
履則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仄拾[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以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果[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野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illegible]之宮
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天[illegible]杳冥日夜出[illegible]
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衡奔象[illegible]芋[illegible]逕太行恒山乎堤碣石或斜風[illegible]密蚪結[illegible]立左角右索[illegible]羽[illegible]厥[illegible]倪有於邑或[illegible]奠[illegible]屈[illegible]羽[illegible]芒遠[illegible]况[illegible]明銑光或神[illegible]鬼吉[illegible]造象太[illegible]赤荊麦[illegible]貽厥[illegible]陷若下[illegible]或[illegible]約[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明昧[illegible]怒如有思[illegible]回[illegible]或[illegible]物[illegible]土[illegible]賁星[illegible]芒[illegible]然後沖[illegible]保牧華[illegible]神元[illegible]象太[illegible]安[illegible]疑[illegible]母[illegible]其左右則飛[illegible]流丹中度仙[illegible]君[illegible]赤文守以六丁五千二[illegible]元上[illegible]光厥太元[illegible]原赤明神[illegible]百二[illegible]黄[illegible]非[illegible]元倉[illegible]名金虎白龍參同元英先乾[illegible]後坤[illegible]形真[illegible]符[illegible]乎[illegible]有馬明[illegible]羊[illegible]子先[illegible]公[illegible]明自然西阿[illegible]而[illegible]而飛而[illegible]鹿以子[illegible]芽[illegible]龍而[illegible]信元方[illegible]而[illegible]毛女[illegible]而[illegible]列仙之牧宇[illegible]上於諸天於是[illegible]道步中唐[illegible]四周而[illegible]回皇乃有沆東消[illegible]新[illegible]至望[illegible]之虹梁[illegible]雲漢之[illegible]其東界全[illegible]於西[illegible]成[illegible]晶沙[illegible]星[illegible]首[illegible]尾[illegible]外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朱[illegible]頭四目甲作[illegible]黄[illegible]聖母[illegible]保[illegible]歌[illegible]若乃[illegible]石之府[illegible]夫[illegible]香祭器[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作[illegible]分[illegible]古[illegible]共[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名木則[illegible]貞木守宮[illegible]虎目白[illegible]赤[illegible]奇[illegible]扶[illegible]則天[illegible]作[illegible]句[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中[illegible]風[illegible]字[illegible]太[illegible]元

[illegible]星[illegible]支[illegible]奇[illegible]於九頭何周[illegible]有[illegible]火[illegible]伏[illegible]成[illegible]珀[illegible]神[illegible]華芝[illegible]于其下[illegible]則[illegible]二八[illegible]白[illegible]日[illegible]有[illegible]狂[illegible]千[illegible]九頭[illegible]伏[illegible]行[illegible]孔乎其上竹[illegible]以[illegible]扶[illegible]冬[illegible]上[illegible]中[illegible]曲[illegible]外[illegible]先目空[illegible]同[illegible]則[illegible]布布[illegible]青[illegible]果[illegible]則黄[illegible]赤[illegible]母文[illegible]辛大若[illegible]胡千年之[illegible]九節之[illegible]君[illegible]舌[illegible]未[illegible]果則二色之李五[illegible]之[illegible]支[illegible]君[illegible]日[illegible]文杏沙棠[illegible]甘[illegible]若[illegible]房而[illegible]丹[illegible]而飛[illegible]百物[illegible]青形[illegible]芒[illegible]天地[illegible]大也惟[illegible]山[illegible]其[illegible]元黄[illegible]厥[illegible]負反[illegible]於西[illegible]六[illegible]而[illegible]九六而[illegible]五百而光[illegible]是以[illegible]視二而并七[illegible]生而[illegible]鳳明帝[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明[illegible]於[illegible]光[illegible]元[illegible]而若一於[illegible]　大[illegible]命開[illegible]若　聖祖下武配京[illegible]龍飛之六七[illegible]神[illegible]而時[illegible]以[illegible]上[illegible]而下[illegible]而[illegible]於天[illegible]皇[illegible]其光[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見有[illegible]也[illegible]作[illegible]曰[illegible]宗居[illegible]兮[illegible]兮[illegible]神[illegible]兮[illegible]元氣今[illegible]世兮文而上文

[illegible]定[illegible]王[illegible]

燕昭王登岸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或在左右。淫雨久積，溝洫汨汨，洸洸泱泱，萬民蹙頞，嫚風怖人。大川生塵，瀰瀰灑灑，遏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蓋其車，下不通清渠，百里壅塡，七竅不得以通。舒萬民觖苦，於是王乃凭臺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隔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蜿蜒於山隅，繼縈結乎城隅，復星辰招[illegible]望，郎之溫溫，愛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明觀手而盤挐，忽復吐其靈芒，手攬之而離翩，乃闔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是燕國之徒稽辭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習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瞀者遇之而精，朝不慧者遇之而敏，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聞，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氣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蓬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侯休先王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群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渺渺兮不諶，貽乎無始之鄉，噫乎自然之域，巫易招之不能降，馮相襟之不能息，接踣之而如負，求聘焉而無質，嘗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殿，皆兮若海鳥之縹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觀，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恥，使欲求之，輩代焉而形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御鼓其心，令闔孔嘉殆醉道樣，兼飾雲霞，滌二帝之制作兮，屬三皇之所華，震王之神，翼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登臺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夢燕女，不若斯氣之翔蹈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縹緲於宮。王曰：善。遂率群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龔定盦戒詩解文

予幼遭厥心疾兮，背吉祥而嘗嗜，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閟，民莫予予衆所食兮，予辭時以吟呻，發類草於予我兮，斥吟華於上壽。予幽幽以自將兮，非衆人之能究，恥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適，塞萬衆之區由兮，乃結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彌兮，物溫溫其媚，指揮撐而不御兮，擬太陰之幽寶乎形。忽靈靈其悲，無依兮客迭素而無睹，辭衆心以爲才兮，亦聊援而强定，久拜拜而變化兮，先卽寧而成遐，入屏處而自揉兮，乃大哀而亡命。吏黍宇之不九蠶兮，匠盡而宅之，遊亭亭之高宮兮，接玉女於雲屏，蘇予息之奄奄兮，未成素而目[illegible]，貽吾茲萋之不我讎兮，陳文言以遺姝，會芳香而護衛兮，質瑕瑕以長驅，恣騣鬃以書竟兮，宣萬福之登來，駿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寂寥，[illegible]其義之循天兮，無嘗[illegible]以飼之，鼓鐘懷而之形骸兮，乃嗚呪而側頸，乾千載而靡一笑兮，亦鮮覯之所孕，其常不得安居兮，再元黃之紜紜，嗟鬼蜂之异遇兮，辯結想而徒勤，哲靈[illegible]之沈沈兮，使予到乎名言之外，將圓常而大觀兮，曾不立乎一義。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璅璅其觸予，使吳謚予狂誕兮，并出聲之所塗，靜使以寒蓉之宮兮，徙無聲之攸居，使寒時見春龍兮，龍使曾不時，使予酒西見宛宛之弱姬兮，又[illegible]而靜，使義何孤而非繫兮，情何予之非傷，予夏見蕭蕭兮，驕威孔神，信百辭之笑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冬[illegible]兮，曰福禍在予，貢勞戾之康寧兮，亦倚人而闢投，其佐成信兮分化無[illegible]

人騃兮襪人對尸神笑謔兮肝靈懿悦神明之一豐兮夜秋秋而覺語何智可推兮何思能降龍鸞鸞以慜心兮寬偟偟以妝凰玉冰冰兮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兮既兩妝思林兮伐智斧披耳榭兮趾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爲重曰心疾之排光景聚兮屏體寂然无適主兮百慾任來召羣苦兮匪智匪遺逢玉女兮久甚不歸慈所牽兮空音精首禮則真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對而何歸之休而實洸洸以迷厈遊兩廉有言兮

鄭子尹猘對

客問曰邑之猘橫恣有年矣今一二賢令長力思摧其鋒以實其背而卒未之獲者何也曰子不觀家之畜犬乎我之畜彼實以防賊脫或子來爲彼所嚙彼計必杖已縱而匿香餌甘精親爲子膚瓻何不防其反在客期期彼來必卽寸碟子去後來屈伏詟裹縈人妾夜猜猜狺狺及日觀之怒歸勞笑言歡者何以異於是也客曰妻悍出屋牛瘦易牧子異爲哉必是之謂曰斯犬也以言足食不若羊豢以言可玩不若狸貓猘鼻之嗅奔惟是牧猶兼其猛厲搏吉豐眼疾常注地猱閑足聲依起咋逝湊夜驚號啓戶躡縮睾狀不前彼掀四蹄尚有餘力爪牠撲撲子欲易之必取劇伏則蓄犬吳爲賊且吾嘗觀其噬人亦非無因友如君曾衣冠王門屢若方來童子代攫彼方起敲婁尾周旋二三繞蓄蜒舐時來寶入門甫噬聞呼卽逝徐伏客叱復肯舐徐戾頸揖貌亦知爲親若夫龜視蛇行艴艴蹴自門及堂暮彼無辜慇慕援膝宜就於匿又有頻來鄰子狎之帖耳諦彼可恃試蹴其尾彼暇而起怪焉一瞥衣裂膝穿忍懼爲嘗由此言之犬亦何異之有雖然有教之犬有不教之犬畜之漫遊客焉得不責夫其主人也客笑而起曰吾以爲必任其恣雖世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爲主人奚若曰繩之則仇養之則逞之則聽縱無術歸之則咆咻蠶磔而來人謂猘夫固猜家也子試思子之於家欲禦其學而無輸戶鑰閉而不擾於畜犬之則暴其有關乎其無關乎猜心寡欲中鮮居積四壁空安貧簿欄則無所恃犬雖猛何益於及時趾一夕數起見窘女徒不能耳則無勢大備具而已然後提犬之耳告以王餌不受擇吃責在必行彼於吾類善知人心不見夫猘犬者乎襲冠而肆逐且蹲尾搖首入門卽徐膝而中規奇技淫巧且唯以賭安見犬之不可以正教也客艴而臥隱几長歎曰亦甚矣君子旨反惟士爲然子身之不辨而口多辯言攘者悲犬哉（從弟乙巧之論）

王壬秋湘綺哈密瓜賦　并序（王闓運字壬秋湘潭人咸豐丁巳舉人行壬子乙卯有湘綺樓文）

哈密瓜貢自西域登於　玉幾非近貴大臣莫得受賜其名實於本朝道於四裔文人雖錢以得嘗爲幸時其鄉里者益不可紀余以公車留於京師從故大學士寶中與兮半賴又山東巡撫見餉一枚味求其味死其香色至五六日旬時矣既歸鄉井因見盛塗瓜道居其事恐後之迷者因俗而稱方今天下多事夷狄侵陵若道不由庚此瓜將莫繫蕃難遂作賦辭之其詞曰

漢武皇帝既席累業功稀稱游冠於萬乃作上林苑三百餘里珍木異果莫不畢之所不甚者靡聞然開萬國一行辛有萬國之桂若有易萬之嘗甘有王母

之桃□有□核之□五味雜陳□臣□嘆方□不得□□大不敢當乃以夏日進□□車使大官進冰尚食剖瓜□巾□玉□方□帝色有不□召上林丞詰之一百□召□至□於西域役死者數萬得瓜一石□化負載千里一□至於□前□尚未□永若浮□刀若□□香□四坐味已入□剖若□□□而無□□若□□□肝肺□□煩□□□□其□□一□臣見者皆呼萬歲□功立名因帝□□來自西以□此瓜二千年後□於四□有東有南□□奔於中國聖地長□□□煌故邦產無□祖□我　神□受命化□無外□之□□曾不出□於是□山□士□瓜之□有□於□□者□於□中□為□說□□瓜笑以□□類推□高□□目□□□　皇帝之仁義□弓□而荷□未幸其□子□□□以□士□於溫谷□其敗故瓜□必十月然後入內名從主人號曰皆□□□芹口□□而　皇帝受之以柔遠國時□近臣示□□物而已□其為狀則□□宛時□□□□□似敗□□□多肉皮則不堅不柔非青非□以為黃□又不可□□則甜比敗□□□生□作之無□舍之不□□□□□□□□□中南瓜正為可見曾不自取而貢於京則有□□□子食無正味問其地產而□自相貴乞分十一□祭□□或田舍□生宦若□□其得□□□□□家反復□□曾不敢□□□敗□□□為□又□敢□□□夫名貢高□依託□□沙漠朽□敗土□□□□□引□□□□□□□□□起□□□□□□□掛□路車及□路因□而進者家家以為□□人人□其□目或□□□□□土未□□□上□□□□□□各□□□見氣同車而走不□至而至而狂□□□□□之士望風承旨□頭□耳□□□□高足□目未及見舌未得□手未及捫口說其美使老□□□□子者□括□入土□瓜□□□□□□□□□瓜乎瓜乎不亦遠乎若一旦　天子□五□之琴承□□除□之用玉盤金刀以待□貢則此瓜□承□塞外□田夫所□□泣而自貴□而入□

李□伯□□□文 李□□字□伯□□江□□人□□□□

□□文

先生客居作文守□呼□□研□□□□先生叱之□起而辭官□至□官文是□□□官□□字不求□詩上口□□能□□□官長作文無害□□周秦□手□□不今□而古□□□□□若□□□若□官今已壯所□者□官之西家□今□子□倒扶杖孔負青□官之□□□□□見丹□布□□□□官有□田□□以□□□不□□我□□官□詔科字以□□六上不□三十□□官□世□□□□以□而□以首而□云□□□而仕之□云□是□面□之□□□則□□□而□□官此來□珠□□□今□□□□於市□舌四□□□□□□刺毛已□□□□□上□□□平□□□而我於官互□□□五□□□□大□而我於官□□□官□□□□官□有家□和□坊面□背□□庭□具□□□車□□□□□□花官今□□進□□局□□□以至今夕而□文為文□□官□□□□□自□先生□□□而笑□□且□□□我□□心太□白□在天□□□□□以來年因□□以為之文曰吾□吾力吾□吾□吾氣吾□吾文□乃天之

所以全吾真而養吾德

哀祭類

汪若文鍾廣漢哀辭 并序

儀徵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著所著書數千言來謁京師介其友秦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藝諸史之原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灑灑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欽佩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往往能識其高俛仰前古盡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探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亶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稱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為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嘉果蕃實蚤則削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爲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一世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館執拒相諍卒不能許或歲或月以事間之清辭酒態窮不可思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謂我古人君之爲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窮無外內泰恕遊豫後於恬漠小注瑩璞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贖吃口覆辭淵懿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尚饗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緯其明之北海鄭氏歷唐涉宋大論日蔡天墜　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棣先後還就東原其繼者休寧之戴先生起戴並興戴君宏通泉流並派末修年頌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愿約理賾掉頭旁乘臺輿獨照既啓其室遂周其藩得宋晰析既固既完遂元益以篤正鄭惟其臣戴是謂信一義之畏遇於睦時先生不言千載其傳其斯其所成於戴董多發聲之偉然華比幾古人著書者不遑先生不然頤志眷業早年歲賦入貲揭衡對策擢英賢廷　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其筱又翻然高蹈有離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然杜門奏病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賓行高山維仰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葉某昧一言獲表春風所噓不遺薪蕘二年在門其窺笑言既困晚遇乃始自發獨持緒論以書眾歎端倪歸歲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啟然曰子可登則導其指則論其情恢之拓之以衆以閱閔其飢寒恤其生事刺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壬亥春北征先生餞之衛枝既酢盈酒瞻執手曰學貴聲者不如道精其從學前賢後生無求幕爲弟傳執笑執淹把河知與則東如光今我若夫非子易望嗟昔之歲服勤與書問予所學今則何如勉子

聞告我病將使我舉年快親奇特懼恐再拜負責此言匪敢忘若乃爲俗窒迺務歸來逆我矩矱庶幾猶決果不咋去恭聞易賁命儻作檄寫不成章筆能竟噫嗚呼微言遂絶於茲哭疑此日傷心無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易敢以二尚□□同遷賦奔赴歸不親莫舉身存南望一慟告哀哀音有弗宣哀其可將先生之靈其昌不暨未知彼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匡養其私言仲其私我初見公恭局之門請爲諸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由國其特二客一見庚申同舉別面反久僕然年丈造門我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族支蔭容春我情惜人或親廢公言念族情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初入都官路顯顯推致於泥淖居人先顯吳其揚拜公南歸公又承嘆我猶在頗依斗望京別者四年明稿商文字遇萬千主試江南□□適會附竹搴秋問星所德情詩皓鶴同巖共嬉既嘆遺物家屬柔暇慘其幼聰會語其借數留五日朝□暮辰東田之下湖墳之西延□道輪荷山出城降留意請汗走童吳戊子之我關中掩舉書告期會十月望與舉舟辭塘金山之焦僧□對著關桔松家屋兩插江閒蕉拂□高局海枕神神上湖圃樓大樵業黃於臘皷水四伏山雲不調寒山拾丹寒石蛆祖杳山未氣其目分□別後遇市名園精道怪花冲叢芽萼陰叢從我時危坐笑不從□基楸局命舉曲微賜答異公我得燕覺晉門別歸關會國壬外孫遠來弔者哭將於我□歲久不自它豈我我然公然不忘時遣母□助我莫伏厚館篤感弃嘉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冬嘉湖莫敘厥除唐願使斷二載返益親豐文酒從遊莫無莫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郊為計無幾越日再見言詞若危曰我為文子如我師執宜去留筆畢子持苟命生平書屬勿散我哭爲言此厥早計後今廿年聿書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訛公手持我脇間揮涕子爲我然不我欺甚公竟永逝嗚呼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持持之天惟持之士骨肉以外孰自公無我今之來凡百靡訛豈其嗟子見公入柩衡局哀其□佑尚饗

吳南屏祭梅伯言先生文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載明萬山歸太僕我　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為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在京師見時輩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獨心竊疑時輩以為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陋也而余間從梅先生語爾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常相從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吳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一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辭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遂使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被俾朗固非但文人而窮若先生亦寧以

進士不欲為縣令更求為實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處世之亂可傷也乃為之辭曰

才何以今不逢名何為今大顯[illegible]為文章之人今世安有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久其文之好耶其志之[illegible]耶其又以處天之忌而卒於[illegible][illegible]者耶

[illegible]

太子太保[illegible]文忠[illegible]

嗚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公生之始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氣為[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為形曰忠曰孝積之百年積久而光[illegible]生名[illegible]生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厚[illegible][illegible]肝[illegible]沈[illegible]口舌木[illegible][illegible]如新[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實[illegible]公處於[illegible]由[illegible]不移[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乃起戍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公[illegible][illegible]車其子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利[illegible]公先亡[illegible]淮代[illegible]西平[illegible][illegible]吉水[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至所向拔[illegible][illegible]由[illegible][illegible]至於巴陵[illegible]既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illegible]二千餘里半[illegible]山[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兵五百人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給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入十[illegible]十决岸[illegible]江紅飛毛[illegible]血采石[illegible]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湘軍之[illegible]自公[illegible]給公乃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不言高[illegible]不言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illegible]首[illegible][illegible]戈[illegible]大[illegible]信州[illegible]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援於[illegible]余[illegible]困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力[illegible]鼓[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未生[illegible]生我[illegible]人[illegible]公[illegible]令以至於今百[illegible]奇勳[illegible]刃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乃[illegible]長[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星[illegible]光丙辰三月[illegible]公云亡[illegible]入告

天子改容[illegible][illegible]大任授公元戎以我率伍[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於[illegible]公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以[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之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先既[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定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方[illegible][illegible]野[illegible][illegible]五月[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人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任[illegible]之如[illegible]自[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友[illegible][illegible]公任[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子之軍[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位[illegible]身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心[illegible]也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之[illegible]六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甚[illegible]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夫[illegible][illegible]如虎[illegible][illegible]公有奇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軍天人[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公兵渡江[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軍[illegible]九年[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奇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彭[illegible]之[illegible]公如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右[illegible][illegible]如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功乃不[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道[illegible]公[illegible]先登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江之功於今為烈[illegible]

[illegible]令功[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事[illegible]

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大官[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民[illegible]任事之兵法[illegible]任[illegible]任[illegible]之公拜[illegible]首受

命不[illegible]公[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巾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先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有命[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征一軍四分[illegible][illegible]江[illegible]公心[illegible]仁固如兵少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多不[illegible]違 君[illegible][illegible]既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何其[illegible]也任[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光[illegible]千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其時[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 [illegible]曰[illegible]王臣

匪[illegible]竟[illegible]斯民若天相[illegible]人[illegible]士
未成大[illegible]突起出山非[illegible]在山非[illegible]有[illegible]會[illegible]
無[illegible]始[illegible]公死[illegible]中[illegible]若[illegible]若[illegible]公[illegible]
死耶吾人何依斯人不出[illegible]昔之[illegible]大[illegible]
披[illegible]天[illegible]沙石[illegible]公[illegible]止[illegible]言
既[illegible]顏色若[illegible]握手[illegible]若[illegible]生[illegible]自[illegible]公
已[illegible]欲言未言[illegible]不自[illegible]公曰否否[illegible]其[illegible]
之[illegible]在吾[illegible]子[illegible]在耳[illegible]心
怦怦[illegible]死[illegible]生公之[illegible]今[illegible]來[illegible]此[illegible]民[illegible]公
共命[illegible]尚存[illegible]其[illegible]何其[illegible]如在[illegible]其
[illegible]尚[illegible]文[illegible]

曾[illegible]生祭[illegible]敎文

[illegible]君[illegible]已[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天民豈不有命
[illegible]何[illegible]死而死耳如若不[illegible]道光初[illegible]君[illegible]
莊名一[illegible]口[illegible]名[illegible]文[illegible]
何[illegible]字[illegible]兄若[illegible]自[illegible]上公好十[illegible]在[illegible]
大[illegible]口[illegible]女[illegible]毛[illegible]有[illegible]刀[illegible]力[illegible]
一虎[illegible]司一[illegible]吏一[illegible]天[illegible]
坎坎[illegible]官[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市[illegible]
[illegible]君不[illegible]乃不[illegible]天[illegible]此[illegible]
我[illegible]其[illegible]四[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可其[illegible]在走[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肉[illegible]出入[illegible]中
百[illegible]內[illegible]左[illegible]百[illegible]兒女兵戈
三更大叫君[illegible]余[illegible]雨[illegible]曰余乃[illegible]相見
旁門[illegible]余不[illegible]左[illegible]若[illegible]
王[illegible]大[illegible]余[illegible]子有[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字[illegible]九十[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百合[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不[illegible]几來[illegible]若[illegible]
一[illegible]乃[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生[illegible]
君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古[illegible]心
其又[illegible]兄今之人[illegible]其[illegible]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女容[illegible]若[illegible]巧[illegible]余[illegible]
君[illegible]是不[illegible]丁[illegible]心任[illegible]
以君[illegible]曰[illegible]子一[illegible]
[illegible]

曾[illegible]生[illegible]官[illegible]

咸[illegible]五年十月[illegible]王[illegible]明其[illegible]自[illegible]北
[illegible]入江西[illegible]有[illegible]
志江[illegible]白[illegible]南[illegible]州[illegible]入[illegible]石[illegible]於新昌[illegible]
[illegible]石[illegible]下[illegible]石[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合併[illegible]一江西
[illegible]之如[illegible]西[illegible]十一月初十日
[illegible]州府[illegible]日[illegible]江[illegible]日[illegible]州[illegible]吉安
[illegible]年正月二十五日[illegible]之[illegible]山[illegible]九江
之[illegible]入[illegible]二月十八日[illegible]州[illegible]
兩[illegible]月之[illegible]相[illegible]自
[illegible]口入[illegible]西[illegible]又[illegible]於[illegible]九江自[illegible]
九江西[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州若[illegible]若[illegible]五
十有[illegible]天[illegible]人心[illegible]一夕[illegible]奔走
[illegible]相[illegible]江西[illegible]不[illegible]
死[illegible]民[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死者百[illegible]
[illegible]

江西於是與劉騰鴻時普承堯坤修竹莊曾不先後董率五千人以行而道梗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境召集兵兄攻克咸寧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二十日與師期於瑞州由是江西列郡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抵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疾夜悲愴悉屏而發謀拯如兩弟疾痊愈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督攻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賊負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軍其東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門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千里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繞壘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拔今拔事其幾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偕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中來相弔者亦咸相慶慰因溫甫得脫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闈服久又以咸豐八年二月肆覲南□復出從李君續賓遊屋軍中李君與溫甫舊好姻金相與請求我於旦夕時李君九江新截賊得殊死攻之寇一掃而空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黃安黃梅皖中地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全皖之勢人人自以無前而溫甫謂李君宜以為常勝之家所難竭夫將可成時時時與李君殊論惋切以□其下亦以書告予冊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忌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因騎所向萃者而畫蓋之而吾弟遭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冒進前以圖全者蓋以十二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偕命同殉又不冒少待以圖既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遺骸□歸而哭之以詞曰

猗歟我祖山立嶽峙有書不讀篤生奇人我君篤長者四□一門仲父早世有季不祿恭維先緒獨耆詩書小子無狀庶幾此業維弟雁行以□吾詩有一六年君最奇拔於千人百不一售竟龔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以讀□花□矣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詡吾虎世□如鼠相弁相背謝者去女一朝奮發杖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入章門無嚮不□□□□□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二子□來弟俊季父降服以從匝歲告闋翩然起出睢戎鴻壓辛伊李既克□陽□北□□□桐□舒□是□□豈謂一敗覆我兩成李既山頹弟乃梁壞□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家□□□□□□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酉□□□□□□□□□所宜君□□□死生□□□不可收魂不可招□□□□璧□墨□生也何□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

閏按予於□□光□白□□□□□□云□□□□午□有□沈□光生□壬午□□□□□□□□□□□□□

左季高祭胡文忠公文

維咸豐十一年□月宜祭之辰太常寺卿左宗棠謹以家一牢一酒□之儀致祭於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侍郎巡撫湖北提督軍務胡公諱□之靈兄大人之靈而哀言以申其哀曰我生於湘公產於黔歲在壬申夏日冬時月□文□□□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慶我前□□□□□於□見公京師□□文場□吉同□□家大□我□公□公步我□□兒兒成□□過□我□□而公□且介□□□□不京□□言□□

相勉道義長哉。公官翰林，我[illegible][illegible]里中，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我耳。公守[illegible]中，我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不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
自[illegible][illegible]金取，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起
著黃紅巾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我給軍[illegible]入居[illegible][illegible]。公帥
鄉人，[illegible][illegible]于六七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完，我司其[illegible]。公任
其[illegible]江漢，[illegible][illegible]用武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
役李[illegible]之[illegible]世。公帥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
所宗。公[illegible]上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北
大[illegible][illegible]于一方，我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山[illegible]酒
相[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中。[illegible]形於[illegible]。我反
[illegible]公何[illegible]至此。天信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公
返[illegible]有。　今自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公
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軍，我[illegible][illegible]公吾[illegible]妄耶。[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
孫相[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下，黃州[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我公[illegible]
勞成[illegible]中[illegible]可[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我勞者[illegible][illegible]君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吾[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
日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告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食公以射[illegible][illegible]退[illegible][illegible]自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吉語笑[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
[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以首[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呼公乎而[illegible]已矣
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均之一死，況公名[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形[illegible]化[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
君子曰[illegible]得正[illegible]可，以此哀公。公[illegible]笑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是交公[illegible]年。[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自公云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我[illegible]何[illegible]我若何[illegible]
我死何[illegible]，[illegible]遣[illegible][illegible]昔[illegible]二十年，一[illegible]一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公之[illegible]子，我以孫夫今我於外[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公之先生
[illegible][illegible]歿卜[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可以[illegible][illegible]

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之文
[illegible][illegible]之名山，我[illegible]力[illegible]因[illegible]定居以[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公[illegible]
[illegible]西[illegible]不[illegible]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如[illegible]有
[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此一[illegible]。公其[illegible][illegible]

鄭子尹祭舅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生文

嗚呼[illegible]氏[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
二[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孟[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作其[illegible][illegible]至今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我[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以[illegible]今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
山[illegible]我未及死，[illegible][illegible]能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中
[illegible]食[illegible]病而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病[illegible]不能生以[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骨立如[illegible]吾亦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者止如此[illegible]吉日至矣。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我
病[illegible][illegible]第一生[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此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地[illegible]呼
哀哉。

汪梅村招魂

[illegible]在[illegible]吾日[illegible]天[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召汝魂曰：魂兮[illegible]
來！無上天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魂上在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視世[illegible]些。魂兮[illegible]來！無入[illegible]些。上下四[illegible]無定位些。
魂兮來！[illegible]不[illegible]如人[illegible]些。魂兮[illegible]來！無[illegible]東些。
[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些。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些。魂兮[illegible]
來！無[illegible]南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些。魂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
食些。魂兮[illegible]來！無西征些。王[illegible]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些。魂[illegible]
[illegible]道，守正不行些。魂兮[illegible]來！無北[illegible]些。元[illegible][illegible]門大
月[illegible]些。魂無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些。魂兮[illegible]來！無[illegible]山些。
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些。魂不[illegible][illegible]任[illegible][illegible]些。魂兮[illegible]
來[illegible]九[illegible]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些。魂如[illegible]又二女比

冥些。魂兮歸來[illegible]死生些。[illegible]木[illegible]賞自守些。[illegible]
巧佞[illegible]心而[illegible]口些。魂兮歸來宜入[illegible]些。[illegible]
彼[illegible]視彼[illegible]生些。魂往從之怡[illegible]行些。[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些。彼[illegible]茶[illegible]而[illegible]些。[illegible]
[illegible]些。[illegible]並拉同吾[illegible]些。魂兮歸來[illegible]從吾些。彼
守吾[illegible]自[illegible]其[illegible]些。[illegible]吹[illegible]若吾[illegible]些。[illegible]持[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些。[illegible]時[illegible]邪[illegible]些。[illegible]自[illegible]大[illegible]
些。[illegible]文[illegible]之不[illegible]防[illegible]些。[illegible]俱些。
持[illegible]些。吾以此[illegible]彼[illegible]些。魂兮[illegible]
來[illegible]吾言些。彼生一而死十死非[illegible]些。彼早[illegible]今死
之[illegible]些。[illegible]半月[illegible]子[illegible]些。[illegible]巾[illegible]時[illegible]些。[illegible]
[illegible]持門[illegible]田[illegible]些。老父[illegible]志[illegible]些。[illegible]氏[illegible]
[illegible]些。[illegible]弟[illegible]些。[illegible]田[illegible]
失[illegible]些。方[illegible]些。[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夕[illegible]些。[illegible]彼之年[illegible]些。
[illegible]彼之[illegible]些。天帝方[illegible]兀[illegible]些。守[illegible]而[illegible]
不[illegible]些。天[illegible]天[illegible]些。[illegible]台[illegible]些。
彼祖彼[illegible]于[illegible]些。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些。[illegible]日[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魂今[illegible]父[illegible]之[illegible]往
告彼[illegible]以[illegible]四[illegible]本[illegible]
彼又[illegible]生[illegible]其[illegible]則[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十[illegible]余[illegible]彼
[illegible]友[illegible]亦[illegible]紀[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夕[illegible]果[illegible]致命[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少[illegible]朴[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不[illegible]仙木[illegible]
[illegible]在几[illegible]作[illegible]孔日[illegible]今[illegible]來[illegible]邪非。
[illegible]

[illegible]祭曾文正公文

維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兩江[illegible]相[illegible]侯[illegible]於
[illegible]士民哀[illegible]若[illegible]
佐[illegible]如[illegible]友之末以[illegible]公之[illegible]
於史氏其文章[illegible]
晉本以人事君之志非身受其[illegible]者不能言之[illegible]
實無遺也固本見聞所及而附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元[illegible]入杜[illegible]日星兮[illegible]
[illegible]兮[illegible]在[illegible]元[illegible]
[illegible]聖[illegible]兮[illegible]
[illegible]兮[illegible]正四[illegible]兮[illegible]目[illegible]
[illegible]官[illegible]兮[illegible]
江[illegible]兮[illegible]天方[illegible]兮[illegible]

乎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秦士先民匪只[illegible]紅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真[illegible][illegible]
只[illegible]黎[illegible]香[illegible]堯不[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完其貞只[illegible]士
四民忘士[illegible]歸[illegible]只文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型只[illegible][illegible]仄[illegible]
贊　帝[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遺[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界只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只[illegible]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拜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事大[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只[illegible]三司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計[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指[illegible]決[illegible]敗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庭[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弓[illegible]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信[illegible]中
賦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戒只
[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illegible]吏[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貞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召
[illegible][illegible]墨合中外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丹[illegible][illegible]刀貝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工祠宇市[illegible]後
宦[illegible]只工[illegible]井石[illegible]十若[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大
朕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卦占泰只武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昌只[illegible]并
執豆朝上[illegible]只文[illegible]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面[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玉
[illegible]貢良只[illegible][illegible]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采[illegible]近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星及大
[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倉只[illegible]宋元[illegible]刊[illegible]以[illegible]
只[illegible]史[illegible]古然[illegible]氏若只[illegible]兄起[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只[illegible]登
崇[illegible]乂及老耆只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
列行只大臣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只[illegible]
曰[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然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室[illegible]失[illegible]兮[illegible]之
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者安今胡不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乳[illegible]存其身[illegible][illegible]西望[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乎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張養浩祭胡文忠公文

嗚呼惟公之生[illegible]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自天來下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野歷境一[illegible][illegible]乎來[illegible][illegible]玉和[illegible]中於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illegible][illegible]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淮[illegible][illegible]折江[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兒扶[illegible]　帝賜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里[illegible]老[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步[illegible]之一[illegible]千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昔也如[illegible]今也如沐任[illegible]選[illegible]給兵給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目一[illegible]如[illegible]斯[illegible][illegible]日在[illegible]公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者[illegible][illegible]之志[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死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子[illegible][illegible]公如[illegible][illegible]不及有[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

張養浩祭[illegible]文正公文

嗚乎[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代先[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任扶今百[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遺我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昭古比[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三代[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宋[illegible]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五[illegible][illegible]王之[illegible]及兵[illegible]食[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古[illegible]而合今[illegible]而宜千[illegible]之心[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公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文武[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足[illegible]者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容於一[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逢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扶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北[illegible]女水西[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王於[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見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目之民[illegible]公若[illegible][illegible]公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公[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來之所[illegible]公之所[illegible]公[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我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人之不[illegible]云公[illegible][illegible]呼[illegible]近古[illegible]

則嚬茲如何奄忽天實罔極 九重震悼萬姓雨泣
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樸拙世之所棄辱荷公知
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涓澮暇日請謁公屢色喜
評推古今往往移晷矜我誨我我確我砥翼我肅我
畀我無已我屢別公昔冬之季孰云幾日遂隔萬世
天下之慟一身之私哀來無端涕隕如縻公乎有知
其鑒予悲嗚乎哀哉尚饗

王壬秋弔朱生文并序

同治四年春二月湘潭王闓運於眞定逆旅逢同縣舉
人朱君之靈因以所攜之酒酌奠其靈而爲詞弔之
曰

悠悠天地有生有名孰見其得但見其爭嗟余六載
再旅於京今逢朱子昔弔唐生惟子之里乃余舊鄰
後先同舉齒輩齊行生不相識死不相傷何心遘逅
相見道旁見子云何惟僕惟馬二贏負棺搖搖於野
風吹綠楊黯雨大灑回此懷懷愴然涕下惟此乙丑
南士赴期或困於漢或躓於淮惟余與子不顧而馳
我生而返子死而歸歸與歸與名身孰親聞子之來
杭海通津父子離別以病託人亦窮於棄亦偏於神
藥不醫死神豈通問遲速之期子又冥客無恤無親
於友於療無畏不歸余送子櫬余情好悲獨往無聊
爰與之子奚莫奚朝雖未相識勞勞而要阿之瀰瀰
江又滔滔慈親倚閭靡靡恒忔寡婦在帷情念新嫁
人苟有心魂斯無化爲其奈何柔妻晨夜欸子一尊
告子一言生不如死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古有達人
往來虛無以究其根鳥乎哀哉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六

敘記類上

汪容甫記沈道明事

淮安沈道明字克恭嘗爲前明都督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貴與賊戰有功顧給二一年先是有逆璫田仰者素留道明之爲人加禮道歸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道明而身自浮海去道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時仰妻子在驛）遂至道明家且拜捕道明是時道明已微遣所親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縹圍其居道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環家屬其妾妻負之背而左右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拔捕者皆走遁引卻道明疾驅與妾妻俱得脫後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給未幾妻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歸北訪故人於蘇州道明故好事丈夫也笑傲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蘇州市上而以其實告之醉輒動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瓏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退棲家居獨聞而異之偵知道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道明歎不意已猶知爲彭遜撫乃大喜吐實公握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他也之者非我其執爲吾矢家邪引與俱歸公亦素於酒日夜與道明縱飲甚歡居久之漸教始得出道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其遂道明急拔矢裂甲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升對吏常不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魏平仲龍

伯虞云夫男子生之際四方奇才會出如子所紀乙者才豆天一及道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子之所及聞也其他沈落湮沒爲子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意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紛事之臣非姓邪朋比即闒茸委瑣貪鄙敗類之流會其有事不爲之若人之用也必從而加排擠焉及一日潰決負戮接手無策則舉天下以委之才嗚呼其眞委之才也邪詩有之維棄國成不自爲政此子所以歎也

胡稚威王大夫述

甲辰二月予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求載者狀甚瓌岬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於京師吾將從邑人扶喪歸鄉其鄉于是嚮之曰子之君亦奚致之高子若士乎抑長子乎將辜乎刑不辜乎將賊侯去乎利其而害則而教化循治乎則獄然皆得然應曰否吾然聞子之情如喪所變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爲治欲卿不患而獨以平獄卿不能無其且有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其者者皆賊或閱獄補于隸治而精勤之時時按吏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能科無有逆會事無有敢是故心於民貧利之予而害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實邪吾固好嚮今天下劇省大小十五有以至爲郡百數十州邑數二千守長廉幕未數聞其貪饕殘酷挾要舉域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于豈無豈不鮮遂觀如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奚獲爲予聞而嘆然夫三代而上非實且仁者無以得官故其政均而民不如所欲三代之下所以爲治者既爲若而補備

吏猾多以養民導俗爲務後世登進擧術乖託要
重者尊居位無罪者罷略者而牟賊曰才具以民辭
不服具贈而害若王大夫干戈非有異萬家婦人說
己憚若來者之譏似然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
爲飲其信然乎吁

胡稚威書李晉福

李晉福者李泉州諸生趙遵緒爲偉業從中　大兵
入塞殘畿南府縣略地至泉州晉福方隨遵緒行野
外會卒被掠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
亡去也後三歲遵緒忽自歸家人且驚且得以問遵
緒言狀遵緒家皆痛哭哀呼晉福已不知所之矣其
緒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掠告其家即從遵緒出
塞外備歷危苦遵緒初見俘時本乘馬爲人牽負
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歸遵遵緒爲己馬直
事之時者怒拔刀砍遵緒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
士會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緒性褊負氣不能爲
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爲僕之態可得歸據
不然猶幸免爲人殺而尚欲如家居時乎兩人在兵
中日登晉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緒吾弟也
兵中嘗呼遵緒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爲
代遵緒役兵中既多喜晉福者使稍寬其防晉福乘
間乃遁遵緒亡歸竟得至家遵緒歸一年晉福亦逃
入塞見遵緒持相抱也遵緒於當時無晉福者猶死
久矣晉福嗟乎不幸爲奴死亡以從遵緒卒能全而
脫之而己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

鄭伯言書李林孫事

鄭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道旁某公座大言曰某
某眞數歷書起時乾隆六十年來天下久安坐中皆
縉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讒某公即座
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辭無何川楚
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
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賊從爲患不可制當事者尤是
爲憂而後匪開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
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
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禦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
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閉兵也戰亂之未及戰而
後陳兵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夾擊
殺傷過當乃遣去林孫已被賊襄城其舞兵車間來
徙聞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聞襲兒來攻衆號十
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諭其衆曰公
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帥曰我官也死是固耳
衆怒曰嘗無面目者吾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
而生者擲大石殺賊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盡賊
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
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董方綬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
嘗捷伏民常敗直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
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綬曰賊小勝矣我報父
兄子弟仇戰必勝又寧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
振復戰乃大勝方綬至商戰地呼士者而哭曰好男
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任
士臺曰吾仕來粲楚聞所聞李林孫者見之嘗默
遊旅中年六十餘矣而爲學長者士聲其言言形勢
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率無他得人心
耳

鄭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奚妻以食故不安於主奚有曰夫未嘗前一

夕呼其婢不應者二。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歸氏婢耳。汝今薛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其刀。落於地。起覆走房中。至天明。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薛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責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歸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歸勤恪公錫敏子也。

承綸

吳南屏　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蕉棠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答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答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讙呼曰。此眞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劾其職。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遍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逆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嶢。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臚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嶢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　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嶢家世。勉以廉事。明日。　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　命擢興嶢敍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　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蕉棠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部時。有郎官嘗推御史者。語次因事擊蕉棠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蕉棠負學問文章。又値時清議尙重。若使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旣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敗尺祿。貴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顧其有是。孰如當蕉棠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傳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間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審者耶。

鄭子尹　遷居紀事

道光二十六年□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主。自堯灣舊宅。遷於望山堂。珍斬衰苴絰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舉。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曾。哭吾父母祖曾。而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借居於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構架。而又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曾自後之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氣衰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莫四仟享藏之居。而行年四十已衰茶如六七十歲人。而凡書吾子姪吾弟妹吾諸從。使承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呼。吾能無歎哉。吾又哭。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楣於堂。以紀來居之始。

薛叔耘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并序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啟葬地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歎惋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搜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

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慨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僞丞相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娶以女甥高氏今尙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累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令其悍黨援公偕出駐城外爲掎角公私忖圍賊數年迄未得間今其時矣遂以其衆降官軍曰呼賊黨出降賊宮且恇懼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衆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衆殲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旣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二御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稍令增募其衆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拔克睹危力爭要害環蘇城外賊壘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悉衆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衆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毀婁門外石壘長城殲賊營壘公亦奪齊門口黃埭滸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偪城賊衆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輒致死自僞納王郜雲官以下皆有貳志謀殺郜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岸曠地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殺秀成偕衍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圍紹洸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違誓不告必死於戰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負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旣而秀成察雲官等貳不力戰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矣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宵走官軍以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盟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並殲紹洸僞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郜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壯積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僞納王郜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寧王周文佳僞天將范起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方歃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閶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等未薙髮公欲勿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稍猶豫不許恐蘇與常州賊黨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衆能戰者十倍於我軍支五年身令猶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使多殺士卒與其脅從之民無算

也。殺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貴見幾。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爲之，某不能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既若此，任汝爲之，毋貽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謁李公。受謁，公分軍守要門，且陳遣營盡其將。賊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引其從者宴於外。八人者設宴帳中，將有公事，遣師大營，俄而礮聲震營門，賊轅門軍亦譟。賊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著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爲程某所賣。公自轅門馳入雲官偽府，以雲官之令召賊會集酋者數百人，皆殺之。賊衆盡散，軍容賊衆皆懾伏聽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禁止其殺，貲其老弱及丁壯願歸農者資遣歸鄉，堅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貲財積聚以賞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興，以達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收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速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事會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是推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若譎而不正，無以服軍曾之心。然公亦若顧審其禍而毅然者，公所謂不有其身以徇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志存之忱亦於是乎見。公之逝，實嘉興也。渉自浮橋，麾衆登城，死傷甚衆。城上礮飛彈貫公左腦，擁既舁歸，舊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衆。而公創甚，竟卒。謹按銜公係林賞賚詞奏李公曰

夕甘陰稍及，尚出視所，公猶言李公待軍事，語絮絮別創痛合，留數語，爲擬遺言，不可出，公自拔之，血湧不止。自是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喃喃，皆蘇城降酋事，時意畫作格鬥狀，怒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集乎暗以至此也。公雖於財，取軍紀律嚴。所過善然目不甚知書，而行軍調度，指揮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兼吏，旋其立起自責，任謗不辭，故得人死力。每得數，登高望之，即知其強弱，擊亂偏正分合，因宜應之。賊雖狡，卒無遁，一戰必勝賊，拔壘絕糧道，動中窾要，其將略殆天授也。弋登初與公爲昆弟交，每戰必偕，及公降，會弋登書公，後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爲蒙。時二長，歸國爲余其爲人推服如此。

薛叔耘　敍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昔曾文正公數屯之會，始文武之略，閩歸英大賢，奠匡宇，振頹起衰，奏從風，遺澤餘韻，流衍數世，非獨其規模之宏闊也，蓋其力竭包舉，兼容持之有恆，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爲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云嘗計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游者，幾遍事會，著者則太子太傅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湘陰郭公嵩燾，長沙郭公崑燾，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文輩則四品卿銜內

閣侍讀長沙郭崑燾意城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
武岡鄧輔綸彌之歙程桓生尚齋主事甘晉子大直
隸補河道溧陽陳鼐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許振禕
仙屏四品銜吏部員外郎嘉興錢應溥子密候補
道長洲蔣嘉棫蒓卿定遠凌煥曉嵐溫淵雅則知和州
直隸州長沙方翊元子白江蘇按察使中江李鴻裔
眉生四品銜刑部主事歙柯鉞筱泉候補道歙程
鴻詔伯敷候選知府陽湖方駿謨元徵江蘇知縣溆
浦向師棣伯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蒓齋
知冀州直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公
功最高公之幕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與公交最
深所議皆天下大計凡以他事從公者遊入幕或疑
被大用或兩入幕出散之四方者雄尊則太子太保
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尚書衡陽彭公玉麟
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雨蒼權福
建布政使署巡撫事金壇周開錫壽山候補直隸州
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
權巡撫事新寧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
章季荃顯擢則兵部尚書總督兩江開縣李公宗羲
雨亭兵部尚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
部侍郎總督東河河道南昌梅啟照筱巖前兵部侍
郎巡撫安徽衡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
俊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鳳清才則太僕寺
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興國萬啟琛前
知建昌府江陵何栻蓮舫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
碧湄雄辯則候選道陽湖周騰虎韜甫前湖南布政
使劍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蔚
豹岑前山西巡撫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
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
公皆才氣高異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最先凡以宿
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
以公事者古文則瀏陽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
前翰林院編修南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
昌張裕釗廉卿經學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蔭
甫並江寧學訓導長沙羅汝懷研生貢生新城陳學
受藝叔知永寧縣當塗夏燮嗛甫江蘇知縣獨山莫
友芝子偲舉人衡陽王闓運壬秋秀水楊象濟利叔
刑部郎中長沙曹耀湘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
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烈文惠甫
樸學則海寧州學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理學則桐
城方宗誠存之候補郎中海寧李善蘭壬叔舉人江
寧汪士鐸梅村候選道石埭陳艾虎臣諸生南匯張
文虎嘯山德清戴望子高儀徵劉毓崧伯山其子壽
曾恭甫海寧唐仁壽端甫寶應成蓉鏡芙卿候選知
府金匱華蘅芳若汀候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
十六人吳敏樹羅汝懷吳嘉賓名輩最先敏樹與張
裕釗之文所詣皆精莫友芝俞樾王闓運李善蘭方
宗誠張文虎戴望皆才高學博著述斐然可觀凡刑
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
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則蘇松太兵備
道南海馮俊光竹儒徐州兵備道歙程國熙敬之候
選主事海寧陳方坦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梯香
候選知縣江寧孫文川澂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
歷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illegible]劉[illegible]候補
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衡陽王香倬子雲

贈則監察御史武昌俞源銳芝江西知縣忠州李士棻芊仙候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射候補知府富順龔世本康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勤懋廉頌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凡福成所書與共事及所聞而未相觀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儁之輿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爲壹切條例以束縛賢豪而登進之塗隘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爲夷艱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楩楠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儲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磋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櫨棟榱桷椳闑居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運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劇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克擴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衆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即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爲時棟幹績懋然夫人必有驚乎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僚八年於未及同游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蓋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敘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康注佔見無所云此篇脫胎漢書公孫宏傳贊局評確書亦互精屬視之若不過攝敘人姓名爵里細玩之乃終有關係之事亦統有關係之文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

敘記類下

湘軍志曾軍篇

此書不著作者名氏實湘潭人王闓運作也文體不盡實不盡其是非頗有局勢之真深合子長紀事之意得良史之法也大曾今錄五篇

軍興而養兵之利害盡著諸帥臣則稍稍召募而江忠源以楚勇顯然兵少勇益甚所屯則私鬭戰敗固不救反陷之咸豐二年冬湖北大營患湖勇橫恣驅遣之歸乃益通捻公行良民婦孺市所至焚掠愚民以爲官兵不如寇則羣入倡偽黨益通賊及結盟拜會相挺起矣曾國藩以憂奉　命幫辦巡撫團練是時湘鄉先立練局請主其事辭母憂不出且自言行軍用兵不素習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長沙與巡撫張亮基治守禦且上奏曰團練之難難於捐費湖南行伍空虛以練兵爲要務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糜餉不爲不多調集大兵不爲不衆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鏖戰者所用兵器皆大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交鋒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練習無膽無藝故也今欲改弦更張於省城立一大團擇鄉民壯健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會匪自粵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猶有串子紅黑錢錢香會成羣聚衆如東南衡永郴桂西南寶慶靖州萬山叢薄爲奸宄之區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今鄉里無賴之民囂然而不靖彼見夫命盜首犯常消搖於法外也見夫會匪倡亂而莫制也遂以爲法律不足懼官長不足畏若非嚴刑峻法無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庶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所不敢辭今之爲害在使盜者無不殺之衆而除大小各會匪則嚴搜務獲可期也有曾經拜會結盟者請即用巡撫令旗恭請　王命立行正法內審實謀外寇盜至無能爲已於是立三等之法重者斬次杖斃小者責釋之而已不以煩府縣獄又手書告諭鄉人士耆老縛劫脅身自下之必與鄉團有所布告曾通各自名募士練府縣招致賓佐狀令壯能習知鄉見大人尊官與鄉民皆生疏則東亦稍稍詢官民否臧頗諳地方利病山野村曲之士爭其欲歸或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湖南欣欣始有圖治以十二月壬辰治軍事三年正月丙午朔丁未寇棄武昌下犯安徽江寧湖南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練兼令曾兵防城者月六日合操於軍中軍士參賞卒有日所部軍制有法精州縣亦時時稟承國藩言所與除有土匪者稟國藩即以之其行徑命斬者罪三月殺五十餘人文法吏大譁　時湖南未蒙兵以務摶山東寇湖南遣撫衝引兵赴於寧鄉請來以國藩所行異於巡撫及前團練大臣心非之然見其所奏輒得　報答反　主如未有以難也二月常甯土寇起以劉長佑將楚勇五百人湘勇二百人往未至其黨圍丁村定之曾山寇寬宜章大康寇入桂東發兵官以寇集繒兵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劉長佑發平之承興安仁茶陵時寇擾興寧而兵圍至安福攸縣五月泱寇分竄圍南昌江忠源往援因乞師湖南以羅澤南率湘勇千二百人六月辛卯起行道瀏陽忠源弟忠濬率楚勇千壬辰起行道醴陵郭嵩燾夏廷樾率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丁酉起行

逮自援江之行也，國藩念營兵積弊不可用，無用書生為營官，率皆生員文童，以忠義相期勉，然未經行陳，故以曾勇百戰者偕。楚勇尚剽銳，營制疏略，乃命千總張登科領湘勇二十人為前哨，戒忠源(?)登科曰：「前敵必百里。」至瑞州，特湘軍而行，忠源拙其眾寡，稍助旋心，笑曾公怯，縣而前。中途謠言寇至，王錱而贊走，義民(?)…之。東軍城始復，退保義寧，留十餘日乃進。七月壬申，湘軍至南昌，闔(?)戰城下，書生…撫(?)寇，寇陽退，誘其後軍，敗。營官附生謝邦翰、…生羅信南、易良幹、羅信東戰死，澤南收眾入城。於是國藩歎之，以為湘勇果可用，惟敗散殊入官兵不如也。江忠源初至九江，奏請增兵，國藩貽書曰：「今日之事可傷恨者，在兵敗不相救而已。蓋調發之初，徵兵一千而抽選數營或數十營卒集，卒已不相習，撫領之將又非平日本營之官，遂希(?)然不能以相入，至於兵與勇遇尤相猜忌。往年粵西之役，三鎮兵尋殺湘勇於市；江西之行，鎮筸兵復殺湘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足下前奏請(?)…湖南兵六千，募勇三千，合為一萬，自成一軍。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鎮將統之，其勢不能相下，而將弁中又多聾庸無足與語者。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而後可以言戰也。」忠源未及用，而江西捷勇以索賞(?)復潰，驍悍者皆棄去江軍。捷勇九月潰於田家鎮，是時湘營制營三百六十人，中營(?)…羅澤南將之，左營王珍將之，右營鄒壽璋將之，塔齊布將兵勇成二營，周鳳山將攻船各將一營，曾國藩親統一營。國藩仍欲充實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將成一萬，為義師而已。居湖南，有寇乃往退援，給兵，故多與軍民爭。長沙協副將清德自以為將官，不統於文吏，鄙湘勇，以營伍不同，謂塔齊布諂曾國藩，勸國藩(?)欲劾之。提督鮑起豹者，昏庸自喜，聞清德言，則揚言盛夏操兵，虐軍士，且提督見駐省城，我不聞操演，敢再妄為者，軍棍從事。塔齊布懼，不敢出。司道軍官皆…以稱可(?)…多事，夫(?)提…營兵因輕侮湘勇。鮑提督至長沙，湘勇試火槍傷營兵，長夫因發怒，吹角執旗，列隊攻湘勇，城上軍皆驚愕，出城中鳴譟。國藩為…試槍者以謝，乃已。繼而辰勇與永順兵私鬥，辰勇者，塔齊布所教練也，提標兵又發怒，復吹角列隊討辰勇。於是國藩念內鬨無已時，且不治軍，即吏民益輕(?)。　朝廷無以治寇，乃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夜曰(?)：「今如令。」與諸營(?)鬧(?)，標兵亦(?)噪(?)街，圍國藩，欲斬所縛者以徇，…猶豫未有所決。營兵既日夜對衆(?)，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何方猖狂。公(?)國藩…公館門，公館者，巡撫射圃也。巡撫以為不與己，公事。國藩度營兵不敢決入，方治事，刀矛既入，則彼差繆(?)者…亂(?)兵不問，司道以下，公言曾公過操切，以啟(?)…鬧(?)，…傷國藩，乃叩巡撫垣門，巡撫陽驚，反諸遣所有。此…國藩客…皆…以為書上聞，國藩歎曰：「時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亂，何敢以己事瀆君父，吾曾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已而湖北事亟，詔會(?)…文…散(?)國藩坐主事，…援湖南，奏調…軍有　詔令曾國藩…招…支其軍，巡撫亦以寇…故手書…國藩且召之同守省城，王珍時將湘勇閑(?)…自…增募合三千人，先往。十月，武昌寇去，江忠源援安徽，巡撫兵少不能…，侍郎宋(?)晉(?)…發湘軍援安徽，時新

募壯勇分禦土寇未嘗休息合會軍餉乏繼寄械旗服積腐又方議水軍造戰筏守湘初無意勸違而郭皖羽檄日至月三四奉　詔促出師乃議遣王珍珍既得請始省城不復啓國藩後又罷行國藩議合併湘勇爲十營汰珍軍珍大怨望國藩初本倚珍爲大將既以軍新集技器窳陋遠出遇寇必敗而珍頗易言兵度其才氣終不能爲下乃聽珍別將十二月江忠源死廬州四年正月總督吳文鎔敗死黃州國藩知時事急危勢不得出十全於是改營制以五百人爲一營其非湘鄉人各領鄉軍者隨所將爲小營凡陸軍五千餘人爲十三營水師五千人爲十營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餘各用工匠米炭雜具及員弁丁夫水陸萬七千人建旗東下留羅澤南屯衡州鎮土寇　文宗以國藩一人兼統水陸軍心憂之特詔貴州提督佈克慎自黃州還赴其水營詔總督台湧會其師時寇已圍武昌台湧方居德安而寇黨分犯通城崇陽入湘陰趨寧鄉巡撫先遣王珍會合軍俱下寇沿洞庭者皆退走陸路諸寇自如二月庚辰遣儲玫躬拒寇寧鄉爾等步進欲與寇爭城壬午未至縣十許里縣故無城垣寇已據治所官走免衆議止待後軍玫躬書曰自軍與寇破城百數皆待其休息或飽掠乘去耳今合營兵起義勇奈何聞警容阻卻郡分其五百人分三道向寧鄉寇方散掠並乘攻之市中寇各閉門出走玫躬止營郊外休士會食而躬率十餘人行衢巷撫慰民寇先出者不知官軍至方還縣見街中積屍大驚復出東門乃反遇玫躬相擠塞門玫躬遣前搏寇寇前後剸之玫躬及十八人盡死寇不知主將死奔相告此來者以數百人敗數千衆今止營待後軍不可害也卽夜引去合蒲圻寇衆俱去湖南境內解嚴省城湘潭初聞寇破寧鄉大懼及聞寇去知由玫躬一戰道路交頌儲石友云寧鄉人見其戰者尤感念卽日爲立祠畫自此湘軍重赴援人人稍知奮戰死矣國藩前軍至岳州王珍先屯岳州城見寇退議進兵崇通寇大上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乙巳敗王珍於羊樓丙午塔齊布復通城其日王珍退守岳州郡奔璋屯城中請珍曰城空無食不可守也珍不聽戊申寇至奔璋率所部退保南津會水師而別將還保城城空軍士一日不得食王珍縋城走衆與國藩遣戰船迎師免者千餘人潰死大半俱走保長沙寇乘之遂據靖港距省城六十里再犯寧鄉敗湘勇三營營官伍宏鑒戰死塔齊布自崇陽還奉檄援寧鄉會寒雨行三日未至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國藩下檄塔齊布改援湘潭使者以爲軍在寧鄉行半日遇之乃在中途距湘潭反近塔齊布亦未知湘潭已破喜於還城保大縣以自固四月己巳前軍長驅趣湘潭將入城乃知寇先在勢不得退寇聞有官軍至亦卽發兵拒戰迎相遇塔齊布不得還則馳陷陳軍士皆出萍寇自起冀官軍未書鋒兵接相顧得欲退其後隊望四山多負伏者以爲官軍大至則先走因相蹂官軍譟呼觀者皆譟呼遂大破之追至城乃還立營其日長沙當崇居賊中人自以爲必敗國藩集議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親督戰或議先靖港寇屯或曰靖港敗還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卽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師十營官皆至推彭玉麟決所鄉定鄉湘潭五營先發約明日國藩帥五營繼之夜半長沙鄉團來

請師曰賊雖屯中數百人不足虞我可一鼓而走也國丁特欲藉旗鼓以威賊已作浮橋横師據不可失視者皆勸國藩亦責湘軍久頓恥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風利戰船遂進逼寇屯寇發礮船退不得上纜而行寇出小隊斫纜者水師遂大亂陸軍至者合圍丁攻寇寇出圍丁遂反奔官軍亦退爭浮橋橋以門扉床版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國藩親仗劍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過旗者斬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國藩憤自投水中章壽麟負之還船日午還至城下而湘潭大捷報至先所遣水師距湘潭十里陸軍毀寇船與寇戰皆上塔齊布軍三日三勝壬申寇棄走水師焚寇所掠船寇大敗走靖港寇俱走還岳州湘軍既復國藩以軍不利請罪狀所部曾五千餘人因留長沙造船增募羅澤南李孟群陳輝龍將水陸軍國藩再上奏自劾而略敘章及提督鮑起豹自上其功　文宗詰責提督印日奪官　詔塔齊布以副將署湖南提督方寇之急也布政使徐有壬遣室走避日暮日與按察使陶恩培請國藩罷曾軍語侵妄甚巡撫駱秉章有壬且特之及克湘潭國藩請特罷徐陶而僅　詔罷且起用塔齊布文武官大驚沮有壬尋因國藩劾罷續中防兵調代大將皆賁屬以爲　天子明見萬里塔齊布受提督印則曾提標兵得軍功六品賞者已二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無修得之心屬兵大講平寇功由此起五月甲寅岳州屯寇陷常德六月己巳寇陷湖北省城時方給水軍未能戰也塔齊布屯湘陰新造船待水軍庚辰俱進攻岳州甲申水軍渡湖丙戌焚寇舟七月戊戌寇去岳州城東北屯城陵磯漕江水陸相持會癸卯圍寇舟

復長沙壬子至岳州癸丑水師二[illegible]在水軍營乙卯塔齊布拔營會剿寇帥曾天養戊午寇攻羅澤南營出戰大敗之澤南部合軍未會出攻寇以務法塔齊布殺寇將曾天養南會益陽至長閉壘大戰遂以勇略著聞名至塔齊布及今童播再閏月戊辰攻城陵磯寇遂走荊州官軍官文軍將會水師於螺山塔齊布羅澤南東攻崇陽己丑陸軍敗寇屯於羊樓峒八月己亥復崇陽己酉國藩進屯金口辛亥羅澤南進屯紙坊癸丑會於金口羅澤南請於江東岸攻花園寇屯王大破之塔齊布伏兵洪山要寇路水師順流燒寇舟於鹽關漢陽鮎魚套丁巳皆破之戊午燒寇舟於漢口寇敗之己未寇棄武昌漢陽遁走是役也國藩方屯金口安一日兩縣捷大日捷上聞九月辛未國藩奏至京師　文宗大說詔國藩署湖北巡撫戊寅又　詔國藩會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　加賞兵部侍郎銜且以下長江克金陵爲袁勉會是時湘軍既盛而武漢空虛湖南北不可居又食因人功自請合兵分二道己會北岸交[illegible]鄂撫塔齊布率湘陸軍由南岸攻大冶興國羅澤南率湘軍攻興國所至寇敗國藩督水軍合輸不攻順流直造湖會於田家鎮　詔戒以孤軍深入南北軍遲弱不相當寇兵併於江北又　詔江西巡撫以黄州寇必據九江湖口相峙寇曾先敗防湘師陳啓邁不能奉行國藩復於是敗寇軍自進田鎮者張亮基江忠源敗地也寇實江北據山峽倚江南大山曰半壁三面斗絕山下當港口江水南嚮鐵山斬面東故舟行依田鎮以達漵三年官軍失半壁山西敗至長寇踞山作五屯引鐵鎖之北自田鎮至蘄四十里沿岸集

賊鐵索截江自半壁山屬之田家鎮以遏舟師衆號十萬十月己亥塔齊布東攻富池口羅澤南西攻半壁山方作浮橋遶南軍寇出千餘阻路我不得橋寇以舟渡數千人列南岸山左舟中寇數千人登陸列南岸山右山上五屯壁出衆可二萬我軍僅有銳者三人李續賓驍進斬以徇澤南戒衆分四隊令曰持令而後發先動者斬寇三進三退澤南鼓之突前斬寇大旗將二人衆奔寨之寇反走跪於山自擠死者無算北岸來寇奔舟舟亂相推擠覆溺十餘舟我軍登舟寇亂自投江擠舟者屍累不知有幾林於是縱火盡焚之逆寨半壁山既崖斷鐵鎖六寇既失山因作大筏傍岸以固鐵鎖江中橫大筏三筏繫小船皆綁相牢逆斷其一筏明日復合用彭玉麟計分四隊推燒其大筏寇逆崩燒寇在水軍富田鎮既毀斷燒寇亦須走廣濟塔齊布等渡江辛酉寇逆襲敗之復東攻黃梅寇逆敗大戰赤嶮將戰死拒分屯小池口大河埔孔壠驛及黃梅城北相首尾分屯分四五壘十一月丙寅朔攻大河埔及城北屯皆破之復黃梅矣來寇自孔壠來逆戰破走之於羅灣己丑進攻孔壠燒其屯水師乘勝至九江軍城下與寇奪相間寇併力保湖口城與九江相犄角我軍屢勝貪戰冒險尤犯鋒刃以相持塔齊布以大將獨身冒隊受石傷水軍恒度寇壘固礮不增堅倉中可持其有退志塔齊布既屯九江南門日仰攻士死傷相藉羅澤南攻湖口苦戰不能克夜夜自戒備至不能寐聞者爲之寒心　文宗尤以爲憂屢　詔楊霈陳啓邁籌餉集司農統部將領軍者及安徽諸軍併會剿逆湖北江西兵既不足用安徽軍亦無由會合湘軍已深入方日絀所以擊十二月丙午水軍二營趨湖口攻姑塘寇出小舟燒其坐船遂陷鄱陽湖不能復湖口寇反渡江復踞小池口周鳳山往爭敗績己未寇出小舟燒國藩坐船水師遂潰五年正月丙寅朔己巳楊霈軍潰漢口於是安徽九江沿江寇盡上分二道東陷黃梅廣濟道楊霈至漢口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黃蘄復分黨從富池渡江西陷興國通城崇陽咸寧通山日掠江西武寧羣數百人或千人所至皆棄至漢口者後楊霈二日至黃州者後楊霈四日故楊霈不敢入省城走保德安湖北巡撫陶恩培故湖南按察使曾國黃州被拒程矞采又請曾國藩軍者也至是特疏曾在外不能守請城中兵才二千人楊霈兵半逃國藩督賴去相書以寇至湖北江西方千里旬日騷然矣始寇之起所行無留意其踞省府者取民財數而已行遠掠人夫不用固守還未嘗增衆及廣敗乃結七寇屯城築壘拔悍者百石遼附陳玉成用事寇乃益於此時矣湘軍萬餘人水陸分爲四李孟羣等水師回援武昌塔齊布留攻九江羅澤南入江西國藩故當擊二營水師二營屯南康澤南弃命往來復弋陽克廣信收景德攻義寧輾轉攻取并東南所以安危之大故不具載塔齊布以五千人留屯護者以爲頓兵無所用武而　廷議多言不可解圍光被勇王茂蔭奏尤切　詔亦命留攻相持半年九江湖口兩城寇備益不敢犯大營七月乙酉塔齊布卒於軍周鳳山代將十一月寇陷瑞江瑞州幕府去未幾而敗語在江西篇塔齊布之爲將善用兵勇皆得其死力雖號爲猾者肯其部下勇敢皆先人每出戰部曲從者度非勝敗數十人已上轍捲之故逢書得

拒追寇全軍遂覆而已一時陷寇地援宿民舍老嫗券泣上食爲匿易服結中明日按營餘覆軍中服其神勇者師至殘卒以憤死霍山以貴松領來自是所部發矣湖北三陷死三巡撫故胡林翼傾身以結士倡勇敢務權略而鄂軍興

湘軍志曾軍後篇

咸豐九年秋江西湖南寇漸平湖北巡撫胡林翼方治軍儲始以平寇爲己任而寇帥石達開由貴州窺四川湖北餉倚川鹽四川又饒富獨未被兵議者皆以防蜀爲言且以曾國藩久治軍無適寄爲未竟其用林翼頻說官文合奏請　詔國藩援蜀冀　朝命授以總督　詔唯令督軍無援命林翼又議客軍孤縣意非計安徽寇合捻寇蔓廬壽蘄爲楚患乃更議留國藩合攻皖分三道各萬人都興阿楊載福備江攻安慶國藩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趨舒六袁甲三時屯臨淮聞之以爲今楚軍大舉而安徽兵弱捻擾寇北犯宜由光山北趨葉城具奏以聞　詔官文國藩林翼計議全軍定而後動國藩上議曰竊號之賊與流賊異今之洪秀全踞金陵陳玉成踞安慶私立正朔僞稱侯王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由浙而閩而江西湖南廣西貴州流賊類也張總愚捻分合無定亦流賊也流賊當禦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拒其銳竊號者當剪除根本攻所必救自洪楊內亂凶黨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救皖北廬州日蹙江南賊糧不絕臣等以爲兩湖諸路必先攻金陵攻金陵必先屯滁和取滁和必先圍安慶既能圍安慶攻廬州略取旁縣使其備多力分何敢北竄哉且不特不敢北而已並不敢東竄江浦六合蓋竊號之賊未有不竭死力以護其本根者也中原數擾捻寇要於皖固不敢剖石達開必無入蜀之慮而就大局論緩急臣自宜回軍援皖以蘇民困十一月國藩移屯宿松是時蕭啓江援四川張運蘭還湖南獨朱品隆唐義訓易開俊張岳齡等從而湖北大將都興阿養疾荊州李續宜告歸鮑舉多隆阿鮑超新貴軍皆業爲林翼用倚國藩屬國藩亦不樂二將皆推林翼節度悉湖北軍圍攻太湖十二月多隆阿又擊太湖圍屯小池拒援寇援寇號十萬屠山太湖寇踞城者號數萬軍事危險多隆阿意氣自如國藩憂之乃悉發已親軍圍太湖將在湖北篤十年正月壬辰湖北軍大破寇遂克太湖潛山二月寇陷杭州三月杭州寇退李續宜至宿松定議分三道圍安慶乃遣朱品隆等進屯集賢關多隆阿進規桐城而續宜爲後援以助二軍閏三月曾國荃來領安慶軍江南大營軍潰四月蘇州陷　詔加國藩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胡林翼喜國藩得大用與書曰兵事會布遠勢忌近謀公宜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由祁門出徽寧一軍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取鎮江西面推蕩蘇揚以鐵艦遞援揚蘇又以爲陸矣以湖南北爲兵之本以江西爲餉之本待三省協防而後議吳非一年不能夫吳越人之毀事攀望尊不必附而吾等悲惻之懷真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吳會之任以包舉把持氣象宏遠爲用置措得人何事不講不患賞此蘇常失守以後會稽置司或死或未死或已補或未補遞賞道不肯此其時矣今宜遲兩軍一出杭州一出蘇淮先闕屯守之乎江軍五千雖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財而令大賈集五千人進

拘守廣信無害也杭州失駐衢州杭州存徙湖州此平吳之先著已貫仙季高書各募六千人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爲圍征之用少荃可給淮上之師合水陸萬五六千人而以多都將爲隊幼丹宜奏爲兩藩二李或當藩或蘇藩則兵餉一家矣大局安危視公放膽否耳近者兼管兩廣而不知廣西爲何人所轄何曾兩江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矣福爲皖撫而割南岸棄以予浙江又割淮北棄以予東公其日遠百里宜也徽寧猶完布置粗定當鼓行而前與鮑相之師會於當塗然後湖州軍出於蘇常揚州之馬餉於江浦林貫藩弱不覺其言之汗漫也急厲敝受大創小作則恐或不濟國藩得書壯之然其再出也行兵持重必無後慮而後動謹官守和衆心以籌補前失不能用其謀將進會國藩惡其險乃檄駐祁門乞鮑超全軍以行而自將朱品隆張運蘭合萬一千人五月戊申渡江六月癸酉至祁門檄李元度募軍三千左宗棠已奉　詔襄辦則令領五千人鮑超方還鄉而張運蘭在湘俱期八月會兵丙戌　詔國藩補兩江總督授爲欽差大臣時曾國荃留圍安慶與多隆阿李續宜皆爲湖北軍支甲二屯淮上自爲一軍巴棟阿爲鎮江軍李若珠爲揚州水軍王夢齡署漕督爲清淮軍薛煥署總督爲上海軍張玉良收潰軍退杭州猶稱江南大營軍周天受屯甯國張芾屯徽州爲二軍江長貴將杭州軍米興朝防廣德皆王有齡主之爲浙江軍皆各專奏不相杏東寇踞蘇州則東犯松江西陷金壇南破嘉興杭軍退敗而高淳寇復南出廣德池州寇東掠建德至婺杭人皆請國藩宜援杭湖而論者或以爲軍餉至淮揚

則不恤於寇而棄已至祁門則又以爲宜急援甯國甯國敗遣左宗棠等攻廣德指南陵合攻大營軍與楊載福水軍相連待安慶克而合師國藩嘆曰夫言之甚易行之甚難今進無所往退無所歸何爲而輕率乎八月　召張芾還以國藩兼督皖南軍令周天受轄甯國戊辰甯國陷天受死壬申以李元度爲皖南道將三千人屯徽州張芾軍萬人分防諸隘實不任戰守軍餉久乏倉卒遣散以素餉藩居城中國藩先撤守徽使朱品隆視地形品隆言非精兵一萬不能守而元度銳守責與有功自許能守之國藩又以元度新軍不能野戰故浙江請援不赴俾專城以自固元度至二日土寇撤軍結連甯國寇而旌德寇逼績溪圖入叢山關元度急請援大營時鮑超假歸無統將張運蘭方攻旌德前後爲寇所持乃以撤軍四營往至則寇已大至四營潰退走休甯徽州城中軍皆大奔元度遂南走開化癸未徽州陷前皖南道福咸死之國藩急檄運蘭退而促鮑超赴軍自太平南還屯漁亭寇窺西嶺陷休甯將攻祁門大營軍中大震凡前言祁門可屯者皆更請國藩去國藩度寇必東南竄空虛乃令左宗棠率新軍屯婺平寇果分陷婺安饒州九月庚申鮑超張運蘭合攻休甯寇敗之十月己卯甯國陷寇擾黟縣防軍陷黟縣庚辰運蘭分軍拒戰不利鮑超遣宋國永往攻寇寇棄城屯盧村辛巳增軍大戰復走之十月庚東西竄寇俱出江西前後趨建昌湖口陷饒州要擾浙州寇攻建德敗屯將曾秉十一月遂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以左軍屯景德鎮自祁門援建德水軍守湖口鮑超運助左軍寇復敗退防歙內軍入黟分黨掠玉山

休甯寇出攻婺源據祁門黟縣安土屯軍皆撤兵自守。十一年正月左鮑軍合拒寇於都昌敗之遂收建德左軍獨攻寇婺源前軍陷伏中戰不利寇夜引還鮑超渡江援安慶圍軍二月寇陷建德屯於黟陳大富軍合左軍屯景德鎮寇從鄱陽東犯左宗棠之會鮑未戰寇襲景德鎮破之大富赴水死大富前軍屯南陵有重名自拔出賊將屯太平會寇王景福十日而死皖浙諸軍將如大富者已就能戰於其戰守猶不及張運蘭等故寇從婺源犯祁門介寇中寇去大營二十里僅引去皆奮薄寇入習戰不習戰之異也國藩之駐軍祁門本倚江西糧餉寇據景德鎮糧運水軍斷歙轉以爲萬全至是糧道盡阻左軍退樂平國藩親屯軍合三萬人糧運二十日不至衆乃爭言取徽州可自立又言可取餉浙江先是休甯寇無故而甯國藩張運蘭久屯休甯拔寇亦不復來故謂徽州寇弱易攻二月庚寅國藩自將祁門軍進至休甯會張防軍會師癸巳進攻徽州大雨軍城多寇失甲午退休甯戊戌復進庚子寇夜出襲我軍軍入營寇辛丑寇軍各還所屯國藩留休甯誓死守時左軍敗寇樂平寇發猶謀益兼往爭景德鎮癸卯寇悉衆攻樂平城左宗棠亦悉衆出城擊之寇分道進視東寇隊分軍鼎兵擊寇大敗遂走廣信趨浙江壬申國藩留軍屯祁門自將親軍五百人出駐東流於是以寇屬唐義訓防徽寧張運蘭守休甯朱品隆在祁門左軍住來樂德鮑超軍專赴急鮑軍已敗寇自此不復窺祁門而寇每將精銳突動行千里北則自英山出襲黃州趨北擾偪安慶南則攻陷吉安瑞州西出襲撫州崇通東則趨徽州陷嚴州婺源景德鎮犯鄂或黃州辛未如其所爲蓋者以爲救解安慶圍寇又以寇饑時特來處援以爲救安慶宜急救安慶攻金陵節國藩初議五月戊子鮑超至安慶攻赤岡寇屯力戰破之會寇將劉瑲林來鄉下以示城寇瑲林陷蘇常爲前鋒自特其勇欲以救安慶諸官軍既伏誅曾國荃軍亦自信鮑超移攻宿松因援撫州是日徽州寇陷徽州援徽寧休甯軍壬辰朱品隆等合攻黟寇遁走丁酉退寇猶在外庚子徽州寇棄城走遁寇衆來犯一二月軍會左宗棠移屯婺源南至河州寇出德興遂戰敗之七月丙申多隆阿桐城援國軍大破援寇於桂車多隆阿與鮑超皆稱軍大將寇莫敢必悍黨多隆阿亦自持威重不喜人助度不求人自助亦不肯助人故寇犬上江西湖北一月陷二十餘城鮑超救奔命厭以李續宜軍將李續宜者名元重於多隆阿鮑超及衍軍然南總北殊不濟寇又奏調援湖南劉長佑自發而浙江亦奏起李元度將軍援浙由平江出崇通寇乃東南走於是寇鄰陷玉山合軍寇屯桂車擊多隆阿軍多隆阿軍走之寇遂屯石牌鮑其運道者復請曾鮑軍多隆阿笑曰吾運道不易絕比吾軍糧未盡賊已走矣庚戌鮑超進瑞州寇至饒州壬子寇走撫州八月丁巳朔曾國荃克安慶曾石牌之被寇也寇分衆圍國荃屯欲攻我大營夜屯壘不可入程學啟復攻賊外寇殲三石壘國荃弟貞幹作屯菱湖合水軍絕寇糧賊玉成屢敗不得進乃相率遁走安慶既復　文宗顯皇帝賓天　穆宗立以彭玉麟爲安徽巡撫移李續宜撫湖北嘉詔調續宜安徽乙未多隆阿克桐城庚申鮑超至撫州寇走黃梅辛酉鮑超奉詔救江北鮑軍是

廿水軍克池州丙寅鮑超進至南昌用安慶復復通城
州寇復得廣東新寇合大衆竄西丙子鮑超軍至貴
溪寇衆走進奔六十里平寇壘七十進復鉛山多隆
阿珍滿城軍擊寇宿松黃梅廣濟蘄州李續宜收黃州
劉維楨收興國鮑超軍進西九月曾國荃進攻集賢爲克
之戊申克建德錢甲寅學東壩克之國藩移駐安慶
多隆阿將二萬人收舒城廬江進攻廬州李續宜都
興阿等將數萬人屯六安霍山左軍屯婺源張運
蘭等屯徽州李元度新軍出廣信寇悉赴浙江而皖
北寇衆保廬州國藩軍分守安慶桐城廬江無爲及
運漕鎮東關不足乃令曾國荃益募軍六千繼進取
而左宗棠援浙大寧援蘇鮑超朱品隆等合軍進攻甯
國凡五道並進軍勢勃然矣　天子新即位羣臣爭
上書言事多推湘軍功以爲曾國藩可當重任因詔
重國藩兩江總督江西浙江江蘇巡撫　詔國藩節制
浙江巡撫提督以下統江浙四省唯國藩是聽袁甲三
不轄中國藩奏辭三省節制不許乃薦左宗棠以江西
湘軍將領王珍鮑超及水軍楊岳斌國藩防將張
運蘭等統於左宗棠而以廣信防將奏令宗棠兼收
節軍又分爲口東請奏錄二局並乾兗之於是苗沛
霖攻壽州軍進圍以夏蕭遣將擊退以見寇
獲十一月杭州陷寇分犯衢州張運蘭先以兵趨其
地運桂督軍援守朱品隆唐義訓運軍赴援品隆
與寇合屯不相能及俱出軍隊並援品隆至城下寇
來襲軍將不支義訓率兵不相救國藩聞之大怒運
蘭義訓曰湘軍之所以無敗者彼此相顧也湘軍將
士有鉅隙未嘗不相援故有晨參商而夕赴救者
私怨情也公事義也爾獨不聞知乎朱品隆危急三促

出軍而不肯赴救是亂湘軍之紀而湘軍由此敗壞也
不急救者將斬吾故吾行軍十年視將士如子弟至
於執軍法以誅敗將必有餘矣又下檄品隆剛掛義
訓品隆義訓相傾者同上書請自今韓睦於是一
月七援徽州圍解國藩以軍勢已振　朝廷錄用將
而浙江全省淪陷寇江蘇士大夫朝夕請師乃奏薦
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李桓各擢巡撫布政使又請
命大臣會辦軍務　朝命湖廣總督官文會專閫
視局於廣州沈葆楨寓居　召不出至是起視江西
巡撫乃起視事而湖南巡撫毛鴻賓亦國藩舊交故
吏及湖北巡撫嚴樹森貴州巡撫胡林翼所薦用略東
章曾四川總督以爲生督用爲布政使李續宜則長
佑則本起湘軍於是西至四川東至江皆用湘軍將
帥將皆曾國藩爲重而如胡林翼其所素包容扶持
者東南半壁於功名矣同治元年二月曾國荃新軍
至安慶左宗棠軍入浙貴州化二月上海其縉紳至
安慶乞援師以李鴻章率湘軍淮勇來募赴往
鮑之鮑超克青陽曾國荃克巢縣含山和州鮑超克石
棣太平寇衆反正者萬人攻巨縣克之曾貞幹克繁
昌南陵張運蘭克旌德曾國荃合水軍進攻沿江諸寇
祀丁卯多隆阿會軍攻曾貞幹攻廬州城東南門
石清吉等攻西門寇將陳玉成將援寇城東多隆
阿攻其旁壘以困寇陳玉成特勇悍率衆二千來鈔官
軍正紛遊擊寇遂扼北門寇先闖多隆
阿至曾兆豐率精騎自北邊開北門出大衆縱
合攻東門軍方出城玉成遁圍以爲敗亦北走玉
成遂潰寇使困水反扼城寇悉驚相蹂踐
城拔走石清吉等追西南以登城內寇爭走於是

合肥之衆數千計。俘八百四十七，拔民男女七千餘人。盧州復，陳玉成走壽州，將乞援於苗沛霖。沛霖聞玉成敗，恐禍及己，又畏多隆阿之乘己也，反欲取陳玉成自效。玉成至壽州，軍屯城南。苗沛霖僞遣其黨伏謁，迎入城，具牛酒犒三千人者。玉成入，尋至館，而閉城阻其從者。玉成初不疑，既登堂，見几上陳桎梏，乃悟，慨罵曰：苗生反覆，我死，行及爾。乃自就縛。沛霖遂囚玉成及從者二十人，獻於潁州勝保營。而招誘餘寇，寇或降或散去。會是時多隆阿之名震懼群寇，寇聞風伏。江南國藩相繼會約會兵。多隆阿素以文官不可恃，且己不能擅兵，文而亦惡曾國藩。督吏卸兼國藩言，軍事須宜專一，以會示不異曾國荃同。國藩具言如先約一，勝保指揮官文，攝多隆阿，然不欲東，而四川藍安諸餘寇俱入陝西，先已奏遣曾正銘赴援，遂再奏令多隆阿自往陝，據及京朝官亦日言關中帝王都，天下重要。　朝命屬多隆阿。命下，官文益自喜。　上意決命進之，合軍江甯之議，不復聽矣。國藩獨歎曰：多公威名太盛，寇如不敵，則必入南山老林，此所謂驅獸穴鼠者也。與曾官文言：江南財賦，比秦中何止十倍；賊數衆多，何止百倍。議者於軍有大謀，惟以舍陝往援，不先待奏取朝旨，以相堅拒，國藩不奉，乃而上疏爭於左右，宜且止西行，以圖江南。官文素畏議，不肯止多隆阿，留五千人屯盧州，而身將萬五千人入陝西。　詔授爲欽差大臣，後竟殁於寇，竟死盩厔焉。壬申，曾國荃克太平，夾西合水軍克金柱關。甲戌，收蕪湖。五月甲申，進屯雨花臺。自向榮和春以兵十萬攻守八年，卒潰退，國荃軍合水軍不滿二萬，國藩以爲孤縣無繼，未可進。圖荃議曰：諸軍士自其起義，人人以攻金陵爲志。今不乘勢薄城下，而遷延持疑，則曠日持久，非利也。若合金陵則攻寇固屬，賊來攻取，猶當則將士見賊置於圍地，須養而食，寇雖能殺，亦必惡攻，戰將去，公而歸耳。遶城而屯，亦足以致寇。軍勢雖危，禍不可求全。國藩許之。會左宗棠亦言宜薄城，圖攻之勢，乃定。乙酉，上游軍乘寇新敗，大破之。李鴻章之軍赴上海也，其大將曰程學啟，學啟先陷寇中，安慶圍合，降於曾貞幹。約以內應，寇發，未及期，夜率千餘衆叩貞幹壁呼曰：今夕寇覺矣，國荃既退者，卻至矣。吾所將皆精兵，善入營助守，不能歸兵，公相信者，開門納我。不信，爲我發一矢，無使兩敗也。軍中大驚，疑，報貞幹，貞幹履屨出視，下令開門納其衆，追寇鋭而至，亦遂還去。學啟由此顯。及死貞幹，卒則從鴻章。是時上海諸英法二國軍設會嘗勦寇，嘉定攻松江，號南路軍。學啟剿敵。傳鴻章新郭松林將湘淮人攻南匯，號北路軍。寇悉衆攻敗外國軍，再陷嘉定，則併南路寇上海，學啟將千五百人屯新橋，寇夜圍之數十重，學啟寇尾平寇設，而學啟乃開壁突擊，寇敗卻，鴻章自將來救。前後合擊，寇大奔，外國軍見其戰，自以爲不如。自此上海淮軍始振。六月，曾國荃拔寇分三屯，其城寇各踞一門，鴻章先攻城西，城西者，城寇屯也，城寇倚援爲逆，遂夜伏兵其後，寇援以爲援至，則反。官軍合擊，大敗之，進至城下，寇退死守。乙丑，拔寇南北屯衆攻官軍，城寇出掠，陳其相應。鴻章分四軍擊之，宋國永攻南屯，陷陳，率入城。二壘寇退，而北屯寇衆皇遽奔城外，寇奔城寇，收衆入西寶城，寇復出東門，犯官軍，未戰，引還，鴻章自追之，寇不入城，東走，鴻章又東

退數十里寇乃反圍超超引軍作圍壕包寇寇將軍爲突圍走墜下馬步從者失其馬千匹俘寇酋將二百死者千計乃還軍攻城城寇皆長跪莫敢拒戰遂復寧國而寧國鄰寇將□城舉其死黨先□克廣德既復二城或讓超曰寧國城未破而公自退賊至六十里城寇若攻公將遂有舉寇遂失所據此危道也超笑曰吾但知兵勢不知兵書蓋超之戰善頗其持重堅忍不如多隆阿而勝未嘗敗因其軍任偏軍爲無紀律然亦能相勝繫乃竟以功名並□七月其軍三請兵

詔李續宜代其事時續宜方以母喪歸辭具疏湘軍大疫雨花臺國荃軍亦多疾病鮑超等不能軍國藩憂懼以爲軍行攻取方利而天災益重由己德薄任重恐致傾覆請出朝臣會軍以分己責

詔慰勉且以疾疫流行寇不能獨擋其衆而還將實更相輪故軍中至無大譁乙未經事春克青陽李續賓等軍浮梁克旌德八月丙子克蕪湖自上海軍出浙江江浙兵氣皆振閏月曾國荃軍被寇來攻曾國荃軍多被西寇火器相擊寇復穴地轟壘連十晝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復來助攻圍隆兵援兵皆乘制不得赴國荃以二萬人居圍中城寇與援寇相環伺士卒傷死勞瘁然卒能支寇特以築相持賊遂寇將驚伏亦自輕其死又爲合大衆不能攻苦於初起時矣十月寇解去由九洑洲北渡欲李世忠防軍陷和含山巢其南走者合廣德寇西南掠婺祁門徽寧安慶俱阻絶惟江上下恃水軍得相通給乃飭增陸軍防貴州援官江自廣西出江西視寇勢爲戰守以鮑超軍南援和州檄李榕立爲新軍留李鴻章軍援張樹聲等三千人助廬桐戰守召還李續宜軍將成大吉蕭慶衍等攻巢和又發□五千人助曾國荃國荃自此抗衆寇十萬而左李各督數萬合湖北江西湘軍幾三十萬自餘援軍分布黔桂秦蜀者又數萬遣兵不得罷國藩日夜憂危以遣攻江南爲非計乃自行圍寨視寇二年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諸軍是時曾國荃屯江寧城西南江北則楊岳斌將水軍屯烏江皆當前敵其南則□遠元守太平屯金柱關萬餘吳坤修守蕪湖而彭玉麟將水軍屯裕溪在江北環水高壘寇時來窺太平蕪湖運糧東關寇反出裕溪上與和含山巢寇相應蕭慶衍達援毛有銘等屯石澗埠遏寇西南李志□使守無爲城以通水軍其西廬江梁美材屯焉廬江北廬州石牌吉守之舒城在廬州西南廬江西北蔣凝學守之舒城南桐城周寬世守之以南通安慶舒城西北六安壽州分軍守之北防苗沛霖南遏霍山爲湖北邊防蕪湖南則鮑超守寧國屯高祖山而劉松山屯城中易開俊守涇在鮑超軍西南吳廷華守南陵在鮑超軍西徽北在涇西北朱品隆先守□以救青陽□守青陽在南陵西南又西則池州以□江近安慶無屯軍寇踞建平廣德寧國衆者西出爲擾太平石埭南發婺源徽寧官軍□州守將唐義訓特左宗棠大軍爲其援戊申寇圍涇壬子鮑超救涇入城屯軍癸丑出擊寇大敗之追奔二十里甲寅鮑超還屯二月國藩還安慶以曾國荃圍軍堅定水陸□始遣軍之□丁丑朔王可陞攻曾國寇□其小□蕪屯鮑超分攻□□李屯皆破之寇犯休寧分擾建德而使彭□蔣□東救池州□青陽和巢寇攻石門□官軍自己卯至癸未□寇復南犯□水□辛卯寇

攻太平屯將朱洪章洪章敗南北岸同告急均檄鮑超赴援超疑所往乃先石埭未至寇解去將無為舒桐廬江六安而逃上海軍浮海攻福山寇屯破之進解常熟圍三月進克太倉左軍將劉典江西軍將王沐攻寇黟復其城四月劉連捷蕭慶衍等合鮑超軍收巢含山和曾國荃攻破江寧城南西寇壘九程學啓克崑山五月鮑超等進攻鳩口寇棄屯走進收江浦合水軍攻九洑洲四日破二壘奪州屯語在水軍篇蕭慶衍留屯江浦上海軍攻江陰劉銘傳破寇屯二十七郭松林破寇屯二十五騎詞武破寇屯十二六月程學啓克吳江苗沛霖陷壽州麥勳軍將蔣凝學及道留成大吉等降貴有基國藩以餉乏辭總督　詔勉國藩李鴻章合奏請賦蘇松太倉浮糧　詔略中定額除故萌積欠李鴻章分軍三道程學啓由崑山進攻蘇州李鴻章等由江陰進無錫淮揚水軍輔之太湖水軍將李朝斌由吳江進太湖潘鼎新等分屯松江上海常勝軍屯崑山為前軍援徽池寇自二月出江西中路建德鄱陽湖左宗棠德右出東流湖口江忠義未至寇實田先出撫州建饒州劉典自徽州來援諸軍諸軍將段起王德榜王沐韓進春及寶田攻陶潭寇屯大破之丙子進春衢出道伏敗退寇復張劉攻湖口國藩先遣李榕屯湖口及江忠義至壁堅山李榕新軍拒寇不利寇攻堅山忠義出擊之傷寇帥壬辰浙軍將王文瑞復黟縣庚子進甯國防軍將何紹采及水軍援船援臨淮蔣凝學等防穎州霍邱七月丁未湖口寇退走都昌建德彭澤鄱陽寇俱東北走圍青陽銅陵甯國歷皆被寇屯將拒戰各相持八月乙亥湖劉銘傳攻江陰寇內應

官軍攻登城燒門樓餘寇突門走復其城丙戌李榕援青陽敗績江甯國軍攻城南東西寇屯頗破之方進鮑超遣援而水軍將曾復明及國藩復軍將曾吉二合江忠義席寶田軍先後至青陽刻期攻寇寇解圍走石埭超軍至南陵進東攻建平庚寅程學啓攻蘇州破東南寇屯四無錫寇復輸船自助周壽昌燒其船船石埭太平寇與犯甯國歷敗去乃諸朱品隆請獻二城及捷備以自贖九月壬子收三城散遣歸誠人四萬彭玉麟督水陸軍攻太平沿江諸寇屯進高淳高淳寇將請降誠十月乙亥收高淳鮑超楊岳城俱會師東壩寇遁丙子易開俊自歷劉松山自甯國合軍收甯國縣東壩寇開屯迎官軍辛巳收東壩壬午進下建平溧水東壩既克皖南金陵蘇浙軍勢相連鮑超全軍屯守之王可陞守溧水李榕守建平自誠人洪容海守高淳甯陽石埭太平旌德涇及甯國府皆分軍屯守戊戌李鴻章復蘇州蘇州之合圍也程學啓軍所至輒破寇寇壘城寇諸將權不相下相猜貳因謀反正斬異議者開門納軍然不交兵籍降衆號十萬己亥出城者八寇將請鴻章受二品冠服乃與學啓學啓先已置人於坐數其罪悉引出斬之報鴻章鴻章大驚惶學啓入城諭衆衆皆聽命或傳散走而先與寇將約者曰謝將無罪國藩負約涕泣不食凡三日鴻章亦咎學啓學啓且曰為巳甚君亦降人也學啓大怒還營將引軍去其舊員奔告鴻章鴻章復遣學啓勸慰他事笑語甚歡學乃解庚子安徽巡撫唐訓方收復壽鳳辛丑苗沛霖突襲城圍被斬死十一月李鴻章等復無錫進攻常州以鳳江寧圍軍程學啓出太湖圍嘉興以應浙軍潘鼎新

等軍先入靖城平湖乍浦寇皆走官軍所至輒下遂收嘉善曾國荃益募新軍增圍圍城官軍遂至五萬人援寇過江窺城者皆不敢出左宗棠以爲當分軍攻廣德寧國藉以寇勢蹙而江忠義新亡賊踞江西特不許李鴻章請軍皖進躡入宗棠復奏言嘉興常州可緩攻 朝廷俱下其議 二帥各主己說守其要害三年正月戊申寇由西南援紹興遣江北將毛有銘將六千人援徽州浙軍將王開琳先遣赴急寇兵走合徽州不攻北犯湖口南趨景德別黨由衢入玉山由國入建昌均期會撫州徽州守將唐義訓不能禦毛有銘未至以鼓事委江西師在江西後寫戊午曾國荃攻鍾山寇屯克之時東壩屯重兵太平防禦將金柱屯軍助國師及江浦寇江守將皆先奉軍會城下新集軍亦俱集乃僉合圍寇之設守也環城多爲石壘先重於北既於鍾山作大城號曰天保又於山脊入城處作大城號地保官軍攻城西南不甚懼至惟屯鴨陵則出衆力爭之向榮和春皆以此敗二年夏鮑超已作壘明陵前會曾軍自平李西退國荃圍攻幾二年敵寇壘以百數皆未及城北亞破鍾山壘移軍屯守更增築壘屯軍五六千遏北道餘元武湖阻水爲圍城寇糧道絶矣丙寅將松林等克宜興二月癸酉溧陽反正寇走江陰圍常熟攻無錫李鴻章復守無錫郭松林援常熟寇皆敗散程學啓急攻嘉興寇請降學啓圍城中如其詐攻益力陳士勇將何安泰學啓規城兵寇城先登槍子傷額遂克之學啓竟傷蘇州創已合一日獨坐舉念有所忿誤被創口血噴竟死自學啓之師仙程百戰等役料事敵無所失或如會戰則戒諸將曰公等

皆不害敗吾當自請罪某時戰某時賞某所來援賊可退去諸將奉其指揮如約則如所言至其實陳陷圖見者以爲神兵其將先登先敗之及其死以所建旗鼓統練陣圖皆爲名將將江蘇之戰始上海終嘉興功成而學啓死其名位亞於多隆阿矣辛巳廣德寇棄城走湖州自蘇杭江南軍並進皆以廣德爲要害以官軍力不足不敢攻[illegible]恐寇竄出及寇棄去乃如其策無能爲始鮑超進攻句容其時李世忠已寇五河天長全椒來安六合滁州而蘇江軍將馮子材等亦頗出兵助攻句容丹陽江寧寇頗驅老弱女口出城以節食更於城中種麥刈麥爲糧庚寅左宗棠克杭州三月壬寅鮑超克句容甲辰進攻金壇馮子材飛書請鮑先攻丹陽乙卯解金壇圍伏兵茅山特退寇寇果出中伏逐走退奔五十里寇不入城城寇反出走丙辰克金壇乃還軍援江西是時浙江寇走徽州號二十萬徽防將毛有銘出敗賊敗寇寇入江西前鋒至宜黃崇仁南昌戒嚴四月庚午李鴻章克常州壬申馮子材復丹陽 特詔楊岳斌督軍江西尋授陝甘總督又 詔李鴻章移師合攻江寧捻寇自河南犯麻城蘄水遣王可陞屯黃梅李榕屯桐城未行寇復竄黃梅蘄州者日夜相接楊岳斌鮑超皆西援乃以江蘇軍將劉銘傳屯句容鄭魁武屯東壩五月壬戌郭松林克長興於是江寧圍軍以城破可計日而李鴻章書來會師恥借力鴻章鴻章亦讓功託言盛暑不利火器延不至 朝命促會師數急曾國荃憂憤日約諸將士穴地隳城期必破而龍膊寇屯所謂地保城者不得則形勢然不便乃日夜猛攻之己巳奪其壘遂作地道其上穴其下

又環城列營十餘道並攻拔龍膊子高等城以殺寇使多備六月甲申地道成乙酉曾國荃令圍軍百營皆嚴備別募敢死者十餘人故先入於是李臣典等皆先登者九人於日午地道火發城崩二十餘丈寇反然火藥下燒我軍朱洪章等乘缺登陳湜日等循城北門彭毓橘等東門朱南桂羅逢元等皆梯而登寇驚走或出城或還保子城夜半縱火燒城中因突圍出走黃潤昌等立龍廣山東大升等循城南追逃寇寶華山斬數百張定魁等追寇及之湖熟復俘斬數百人城寇多自焚或投池井洪秀全已前一月死其子洪福年十八尤幼寇挾之走真偽洪福刻印姓名下列真王二寸文與天印合二寸為真奏

詔言洪福瑱者以此江寧既復軍寇出探者皆瓦解國藩奏上諸將功以所俘寇將李秀成言洪福已死於是浙江江西諸軍方欲發寇謂洪福又實不死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生致謝及後見俘寇皆跪拜秀成秀成生送京斬之軍言從前爭指目曾國荃國荃自悲艱苦負時謗諸宿將亦多隆阿楊岳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亦疑其國荃不和且言江寧金貨盡入軍中左宗棠沈葆楨等上奏多譏刺江南軍會病亦因請兵歸鄉里盡遣所部軍二萬五千人而克城功最及封爵者李臣典病卒蕭孚泗以貴爵大功雖成然軍氣惰矣國藩本以兵事屬給軍自幸平洪寇克江寧如初起兵時所望力言湘軍暮氣不可復用主用淮軍後以平捻寇然席寶田左宗棠仍募湘軍征苗回克定塞外撫威天山以功所謂暮氣者耶自國藩始湘用兵屢代無軍招之則來麾之則去見湘軍者乃如軍利歟胡林翼左宗棠李篇章皆由此起故各條其用兵之地而繫以國藩本指為曾軍前後篇

湘軍志湖北篇

寇自四年兩湖北軍五潰楊霈之敗也實未見寇亂民一呼而萬衆瓦解省城初才二千兵及城陷時城內外防守軍萬二千見黃旗則爭縋城走外兵亦走永寧固不任城守省城與自保而已寇至城下用雲梯城上引而上城中惟巡撫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及僚佐五六人恩培先赴水死多山戰城上大寇至不敢拜視之尸然火熾出而斂焉舁賴自刎死布政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群皆將兵赴援克城外歸者王國才方跳入城城陷亦用縋城逸以上不能蕃萃官方食重門防列火以為寨國才乃摘秉巳入因率親兵入寨斫之寇驚走且呼衛巷間有出者衛為官軍所斫使喧而定城中居民國未復矣至是早尋訪國才令刺不如所殺則發城邦水陸軍不見一人明日出城合林翼屯金口林翼心作事使而寇大至知其事者交訟國才皆功進故言國才於道寇不得口號呼門而入為議者所惜惟及見國才者知其實焉咸豐五年二月乙丑

詔胡林翼署湖北巡撫林翼向如所縻平以恰盜藥三年冬以御史王發桂薦奉

詔赴湖北未至道會吳文鎔敗死留湖南募勇三百人尋奉未有以自見曾國藩征寇奏以自隨湖南巡撫駱秉章方倚幕客左宗棠以決事宗棠故善林翼與留防岳州撫標侯遂森民斬刈殆盡已而曾軍克田家鎮合兵圍九江林翼以湖北按察使領千人從攻湖口比楚湘軍為勢甚及寇上陷漢陽李千八百人還援守使宜不

入省城。于時布政使夏廷樾、糧道貴府勤免。林補
林翼布政使及道府州縣死，而林翼遂署巡撫。是
時江漢上下兩岸寇充斥，巡撫號令不出三十里。屯
金口，倚水師自保。嘗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國才等軍
號六千，而國才屯沌口，嘗特荊湘鎗船給軍，軍無見糧，
寇亦易之，不攻也。楊霈者，以詒交得朝貴權，假防北
犯名屯德安，號萬人，廉餉自給。四月，楊霈退走德安
西。安將軍札拉芬來援，戰死平林市西。詔奪霈官
以荊州將軍官文為欽差大臣。五月壬戌，寇攻都統西凌
阿於奎大臣攻德安，官文派隆至襄陽，復來犯船下
漢，屠潛江天門，圍號北岸軍。西凌阿久從僧格林沁
軍，無統御才，力不能拔武漢，惟水師屢克，寇屯漢口
及漢陽。寇屯軍去，後陷林翼，念相持無已時。八月壬
辰，自將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師取漢陽，不能進，屯奓
山。戊戌，寇至林翼營，軍出，士卒畏懼出營，吾強之戰，
未交，殺一綠營而大奔。林翼憤甚，索馬欲赴敵死，閻人見
遂擁其色馬反走，馬西五里，向空野乃止之，馬跪不
能止。諸江乃復收散卒，官兵退，賊在，集潰卒得
王國才合屯大軍山。辛丑，荊州軍潰，鎮三萬至，乃屬
次渡江，遂攻南軍，令更增二千人，進攻武漢。是
時水軍大將彭玉麟赴江西，李孟羣軍攻陸軍，曾國藩
楊載福為水軍統，統屯集魚嘴圻間金口，楊載福皆勇
敢，其所用皆以拔營實破石為樂，巡撫禮下走卒，偵
事早還，閉營門自便之，獨湖南之在江西也，曰國藩
其巡撫恭，倨不肯盡則餉之，盡則厚之。曾國藩亦自
以客寄，莫能為之主，將布置江西事，乃致湖南建
議曰：武漢者，東南之樞紐也，形勢百倍於潯陽，今兩
城久為賊踞，而從漢鎮出，援江西、湖南，遣兵救

發劄九江之令，始由武漢而下，規解武昌之圍，必由
崇通而入，乃奉劄及曾國藩、彭三元等道崇
通取通城，曾國藩遣陳啟邁貴數萬赴，曾國藩合陷附
見湘軍輒敗走。九月乙丑，復通城。甲戌，復崇陽。林翼
聞諭軍深入，躬往迎勞，兵少不宜先進。林翼曰：
以國事無客兵，非也。且廉取安在，曾國藩數敗，亦曾敗。
己卯，建大營三千人于蒲圻，而陷寇自武昌以盡
東數萬，遇官軍，軍敗，官復進，敗湖南防軍於羊樓
湖南分兵爭羊樓，而寇屯崇陽，敗寇特援復通
屯蒲圻，欲援湖南軍，湖南遣彭三元、李杏春往攻之
安未至，寇自咸寧大至，三元等軍少，皆陷。乙酉，復德安
寇襲陷崇南陽。詔奪西凌阿官，官文代之。官文先
開奓山，敗自漢陽至，聞祥至，具遂屯德安。詔詰責
官文，還移南攻大別，令遣援兵會林翼等三面攻漢
丙戌，湖南合軍拒寇於羊樓，大破之。十月癸巳，蒲圻
寇王至，又破之。癸卯，林翼自嘉魚來剿，師合湖南七營
軍，共十二營，西攻蒲圻，寇眾三萬，來分五屯四營作
對壘，擊白羊水，以通咸寧，林翼用蒲圻舉人賀某若
計，出間道由桑安逕擊城西北獅山，寇出不虞，奪失
其險。辛亥，湖南精兵攻城東，林翼軍攻城西北，且備
水防，遏以拒寇援。寇踞城堅壘不動，士卒仰攻多傷。
湖南令軍士持草薪燒城，其猜寇反以火焚薪之。火
發，寇驚奔，遂破其五壘。其夜官軍梯山壘破城以入城
寇燒城走，走蒲圻。復十一月庚申，奪林翼湖南合兵
東攻咸寧，庚午，咸寧復。辛未，水師克金口。甲戌，林翼
督會水師於金口，其日王國才進屯沌口。乙酉，湖南
五營進屯洪山，林翼將四營屯省城南五里攻城寇
從高冠山望湖南營壘不出戰，城外營大壘八小壘

二獲四門。見林翼軍至，出拒戰。澤南戰之，殺大半。一
小壘二。李孟群軍亦夾攻漢陽，水師往來江漢南北，
每戰必捷。而官文前軍攻漢陽者與南岸軍相犄援。
都興阿將馬隊，楊載福水師，水陸夜攻，焚船未盡。都興阿
舒保立壘，旦夕攻戰，和轉戰十五日。先是六年春正月，江西
寇張甚，連陷十府，城守者文書不通，軍斷，江湖南
道梗，皆以爲言。 文宗以武漢功可期，持不許。言者
益衆。 詔官文等速籌剋復。澤南念曾國藩軍孤危，欲
與同死生，而垂成功不可棄，日夜憂憤，督戰益急。自
正月至二月，大戰數十，小戰百數，寇屢敗，賊特援士卒
多傷。官軍每戰輒勝，城下寇壁穴城爲突門。三月己
未，寇開城，竊九江援寇，澤南率師要之，寇奔城，逐之
突門。賊直衝，澤南單軍不能退，澤南躬拒之，三退三
進，軍張火槍，丸中澤南左額，血流衣帶，驟坐指
揮，乃傳收軍還。乙丑，創發，卒於軍中。賓泣，江西湖
南兩省之皆數日失氣。 詔以道員續賓領其軍，而李續賓
領其衆。續賓初受澤南命，分屯黨乾，寇據窪底自守之，
與洪山屯相犄角。既代澤南，仍屯洪山，以新兵進紮
魯巷角，與寇守營固，而江西請師日數至。續賓寇復
犯崇通，九江寇合興國大冶土寇自武昌縣進至葛
店。續賓遣將大敗之。林翼以江西待援，分軍四千一百
人以副將劉騰鴻等援之，曾國華總其事。國華，國
藩弟也。四月丁酉，援軍與寇遇新埠，乙卯戰於羊樓，丙
寅再戰，皆敗之。劉騰鴻功最，騰鴻自此名顯。五月
詔責官文林翼遲延老師。林翼上奏言：臣頓兵城下
五月有餘，日以血肉之軀與礮石爭勝負，士水陸軍
三千餘人，羅澤南及其司屬將弁精將并百餘人，李
續賓乘爲中堅，增堅壁者歲衆，夫兵易募而將難求。四
月以後，乃議偏攻，分兵援剿，以取武昌。南四戰皆捷，
分水師以赴下游，直達九江。臣自率五千人規武昌
南路，李續賓領六千二百人規城東路，分剿北路。水
師六營下駐沙口。水陸之賊援賊路皆下游，九江興
國陸賊萬餘分道來援，實可大憂。臣仰賀蒙二千餘
人，戰於百里之外，且臣羅澤南有大李左右之告信
尚以頓兵城下，仰見遲久，易攻，自昔已然
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將有良而志無所遂，一變
生死所係，出於外臣亦不能逆睹者，且自取其敗。
詔報曰：羅澤南卒，於事何益。國藩具在，亦與有倚重
於其中，著自是。 文宗知林翼之爲卒，果有異於羣
臣。江寬諸將，而林翼亦益勇於任事，有志於天下
事，規湖北而已。五月，寇萬方寇陷九江，援寇於
葛店。六月，寇自樊口增召戰船，復犯葛店，以爲分遣
續賓六營往破之，遂奔至樊口，合水師，燒其船，入
武昌縣，遂渡江攻黃州，十日不能克，全軍遂圍寇
壁。王國軍丁銳義爭之，曰：夫兵宜有方，
援賊之能，已可見矣。我屯黃州，距百里，裹民有所歸
心，賊之上犯有所牽制，彼路大營相爲聲援，且能戰
不在近，能守不在遠。今若[illegible]賊必[illegible]我必[illegible]
戰，此可乎。諸將皆以爲然，乃[illegible]上[illegible]以兵
勢遂壯，其[illegible]以衆[illegible]軍還。 詔原以[illegible]
赤一日[illegible]南諸將千[illegible]名[illegible]曰[illegible]
事南諸字[illegible]曰[illegible]亦[illegible]
曰[illegible]乃欲相挾耶，及[illegible]代[illegible]
攻之，請援中軍[illegible]曰力不能相救，守[illegible]
全[illegible]大[illegible]其[illegible]下，令軍中曰
賊[illegible]吾[illegible]見[illegible]者自[illegible]相[illegible]

盡死守。寇攻一日引去。公遂渡江。於是告急。不待報而行。七月。官文遣舒興阿舒保等將馬隊四百人渡江援。寇既上於青山脊港閘等十三壘。相持十六日。水陸合擊敗之。馬隊追奔至葛店。寇竄於鳥方。大奔。自是水陸馬步相輔。軍勢日盛。十月。襄陽土寇起。鍾祥遣發兵討捕敗績。以唐訓方舒保等往隨州。土寇起。以鮑超文明往。軍至寇遁。湖北湘軍鋒銳甚。乃合萃陸軍五千水師十營增長圍困武昌。十一月丙子。寇開城遁走。其日漢陽寇亦東走。丁丑。李續賓等分三道追寇武昌縣。水師馬隊追寇黃州。江夏鄉民亦爭起要寇。戊寅。復武昌。己卯。復黃州。庚辰。復興國。水師復蘄州。民兵復蘄水。十二月乙酉。復廣濟。壬辰。李續賓率湘軍及巡撫軍九千五百人隊師九江城下。都興阿楊載福合鮑超陸軍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自塔齊布羅澤南去後至二年而圍復合。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戰。既克省城。則奏留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復平帖民漕弊以裕軍餉。又上奏曰。自古用武之地。荊襄為南北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則鄂省震動。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荊襄。視長江推鄂為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夫善圖者必視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為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在保鄂明矣。湖北之失。在漢陽無備。下游小挫。賊遂長驅。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但誤戰。亦且誘。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迭代。留營其間。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請於省城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則我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湖北被兵多不得人。其已被擾者州縣。州縣元氣傷殘。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擾者州縣。州縣官騷民。而民且騷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凡下與上交接之事猶之事。亦官與民交接之事猶之門丁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一日之所謂小賊。即異日之大賊也。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臣駁斥在案。六年大歉。州縣猶不報災。臣駁斥在案。以豐為歉。是病國計。以歉為豐。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盡寇之再至。而將盜弄於潢池也。地方吏治。臣實有責。今欲嚴禁陋習責實始論。

皇上敕下部臣。勿拘臣以文法。責格行之數年。或可收效。今武漢兩城。公私凋敝。城關廿里。設守為難。臣以為若圖鎮靜以資山林。倚文作都制規模。遠為是。在行之以漸。而制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為武漢收復。軍行責速。責將兵攻取為急。則前者收復已二次矣。况今江西七府俱淪於賊。四年之冬。復失九江。李續賓出可東方。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臣宜留省坐鎮。與督臣通籌全局。專力吏治。

文宗嘉納。協方南北岸之分軍也。官文與未相見。將吏各有所扶順構同異。官文以將軍受任。拘於滿漢。論者復為林翼楊霈崇綸故事。林翼獨曰。師克在和。此何時哉。既渡江。見總督。下令屬曰。有相見前事必罪。敢再言北岸將吏長短者。以造言論罪。官文聞之大懽。林翼又以督署月三千金充督府公費。兩人約為兄弟。故

軍政吏治皆林翼主稟官文畫行有言建樹權重者一無所聽而巡撫亦雖事總督推美受過湖北富強基於此七年春正月襄陽土寇陷房竹山保康興山遂陷宜昌奏請劾兵備道及四縣文武官增遣巴揚阿合唐訓方軍討捕二月曾國藩以父喪歸委軍事於福興文俊等　詔遣按察使李孟羣援廬州安徽軍寇窺羅田蘄州黃梅廣濟蘄水戢鮑九江官軍孟羣將二千五百人遣羅田擊英六霍山寇敗之遂克英山王國才屯黃梅進攻宿松參將鮑超防黃梅四月李景湖等敗於羅田景湖戰死餘寇退保蘄小池口寇衆出攻官軍屯多隆阿大破之燬寇壘二十一五月興國陽寇平李續賓作長壕三十里圍九江城東南寇爭壕擊走之增募親軍千四百人圍五月羅田寇踩入犯廣濟十里鋪南及武穴鮑超多隆阿等於十里鋪作大壘擊寇於蘄東北望天畈作屯各相持伺隙蘄東北官軍若鄧雨高魁等凡十營皆勇不及超等林翼自出督師未至寇出蘄水官軍敗退屯巴河林翼至黃州汰裁遷散再舉六月李孟羣之師潰於霍山廣濟寇出太白湖背攻官軍王國才移營失火被焚死李續賓渡江合攻蘄寇屯破之多隆阿鮑超等攻寇於黃梅西破其壘四十八七月庚寅舒保等攻寇黃岡東敗之丁酉再戰於上巴河何紹彩李續宜唐訓方等分三隊寇先攻左軍紹彩力戰續宜率山東兵鈔寇中紹彩軍不利將退續宜見林翼立馬陳後軍士皆奮勇躍鼓衝訓方等亦鼓譟乘寇大破之平壘四十四進軍蘄水遂逼寇及廣濟西寇走宿松太湖八月癸亥遂克小池口林翼進至九江九月己卯朔還武昌丙戌李續賓北渡江聲言攻

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時外江內湖水師阻于一江楊載福彭玉麟密期會攻梅家洲寇方依岸發礮拒水師團山伏鼓角揚旗譟山下趨大頭續賓夜半射火城中寇大亂空城走湖上寇亦走要擊盡斬之丙申遂攻彭澤庚子寇棄走復其城水師克小孤寇屯於是林翼以楚師無事其人擇軍出境而為福濟和春勝保所牽詳奏起復曾國藩　詔林翼出境林翼奏以所部經營湖北大吏請留暫理語在續賓篇八年三月六安寇陷麻城舒保等防兵屯商城聞麻城防兵敗退寇增擾鮑超何紹彩唐訓方等四月壬子李續賓遂攻九江城克之城寇被圍久以數千人累城鑿麥以為食其守禦頗備攻城軍林翼駐武昌增募新軍更迭代營擊士千里如家庭拔寇剿過內犯其屯防皆良將能自立不率級圍軍圍軍反時往旁近助攻凡圍九江十五月寇壞城出城者水師挽之僅無遺者功李續賓第一續賓遂以能軍名天下戊午寇從光山犯陷黃安麻城官軍分禦之丁卯續賓自黃援黃安五月丙子黃安復戊寅夜麻城寇棄走壬戌蘄防將唐訓方丁銳義等擊走太湖寇於界嶺　詔以安徽寇事急將合援寇衰甲二縣保均號大帥兵力不足命續賓助勝保審訓方助甲二縣而園湖寇進起者不至請移和春往督師以續賓前按浙江布政使欲令赴本任倚以平寇七月廬州陷李孟羣敗續乃定議以續賓全軍援廬州都興阿攻安慶起復曾國藩率江西湘軍援閩八月林翼以母喪歸都興阿李續賓合攻太湖丁巳克之進攻潛山癸酉克之乃分軍都興阿圍安慶續賓攻桐城九月己卯克之戊子進攻舒城寇棄走

續賓進兵三十二日深入四五百里寇城皆望風潰散軍無留行而都興阿李鮑超等軍頓安慶不能進寧寇又新破江北大營陷六合殺其長溫紹原渡江陷滁來張國樑奔命勝保屯定遠日夕待援朝廷憂皇專恃續賓軍或議曰今久行軍疲憊勝則驕克城留屯不足以爲重援不留軍則後路空虛且困寇必敗之道也宜還桐城合諸軍攻安慶則水陸馬步相輔名將精卒咸萃於百里之內功必可成續賓以受恩深名重恥退且令攻城非旬日期狀出奇擣廬州斷寇歸遂不用其計而發書湖北請益師續賓弟續宜將四千餘人屯黃岡唐訓方將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喪還籍官文得書笑曰李九所向無前今軍威已振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檄示司道皆以續賓用兵如神無所用援續賓雖請援亦不肯留軍示怯懦則進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寇築大城環以九壘十月甲辰續賓悉兵十三營先攻九壘大戰皆破平之俘斬七千官軍傷亡過千人衆懼乃增調後軍未至寇帥陳玉成連江浦六合廬州衆又乞援於捻寇捻寇自光州霍邱合十餘萬人日夜奔赴寇勢甚盛續賓遣都司兵逆擊於樊渡不利寇益進逼軍半潰辛亥合圍圍官軍三十壘續賓營圍壘附七營已先陷寇來如蟻續賓歎曰今敗數十里將士狃勝聞敗先自亂續賓自揣戰不能進矣令軍中曰見月墮地而走軍皆束裝而待月出始寇益恥於壞圍謀復固守軍已動遂大奔續賓戰死敗軍不復成列諸將陳死曾國華何忠駿從之皆死國華從蘄州軍聞將赴都乞官同續賓能留學戰未半載而及於難續賓既死餘衆猶堅守丁銳義初領

義中營營潰銳義突陣入續賓大營集餘衆皆同死寇環攻三日夜水火俱盡猶皆從銳義死軍士死者數百人自餘營官皆走免五千人吏潰者皆寇出負寇相攜行數里寇殊不散連大衆易亂而難整如此云續賓軍至桐城桐城防軍俱奔寇乘之前留防四城軍皆潰不旬日四城復陷都興阿撤圍退屯宿松起復胡林翼仍巡撫湖北十一月鮑超多隆阿拒寇宿松東北大破之軍始振十二月壬寅胡林翼受印武昌己酉出駐黃州壬子奏三河桐城死事道員孫守信等及副將李存漢以下三百二十人請卹營官敗軍者總兵以下八人其失律獲罪者論罪以差以續宜總軍事陳自黃請戶部主事閻敬銘來主之戊申鮑超拒寇太湖北二郎河寇自此退九年二月都興阿請兵以多隆阿當前敵將馬步軍五千立將軍率爲大將合鮑超唐訓方軍萬五千李續宜屯黃州軍六千依林翼大營寇帥陳玉成還江浦捻寇數掠河南留太湖寇數萬相持不進是月李孟群師潰廬州西孟群陷寇中自盡死孟群初起有名時既湖撫頗貪多兵不附林翼所卒數萬人勢益孤羸軍中喜用方術士有妖女號仙姑許五兵不傷戰死湖北人頗稱之及陷寇寇戮孟群死尤爲江淮所哀三月寇帥石達開自江西犯湖南南界衆二十餘萬五月大發水陸軍援湖南凡萬二千人出征千里不煩湘餉六月援湘大將李續宜破寇寶慶解其城圍寇遁南走援軍還八月多隆阿破寇石牌石牌當安慶西南寇作大城與太湖相犄官軍攻城潛山安慶寇分道來援馬隊墮擊敗之冬十月大軍攻寇太湖增余際昌等九營助攻守潛山之天堂奏移曾國藩屯宿松

林翼移駐蘄南視師太湖十二月移駐英山安徽寇如官軍名將銳意東下聞大軍攻安慶寇帥自出救乞援陳玉成合捻寇號十餘萬勢張甚都興阿疾病荊州多隆阿新至重諸將不樂出其下李續宜稱母疾留湘鄉曾國藩弟國荃新克景鎮至黃州留之領軍不可亦南歸鮑超復求去而多隆阿將表唐訓方等陳說軍事各殊異林翼憂之廢寢食內討諸將獨多隆阿沈毅特宜出於一欲下檄令圍攻軍悉受其節制曾國藩懼軍事遂決裂力言其不可或又言天堂軍孤懸宜移屯林翼因籌一日一書相證議久之不決與書多隆阿多隆阿稱不得林翼曰兵事畫一面懸二三屆我以中人今日是也天堂相猶太背天險不可棄今地利已得寇城必失恆上書以所統軍悉統於多隆阿李續宜未至亦名隸之以風示鮑超諸軍大驚曾國藩得其書文更銳是日多隆阿既為統帥遂撤太湖圍師鮑超屯小池當前敵蔣凝學軍為超後援已屯新倉更在南國藩林翼危之業已屬多隆阿乃益增兵寇猶屯潛山西太湖東傍山三十里連營百數丙辰遂攻鮑超營丁巳多隆阿率凝學攻寇營以救超大戰俘斬七百餘人破寇壘十二己未寇分番攻超超裨將蔣文虎戰歿超壁守營寇九中絀几至鑿壁食以遊寇九大日夜國藩益發宿松屯兵九千人以圍太湖太湖圍軍唐訓方二千人援小池林翼益調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倉以一千五百人合圍太湖國藩林翼又合兵一千人防羅黟縣官軍俟甲午多隆阿自督軍援鮑超運道乙丑晦多隆阿以己軍入鮑超左軍屯合蘇廷彪軍出伏諸軍裹創扶傷勇氣百倍十年春正月辛未多隆阿令唐訓方

營屯鮑超兩軍間以己右軍屯鮑超左軍營旁而令蘇廷彪還屯列隊拒寇且戰且作壘右軍壘立成訓方軍築壘南四尺寇已至訓方苦戰多隆阿堅壁不救半日訓方軍敗退屯新倉林翼先遣金國琛將五千五百人合余際昌軍為九千人出天堂襲寇所謂山內之軍也自除夕入山冒冰雪行十日乙亥至高橫嶺望官軍寇屯皆在目中寇來攻敗去丁丑多隆阿益千人屯小池己卯復益五百人國藩益三千五百人屯新倉南二日山內軍鳴角發礮山外軍亦鳴角發礮應之寇素驚移屯近太湖辛卯多隆阿將五千人鮑超三千人唐訓方二千五百人蔣凝學四千人朱品隆二千五百人列隊攻寇小勝壬辰平日分三道東攻小池西攻羅山中攻東壘東壘者寇屯也而陳玉成精兵據羅山既合戰多隆阿併西中軍自將攻山既寇亦大出眾當之馬軍突而前寇少卻小池寇分四道鈔官軍鮑超唐訓方合軍先敗之遂合軍燒寇營東南風大急燒及山賊寇棄屯走二十里軍械委積燒屯館壘數百俘寇二三百人斬馘以萬數其夜太湖寇奪走甲午潛山寇奪走於是論功林翼曰潛山知縣葉兆蘭結民兵立五營為官軍轉運使天堂屯軍得自固功第一免論失守歸升超擢兩階奏免安徽宿松等四縣民賦二月分賞鮑超等六千人援浙江未至杭州陷閏三月江南大軍潰四月蘇州陷　詔曾國藩署兩江總督分鮑超等兵萬人屯祁門起都興阿將江北軍分兵千人李續宜曾國荃既至軍乃復進國荃領萬人圍安慶多隆阿領萬人攻桐城續宜領萬人屯青草塥為聲應援七月戊申多隆阿攻桐城西北不克寇懷桐城

季安慶又知官軍精銳在桐城故守甚固城西北集賢關勢踞城寇作石壘數以二丈石城與賊壘水壁相犄己酉多隆阿躬率二千人出嶺後隊列騎兵攻城夜半領後軍闖登寇壘潰寇自以官軍不能近壘據嶺上無參未之備也多隆阿令二千人合兵攻壘三壘毀寇遁二壘於是石壘及城寇俱伏匿如困矣十比曉壘成環寇城壘在目中寇驚以為神功辛亥列月甲戌寇援桐城號十萬多隆阿先屯掛車待之寇帥陳玉成增壘不戰多隆阿曰賊始至而閉壁此欲老我師也然以援城為名而不能救寇衆心不能知其情而形勢已異矣宜急乘合擊之破其一屯餘衆自走癸未建旗鼓率十八營分三隊薄攻之寇出戰敗寇屯多隆阿喜曰賊將走矣飛書告李續宜約夾擊時寇勢猶盛癸未之戰僅入十八人耳續宜軍屯新安渡寇又不出丙戌夾攻續宜多隆阿親往援之寇復自還丁亥多隆阿謂續宜曰賊易與昨戰可知也請與共乘之戊子分軍自掛車掠寇屯而北續宜自新安渡掠屯而南寇不能守則出戰兩軍奮擊之俘千三百人拔出難民萬四千平毀壘百四十逃奔二十餘里至玉成走廬州李續宜回援未至乙丑寇陷蘄水丙寅陷黃州分圍麻城掠黃安孝感黃陂武昌大震李續宜督保守渡江拒之寇上掠雲夢德安隨三月寇分踞漢南其精銳遂趨黃梅宿松辛丑寇至太湖多隆阿遣軍會之戰不利衆曰急發大軍拒之多隆阿曰賊新勝氣銳其來不攻我而要戰以驕之敗矣令皆還保大營寇亦疾趨入安慶丙午多隆阿移軍集賢關壬子諜言援寇復至掛車還屯高河甲寅寇自掛車列隊鋪兵而進多隆阿曰此示假道不欲戰也然彼畏我甚宜示弱以誘之設伏兩山隘戒之曰賊敗必過東東起大呼西起應之遇西東亦如之勿遽追勿留行令步騎數百誘賊曰聞呼聲而進進不得過十里乙卯親率大軍誘寇寇進則走寇分二隊以大衆攻大營以少半追敗者至新安渡伏發斷寇後追者遂奔之寇潰而東東山伏鼓而呼西山應之東西呼聲動天地追騎至寇大敗爭走攻大營者亦收衆退皆走廬江胡林翼以李續宜軍發襄增調鮑超軍援鄂軍自安陸屯[illegible]續宜屯蘄口進攻德安四月陳玉成覘黃草壩空虛以為桐城軍不能遽戰復分三道來侵多隆阿分五隊拒破之　詔多隆阿以副都統幫辦官文軍務曾國藩自徽州移屯東流五月江西寇犯崇通西南鄂屯軍潰遂陷興國林翼時疾病嘔血猶起遣將省城李續宜亦率屯城外於是江南咸寧蒲圻崇陽通城大冶武昌皆陷湖南軍北援寇遁江西六月丙戌寇自蘄出太湖七月庚寅東犯潛山進屯五十里以逼桐城多隆阿曰安慶寇危急今不急救而致死於我此所謂聲東擊西者也我能勝之則安慶自破何為而使賊必戰自耗矣三日不出寇來攻出擊者輒敗還丁酉寇乃引衆攻大營多隆阿自起擊之寇頗退多隆阿督攻其旗鼓戰益銳其後者倚其勢進稍稍引退衆乃大奔猶屯高河相持安慶之圍也林翼計曰用兵之道全軍為上得地次之今日戰功破賊為大復城為下古之圍者必四面無缺又兵法十則圍之若我兵困於一隅賊必以老弱者居守而寡兵橫衝乘我於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圍城則無以致賊而求戰故分三軍一軍臨兩軍戰寇知不可敗則用道上犯李續

宜信用失人僨債不取反張虛詞以威讋宜南北驅驅不見一寇寇既得偷安則以為國攻二軍搖乃南趨嚮馬繞太湖城以攝大營林翼居城中不動或諫曰湖北巡撫何為而入郡縣林翼曰帥府所在即官守也此潛山太湖二城百戰得之吾居守一二年猶不患寇寇亦竟不至林翼既違俗議玉成復自英山繞宿松攻太湖屯軍發城數守三日而寇退丁酉舒保等克潛安八月丁巳與曾國荃克安慶語在曾軍篇胡林翼病益甚奏以李續宜自代戊辰　詔報可辛巳　詔曰安慶居九江上游曾國藩林翼督剿攻克堅城厥功甚偉加太子太保銜給騎都尉世職其日林翼薨多隆阿圍安慶克東桐城寇悉走留軍收城自黃梅宿松先一日至寇方從潛山西趨遇官軍驚走黃梅馬步迸奔四百餘里廣濟蘄黃大震恐復聞林翼之喪回屯挂車湖北平

湘軍志水師篇

咸豐二年冬湖北巡撫常大淳奏言寇水陸攻武昌船礮充斥爾湖南大軍有廣西礮船江南水師有廣艇礮船及中小號礮船請飭襲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賊勢斷其糧運　詔徐廣縉等飭行時武備廢弛徒存水師名無船也徐廣縉奏有盧應翔以礮船戰於長沙長沙人未之聞及　詔問乃知云云陸建瀛防江有大小三版凡槳船向榮奏遣張國樑率湖南礮船所謂湖南礮船者以民船載礮　詔發鄂州水師船亦募商舟及寇破武昌東下建舟數千皆商舟也祥厚奏言江寧留船十以分防蕪湖梁山已足矣其不知水戰如此三年春九江陷向榮奏調外海戰船快蟹大巴百餘取海道至江南又調上海道吳健彰領拖罟戰船溫州艇兵領頭等船備水戰而廣桂以綠營船礮名及李續賓吳全美之徒稍有聞矣五月寇既北渡淮河南圍南昌御史黃經上書言兵勢始請吳楚蜀疆臣各造船練士乘流攻寇乃指名及湖南其時道路阻塞朝報不時至　詔飭駱秉章籌畫以力所不及又凡言官論列例不行未甚省也曾國藩聞湖北之戰船敗於田家鎮守湘乃試造木筏載礮橫湘水十月　詔國藩督練勇援武昌漢陽始命率船礮赴下游而國藩亦先於衡州治水軍請船械皆留焉疑乃奏曰今寇往來陽邏湖南北所費殆二十萬後議橫江鎖非舟楫無與爭利害且成師以出當為東征不但之計九江以上千里如洗奈何以倉卒召募之衆執盲瞽之器徒步二千里以當虎狼百萬之猛寇乎水師守備成名標者頗能言船礮事國藩亦自以意用商船改造為長滑寬艇試礮礮果不震而資費無所出乃奏截留大營專餉銀八萬與水軍四千船二百其大自五百石及千餘石礮自二百斤至三千斤又推五日戰渡船意為短槳長槳如蛇足以人力勝風水奏請右江道張敬修募戰船不果來而同知褚汝航李孝代敬修造長龍戰船於湘潭先成名標於衡州造者曰快蟹三版闕超船制略備矣然非有法直以意消息廣改乃成其軍亦募操舟人為之增設礮手其號將國藩自主之其裨將亦號營官統用書生屬吏或陸營弁丁其鑄礮尺寸輕重之度數皆自度之而造會吳文鎔頗與同心時相商定焉四年二月船成凡大小二百四十號重礮船百二十號僱民船百水軍五千分十營營設礮標舟中

器械[illegible]食用工匠皆備合陸軍五千[illegible][illegible]州拜湘東下軍容甚壯當是時吳文鎔以促戰先出敗死湖北水軍蕩盡而寇入洞庭步上犯靖[illegible]及[illegible]水軍下寇[illegible]逆湘陰岳州皆陷二月寇復上岳州防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船以兗丙午大風壞船覆損大半戊申以陸軍[illegible][illegible]長沙陸軍寇遂上犯屯靖港及湘潭陸[illegible]敗我軍當是時寇若從湘潭上游來舂水攻省城及從靖港乘北風來攻皆不過行二十刻[illegible]先[illegible]我軍[illegible]吹角及火光皆自[illegible]寇竟不來四月己巳朔塔齊布援湘潭[illegible]勝報未至軍中議曰陸軍敗皆[illegible]死矣宜及軍士之心未[illegible]李水軍進攻水陸交[illegible]一當於是議所[illegible]用水師[illegible]官彭玉麟定計全軍上攻湘潭四營夜[illegible]約明日[illegible]帥四營[illegible]之比至湘潭十里比[illegible]者還言塔齊布已大勝乃約水陸夾[illegible]攻[illegible]所[illegible]南船百餘[illegible][illegible]彭玉麟[illegible]計軍士[illegible][illegible]必[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賊火延岸上光[illegible]數十里寇先本在舟中者[illegible]卒不得走[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相拒不能水[illegible]傷溺者千計以寇失計乘城走[illegible]寇船之日國藩帥四營下攻寇靖港敗還城中大[illegible][illegible]湘潭水陸捷書乃大定五月寇陷常德水軍船方[illegible]巡南小船[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敢入湘六月山東登州[illegible]兵[illegible]自廣州來會[illegible][illegible]廣東[illegible]沙[illegible]邦從廣西道員李孟群自桂林來亦[illegible]水軍水軍[illegible][illegible]庚辰[illegible]長沙甲午[illegible]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技[illegible]夏[illegible]彭玉麟[illegible][illegible]導官何南[illegible]二千人[illegible]寇[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兩中分五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船[illegible]南岸夏[illegible][illegible]之彭玉麟伏船君山[illegible][illegible]伏船[illegible]公[illegible]何南[illegible]夾[illegible]吹角列隊於[illegible]寇[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南岸持不進三版小[illegible][illegible]中寇[illegible]出三版[illegible]御[illegible]之寇

舟逆[illegible]上玉[illegible][illegible]之南舟[illegible][illegible]不利[illegible]退則相推[illegible]燒既百[illegible]舟[illegible]舟二十四[illegible]十三其夜南[illegible]及[illegible]寇[illegible][illegible]七月己亥屯南[illegible]庚子寇復上臣[illegible]乘北風以壓三版二[illegible]三版[illegible]火燒寇火[illegible][illegible]江寇所其舟工舟工[illegible][illegible]敗去退奔十七十五里[illegible]寇大舟七十六自是寇不復上壬寅攻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寇依岸自保[illegible]其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今進[illegible]不[illegible]百寇十倍我[illegible]奔[illegible]死出者不[illegible]免[illegible]乘三[illegible][illegible]寇屯直下彭玉麟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寇[illegible]舟[illegible][illegible]乃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此以[illegible]名[illegible]玉麟[illegible][illegible]水軍名[illegible]而陸軍有塔齊布[illegible]南塔[illegible]彭[illegible]軍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壬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南[illegible]彭[illegible][illegible]則以為寇不[illegible][illegible]癸丑自[illegible]攻[illegible]湘軍[illegible]南風下水[illegible]退[illegible][illegible]日吾習水[illegible]二十年[illegible]以[illegible]平日[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東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刀矛[illegible][illegible]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自失以為不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行[illegible][illegible]亦乘小[illegible]往[illegible][illegible]沙[illegible]邦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船至中流[illegible]舟[illegible][illegible]舟出[illegible]已[illegible]寇屯不[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水寇[illegible]反吹[illegible]下寇依岸[illegible]軍[illegible]登陸[illegible][illegible]寇[illegible][illegible]船寇[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邦赴水死[illegible][illegible]寇軍[illegible][illegible]寇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水[illegible]大[illegible]也[illegible]初造[illegible]之[illegible]至乃造一[illegible]其一以[illegible][illegible]其一自乘之[illegible]敗水軍[illegible]失大半[illegible]自此[illegible]知水[illegible]利[illegible]閏七月戊辰朔李孟[illegible]攻[illegible][illegible]小利而陸軍大[illegible]己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寇[illegible]出[illegible]其舟寇[illegible]來小舟下走而[illegible]所得[illegible][illegible]船[illegible]之江中李[illegible]寇兩岸[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口大[illegible]口入黃[illegible][illegible]收[illegible]復

蒲圻進會湖北軍。甲午進屯金口。八月乙亥。王明山下窺鹽關。寇水陸圍之。三版六拒寇舟數十。突圍出。傷兩人耳。甲辰楊載福巡沌口。丙午湖北陸軍攻漢陽。關未戰。軍潰。李孟羣援岸軍。寇陸軍得不敗。己酉國藩來視師。進營小軍山。望武昌漢陽寇屯。寇來襲敗去。丁巳燒鹽關寇船二百。沿江寇營九。戊午楊載福等衝寇屯。攻塘角。進至青山。寇礮擊之。三版人皆驚。立擢船餘進有倍賞。進船充者。衆目笑之。以爲大恥。水軍之初立也。謀進破百方。皆弁良。至是丟言進破者。臺端寇從城上望見。相顧失色。繼而詭者日殺百數。不能上。明日。武昌寇棄城走。漢口漢陽寇皆乘夜具舟遁。武漢之復不勞力。由楊水軍使寇實怖無策。故千里無留行。既下。江屯寇圍之。兇懼以水軍不可與爭鋒。則據江險。悉衆屯田鎮。九月丙子。前軍攻蘄州。寇據城不敢出。陸軍使屯蘄。十月丙申。與會陸軍於田鎮。寇逆四十里。夾江爲五屯。據半壁山。鐵索橫江。連舟承其下。上作大筏列礮。橫中流守。以礮船其下游。寇舟五六千。率掠漢商民船以供運載。自江甯居後。遣江諸城鎮無寧日。以此也。己亥羅澤南等攻山。大破之。縫岸下所江嶠。明日。鎮復據圍。楊令曰。水軍卒於斬城。斬寇舟城相持。角形勢不便。宜分船銜下游。待至半壁山。合陸軍而屯。破賊必矣。癸卯。彭玉麟楊載福順流移屯。斬寇寅。寇不能遏。唯發礮與岸上。破走。官世祥中礮死。軍士多傷。竟下。下十五里止。乙巳。斬舟寇棄西風走保田鎮。丁未進屯。見半距癸卯屯十六里。田鎮九里。玉麟載福聞行入塔齊布軍。謀合攻。還分船爲四隊。戒曰。各有司。誤者斬。待令而後動。備鐵錘椎斧炭爐於頭隊船。對

國藩具奏領之。呂凱故嶺工習伯鑑。令專前鋒。鋒戊申水陸軍大出。玉麟戒呂凱曰。毋發礮。毋仰視。直趨鐵鎖下。被筏上礮一發。船乘流已下。吾親爲公拒寇舟。遂薪二隊出戰。楊載福將三隊。待鐵鎖開。留四隊守屯。以防寇鈔。寇特礮以爲船不能近。鎖及開。城等直下。玉麟鐵錘寇舟未及發礮。舉之。林二舟圍城。椎鐵下。鉗鉗落筏。空呂凱鉗鎖冶鎔鐵鎖。既錯上。寇潰走。溺水被斬死者無算。楊載福鐵鎖開。衝下下游舟中。寇惕不知何軍。乃從舵上望之。或有覺走者。舟逮數十里走。楊載福直進至武穴。乃回船縱火燒而上。玉麟燒而下。於是東風起。載福乘風。玉麟乘流。天明合軍。俱進。寇舟維岸上。寇已夜走。衝寇亦由陸軍走。廣濟甲寅。前軍至九江。田鎮已戰。湘軍水師名天下。　文宗采其戰法。手詔宣示江南北諸水軍。江南北水軍師兼船不諳戰。舊紅單托言船皆待風乃行。所至輒留。而江西亦造戰船。局用湖南船制。以無將領。輒敗退。湖南往輸官丁善慶本數唐泉李孟羣等始捐貲設船局。而黃冕專製礮以廣在軍。前船破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平餘孫入夏秋辛以至敗。寇拒九江城於湖口。梅家洲作壘屯二。賊城相犄。峙北屯小池。拒陸軍。辛酉李孟羣等攻城北州。木簰勞峰大舟小舟環衛之。壬孟羣先攻其大舟。戰不利。蕭休中礮死。李金船沉。將於江。寇既見官軍水戰法。亦并力於水戰。多造小舟。依大舟以出。方冬風壯。江水落。迫戰船苦重難。寇又倚岸射火燒船。軍日夜危苦。國藩休兩陸軍以克城。往旦暮方日日言戰。十一月戊寅。塔齊布攻孔壠。寇屯己卯小池寇棄北岸。既得進圍九江。寇悉衆保湖口。彭

玉麟等覘江夷相持攻寇載火夜燒江外船李孟羣列岸待之火舟至為礮所中皆不得近十二月辛丑彭玉麟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傷相積寇亦殊死鬭其筏上作木營著礮藥或飛投江中四面走其壘堅持若此丙午蕭捷三等以寇屯湖口梅洲壘實窺其核心湖內犯遂貪利率舟船闖姑塘諸勇銳爭從之既入乃不見一寇會寨止屯寇以大船卻攔出小舟二十攻坐船[illegible]司史久立戰死寇小舟簇官軍大船燬火毬焚九隻龍七營軍二三艘大半入姑塘無[illegible]志乃夜遁九江大營時鶴翼稱黃病武穴閒敗還爭湖口不利寇復北渡睥小池已未湖口陸軍亦退保九江其夜小池九江寇負小舟數十直犯圍攔杭等大船圍攔而先水軍遂大亂入姑塘者方在會進至南康陽望畢復退還望湖口寇已作兩浮橋遮岸往來援三等乃進取金具峽因襲都昌寇舟散之然無統將且糧盡困絕澤治南康閒有船百二十人三千寫客兵而外江內湖水師分貲給於此外江自己未夜寇復面岸攻實寇趁遠撲季子口五年正月丙寅李孟羣以船五十還救武漢戊辰大風損船四十餘船不能軍乃令彭玉麟等泝江名援武昌而舊船新造團練自是入陸軍未幾移屯南康就蕭捷三等取船江西實內湖水營而江西道鄧仁堃主與議二月寇陷武昌自是寇專力陸道故城陷不能救三月湖南益發新船百餘至金口彭玉麟幕軍賓之合[illegible]水軍募三千人實湖北是時林翼陸軍相持四月王國才進攻漢陽[illegible]集屯寇前後抄之玉麟望陸軍已敗會船登岸反抄寇多敗寇乃奔走六月楊載福自岳州增募陸軍合先屯十餘

內湖蕭捷三等軍屯南康[illegible]入都昌載福軍至金口則載福攻寇武昌以李孟羣所部時留孟羣總陸軍守金口而林翼及玉麟先入漢攻寇寇居玉麟以小船入沌掉舟將朝東面北樊漢王寅口關就寓道北寇宗關石望南攻漢陽寇方岸礮碎不得近趙北攻漢口寇舟乃出泝流上欲抄我夾擊之奪其舟九出漢口攻寇浮橋寇舟二百凡三日寇不出楊載福自外江來會同出江屯沙口沙口者武昌下游二十里至金口六十里寇沌口會從武昌漢陽城下寇載福之出也寇悉銳而玉麟從漢口渡江距兩岸寇攻寇船不甚相及乾字屯沙口不能助攻賊乃獨退東擊由漢入沌與之遇寇宜易載福欲之曰丈夫行何所然浮江下泝江上乃奮快耳玉麟恥後之與帆先行寇先已窯礮毀我舟急驅舟傍中流及岸上礮輕升發擊軍但冒進不如其生死時木棄楫登倉皇子以斗計[illegible]沈四船中礮死者二三百人擊戰玉麟指折不能進望見載福自呼之載福急將兵已去武發舟三匱寇玉麟舟入舟免分其舟者皆不得載楊而玉麟曰風急水溜呼固宜不聞載福先已不救玉麟林翼親拜兩人和解之內湖水師既屯南康寇亦彭九江造戰船洛仿官軍四月自姑塘上犯南康官軍五月復戰與之戰花石以舟撓者身殺[illegible]所造九江所失者也六月進攻湖口不利七月合陸軍攻湖口寇沿岸發礮捷三中礮死八月乘銳攻湖口南風急船敗陷寇壘下失船二十一[illegible]者官泰國蕭捷官而急召玉麟於是陸軍大帥曾國藩以援武昌而玉麟還領內湖軍李孟羣攻銳陸軍而楊載福領外江軍載福攻以孟羣軍勢多不可用狀奏恠

十之五十一月外江軍合陸軍還圍武昌時玉麟營之南昌江路絕周遣湖南軍陸行阻賊寇四五百里行旅相戒惟遣寇者乃得達玉麟會友徒步往從者數人行二三日皆懼不進欲上取轉則吉安亦陷非從廣東間行不可至南昌玉麟謝去從者僞為賈學乞食歷寇關卡數十寇無覺者至南昌城門訶禁之問其實報院司皆大驚詣軍中聞其至氣自倍自十二月至六年二月外江軍數苦戰寇舟亦日益四月移屯沙口楊載福念寇舟來則依岸而其上下皆乘風船破則往同官軍與我共長江但我戰終不可勝宜乘入襲燒之則募軍士充勇者萬千石大船賞硝黃蘆荻燒火兵約曰時近賊而發發則登三版以自救且急鼓募者三百人其夜載福發整具五組之食餐三百人船自行酒勉之曰成功歸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兩階白丁拔六品賞賚無負我既出人相語曰觀此往必死也有懼者或潛去或又自奮曰壯士死一言耳擢帆逆行遇寇舟南岸寅也火發皆自躍登三版或遇傷火及墮水者死哨官一傷勇丁四十餘皆鼓櫂還載福親迎勞頒賞自是寇舟能戰者一二百餘皆燼火藥衝寇空中墮江水及岸相積而前軍時擊乃直至黃州寇不復上旬日還哨船探巴河蘄州揚兵九江城下寇賊驚援絕武昌漢陽坐困矣十一月林翼復大治戰船增軍至七千人合二十四營立船局沌口以時修船其月武昌漢陽同日復乃移船局漢口載福遂同復武昌縣及黃州蘄武穴龍坪小池諸寇舟奪大小戰船五十又十二月水陸軍圍九江內湖軍往來吉安瑞袁昌南康饒廣間日有戰事及陸軍屢敗不得志然所在覘寇寇亦不能長驅江西亦自立水軍以劉于潯領之當其時將為省城西防七年二月國藩遭父喪奏言臣軍事以水師為大楊載福所統十營彭玉麟所統八營合大小戰船五百艘二千請以署湖北提督楊載福為總統惠潮嘉道彭玉麟為協理　詔從所請五月湖口寇舟上犯外江軍出擊之乘風追逐百里及還寇尾之別從屬擇夾出小舟襲之軍敗哨官易景照等死者二十一人勇丁死者百四十八人喪船十八蓋水戰風水俱順則行急擊無弊俱逆則膠滯不得進數以此敗非善戰者莫能擇其候則順水取逆風逆水取順風精勇者勝焉閏五月寇從陸道上寇蘄黃分船守蘭溪巴河樊口陽邏沙口而大營屯官牌夾以攻小池八月小池拔九月始復攻湖口先是玉麟軍在江西歲餘無所得餉借領火藥亦斷之時內湖軍屢攻石鐘山湖口寇屯不下聞外江軍至剋期遣謀告九江圍軍合攻丁亥平旦玉麟率全軍分三隊出湖載福臨江口發礮應之寇併力拒湖內軍梅家洲兩岸礮丸如雨玉麟令三版先出大船繼之寇度船所經直石鐘山下有石崖高下與三版相當伏軍巨礮崖口一礮中前船哨官翟勝發截玉麟令回船使者還有死者復回船使者皆還傷死相繼莫敢退或諫曰今暴士卒與飛火爭命非兵法也玉麟曰自水陸用兵于此五年精銳忠勇之士致命于此千數矣湖北江西以此糜餉費者數十萬矣一舍之前心且久困若不破此賊無生理今日固死日也敢不令士卒獨死亦不令怯者獨生矣鼓而進之寇崖下礮發火多銅焦礮者盡死船衝尾直下出江與外江合軍戰舉劃江水於是九江寇舟失勢所在掩火燒之舟盡燼

而官軍屯營蘆葦率陸營攻不料岸上寇復乘火攻
舉水軍進會李續宜伏陸軍攻上湖口城背山擊寇
鳴角下岸寇驚潰大敗三軍合屯其夜城寇潰走湖
上寇亦潰陸軍攻子城數十載福入十餘營解江
西辛卯奪秦寨小孤山乙未載福攻彭澤庚子克
之前軍至望江望江寇遁壬寅復東流癸卯進安慶
會城不攻攻樅陽鎮破之甲辰破大通鎮丙午復銅
陵下至荻港口見官船者雜擁觀者言此紅單船約定舉兵
兵李德麟所部也丁未載福往見李德麟紅單船人
皆聚觀以為此軍將從城中來疑不可信李德麟因
言方攻蕪湖賊大至合攻七月壬子不下明日載
福令李德麟攻之寇而遂退屯蕪火屯中寇久據蕪
不意有軍至皆長號乞命被殲百有五十六屋及所
俘寇皆以與紅單船回船而還是月初和春方奏言
蕪湖攻城至是紅單軍攻克而江南大營不復言蕪
湖戰事時之五十月戊寅載福還師丙午至湖口內
湖軍屯增二營為十營分八營屯章鎮留二營湖口
丙申江西寇自都昌犯湖口援九江為陸軍所敗遁
走池州前所復望江東流銅陵三城復陷八年四月
壬子水陸軍攻克九江外江內湖軍畢集從寇盡殲之

詔以楊載福專任外江軍務屯華陽鎮分防二營屯
黃州彭玉麐駐湖口五月乙未起四營會陸師援浙
載福復克東流進屯黃石磯六月進安慶寇復其
城八月戊辰圍撫載福素祀陳士杰士三千餘人於
石鐘山內湖軍合陸師克吉安江西始平九月辛巳
合陸軍攻安慶十月辛亥三河軍敗寇大上裹軍分
屯自九江至武昌十一月黃石屯軍節敗九年寇別部
犯湖南圍寶慶湖南北大震分遣蕭翰慶王勇山等
四營入資水會湘軍寶慶一營防沅水左光培一營防
資水五月師行七月還江防九月寇竄韋志俊以池
州反正玉麐移李內湖軍移駐黃石磯載福合屯
十月李成謀往援池州寇來攻韋志俊力戰寇走
之敗其東路人十一月寇來攻由陸登城池州
陷彼寇遂走張巖十年三月浙江請援道員鄭觀
率陸師三千合領蘇人二千援杭州道員簡閱都
御史張芾奏止韋志俊軍杭州已陷新任巡撫王有
齡以寇退復奏止載福請張芾收廣德石埭太
平廣德已而浙軍至飛檄召載福而韋志俊張率所
部依水軍四月外江營官陳金鰲合江南水軍攻裹
寇屯破之五月楊輔清寇湖州道員死之餘眾
入城助守江南大營潰蘇州陷以國藩署兩江總督
國藩自宿松移駐祁門議立三路水師一淮揚一寧
國一太湖林翼則議立浙杭水軍而無實國藩皆不
果行其後乃立淮揚太湖軍並復江南列舉云韋志
俊從水軍復攻池州不克遂攻樅陽收之六月載福
奏遣江南水軍將李德麟吳全美還守鎮江分軍屯
大通於時徽寧皆陷陸軍自顧不暇寧國合圍而
寇規皖南曾國藩受命節制皖南軍而無兵周天受死
寧國寧國餘民保南陵鎮兵陳大富自當求援不能
救乃令水軍赴其急載援出城中軍民棄城不守載
福令鹽軍踵入必復危九月秋浦江浚船李四營攻
吉攻蕪湖時寇方於南陵作營黃北港以困城中蕪
湖久無援備水軍出度南陵不適舟即夜俱下赴蕪
湖載福宿蕪湖辛夜令曰視吾船所嚮而進先者斬
日令兩營屯港口已登三嚴令杭貞曰往救南陵諸
軍皆繼以杭貞先則繼進俾左右寇小屯三四處

悖出不意走保城下大壘壘寇大半赴蔡湖我擲火則皆出走載福叩城門呼大言曰今奉令披城中居民可急發入船令戰船軍皆步循隄護出民老弱先壯者後戰船軍使載福殿半日悉發詭寇走報蔡湖蔡湖衆還已畢矣寇呼譟來追載福獨持矛立隄上衆不敢逼比出港而蔡湖寇將舟至方與會防軍楊占鼇等相持見大隊船屏港下亦退走軍民萬餘人分載諸船還黃石大營始擲火焚留二十五日十一月寇陷東流建德彭澤圍湖口分陷鄱陽都昌載福玉麟躬出戰守玉麟入湖口登陴兩立數日夜寇去遂分復五縣還南陵軍民於東流浙江業立水軍委劉營官劉培元培元先歸湖南領水軍在衡永防寇不果往自是東南七省皆自有水師戰船多用湘軍將及製造皆仿湘軍焉十一年春寇復犯蘄黃遂及僞安頗窺彭澤大通關蕪江地以防寇圍退走玉麟又自率軍至武漢因惑江防會陸軍克孝感三月國藩移駐東流安慶圍已二年曾國荃將萬人塹前後築引江水屏戰船互相犄寇帥陳玉成充應之乃於菱湖北作屯以通集賢關且作浮橋通城載福李師攻援之陸軍將曾貞幹築壘湖口以遏寇寇來爭戰且築寇亦更築阻遏水軍船從兩壘間出士多傷四月王明山等入石門湖合陸軍攻赤岡下將屯軍李朝斌等頻攻拿港以拿寇援寇陳代友等入湖與楊載陸軍相薄五月蔡國祥破菱湖寇屯李成謀攻蕪為青陽寇皆據城不出七月玉麟會陸軍克孝感天門應城黃州德安載福假歸八月丁巳朔安慶復寇先繞湖尊走破水師先登李西銳二元克池州上游新黃水漸平林翼薨　詔玉麟為安徽巡撫九月丁巳

王明山克銅陵無為黃翼升新立淮揚軍甫李鴻章陸軍援鎮江當遣船來得進仿合諸軍防江十一月丁未攻運漕鎮癸丑攻東關皆破之以陸軍少留屯不進玉麟奏言臣起自諸生居戎幕十年與水勇粗工職遂風裂封疆大吏進退百僚綜覈實力克勝任　詔敦促赴官再辭改水師提督明日又　詔曰彭玉麟有節制之任武職不足貴其奉旨候補兵部侍郎兼稱道　御名改名岳斌以母病再辭假　詔促令到防同治元年二月李成謀等合陸軍攻巢縣於銅城閘雍家鎮皆捷遂復巢縣陸軍乘勝攻含山和克之蔡東祥別攻雍頻克之李成謀成發翔蔡東祥等三軍遂合陸軍攻西梁山既其城寇不戰而走渡江攻奪港克之陸軍復南陵玉麟進駐銅陵四月壬申玉麟遣外江內湖淮揚三軍十八營會陸兵攻金柱關陸兵因襲太平復其城夜攻金柱克之癸酉分遣王明山攻烏江李成謀成發翔取蕪湖黃翼升襲東梁山皆克之玉麟悉調上游水軍集蕪湖須五月癸未玉麟會彭楚漢王吉曾復明成發翔王明山從溧州會陸軍攻江寧城西龍關敗之寇皆渦作二壘玉麟分遣入營遮壘寇縱落船中乃遣軍持火登岸伏壘下入夜火起宿壘枯根延燒新壘寇一鬨寇走出因襲燒其壘寇數百寇無算玉麟自秦三壘至下關諸軍方收隊見小船紅旗直上疑之時昧日覆敗色王明山未起呼官吏彭楚漢急言明山遂夜襲初遣坐船玉麟領之已而陸軍將來問克壘狀明以見玉麟在則倩實不知所言彭楚漢往報明山明山聞捷喜又憐彭曰諸將奴殺我賊我兵毛將敗死耶彭楚漢言其佯夜已至下關乃葉起往問玉麟紅旗小船已去

久未敢先發。載福玉麟在武穴。或使水陸將士皆習。嘗其不暇。其力弱陸軍之連南花臺北寇鈔後斷運道。陸軍頗不逮。軍中譁擾。至是頭關發。以水軍接糧。由江寧進。陸軍心始定。自和春潰後。至北。官軍始再至蕪湖下卒。以合圍。其先無水師故也。癸巳。黃翼升領淮揚軍。擊寇屯赴上海。因黃翼升署江南提督。長江五千餘里。外江內湖軍分戍。孫昌國等長屯江西皖。請於玉麟。七月。李朝斌言紅單船不足用。淮揚軍皆其舊三版。分為四十。防三江口。其餘入松江泖澱。諸湖然於鄱西風沙性不諳。舊船有意於舶船更入。月。淮揚軍拒吳淞寇。敗之。斬千七百。又攻賊湖北岸石壘。破之。冬月二十■日。寶寇黃州將東■。爭金柱身。城集圍城南蕪湖。玉麟自入湖拒之。寇遂出花津。岳斌往拒之。九月乙卯■■下■■■中■死。戊辰七營合陸軍攻花山彭■■■先■上■渡■■■玉麟令曾■笑合■助陸軍俱進金柱守■■■元自後乘寇大■破之寇敗■■■列■■大■辛未■花■寇屯戊寅■■寇■■石臼■■寇方四十■克■■下■寇乃■■自■口北■■舍山巢和。是時廬州新復。多隆阿不欲■曾軍。因　詔書援陝。則北去。故■■空虛。玉麟屯■■。而寇復■■■■在其上。■岳斌防■■■日■■■寇來奔。十月。淮揚軍出青■■寇舟於白■江。更立太湖軍十營。李朝斌為■■■升攻寇■山。大破之。初寇■■■忠以常熟反正。寇起大■■常■。官軍往援。隔太倉不得達。故合陸軍從福山入。與寇相持。十二月。玉麟克■■■■舍山巢和。二年二月。淮揚軍進攻福山七十餘日。■破來寇。■常熟城圍。三月。分進■■利見王東華合陸軍。克太倉崑山吳江。五月。玉麟岳斌合陸軍大■兵攻九洑洲。過江浦。寇望風奔潰。岳其城遂破。浦口屯兵寇奔洲。洲寇閉不納。多投江及餓死者。九洑洲為江寧對岸重■。寇築堅城以遏長江。■■■■巨■數十■之。自寇據城。向榮和春師至洲。寇必全力走江北及寧國以救。我及曾國荃欲合圍。而都興阿馬子才曰言九洑洲險■■■■舍山之再陷也。鄉人李世忠負數■名。以三■■■九洑不■■洲上寇■■■■列■十■列舟■■。亦自以為牢固。於是玉麟■■上流。分二■。南從秦淮向下■。北■采■洲向草■■。更列軍為南北■。■而岳斌自■■以枯■■■燒■■因燒寇■人■■子■■之。胡■友中■死。洲寇不出。明日岳斌遣陸軍伏■■中■洲■分■■洲上下。■列■■城中■拒援寇。乃■■三■■■■■分三隊。■火■■死者數百人。■■玉麟令曰。洲■乃■師。否者■■而■■■■■王吉任星元■■復攻。或有乘■■■州者。■■■而■■■■上■屬而進。人忘其死。九洑洲■■■■■一■死者■■一二百餘匹。■■陸軍中■■上江北■■■■相慶。　詔問狀。且詔其建言。■七月■■■■■■方有事苗■。以■淮■水軍■丁■■■■入十■■運。奏■淮揚軍。　詔令岳斌自往■■。以長江事■大■。岳斌李■■■■■■之■水■功■多。亦不能遣淮揚軍。八月。福■寇入江西■■口。彭■■■走■■池州■青陽■■■往援。又■■江■■陸軍出江西來援。玉麟來視師■■■太■■■■■水■■■■湖陸軍■攻■■■■玉麟■攻水■岳斌

來會師克瀘溪鎭遏高淳降寇守將遂收固城鎭克東壩降建平溧水寇將解散萬計三年春　詔頗問國藩以楊岳斌彭玉麟宜分上下游或內外江以鎭撫湖北江西四月奏遣玉麟駐九江以上控湖北浙江巡撫左宗棠以岳斌爲未盡其用且密陳其才堪督撫癸巳　詔岳斌督師江西兼防皖南未幾授陝甘總督岳斌之貴先玉麟及玉麟改提督　詔有統率文岳斌自恨非文官常見於詞色還江一奏事被　詔令由國藩轉上當時論者皆以岳斌功高勝玉麟遠甚數恩於文武積習諸文人又自恥持常議亦交詆岳斌稱其才德至是被顯命督師專征衆皆欣欣焉五月黃翼升還統外江軍內湖軍將孫昌國克貴溪岳斌至南昌陸軍大將鮑超已破江西寇無所爲則奏劾江西統將席寶田以違節度奪二階六月乙酉江甯平戊戌　詔論國藩功以剏立舟師爲首八月進長江圖岳斌督陸軍赴陝西黃翼升爲水師提督　詔玉麟駐安慶國藩奏令議立長江水師營周歷匯畫五年正月甲子國藩玉麟奏言濱江五省戰事大定前募水勇請改爲經制水兵我朝綠營兵丁五十餘萬乾隆四十六年議增缺額大學士阿桂上疏力爭之臣國藩於咸豐元年亦疏請裁兵五萬自洪楊倡亂捻回苗變皆倚勇丁以集事　國家養兵歲費二千萬今直省勇丁合計三十萬以外而經制之兵仍未能減非長策也大江水師船至一千餘號礮位二三千利器不宜廢拋勁旅不宜裁撤奏薪口糧修補船礮經費於長江酌留釐稅量入爲出計提督一員總兵五員營官副參游二十四哨官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兵數萬二千兵餉薪費月五萬有奇自荆岳二州至崇明五千餘里立六標分汛計船七百七十四營二十四副將營戰船四十二參將營三十二游擊營二十二自提督至外委各給坐船長龍設大礮六三版大小礮各二責火藥局於安徽湖北二省城設子彈局湖南省城設船局漢陽吳城草鞋夾因奏事宜三十營制二十四六月軍機大臣會奏依行編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後世頒之天下水師既立而國藩移督直隸玉麟告歸黃翼升爲提督七年長江盜劫多有軍士不習營規時議疑本奏裁兵而更增兵兵歲不用則罷惰與舊時水師營等兵不可久長江水師亦宜罷其年國藩薨　詔徵玉麟召見補兵部右侍郎詢長江事宜復具疏二辭侍郎　詔每歲一巡長江於是黃翼升請病去而李成謀爲提督玉麟所至則江湖肅然改觀作長江水師劇算百條上之著於令岳斌先已罷陝督亦被徵　命巡江恆多引疾事專於玉麟歲有劾罰然舊部宿將皆衰老新補兵弁復知戰言船礮利者益多矣

湘軍志營制篇

軍興調發而將帥莫知營制被調者輒令綠營將官營出數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之軍將士各不相習依例領軍械鍋帳礮矛槍刀皆窳鈍不足用州縣發夫馱運載軍將拱手乘車馬入於公館其士卒或步擔一矛餉民家及旅店門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壘壁不及肩負販往來營門喧譁囂十軍而九有能者因宜約束自爲風氣諸將雖欲壹一軍非所統無所行其禁令唯綠營軍猶整齊而驕橫貴倨言語不相能其死亡輒冒委補又

各有營將曾標莫能統尤不輕調發所發者多鼓營額軍其弊如此民間徒知其擾累莫肯憐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饑掠於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賊之議起矣楚軍起於江忠源其時以三百人從烏蘭泰不能成營制後忠源官尊師衆第從先鄉之而法制不改曾國藩既請練軍長沙奮然以召募易行伍盡廢官兵使儒生領農民各自成營擇改規制今古章式無可放效獨戚繼光書號爲切時用多因所言變通行之未幾湘軍大效而王珍羅澤南胡林翼各撰其軍營制爲書珍自序甚務詞所作謂不可使賊得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琦善者不以能軍名其督以誠俱屯揚州城下嘗營終夜擊柝燎火治守備琦善營寂然闃若無火光人聲他日以誠過營琦善譏詡之曰公營中甚譁盛以誠不悟徐曰凡夜守設火賊得窺我吾擊刁斗則不聞外聲此危道也李元度之戰士呼譟甚勇席寶田誦孟子書識之曰先生之號則不可軍中以呼殺爲號子故寶田云云由此觀之良吏兵書所言嘗李行之而不免嘗於琦善席寶田軍事變化焉可言乎自湘軍衆壘人人知兵新募軍規制一日立就領軍者不必須條教所謂楚鄂湘軍章程至今將帥皆無其書而淮軍本倣湘軍以興未一年盡改舊制更倣夷軍後之湘軍又更效之水軍之立尤困於思慮船一槳一旗位置失宜輒挂礙不可行及後成功率取木輕料薄爲先寇平後無行陣之事乃更改大船制務於闊厚是故今之湘軍非昔也況其將帥昔愚而今驕昔懼而今傲昔慈拙而今謂柔雖復用儒生將農人則所謂儒者不儒而農者不農曾國藩之所爲者豈於暮氣者耶軍興名將推塔齊布劉騰鴻李續賓多隆阿而郭嵩燾服羅澤南左宗棠推王珍珍澤南弟子也澤南亡有續賓及珍珍死則張運蘭沅圃沈默辛以敢死然則澤南殆可謂名帥非但名將要其言戰在續賓下遠甚而續賓諸人存則勃焉死則忽焉曾部各將無豪髮之効又況讀其書觀其迹者乎本湘軍所以起爲救額兵之敝也曾國藩首建義旗終成大功未嘗自以爲知兵其所自負獨在教練至今湘軍尊上而知禮畏法而愛民猶可用也觀將能否但於列隊時號三吹軍士肅靜巍然而出則勝負可見矣是故兵法不可言而營制不可誣也

凡立營十人爲隊八隊爲哨哨有長隊有斯養隊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隊之械一五擡槍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槍擡槍遲重則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隊統以哨長哨百七人置哨官領之四哨爲營親兵六隊隊長斯養如哨之制隊十二人六隊之械一三主擡二四六皆刀矛五爲小槍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長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統於營官故曰營五百人而哨營官不數其書記醫匠或有或無營官主之其費於公費取之營之用器哨隊備之其軍器立營時給之其餘營官修之於公費取之唯鉛彈藥繩帳栅得以時領營官給十帳八夾二單哨官二帳一夾二單親兵隊二帳一夾一單哨隊二帳皆單凡營帳單者八十夾者十八輜重軍裝行糧長夫運之率百人而卅六夫營夫無過百八十亦無得闕不足行而索夫軍有司詰之其營行令二百五十人各備戰器百五十人皆長夫護用器前有探馬後有押隊各從其營無有或錯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明而發未

賄而息行所至爲壘營官相其地準之以繩從而爲壕深丈五尺復壕土爲牆厚一丈其崇八尺牆壕容二丈遠其餘十隊爲一棚棚有竈廁廁有外內外廁四之內廁一之火藥有害以葦塗之塗皆孔之其軍市設於繩牆壘外其壘近市則嚴其門禁午夜牆之出入無驗識而誅之夜號之字營官授之守夜之卒營五十人寇近則百人以更爲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長察之五更咸寤朝暮譟擾以彈警之故行不可速止不可倚行速則病止倚則散軍雖強久頓必荒寤驟市人勿將舊軍屯兵待戰是謂自亂作壕之法外內重設外壕廣六尺深八尺內壕半之環而溝之必有橫涂相距二丈壘牆既成去其外涂留其內涂作牆如城其高七尺子牆半之牆厚六尺左右二門出入謹之見敵則併力無事則長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長其行難以晝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築營壘餘十二刻而後昏暮則神暇形壯可以待敵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軍家之大忌也

初欲立水師湘中不知戰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載礮將以截流又欲爲艨艟大艦皆不能旋運曾國藩令倣競渡舟設短橈長槳如茳之足又得廣東船式作快蟹長龍三版三等船未幾水師總兵自登州至主作拖罟大船一戰而敗歸在水軍篤其後水軍益利所至克捷雖被礮傷死船餘一二人猶足勝寇然後知水軍爲全勝陸軍而用法益得屢初議遊礮依近代兵書法張魚網溼絮牛皮爲屏船尤輒洞中之又編竹如細簾施絮革人髮密覆之船尤索勢益猛及戰而楊載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甲當礮衝而進於長礮失勢而士氣益勇故凡言長礮者法將也不待接戰敗軍而廢之矣曾國藩以懼教士以慎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楊岳斌鮑超以無懼爲勇以戒慎爲法自將則勝用將則敗論語曰臨事而懼師之言也記曰我戰則克將之言也爲將者功名成富貴得則知懼矣知懼必敗水師爲其彼不勝其懼故也接流爭先小舟爲雄船有三等無三版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進退百船雖退一船可進其輜重則有公船暴風掀波三版必擄則保於大舟大舟不可戰也快蟹長龍以備指揮敗則棄之而以三版歸此江湖水師之恆也戰於海中島夷之利耳中國無故而與爭於海非所聞也水軍雖亦有刀盾槍矛無所用精槳枕礮手指臂相使凡三版槳十人枕一人頭篙一人礮手二人礮置船首尾旋而發之礮一發舟一頓則進愈疾矣亦或置腰礮爲觀美臨敵無所用之長龍槳十六人櫓四人餘如三版之數快蟹槳二十八人櫓八人舵長一人頭枕各一人礮手六人凡快蟹長龍船各一三版船八而爲一營營官領之蓋三百八十八人而成營其船人或稍增要本益制作營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大舟橫流要避暴風無令相撞軍皆守船尤禁登岸其後長江水師章程編於方略大略準此其帆桅篙櫓槳礮隨時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載無篷版各施夾帳覆船軍士又私造長龍編爲公船以食以居故軍容惟水師爲壯而應對便辟多逸少勞亦始於水師云

湘軍成馬隊至湖北乃有之恆用北將東以湘營制而多隆阿以此顯初以三百七十八人爲營四人爲棚六棚爲哨後討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爲營

營五哨人各給一馬唯馬夫火棚夫無之又有步隊十人立什長別爲一棚以供雜役營官長夫八名長夫四十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先鋒官五員哨官十員給藍夾帳十四白單帳三每棚白單帳一馬棚帳一凡白單帳六十六藍夾帳十二馬棚七十二長夫八棚白單帳八其馬初從口外買之官價匹銀八兩多病道斃後或隨所至而買補焉歲百馬病斃更易無過卅六餘各令乘者補之又別儲朋馬銀月可百餘兩以備買價其銀出於雜費營官掌之

凡營官一員月給銀二百兩不計官位異軍特起亦不相統或令受他將節制輒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屬也一營則哨官四員日給銀三錢月支銀卅六兩哨長四員日給銀二錢月支二十四兩什長卅二人日給銀一錢六分月支百五十三兩六錢親兵七十二人護勇二十人日給銀一錢五分月支四百十四兩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給銀一錢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兩二錢火勇卅二人日給銀一錢一分月支百卅八兩六錢長夫百八十人日給銀一錢月支五百卅兩凡一營月支口糧公費銀二千九百十七兩四錢小盡之月日給扣建月給不扣水師之制依此爲準頭篙柁工依哨長舵長依什長唯無長夫而哨官倍之故水軍一營月支千九百十一兩二錢

馬隊依前制營官一員月給銀八十兩哨官月給銀十兩八錢先鋒官月給銀六兩親兵馬兵月給銀四兩八錢步兵什長如親兵之餉步兵月給銀四兩五錢火棚長夫如步軍之制凡馬月支麩豆銀二兩每營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營月共支銀三千六百六十三兩八錢

凡統將得專置營官營各獻助公費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三千人又公加公費銀百兩夫價銀卅兩統五千者倍之統萬人者三之萬人則廿營營助百金幷之則月三千金此湘將之廉者也楚軍之制於所統營各置司籍一人則軍闕未補者或竟闕者或除名者餉皆入於其將軍械修補之費不與焉故將五百人則歲入三千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唯多隆阿統萬人而身無珍裘靡萬之奉家無屋子無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誠有所不暇也劉長佑軍士輒取足額席寶田爭之以爲徒自弱必不能戰所謂廉將者非較於用之足貴也然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豈所謂以利爲義者耶而昧者徒取戰勝不用文儒則冒死之將汩廉捐恥日趨於亂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